武俠世界

蒼海無情英雄淚（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英·新著

本故事曲折動人，離奇新穎，哀感頑艷，主角身世離奇，飄零事蹟更爲悲壯雄偉，亦俠亦艷，正氣浩然，俠義感人。



編者話　﹂滄海無情英雄淚﹂是今期的特選巨型小說，由東南亞名家東方英執筆，故事結構別出心裁，題材是以倫理俠情恩仇爲主幹，人物身世離奇突出，過程曲折詭秘，峯廻路轉，哀艷感人……它描述一個幼失雙親的孤兒，徘徊世上，幸遇名師，完成藝業後出道江湖，驚聞父親尚在人間，但已成爲武林道上令人不齒之徒，他不明就理，決心要找出一個眞正的答案……

＊＊　＊＊　＊＊

黃鷹繼﹂名劍﹂後，﹂妖魂﹂今期起相繼推出，是篇爲一部恐怖詭幻的武俠巨著，顧名思義，﹂妖﹂已經是令人有毛骨聳然之感，妖而有魂，看來更加難以想像了。這是黃鷹本年度首部武俠小說的大突破，希望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們得到滿意享受。

＊＊　＊＊　＊＊

新秀作家馬紅空的﹂古堡逃龍記﹂數期前已刋完了。但一對靑年男女高揚與石芝的行踪飄忽異常，今期的﹂大漠屠龍﹂有他們的最新際遇和……

﹂龍虎天尊﹂是下期刋出的巨型雪刀浪子故事，精采非常，屆時敬希先睹爲快。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滄海無情英雄淚（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他幼失怙恃，幸遇名師，十數載後回里，目睹家園慘變，人面全非，更悉父親尚在人間，已經成爲衆矢之的……故事內容曲折哀艷動人，集俠情倫理與恩仇於一爐……東方英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風塵俠隱記（精選武俠短篇）
貫虱會雙煞　神脈降羣兇……鐵　翅37

天外神龍（兩期完俠情小說）◀下▶
心切父仇　掌斃巨惡……楊　威4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妖　魂（恐怖詭異武俠中篇）
主僕泛舟去　六絕尋仇來……黃　鷹57

英雄好漢（神州奇俠故事之四）◀二▶
猛著祖生鞭　亂撓馬不前……溫凉玉65

大漠屠龍（兩月完俠義故事）◀一▶
大地春光好　無奈殺機伏……馬行空73

謎中謎（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暗排香餌　魚兒上鈎……司馬紫烟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恩仇）
梵音誦不絕　毒釘似飛蝗……黃　鷹91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庵門淸靜地　變作較技場……蕭　逸98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長篇）
千里走征騎　杳然無敵踪……臥龍生105

叢書掌故・招式漫談

燕京少女（叢畫掌篇）……混沌書生46
變化多端的短拳（招式漫談）…麥海雲81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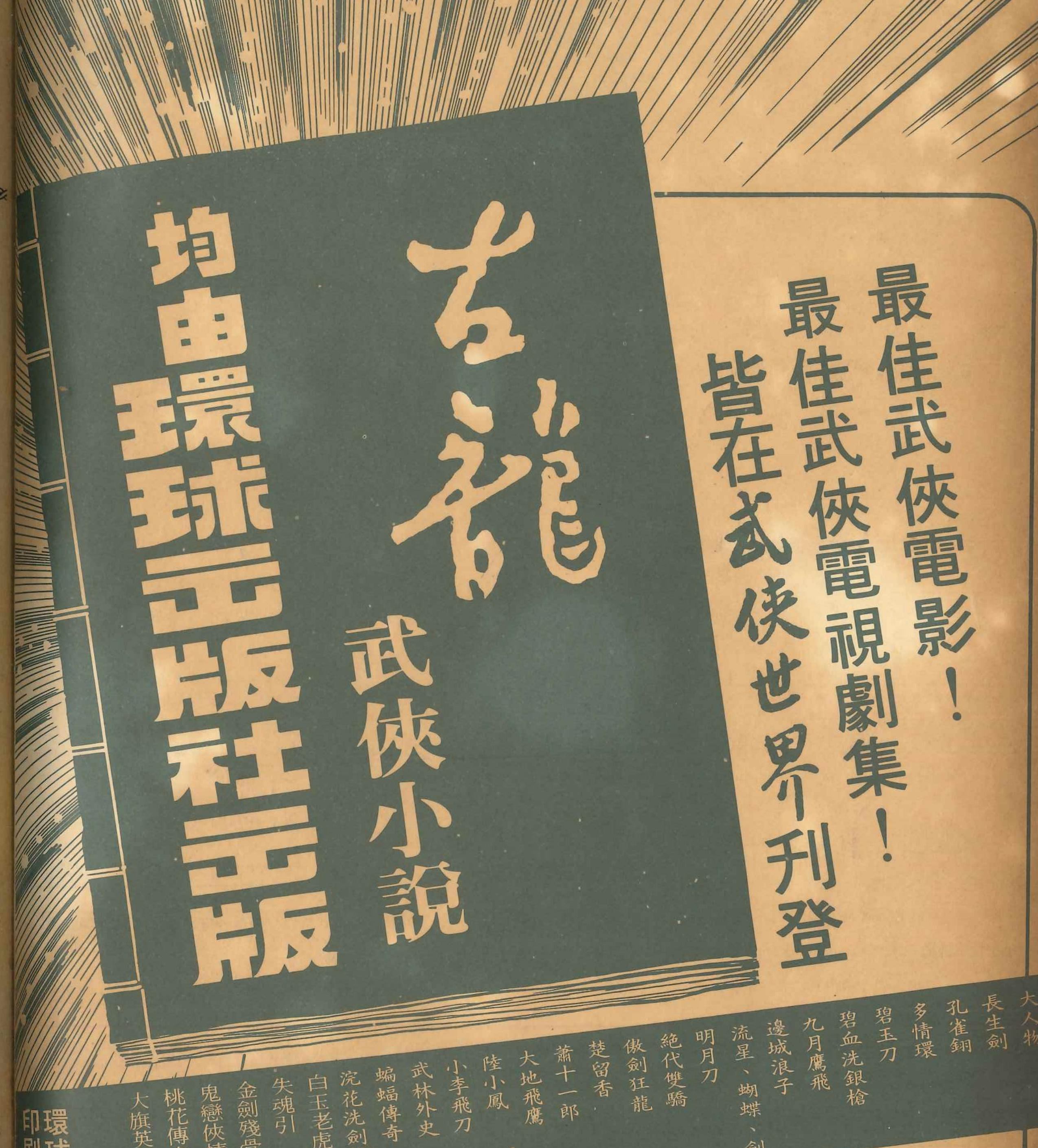
第10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型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無情　英雄淚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牛刀小試

十年深山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沈中原埋首深山，琢磨自己，已經不止十年了，眞要算起來，該是十五年整。

打從七歲時上山那天算起，昨天正好是他二十二歲生日，也是他上山十五年整的紀念日。

當然，他還沒有成名，也沒有天下皆知的知名度，嘿，現在的他，不僅沒有天下皆知的知名度，而且，知道他沈中原其人的人，也只有師父黃衫老人和他自己而已。

師父今天說話了，他可以下山去了。

下山的時候，師父沒有再見他，當然不會再三叮嚀。

師父要說的話，早都說過了。

鋒芒畢露

十五年的山居生活，沈中原並不覺得與別人有什麼不同，但是當他見到第一張生面孔時，他察覺到自己有些什麼地方不對勁了。

驚奇的眼光，畏縮的態度，見了他就避得遠遠的，這不是自己有點不對勁麼？

後來見的人多了，雖然，人家對他的態度還是格格不入，他却已見怪不怪，再沒有不安的感覺。

他倒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很開的人。

一路不知不覺到一處市集，一股菜香迎風撲鼻而來，沈中原暗自「啊！」了一聲：「對了，我也該吃點什麼東西了。」

一抬頭，就看到了一家飲食店，店中人頭攢動，竟沒有一張桌子是空的。

沈中原一駐足，猶豫躊躇間，店中迎出一人，道：「先生，吃點什麼？請！」

沈中原道：「坐得下麼？」

那人笑了一笑，道：「先生是老客人，坐不下，小的也得替先生想辦法。」

他是老客人，那眞叫人笑掉了大牙，這還是他平生第一遭上店打尖，當然，他沒有笑，只不明白這人的臉皮好厚，當面胡說，也不害臊。

沈中原跟在那人身後，停在一張只坐二人的桌子旁邊，那人打着哈哈道：「對不起二位，這位先生借個座位好不好？」

那是一個老太婆和一位小姑娘，是最好說話的對象，老太婆點頭道：「請。」沈中原又多看了她兩眼。

沈中原坐下去後，店小二道：「請問先生吃點什麼？」

沈中原眞叫不出菜名來，微微一皺眉頭，道：「隨便吧。」

「要不要點酒。」

沈中原隨着師父倒是經常陪着師父喝二杯，點頭一笑道：「來點也好。」

店小二應聲走了，那小姑娘忽然「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這人好土！」

老太婆在旁輕叱道：「小倩，不可胡說！」

那小姑娘原來叫小倩，小倩顯然是一個刁蠻的小姑娘，仰着小蛋臉笑道：「奶奶，你不是說對人要誠實麼？小倩說的可是實話啊？」

老太婆望了沈中原一眼，一臉歉疚之色，忙又喝道：「還不住口，你眞是越來越不成話了……。」

沈中原笑了一笑，道：「沒關係，小妹妹，我倒要問問你，我那裏不對勁、」心裏就想知道這個原因，現在正是機會。

小倩揚着臉道：「第一，見了人眼睛亂轉，一臉新奇之色，像是一個沒有出過門的土包子，第二，吃東西很隨便，定是連菜名都叫不出，第三，吃東西，背上的包袱都不知解下來，放在一旁，你眞不怕累着自己呀！」

沈中原臉上一紅，訕訕的笑道：「你都說對了，我是沒有出過門。」接着也把背上的包袱解了下來，放在一旁。

小倩一笑又道：「不過有一點，你土得和別人有點不同。」

沈中原「哦」一聲道：「眞的？」

小倩道：「你敢開口說話。」

沈中原一笑，說道：「有嘴巴自然敢說話。」

小倩道：「可是一般的人都不敢開口呀！」

沈中原這是第一次和除了師父之外的人長談，倒是覺得很有意思，笑着道：「小妹妹，眞了不起，什麼都知道。」

老太婆一旁接口道：「小丫頭胡言亂語，公子不要聽她的。」

頓了一頓，接着又問道：「公子貴姓，這是第一次出門？」

沈中原道：「小姓沈，不瞞老夫人說，這實在是在下第一次下山。」

老太婆望了一望沈中原的包袱，眼中掠過一道疑訝之色，但沒有接着追問，只笑了一笑，說道：「公子定是文武雙修之士。」

沈中原謙遜地道：「略識之無和幾招莊稼把式而已。」

談話之間，沈中原的酒菜都已送到，沈中原倒了一杯酒，慢慢喝了起來。

忽然，小倩叫了一聲道：「你這人好沒禮貌！」

沈中原一怔，道：「小妹妹說我？」

小倩挑着秀眉道：「不說你，難道說我自己。」

沈中原訕訕的道：「我！我……」他實在想不出自己什麼地方不禮貌。

小倩眞言無忌地道：「你自己喝酒，也不知道敬敬別人。」

沈中原「哦」了一聲，道：「在下失敬了……」

老太婆笑道：「別聽她小孩子的話，

老身祖孫都不喝酒。」

小倩接着又道：「我們請教你半天，你也不知道請教請教我們，你可知道我們姓什麼？」

沈中原一笑道：「小妹妹指教得是，在下還沒請教老夫人上姓？」

老太婆笑道：「老身姓孟，小丫頭叫孟小倩。」

沈中原即席一抱雙拳道：「孟老夫人，孟小妹，失敬失敬。」

孟小倩笑道：「這還像話。」

忽然，又轉向她奶奶問道：「奶奶，這人倒很有意思，我們問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好不好？」

孟小倩取巧，沈中原只有接口道：「不敢有勞動問，在下準備取道往三湘。」

孟小倩拍掌笑道：「好呀，我們也正要去三湘，正好同路，有我們一道去，你再土也不會吃虧了。」

小姑娘口沒遮攔，也不管沈中原聽了受不受用，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看得出來，她是很高興帮沈中原的忙。

沈中原哭笑不得，「啊！啊……」地道：「方……方便麼？」

小倩的話，當然不能算數，還得看孟老夫人點不點頭，所以，沈中原也不能表示得太高興。

孟老夫人點頭道：「只要沈公子不怕小倩煩人，老身歡迎之至。」

沈中原離座一禮道：「多謝老夫人提携。」

孟小倩自作主張道：「以後，我就叫你沈大哥吧，你管我奶奶也叫奶奶，三個人走在一路，就方便多了。」

沈中原微笑道：「可這樣稱呼麼？」

老太婆呵呵笑道：「歡迎！歡迎！只怕老身消受不起。」

沈中原隨即叫了一聲：「奶奶」，老太婆更是樂不可支。

孟老太太老眼不花，沈中原雖然看起來有點土裏土氣，但言談舉止之間，有節有度，分明受過非常高明的教育，只要稍經涉世，不須多少時日，必非吳下阿蒙。

孟奶奶親切，孟小倩調皮，三個人走在一路，沈中原被他們影响得胸襟大開，身上的土氣一掃而光。

這天他們一路到了羊樓司，算是踏上了三湘境地。

落店投宿，洗盡風塵，三人輕步進了羊樓司最大的一酒家樓「三元樓」。

羊樓司不是大地方，但是交通要道，所以「三元樓」很像個樣子，座無虛席，人頭十非熱鬧。

他們的運氣也眞好，當他們一步踏上「三元樓」時，已有一桌客人結賬離去。

孟小倩眼快人更快，口中叫了一聲：「有座位了！」身子一閃，便搶先奔了過去。

搶上了位子，孟小倩好高興，揚手叫道：「你們快來呀……」

「小丫頭，滾開，這座位我們早定下了。」一張三角臉，白中帶青，揚眉帶煞，冷語如冰，右手一伸，就落在孟小倩肩頭上。

孟小倩想不到那人出手就抓人，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她雖然人小鬼大，可也來不及回手，肩頭一緊一麻，便被那人扣住了肩井穴。

那人把孟小倩一提一道甩了出去，孟小倩身輕如燕。落在地上一彈而起。

她幾時吃過這樣虧，小孩子心性更是不饒不休，身子一跳而起，又撲了過去，便是一拳，朝着那人腰部打去。

那人把孟小倩甩出去之後，根本沒把孟小倩放在眼裏，這時，正呵着腰請一男二女入座，他口中剛說得一個「請」字，接着一聲痛叫，彎着的腰彎得更彎了。

孟小倩人小力道可不小，打的又是那人腰眼穴，那人那得不彎下腰去。

孟小倩一招得手，揚臉向那正入座的一男二女，道：「講先來後到，我第一，講拳頭，倒地的是他，三位請另覓座頭去吧！」

那三個人，男的二十多歲，二個女的都只有十八九歲，衣着光鮮，準是公子小姐身份。

那挨打的漢子，並不是跑堂的小二，是他們三人帶來的扈從。

當然，這時樓中一亂，堂倌小二有關的人都跑過來了。

孟奶奶樣樣都好，就是對孟小倩過份溺愛，在這個時候，她居然不發話喝止孟小倩，任由她鬧去。

那一男二女顯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坐在位子上望也不望孟小倩一眼，好像沒事人一樣。

店小二口裏嚷着：「什麼事，什麼事？」跑了過去，當他看清楚孟小倩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時，臉色立時一變，雙手向外推道：「去！去！去！出去！別在這裏鬧事……。」

孟小倩眉毛一挑，喝道：「無禮，該打！」

「啪！」的一聲，店小二撫着臉倒退了出去，自己挨了打，還不知道怎樣挨上的，錯愕的望着孟小倩，說不出話來。

車，船、店，脚、衙的眼睛多厲害，看高識低，最會見風轉舵，店小二暗叫聲：「這小丫頭不好惹，不要自討苦吃。」

他骨頭並不硬，當然不會再强自出頭了。

店小二擋不住，領班只有硬着頭皮挺身而出向孟小倩笑道：「小妹妹，不要鬧，有話好說，你不是要坐位麼？來！來！來！在下替你張羅就是，幾位？」

生意人，和氣生財，鬧開了，跑了生意，吃虧的還是自己。

孟小倩眉毛一揚，口中剛說得一個「不」字，沈中原已一步跨了過來，接口道：「好！好！好！那就有勞了！」能息事寧人，又何必鬧下去。

「且慢，胡領班，你就待得起麼？」那挨打的漢子直起腰來了，一臉羞惱之色，加上三分殺氣。

胡領班叫了一聲：「錢爺……」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你請示過我們公子小姐沒有？」

胡領班一怔，道：「這……」心裏同時也暗罵了一聲，忖道：「今天看來是倒霉定了。」

他只有硬着頭皮，向座上一男二女行了一禮，剛要開口，座上公子爺一揮手，

道：「今天本公子高興頭上，大人不計小人之過，讓他們下樓去吧。」

「下樓去」，當然是不准接孟小倩他們的生意。

胡領班轉向孟小倩還沒開口說話，孟小倩冷笑一聲，搶先道：「今天是吃定你們『三元樓』了，要不是我大哥有話，你就是換個座頭，本姑娘還不依哩！」

「公子爺，您看，您看，這小丫頭多横……。」

「啪！」又是一記耳光，打斷了那錢姓漢子挑撥生事的話。

那公子爺臉色一變，霍然離座而起，衝着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你有敎養沒有？」

找小的失了他的身份，照理也應該找沈中原，只是說出來的話帶刺傷人。

沈中原不想生事，但他背後的孟奶奶却冷冷的「哼！」了一聲，沈中原總不能讓孟奶奶出頭，只有也冷笑一聲，道：「公子出語怎可傷人？」

那公子道：「你們出手傷人，倒是有理？」

沈中原一指那姓錢的漢子道：「最先出手的可是這位。」

這是事實，那公子羞惱成怒道：「誰叫她强佔本公子的座位。」

沈中原哈哈一笑道：「那位子眞是你先定的？」

那公子道：「當然是眞的，你可以問胡領班。」

沈中原道：「不用問了，一問就假的成了眞，在下雖非本地人，也看得出你在本地很有幾分勢力，憑你公子的身份，如非即興而來，要眞是預先定座的話，會定這種座位麼？」

那公子一咬牙道：「本公子高興要定這種座位，有何不可！」

不是「理」，已是强詞了。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公子如此强詞奪理，想必定是自大成性之人，在下雖是外鄕人，可也瞧不下這口氣。」

那公子哈哈一笑道：「你想動手？」

沈中原道：「正有此意。」

那公子道：「這可是你說的，並非本公子欺負外鄕人，走，我們到外面去。」

沈中原駐足不動地道：「不必，就在這裏够了。」

那公子一揮手道：「搬開桌椅。」

沈中原又冷然的道：「不必。」

那公子點頭道：「胡領班，打壞了桌椅，由本公子負責。」

沈中原又道：「不會。」

他說話不多，但每一次說話都擲地有聲，令人心弦震動不已，他是那麼的有自信，那麼的堅定有力。

孟奶奶目光連閃，她倒要看看這小伙子有多大的本事？

那公子哈哈一笑道：「看來你眞不知道你自己吃幾碗飯，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是誰！」

沈中原道：「我想你更應該知道在下是誰。」這句話的後面，好像有着極大的來頭似的。

那公子微微一怔，道：「你是誰？」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別怕，在下只是無名之輩沈中原。」

那公子語言上被沈中原唬了一招。修眉一豎，道：「廢話少說，看掌！」右掌一穿而出，又快又準，直向沈中原胸前大穴拍到。

沈中原一抬手，右手食指一出，點在那公子掌心之上，擋住了那公子拍來的掌勢。

那公子出掌之快，如光如火，要點中他的掌心談何容易，可是，沈中原却做到了。

最妙的是沈中原的食指點住了那公子掌心，那公子並未受到創傷，那公子唯一感覺到的，就是自己的掌力再也吐不出來了。

這是一個簡單平凡的動作，一點不出奇，看在行家眼裏可就不平凡不簡單了。

正如一個人伸手去拔虎口中牙齒，而那老虎居然不咬斷他伸進來的手，這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麼？

那公子出手一掌，掌式剛出，勁力先達，分明掌上功夫極為深厚，沈中原如果不避不讓，能接下一掌，已是非常難能可貴。現在，沈中原根本只用一隻手指頭，就逼得那公子掌力發不出來，能說這是平凡簡單麼？

那公子自己心裏明白，愕然收掌，退了一步。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公子息怒，彼此雖非素識，但同是武林一脈，何必為了這等小事，叫人看笑話，公子，咱們握手言和了吧。」不是求和，這是給那公子下台的機會。

那公子倒也識得厲害，知道眞再打下去不一定樂觀，到敗後丟人現眼，那就太難為情了，何況，身旁還有一位遠來的女賓。

那公子只有也是一笑道：「哈哈！我們眞是不打不相識，原來沈兄乃是同源一脈，那麼請自便吧，恕在下不奉邀了。」

眞是雷聲大雨點小，就這樣子沒有事了。

店小二自然不敢怠慢沈中原他們，替他們安排了另一副座頭。

小倩悄悄的問道：「沈大哥，你們是自己人麼？他眞小氣！」

孟老太太笑道：「什麼自己人，遮遮羞罷了。」

小倩到底年紀還小，沒有看出沈中原那一指的厲害，疑訝的道：「他可沒有敗呀！」

孟老太太道：「沒敗，只要你沈大哥眞力一吐，他的手掌就要對穿！」

小倩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眞不要臉。」

孟老太太望着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中原，你剛才使的可是『穿心指』？」

沈中原道：「沒有練到火候，見笑奶奶了。」

孟老太太又問道：「令師可是黃衫老人？」

沈中原驚訝地道：「奶奶可是認識家師？」

孟老太太搖了一搖頭道：「心儀已久，緣慳一面，令師一代奇人，你出身他老人家門下，這就難怪三多公子不是你的敵

手了。」

小倩笑道：「奶奶，您原來也認識他的。」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三多公子姓陸，名叫陸廣元，他父親陸平，在三湘聲名不小。」

小倩跳了起來道：「好呀！他原來是陸老頭的兒子，我去向他要點公道去。」

小丫頭身子一閃，就搶到了三多公子陸廣元桌前。

老奶奶對小倩眞是太放任了。

沈中原皺了一皺眉頭：「奶奶……」

孟老太太笑道：「老身正要見見他父親，讓小倩把他引過來也好。」

沈中原吁了一口氣，笑道：「奶奶爲什麼不早說。」

孟老太太笑道：「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你殺殺他的傲氣也好。」

這時，小倩已指着三多公子陸廣元叫道：「你是不是叫陸廣元？」

三多公子陸廣元吃了沈中原的虧，心中早就不舒服，只道小倩不知進退，還來找麻煩，當時臉色一變道：「是陸廣元又如何？」

小倩道：「快給我奶奶陪禮去！」

三多公子陸廣元到底不是頭腦簡單之輩，心念電閃，暫時壓住火氣，道：「你奶奶？」

小倩道：「告訴你，我姓孟。」

三多公子陸廣元頓時大驚道：「你姓孟！……」

小倩翹着小鼻子道：「沒聽說過，是不是？告訴你爸爸，你準得挨頓好打。」

三多公子陸廣元楞在座位上道：「你們怎會來到這裏呢？」

小倩道：「廢話，你難道還不准我們來？」

三多公子陸廣元伸手拖起身旁一位少女，道：「妹妹，那是孟姥姥，我們快去叩見她老人家。」

他拉着他的妹妹陸秀娟不及再和小倩說話，三腳兩步趕到孟老太太面前，就要拜了下去道：「元兒和娟兒不知姥姥駕臨，請姥姥恕罪。」

孟老太太揮袖發出一股暗勁，托住三多公子陸廣元，笑道：「不要多禮，不認識姥姥了，是不是？」

三多公子陸廣元忙接口道：「元兒該死……。」

小倩一旁笑道：「這叫有眼無珠。」

孟老太太笑罵道：「丫頭貧嘴，還不見過陸哥哥和娟姊姊。」

小倩笑道：「陸哥哥，娟姊姊，我們不是早就見過了麼！」

三多公子陸廣元笑道：「你是小倩妹妹，領教了，領教了。」

小倩道：「你可不准記仇啊！」

三多公子陸廣元道：「有甚麼仇可記，這叫活該！」

小倩一笑道：「陸哥哥能這樣說，我們倒可以交一交了。」

三多公子陸廣元目光一轉，望着沈中原道：「姥姥，這位沈兄，元兒……。」

孟老太太笑道：「你當然沒有聽說過，我們也是新結交不久。」

接着，孟老太太又正式替沈中原介紹了陸廣元和陸秀娟二人認識。

陸秀娟小姐似乎平時不大出門，在生人面前羞人答答的，不大敢說話，向着沈中原微笑而已。

孟老太太接着問道：「令尊在不在家呢？」

三多公子陸廣元答道：「正好在家，他昨天剛回來，姥姥如果沒有急事，請到寒舍休息幾天，元兒也好再請姥姥惠賜教益。」

孟老太太一點頭道：「令尊既然在家，老身正想和他談一談，那就要打擾你們了。」

三多公子陸廣元高興得跳起來道：「姥姥請稍候，元兒這就去準備轎馬去。」

孟老太太笑道：「咱們自己都有腿，要什麼馬轎。咱們吃飽了就走。」

三多公子陸廣元把另外一位姑娘請了過來見了孟姥姥，那位姑娘姓梁名月娥。

大家合在一桌，有說有笑，剛才的不愉快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飯後，大家又陪同到客棧取行李，這時，沈中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奶奶，我想我不到陸老前輩府上去打擾了。」

小倩首先大聲反對道：「你怎樣可以不去呢？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同行啦！」

沈中原蹙着眉道：「倩妹，你可曉得我現在的心情？」

小倩道：「你一向都好得很，會有什麼心事，放心！陸大哥不是小心眼人，不會把剛才的事放在心上。」眞是無中生有，把話扯到那裏去了。

沈中原苦笑着道：「倩妹，你這叫我怎樣說呢，你可知道，我也有自己的家，我也想很快趕回家去看一看。」

小倩「嘿！」了一聲，道：「沈大哥，你可唬不過我，你說的滿口他鄉話，你說你是三湘人，鬼也不會相信。」

沈中原道：「那是因爲我離家太小的關係，日久天長就把外鄉話說順口了。」

小倩搖着頭道：「我不相信。」

沈中原一笑道：「你不相信，我可以當面證明，我就說兩句話你聽聽。」

接着打起本地腔說道：「倩妹仔，你何是攪的囉！」

小倩一楞道：「你在說什麼？」

陸廣元哈哈大笑道：「他在說你呀！不錯，眞是道道地地的三湘人，貴處是何處？」

沈中原道：「長沙附近的朗林市。」

陸廣元道：「還有好幾天路啦！」

沈中原道：「近鄉情切，小弟恨不得能插翅飛了回去。」

孟老太太忽然道：「中原，你知不知道老身爲什麼要留了下來的原因？」

沈中原當然沒有理由知道，笑了一笑道：「你老明告了吧。」

孟老太太說道：「說起來也就是爲了你。」

沈中原訕訕的道：「爲了晚輩？」不是不相信，而是無從信起。

孟老太太道：「你是黃衫老人的傳人，更應該爲你們三湘地方出一份力了，你看，我老婆婆可不是你們三湘的人，却也從老遠的外地來到你們三湘，準備替貴地出一份力。」

沈中原道：「還請奶奶說得更明白一點。」

孟老太太道：「近幾年來，貴地出現了一批不法之徒，結黨爲非，形成了一股極大的惡勢力，老婆子就是應邀而來，準備大舉掃蕩那批惡徒，你是本地人，自然更有維護地方保護善良之責。」

沈中原神色一變，想起自己早年的遭遇，不覺熱血沸騰，如火如荼，頓時目射精光，悻悻的道：「既然如此，中原自是義不容辭，追隨各位，稍盡棉力。」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老眼不花，你果然是一位有正義感的熱血好男兒。」

沈中原不好意思地道：「奶奶古道熱腸，更是令人感佩。」

小倩笑道：「好了，好了，你們不去，我可要先走了。」小丫頭當眞是跑出去了。

陸家在三湘境內，羊樓司去有十來里地。

陸老莊主陸平早已得報，一路迎了上來，把他們接進陸家莊。

陸老莊主的遠迎對象當然是孟老太太，孟老太太替沈中原引見陸老莊主之後，因爲沈中原年紀不大，陸老莊主也未把他放在心上。

孟老太太看在眼裏，心裏可就有點不大舒服。眼珠一轉，笑向陸老莊主道：「陸老弟，令郎廣元的霹靂掌，幾年不見，進步神速，怕莫有了七八分火候。」

有人誇自己的兒子，沒有人不高興聽的，陸老莊主樂得笑呵呵地道：「廣元這孩子，總算還知自愛，也肯用功，在年輕人中，還算過得去。」

小倩「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孟老太太面色一正，問道：「你笑什麼？」

小倩搖頭道：「不笑什麼。」

她們一老一小，眞成了絕對，唱做俱佳。

沈中原心中一動，不由得也暗中笑了起來，忖道：「敢情她們祖孫倆是早有默契，怪不得小倩兒如此刁蠻調皮。」

小倩兒說「不笑什麼」，一旁的陸廣元的一張臉可飛上了一片紅霞。

陸老莊主可是眼睛裏不揉砂子的人，目光向陸廣元臉上一瞧，「哼！」的冷笑了一聲，道：「你又在外面給露臉了。」

陸廣元向着小倩苦笑道：「倩妹妹，你就饒了我吧。」

小倩笑道：「我沒有說什麼呀。」

孟老太太這才笑口接道：「陸老弟，廣元並沒有替你丟人，他只和中原試了一招，就握手言和了。」

陸老莊主對自己家傳的霹靂掌頗爲自負，不加思索地道：「你傷了沈少俠？」

小倩道：「陸大哥那能够傷得了沈大哥。」

陸老莊主怔了一怔道：「你一招就落敗了？」

小倩道：「陸大哥也沒有落敗。」

孟老太太一笑道：「別算孩子們的帳了，我們談正事吧，近來的情況到底怎樣了？」

雖然不再算老帳，陸老莊主心裏能不明白麼，孟老太太把話鋒一轉，他也只有回答孟老太太道：「他們的總壇，我們已經摸出來了，現在只等人手到齊，就可以一舉掃蕩羣醜了。」

孟老太太問道：「他們總壇在什麼地方？」

陸老莊主說道：「就在黔陽附近的洪江。」

孟老太太又問道：「他們的首頭查出來沒有？究竟是什麼人？」

陸老莊主道：「好像和沈少俠同姓，叫沈大鵬。」

孟老太太凝想了一陣道：「過去黑白兩道好像沒有聽說過這人呀！」

陸老莊主道：「是的，過去誰也沒有聽說過他。」

小倩小眼睛一翻，投向沈中原道：「沈大哥，他姓沈不會和你有關係吧？」

沈中原笑道：「我是朗林沈，怎會扯到一起去。」

孟老太太皺了一皺眉頭道：「他到底有多大的氣候，憑你們現在這多人就動不了他？」

陸老莊主長嘆一聲，道：「我們動過他三次，根本連沈大鵬的面都沒有見到，就落敗而回，說來好不慚愧。」

孟老太太說道：「這次你們請了些什麼人？」

陸老莊主屈指數道：「除了姥姥您外，還有趙燕雙星，雲夢銀丸，武當董超，赤壁七雄，大湖鐵筆，匡廬五老等十幾位當代武林老少英豪。」

孟老太太笑道：「這不有點殺鷄用牛刀了麼？」

陸老莊主一嘆道：「不是陸平滅自己威風，陸平覺得能再多幾位帮手才好。」

孟老太太一指沈中原道：「你看老身替你請來的這位少年帮手如何？」

陸老莊主仔細望了沈中原一陣，實在看不出沈中原有什麼過人的地方，碍於孟老太太的面，只有隨口讚道：「沈少俠英華內蘊，自是出類拔萃的少年俊彥。」

孟老太太道：「老身也不知道沈少俠的深淺，現在我們請他露二手如何……」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奶奶，你就別叫中原現眼了吧。」

說來也是，沈中原在山中學藝除了和師父動手過招之外，就沒和外人眞正動過手，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他毫無自知之明，當此大家之前，難免心慌畏縮。

孟老太太笑哈哈的站起身道：「來！來！來！我們走兩招看看，你就敗在老身手下，也不算丟你師父的人，不過，你最好不要敗，敗了老身可要打你的屁股，那就有點臊人了。」

小倩笑道：「那麼沈大哥勝了呢？」

孟老太太笑道：「他能够勝麼？」

小倩笑道：「奶奶，您別忘了英雄出少年啊！」

孟老太太點頭笑道：「你也別忘了，薑是老的辣啊！好，他眞要勝得老身，老身有獎。」

沈中原雖然少見世面，但爲人却極是聰明，孟老太太分明是給他機會成名露臉，此老一片熱愛，令人可感，但他却大感躊躇，苦笑一聲，道：「奶奶，你就饒了中原吧，中原那裏是你老人家的對手。」

說來也是，沈中原二十多歲，打從娘胎時起練功，到現在也不過二十多年，能比得將近一甲子修爲的孟老太太。

孟老太太一笑道：「好吧，這樣吧，咱們以三十招爲準，你接得住老身三十招就算你勝了，你要接不住老身三十招，老身可眞要打你屁股了。」

沈中原作難的道：「奶奶手下留情一點……」

孟老太太截口道：「不，手下絕不留情，而且全力施爲。」

沈中原因爲和孟老太太談過師門之事，料想孟老太太雖有襯托自己之意，却也有一份好勝之心，想領教一下黃衫老人的奇招絕學，一想起師門榮辱，沈中原心中自然也興起了一種不甘後人的心理，微微一揚首道：「中原修爲有限，你老人家總得留點情面。」

口中說得客氣，神色態度所表現的是蒼松般的穩靜堅挺，自然流露出一種懾世風標。

孟老太太暗暗吸了一口氣，忖道：「此子靜如山岳，不溫不火，分明已經練到了人神合一的境界，他小小年紀難道眞有這樣高的成就，實在叫人不敢相信，哼！老身就是不相信。」

孟老太太念動之間，收起笑容道：「中原，你可以出手了。」

陸莊的大廳很寬敞，兩人走向廳中。

沈中原神態一肅，抱拳一禮，道：「中原有僭了。」一式童子拜觀音向老太太表示了敬意。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身形走動，帶起了一陣勁氣旋風，指掌相交，罩住了沈中原。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了一聲：「好！」居然站立在原地，也用掌指變化，見招拆招，見式破式，和孟老太太打了個難解難分。

兩個人都是以快打快，博得叫旁觀之人目不暇接，更分不出他們的招式變化。

大家難以看出來的是，沈中原完全處於被動，一直只是站在自己二三尺範圍之內，抗拒孟老太太四方八面，團團圍攻的壓力。

這種閃電般的快速打法，三十招轉瞬即到。

孟老太太身形一斂，倒退了回來，拭去臉上汗水，長嘆一聲，道：「老身到底老了，不能和你們年輕人爭强鬥勝了。」

沈中原打了半天，不要說出汗，簡直連面色都沒有紅一紅，輕鬆得沒事人一樣，笑道：「奶奶手下留情，中原才得幸逃挨打之危。」

孟老太太哈哈大笑道：「小子，別討巧賣乖了吧，誰看不出，老身用出了畢生修爲，都未能把你逼退半步。」

小倩也笑道：「奶奶，那是說奶奶敗了。」

孟老太太道：「不是奶奶敗了，是誰敗了。」

小倩拍手笑道：「奶奶也有落敗的一天呀，以後你可不能再說小倩沒有出息了啊。」

孟老太太笑罵道：「只有你這丫頭胳膊向外彎，高興奶奶沒面子。」

小倩笑道：「可是倩兒想替你老爭面子。也沒有那大的本事呀！」

笑聲一斂，小倩接又道：「奶奶剛才說有獎，獎什麼呀？」

孟老太太怒目嗔道：「你這丫頭只就知向着沈大哥，你也讓奶奶喘一口氣好不好？」

孟老太太眞有點累了，坐回座椅上，笑向沈中原道：「中原，你過來。」

沈中原走近孟老太太道：「奶奶，有何吩咐。」

奶老太太道：「老身說過的話不能不馬上實現，否則，將來小倩丫頭可有得說的……。」

沈中原一笑截口道：「奶奶，你要這樣說，就把中原看作外人了。」

孟老太太笑道：「憑你叫的這聲『奶奶』，奶奶更不能不像個『奶奶』，你聽老身說。」

沈中原只好不說什麼了，道了一聲：「是。」

奶老太太道：「令師是當代劍術大家，你當然劍上造詣一定也不弱，爲什麼不見你隨身帶劍？」

沈中原道：「家師身旁早巳無劍，是以中原無劍隨身。」

孟老太太道：「你們沒有劍，你是怎樣學劍法的。」

沈中原道：「我們都是折枝代劍，不瞞奶奶說，中原還沒有用過眞的劍哩！」

孟老太太笑道：「那麼老身送你一把軟劍好不好，隨身携帶又方便，又實用，小倩，把『天虹』劍取了出來，送給沈大哥。」

小虹欣然一笑道：「這勞什子討厭極了，早就該送人了。」伸手向腰中一探，一抽一抖，一道霞光冲天而起。照得大家的眼睛都亮了。

大家只見那把「天虹」劍，長約二尺八寸寬僅一寸，握在小倩手中，挺得畢直，劍身上射着一層淡淡的紫霞。

陸老莊主讚了一聲：「好劍，老夫久聞『天虹』之名，今日還是第一次見到，果然名不虛傳。」

家園倒圮人面全非

沈中原雖沒用過眞的寶劍，對於寶劍的知識却從師父口中和書本上知道不少。

這把「天虹」劍雖然不能和「太阿」，「龍泉」等名劍併列，但它的光澤，設計，都說明這是一把無雙奇劍。

沈中原也是讚嘆了一聲，接着又右手不迭的道：「不可，不可，如此奇劍，中原又何敢當，倩妹用它最合適，還是留着倩妹用吧。」

小倩一翹小鼻子道：「我才不愛用劍哩。」

孟老太太道：「你聽到了沒有，孟丫頭不是用劍材料，留在她身邊，只怕這把『天虹』劍自己都要流淚。」

小倩一面從腰中掉下一條帶子似的劍鞘，把「天虹」劍還歸鞘內，雙手送給沈中原道：「寶劍贈烈士，沈大哥，這把『天虹』劍，原是先父的遺物，先父在世之日，雖說不上名震天下，却是一條光明正大的漢子，平生沒有殺過一個無辜的人，希望你也能保持這把劍的乾淨。」

小丫頭調皮刁蠻的時候，眞叫人頭大如斗，這時她神態一肅，說出這番話來，居然鏘然有聲，令人感佩。

事到如今，顯然，沈中原想推辭也推辭不了，只有向前一步，向着「天虹」劍躬身一禮道：「中原今日恭領『天虹』劍，他日決不辱及此劍，如有……。」

這時大廳橫樑上忽然翻身落下來一個瘦小老頭子，啞着嗓子叫道：「慢來，慢來！老婆子，你過去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數！」

說話落地中，他巳是一招手，掌中發出一般無形勁力，將少年手中「天虹」劍吸得脫手飛了出去。

事出偶然，那老頭子出手又快，小倩驚叫出口，『天虹』劍巳經到了那小老頭子手中。

小倩勃然大怒，喝道：「該死的老鬼，還我劍來。」人隨聲出，一式「探囊取物」，便向「天虹」劍上抓去。

那小老頭子嘻嘻一笑，道：「到了老夫手中的東西，那還要得回去。」

左手輕輕一推，便把小倩的身子推得倒飛了回來，而且，正好落到孟老太太懷裏。

小倩一掙扎道：「奶奶，放手，我要和他拚了。」

孟老太太喝道：「倩兒不得無禮，人家可以以大欺小，你却不應以小犯上。」

孟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冷笑一聲，向那小老頭子，說道：「我過去說過什麼話？」

那小老頭子道：「你說過，你這把『天虹』劍決不隨便送人。」

孟老太太道：「是的，老身說過這句話。」

那小老頭子道：「你現在爲什麼又隨便送給這臭小子。」

孟老太太道：「這不叫『隨便』，而是選定他交付這把『天虹』劍。」

那小老頭道：「這小子有什麼了不起，老夫孫子又那裏不如他，你爲什麼不選定老夫孫子。」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說道：「老身高興。」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可不高興。」

孟老太太道：「你待如何。」

那小老頭子道：「你說『送』，老夫謝了，你說不『送』老夫也謝了。」

小倩大叫道：「好不要臉！」

孟老太太霍的從座上站了起來，大喝一聲道：「李三玄，給老身把『天虹』劍留下……。」

沈中原一笑攔住孟老太太道：「奶奶，『天虹』巳蒙賞賜，以後的事就是中原的了。」

孟老太太道：「李三玄口中針，袖中刀，鞋中劍，號稱『三星絕戶』，可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

沈中原一笑道：「他有『三星絕戶』，中原自有『絕戶三星』，今天要讓他將『天虹』劍帶走了，中原山中歲月豈不白苦了。」

「老丈，請把『天虹』劍還來……。」話聲中，身形一起，突然發難，其快如風，話聲未了，身形巳歛，可不是，「天虹」劍巳經回到了他手中。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沈中原也用同樣奇襲的手法，將「天虹」取了回來。

李三玄一怔道：「你……。」

沈中原冷然道：「你沒有準備，不算是不是，哼，現在你好好保住它。」手中一送，將『天虹』劍投還給李三玄。

李三玄接劍在手，更是一楞，暗罵一聲，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只知道好勝。」

小倩急叫道：「沈大哥，你怎能又將『天虹』劍給他呢！」

沈中原道：「倩妹，放心，他帶不走的。」

李三玄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氣。」

沈中原道：「不算狂，這是事實，剛才你顯現的身手，也不過如此，在下還有這份自信。」

李三玄道：「你有自信，就過來試一試！」一抖腕居然將「天虹」劍拔出鞘外，挽了一道劍花。

沈中原「嗤！」笑一聲，道：「在下當然要試一試，你小心了。」

突然欺身而上，撲向李三玄。

李三玄冷笑道：「找死！」手中「天虹」劍携起一道狂瀾般的劍氣，攻向沈中原。

沈中原在劍氣之中，有如游魚得水，身形連轉，在劍氣之中，直逼李三玄。

急旋的劍氣，忽然間消失了。

李三玄臉色慘白，垂着雙手，一片迷惘的神色。

不知沈中原用的什麼手法，「天虹」劍巳回到了沈中原手中，

這時，李三玄的大感意外不說，陸老莊主也張大着眼睛，半天回不過神來。

沈中原不知道李三玄的厲害，他陸平可知道李三玄的厲害，就座中號稱天下第一拐的孟姥姥，也不見得就能打敗他，否則，他就不敢在孟姥姥面前如此張牙舞爪了。

這小子，突然在大家眼中變得又高又大……

沈中原再一伸手，拾起地上劍鞘，還劍入鞘，在腰中記好，接着，一抱拳道：「老前輩，事情過去就算了，請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李三玄忽然張目大叫道：「小子，你叫什麼？」

「沈中原！」

「好，我們後會有期！」身形冲天而起，反身投出廳外而去。

小倩樂得抱掌大笑道：「沈大哥，我還說你是土包子哩，敢情，你是眞人不露像，確實有一手呀！」

孟老太太道：「他要沒有一手，能打敗老身麼?」

小倩道：「打敗你不算，誰知道你放不放水！」小丫頭說的是大家心裏共有的懷疑。

哈哈，哈哈！大家都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夜深了，各自散去，分房就寢。

孟老太太與陸老莊主却轉進了一間秘室。

陸老莊主忍不住問道：「姥姥，這沈中原是什麼來歷？如果來歷不明，實在太可怕了。」

孟老太太道：「此馬來頭可大，他是黃衫老人的唯一傳人。」

陸老莊主釋然道：「黃衫老人一代奇人，是他的傳人，這就不足爲奇了。」

孟老太太忽然又發出一聲怪笑道：「不幸的是，他也是沈大鵬的兒子。」

陸老莊主駭然欲絕地大叫一聲，道：「什麼，他是沈大鵬的兒子，姥姥，你不是在故作驚人之語吧？」

孟老太太道：「當然，他自己現在還不知道。」

陸老莊主反問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怎會知道？」

孟老太太道：「不但沈中原自己不知道，就是黃衫老人也不知道。」

陸老莊主道：「這就更要請您說個明白了。」

孟老太太似乎無意三言兩語分說明白，笑了一笑道：「目前知道沈中原是沈大鵬的兒子的事，除了沈大鵬自己外，就只有老身和另外一個人了，現在更是加上了你老弟一個。」

陸老莊主皺了一下眉頭，沒有再追問了，因爲他已追問過一次，孟老太太沒有直接了當的說出來，顯見孟老太太自有說話的次序，他也不便打擾了。

陸老莊主不問，孟老太太却問他道：

「你說那另外一個是誰？」

陸老莊主怔了一怔，認眞的思索起來，若有所悟的道：「莫非是捕風捉影蘇化子？」

孟老太太點了一點頭，道：「沈大鵬原名並不叫沈大鵬，這是他與莊美美結合之後才傳出江湖上的名號。」

陸老莊主點點頭道：「莊美美對沈大鵬的橫行三湘助力至大。」

孟老太太道：「沈大鵬在未與莊美美結合之前名叫沈瑞，落籍沈中原所說的朗林市，那時他巳娶妻生子，妻子姜氏，生了中原，後來家遭大變，妻死子失，這才改變了他的一生。」

陸老莊主沉吟了一陣，道：「他以前是做什麼的？」

孟老太太道：「一個安份守己的小武師，在地方上教了一個塲子，過着平平靜靜的生活。」

陸老莊主一嘆道：「人生如戲，想不到他原來是這個出身。」

孟老太太道：「沈中原此子現在還是一個純潔無比的孩子，可黑可白，所以我們要好好的誘導他，使他明辨是非，走上正途。」

陸老莊主道：「難！難！難！父子本天性，當他知道沈大鵬是他父親之後，只怕很難帮助我們，和他父親作對。」

孟老太太道：「當他明辨是非之後，他縱不能帮我們的忙，也一定不會再助紂爲虐。」

陸老莊主道：「人性的事情很難預測，怕只怕弄巧反拙，搬着石頭打自己的脚，爲今之計……」沉吟聲中望了孟老太太一眼。

孟老太太一怔，道：「你想打什麼主意？」

陸老莊主一嘆道：「爲絕江湖後患，？只有乘他氣候未成之前壯士斷腕了。」

孟老太太大驚失色地道：「你怎會有這樣想法，我眞看錯了你。」

陸老莊主臉色一紅，道：「姥姥，你不贊成？」

孟老太太斬釘截鐵地道：「不贊成，一千個不贊成，一萬個不贊成，你要不打消此念，我老婆子就和你沒完了，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面了！」

陸老莊主道：「姥姥，你要爲整個江湖着想啊。」

孟老太太道：「老身的着想，正是整個江湖。」

陸老莊主道：「那是我們的看法有差異了。」

孟老太太道：「我眞後悔把他的身世告訴你。」

陸老莊主道：「紙包不住火，他的身世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

孟老太太道：「至少那時候你不能反對他了。」

陸老莊主道：「不見得。」

孟老太太道：「如果他成了你的女婿，你又如何能够再反對他。」

陸老莊主一愕道：「姥姥，原來你想計算我。」

孟老太太一嘆道：「老弟，因爲你和亡兒最是交厚，因此老身也和你有一番特別感情，怎會計算你呢？這種女婿普天之下，你到那裏去找去？」

陸老莊主道：「如果他不是沈大鵬的兒子，自是好女婿。」

孟老太太道：「老身的看法，他就是沈大鵬的兒子，也還是個好女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三湘這塲暴風雨平息下去，你是多麼的光彩。」

陸老莊主一笑道：「姥姥，你還想說服我。」

孟老太太道：「希望你認眞的再思三思。」

陸老莊主愁眉苦臉的想了半天，嘆息一聲道：「孟老太太，你是知道陸平的爲人，我不能把知道的消息不告訴大家，如此一來，陸平也要以大家的意見爲意見了，所以陸平不好說什麼，請姥姥見諒。」

孟老太太一嘆道：「你的爲人我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錯，我不會怪你，只希望你答應老身一件事。」

陸老莊主說道：「什麼事，姥姥請說吧。」

孟老太太道：「你那種可怕的念頭，希望你不要當着大家提出。」

陸老莊主道：「如果別人提出來呢？陸平可以贊成嗎？」

孟老太太道：「如果不要你贊成，那是老身要求過份了，但是，請你代表老身，說出老身反對的意見。」

陸老莊主點了一點頭道：「姥姥不準備和大家會合了？」

孟老太太道：「老身很固執，還是不和大家見面的好，如果大家能接納老身的意見，那時老身再和大家見面不遲。」

陸平苦笑一聲，道：「姥姥，請您也多想想啊。」

孟老太太淡淡的一笑，說道：「老身知道。」

陸老莊主不好意思地道：「請你老不要生陸平的氣。」

孟老太太道：「這是見仁見智的事，老身怎會生你的氣。」

陸老莊主嘆了一口氣，道：「陸平這就放心了。」

孟老太太站起身，打了一個呵欠道：「好了，老身也累了，以後再談吧。」

話不投機半句多，他們那還能交談下去。

第二天一早，孟老太太帶着沈中原和小倩離開了陸家莊，事情有點突然，但大家都悶在鼓裏。

走了一陣，小倩可憋不住了：「奶奶，明明說好了要多住幾天的，爲什麼又改了主意？是不是陸老兒得罪了你老？」

小丫頭人小鬼大，眼睛裏不揉半點砂子。

孟老太太要應付這丫頭，可眞不簡單，嘆了一口氣，半眞半假的道：「奶奶碰了一鼻子灰，當然只有走了。」

小倩冷笑一聲，道：「陸老兒好大的胆，眞是不識抬舉。」

孟老太太一笑道：「你難道知道是什麼事情？」

小倩道：「倩兒如何知道。」

孟老太太道：「那你就能說不他不識抬舉了。」

小倩道：「不聽奶奶的話，就是不識抬舉。」

孟老太太訕訕的道：「老身原打算替中原說門親事……。」

小倩截口道：「倩兒知道了，他不識抬舉最好，他女兒那裏比得上沈大哥。」

沈中原突然聽得出來，他壓根兒就沒有起過這個念頭，自是無所謂得失之心，只是遭人拒絕之事，心裏總不大好過，總有一種被人輕視的感覺，很不是味，只是，他沒有表示出來！

小倩身子一轉，挨近沈中原，接着又道：「沈大哥，你的目中佳偶，是什麼條件，說出來聽一聽，小妹也好替你物色留心。」

沈中原一笑道：「謝謝你的好意，我目前什麼都不想。」

小倩一點頭道：「對！男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功業未成，談什麼家室，小妹最贊成你這種明智的決定。」

孟老太太一笑道：「小倩，你在說什麼呀！一時說這樣，一時又是那樣，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呀？」

小倩搖頭一笑道：「不能告訴您。」

孟老太太道：「不說就算了……哼！看來有麻煩上門來了。」

大家一抬頭，只見前面現出了四五個人，向他們迎面走來，爲首一人，不正是李三玄。

李三玄哈哈一笑道：「想不到我們這麼快就又見面了。」

孟老太太冷冷的道：「李三玄，你知羞不知羞。」

李三玄的面皮眞比城牆還厚，若無其事的道：「勝敗兵家常事，何羞之有，孟姥沒有你的事，你就不用强出頭了。」

沈中原接口道：「那是說，各位是來找在下的了。」

李三玄道：「那也不是。」

沈中原一怔道：「各位是……？」

李三玄道：「我們來找的是『天虹』劍，只要你把『天虹』劍交出，也沒有你的事。」

沈中原道：「如果在下不交出『天虹』劍呢？」

李三玄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你自己要找死，那是你自己的事。」

沈中原目光一閃，打量着他們道：「就是你們五個人麼？」

除了李三玄外，另外還有四個人，那四個人都有了一把年紀。

其中一人冷笑一聲，說道：「小子，聽你的口氣，好像還不知道老夫四個人的身份。」

孟老太太接口道：「熊山四霸只不過是倚多爲勝之輩，沒有什麼了不起。」

熊山四霸是四個異姓兄弟，老大就姓熊叫元吉，老二仇振山，老三侯能，老四馮奇。

老大熊元吉道：「沒有什麼了不起，那你老婆子就過來試一試。」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早就想教訓你們了……」

沈中原橫身擋在孟老太太身前，道：「奶奶，他們四個人，在江湖之中，是否該殺？」

孟老太太道：「他們不算好人，也不算太壞……」

沈中原點頭道：「好，奶奶，請您一旁觀戰，中原心裏有數了。」

孟老太太聲音一低道：「熊山四霸練了一套四人合擊之術，數十年來從未失手，你要小心了。」

沈中原伸手腰間，一揮一抖，「天虹」帶起了一道劍芒，劍芒斂後，他巳抱劍立式，肅然道：「在下沈中原，再奉勸四位前輩一句話，四位成名不易，與在下無名小卒動手，不覺勝之不武，敗之可怕麼？四個想一想，是否划得來？」

熊老大道：「廢話，老夫們不吃這一套。」

沈中原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亦犯人，言巳至此，四位那就請出手吧。」

熊老大說道：「老夫人多不佔先，你請。」

沈中原道：「那麼在下有僭了。」

他並沒有馬上出劍，只緩步而行，走到四人之中，然後才「天虹」劍一起道：「四位小心了……。」

話聲未了，他手中「天虹」劍劍光陡然大盛，只見一片劍霞從他身旁升起，向他們四人倒捲罩下。

李三玄雖然自已敗在沈中原手中，可是他却沒有把自己失敗的經驗告訴熊山四霸，熊山四霸見沈中原年紀輕輕的，也眞未把他放在心上，這時沈中原手中「天虹」劍劍光陡盛，四人只覺眼中一片劍光，除了劍光之外，已失去了沈中原的人影。

四人合擊之術，名震武林，講究的是配合呼應，設險誘敵，集中攻擊。

這時，只見劍光不見人影，他們四人便失去了攻擊的目標，四人不由一驚，大大吃驚起來……

就在他們失神吃驚之際，眼前劍光一歛，沈中原巳將「天虹」劍由腰中收起，微微一笑道：「投機取巧，不登大雅之堂，在下告辭了。」

轉身離開了熊山四霸，熊山四霸呆立當場，一臉迷惑之色，好像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樣落敗的。

李三玄也是頓時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靜得沒有一點聲音，沈中原等三人很快的就離開了他們，過了好久一陣，小倩才大叫一聲，道：「沈大哥，你敢情會法術？」

孟老太太道：「老身也開了眼界了，這可是令師稱絕江湖的『幻影劍』？」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中原大侯未到，只能乘人不備，投機取巧，僥倖取勝，如果讓他們展開合擊陣式，中原就難以應付了。」

孟老太太道：「熊山四霸自恃合擊之術，目中無人，讓他們吃吃苦頭也好。」

小倩叫道：「他們吃了什麼苦頭，我怎樣看不出來。」

孟老太太道：「你要看得出來，就顯不出『幻影劍』之妙了。」

小倩仰着臉道：「奶奶，您看出來沒有？」

孟老太太說道：「老身也沒有看得出來……。」

小倩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小倩就不難過了……。」

孟老太太一笑道：「好像他們每人『虎口』都被中原劍勢點住了穴道。」

沈中原一笑道：「奶奶好厲害的眼力啊。」

小倩也笑道：「奶奶，你好壞啊！」

三人走了一程，沈中原忽然道：「奶奶，中原想在此告別奶奶……。」

孟老太太截口道：「想回家，老身陪你一同去看看。」

沈中原道：「奶奶，你不是還有要事麼？」

孟老太太道：「老身改變了主意，懶得管他們的事了。」

沈中原道：「奶奶千萬不可和陸莊主鬪氣，而影响大局。」

孟老太太一笑道：「大氣不鬪，小氣老身倒眞要和他們鬪一鬪，老身一定要叫他們對你刮目相看。」

沈中原眉頭一皺，說道：「奶奶，這又何必呢？爲了中原，壞了你們多年道義之交。」

孟老太太道：「老身老眼不花，認定他日澄清三湘腥風血雨，非你莫屬，老身和他們鬪的不是氣，而是這雙眼睛。」

沈中原不覺眼睛一熱，大是感動，昂揚道：「中原得奶奶如此厚愛，中原定必全力而爲，以期不負奶奶殷望。」

孟老太太用心良苦，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奶奶知道，你一定不會教老身失望。」

沈中原沒有再謝絕孟老太太祖孫陪他一同前往朗林，一路上再也沒有人出面來打擾他們，就李三玄也未見出面，想來「天虹」劍轉到沈中原手中後，他巳再無希望，不作痴人之夢了。

朗林在長沙之東，離長沙不遠，沈中原的老家又在朗林之東，離朗林市有四五十丈。

沈中原很有把握的領着孟老太太和小倩向他家中走去，看他那種高興得要飛起來的樣子，孟老太太鼻子酸得暗中流淚不止，只有他知道，沈中原巳經找不到他的家了。

到了地頭，景物依稀可記，眼前就是不見了自己夢魂牽掛的家。

他記得很清楚，他的家就在那棵華蓋般的大樹旁邊，屋子雖不太大，却有說不盡的溫馨。

現在大樹依然如故，可是沈中原的家巳經消失了。

沈中原抱着萬一的希望，自言自語道：「應該就是這裏，爲什麼……爲什麼……莫非我弄錯了地方？……」

小倩偏不識趣，一笑道：「錯不了，一定就是這裏，你看，這裏是牆脚，……這裏還有幾根燒斷了的木頭……這些亂草下面還有碎瓦啦！不錯，一定是這裏，只是房子早巳沒有了。」

小倩把事實一一指證出來，沈中原低徊了半天，忽然，一頓脚：「走，我們去問胡大叔去。」

胡大叔從小就喜歡沈中原，沈中原一直沒有忘記他，胡大叔的家離他家不過十來丈，其實不用走過去，他也該看得出來，胡大叔的房子也和他家一樣看不見了。

沈中原目光連轉，腦念連生，李大媽，朱胖子，小和尚……好像他們的家也都不見了。

沈中原憤激的長嘯一聲，身形陡然掠了出去……

小倩急叫道：「沈大哥，你到那裏？」跟着也追了下去。

只有孟老太太站在原地沒有動，她知道沈中原，很快就會回來。

沈中原回來了，一臉失望懊惱之色。

孟老太太一嘆道：「沒有找到一個熟人了？」

沈中原沉吟了一陣，眼睛一亮，道：「我們去問打豆腐的小秋姊去。」話聲一落，人巳旋風般又跑出去了。

這次，孟老太太跑去了。

豆腐店在朗林街尾，店還在，人也還在，只是招呼生意的是一個小姑娘。

一個很靈活可愛的小姑娘。

沈中原走上前去，一笑道：「小秋姊，你還認得沈家小癩子嗎？……」

那小姑娘轉着靈活的眼睛，打量了沈中原半天，奇怪地道：「誰是小秋姊呀？我不知道。」

沈中原猛然一震，口中一連「啊！啊……」了好幾聲，他眞是急糊塗了，小秋姊那會還是一個小孩子，自己都成了大人啦！

沈中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道：「錯了，是我錯了，你們家可是姓王？」

那小姑娘道：「我們姓陳。」

沈中原怔了一怔，道：「我記得這家店原是王老爹開的……。」

旁邊忽然有一個人接口說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王老爹巳經死了很多年了。……」

「小珍，你在和誰說話呀？」一張胖胖的臉出現了。

沈中原眼睛一開，迎着那張胖胖的臉，試探地叫了一聲，說道：「你是小秋姊吧！」

「你是誰？」

沈中原道：「我是沈家的小癩子。」

「不，我不是小秋姊，我也不認得你，快走。」小胖臉陡然變得花容失色，拉着那小姑娘，躲到屋裏去了。

沈中原伸手要去抓那進去的婦人，孟老太太發話道：「中原，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們怕了你。走！我們另外想辦法。」

沈中原愕然道：「怕了我，這怎樣會呢？」

孟老太太道：「一定有原因，現在走吧。」

他們離開了那豆腐店，也離開了朗林，甚至一口氣奔到了長沙，才落了店。

晚上，三更時分，他們又來到了朗林市。

孟老太太道：「這時沒有人見到，你再去找她，她一定不會再不認識你了。」

沈中原點頭之下，飛身進了豆腐店。

店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沈中原故意弄出一些响聲，也沒有任何反應。

沈中原壓着嗓子一連叫了好幾聲：「小秋姊！小秋姊！我……。」

不對，好重的血腥味。

一幌火摺子，沈中原手中發出一道火苗，照亮了屋內的情景。

天呀！小姑娘小珍，他想像中的小秋姊，還有一個壯年人，統統被人殺死了，倒在血泊之中。

沈中原忍不住大叫一聲，道：「奶奶，快來……」

孟老太太和小倩聞聲而入，打量了屋內一眼，長嘆一聲，道：「眞是想不到的事，中原，我們快離開此地吧，……。」

門外，突然响起了叩門之聲：「陳阿東，開門來！」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好可惡的手段，中原，我們快走！」不由分說，拉着沈中原飛掠而去，離開了豆腐店。

沈中原江湖經驗太欠缺了，忍不住問道：「奶奶，有人來不正好問個明白，急着走什麼？」

小倩笑道：「你又土了，你問人家，人家正好把你當殺人兇手送到官裏去。」

沈中原道：「我們又沒有殺人，怕什麼。」

小倩道：「誰信你沒有殺人？」

沈中原道：「他們不信時，我們再跑也不遲呀！」

小倩道：「那時可就成了官府通告捉拿的殺人要犯了，我們還能出面麼？」

沈中原悻悻的道：「眞巧，小秋姊全家怎會在這時被害呢？」

孟老太太道：「有什麼巧，你還沒看出來，人家是衝着你來的。」

沈中原一怔，道：「衝着我而來？」

孟老太太道：「在江湖上，這叫殺人滅口，一定有人不願意你問出你家的事，所以，就把知道你家的事的人都殺去，叫你打聽不出你家的任何消息。」

沈中原腦筋一轉，道：「這樣說來，我的左隣右舍也是被人殺以滅口了。」

孟老太太道：「有此可能，但也不一定，也許他們見機得早搬走了。」

沈中原長嘆一聲，說道：「這會是誰呢？」

孟老太太道：「我們遲早總可以查出來。」

沈中原堅決的道：「我們一定要把他查出來。」

孟老太太忽然問道：「中原，你小時候，知不知道你父親的事？」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常被人欺侮。」

孟老太太道：「你怎樣拜在令師門下的？」

沈中原道：「有一天，父親找一個人送我到外婆家去，不知怎的，那人把我丢在半路上，自己走了，正好遇上家師，於是家師就收了中原。」

小倩接口道：「你那時有多大了？」

沈中原道：「六七歲了。」

小倩一伸舌頭道：「好可怕呀！」

沈中原一笑道：「我倒不覺得可怕，只覺得好玩。」

小倩道：「你也不想你娘？」

沈中原面色一變，凄然道：「怎麼不想，可是想又有什麼用。」

孟老太太忽然接口問道：「你知不知道你外婆家住在什麼地方？」

沈中原道：「記得，他們就住在永安市，離這裏不過四五十里地。」

小倩道：「你外婆家姓什麼？」

沈中原一怔道：「這……我小時候倒沒有注意，不過，我還記得那地點和那房子。」

孟老太太道：「有這個就够了，走，我們到你外婆家去看一看。」

沈中原腦中映出了兒時回憶，臉色一開，笑道：「外婆家我還有小表哥和小表妹，我們在一起玩得最開心。」

小倩無由的惱怒地道：「你心中就只有小表妹，奶奶，我們不去了。」

孟老太太道：「怎能不去呢？凡是找得出蛛絲馬跡的地方，我們都得去。」

小倩心靈性巧，忙又改口道：「倩兒是怕這一去又害了沈大哥的小表哥小表妹。」小丫頭分明在吃醋，可是加了個「小表哥」在內，就不刺耳了。

孟老太太一皺眉道：「我們背後，一定有人暗中監視，小倩的話值得警惕。」

他們原巳展開了身形，疾如電掣般向永安市奔去，首先孟老太太把身形停了下來。

沈中原道：「這樣好了，中原一個人先去看看。」

小倩直覺地反對道：「不行，你功夫雖高，可是經驗還差，最易暴露行踪，還是由我去的好。」

沈中原一笑道：「永安市雖然不大，可也不小，你曉得那一家是我外婆家？」

小倩一怔道：「你不會告訴我麼？」

沈中原道：「我要能够說得清楚就好了。」

孟老太太道：「中原，那你去吧，我們暗暗掩護你，這就明暗都能兼顧了。」

沈中原向着小倩一笑道：「我走了啊！」身子一起，人已射了出去，閃得二閃，就不見了影子。

小倩頓脚道：「奶奶，你……。」

孟老太太道：「我怎樣了？」

小倩不能把心裏的話再吐露了，一扭頭，改口道：「你看，相會的地點都沒有說好，他就跑了，我們也快走吧。」

孟老太太道：「急什麼？」

小倩道：「不快走一步，走散了，到那裏找去？」

孟老太太一笑道：「放心，走不散的，小倩，奶奶有話問你。」

小倩無可奈何地道：「您說吧。」

孟老太太道：「你今年多大了？」

小倩發了一下愣道：「奶奶，您連小倩的年齡都忘了？」

孟老太太道：「回答奶奶的話。」

小倩道：「快要十四歲了。」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十四歲了，巳經不小了，再過三四年就可出嫁了。」

小倩的心事被奶奶看破，氣得大發嬌嗔道：「奶奶，您在亂說些什麼？」

孟老太太搖頭嘆道：「眞是年頭變了，你才多大一點，就想要婆家了。」

小倩羞得一張小臉緋紅，輕輕的道：「人家喜歡他麼！你可不能說出來啊！」

孟老太太一嘆道：「你這個樣子，那能比得上他。」

小倩一揚螓首道：「奶奶，您別小看了小倩，打現在起，小倩就要叫你們刮目相看。」

其實小倩原巳不壞，孟老太太又過份溺愛，這才顯得有點野，她的野配合她的年齡，反而給人一種明慧開朗的印象。

孟老太太望了小倩一陣笑道：「奶奶的小寶貝也不錯，只是你還小了一點。」

小倩道：「我總有長大的一天呀。」

孟老太太道：「可是，人家能等你長大麼？」

小倩神色沮喪地道：「奶奶，所以你以後不要再替他說親了。」

孟老太太笑道：「替你說行不行？」

小倩也是一笑，道：「奶奶，我不來了。」

孟老太太脚下加速道：「好，我們現在加快一步了。」

話說開了，祖孫兩人心裏都多了一番心事，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倒沒有話說了。

話說沈中原展開身形，快得像一股輕烟，別說在晚上，就是在白天，也不容易看清他的身形。

數十里地，在沈中原脚程裏簡直不當一回事，路上脚下沒停，一口氣就趕到了永安市。

永安市睡得正沉，靜靜的沒有半點聲息。

沈中原打量一陣方位地形，轉身向着一片竹林奔去。

那片竹林就是他外婆家的，他還記得和小表哥妹等在竹林中捉迷藏的情景，而且，那片竹林雖然經過了十幾年的歲月煎熬，却一如往昔，很少改變。

竹林後面，應該是一片莊院，可是，現在那座莊院也巳不見了，成了一片雜草地。

像他家的左隣右舍一樣，一齊化成了只堪回憶的陳跡。

沈中原繞着竹林走了一圈，他又迷惑又喪氣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方待離身而去……

忽然，不遠處也有一聲輕輕的嘆息聲飄了過來。

沈中原身子立卽反折而回，循聲掠了過去。

原來，那邊有一座墳墓，墳墓旁邊坐着一個灰衣老頭子，神思悠悠的長吁短嘆不巳。

沈中原身輕如燕，到了他之身後，那人兀自毫無所覺。

沈中原也不驚動他，只靜靜的站在他身後。

原來，這老人口中正在喃喃不止的輕呼着：「燕兒，燕兒，今天又是十五了，你又白等了十五天，爹還是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

說了一遍，那老頭子接着又說了一遍，沈中原聽他一直說了三遍，第四遍他又開始了：「燕兒，燕兒……」

沈中原再也忍不住，轉到那老人面前，輕呼一聲，道：「老丈……」

那老人被喚一驚，大叫一聲，道：「你是誰？別來干擾老夫。」

沈中原訕訕的一笑，說道：「在下沈中原……。」

那老人怒喝一聲，道：「你也姓沈。滾！你們姓沈的都沒有好東西。」

沈中原忍氣吞聲的順着他的口氣，道：「是！是！是！老丈可否和在下說兩句話？」

那老人揮手道：「去！去！去！少來煩老夫！」

這老人分明有着一肚子的怨氣，誰也惹不得他，沈中原搖了一搖頭，料想也問不出所以然來，正待轉身離開……

那老人忽然從夢中突然醒過來似的叫了一聲，說道：「你剛才說，你叫什麼名字來着？」

沈中原又重報了一遍自己名字，道：「在下沈中原。」

那老人一個字一個字的細細研究着說道：「中中正正的『中』，原原本本的『原』……。」

沈中原接口道：「不錯，正是這兩個字。」

那老人又問了一句道：「你就叫沈中原？」

沈中原只有再次點頭道：「是，我叫沈中原。」

那老人道：「你來這裏做什麼？」

沈中原道：「請教老夫，那邊原來的一棟房子那裏去了？」

那老人道：「你怎麼知道那邊有一棟房子？」

沈中原道：「不瞞老丈說，在下小時候，經常……」身後微風輕起，沈中原話

聲一歛，凝神聽去，他已覺出正有二人向他背後掩來……

那老人這時巳接口道：「說下去。」

沈中原道：「因爲在下乃是他家的外孫。」

那老人一揚頭道：「你認認老夫是誰嗎？」

那是一張骨頭上只有皮而沒有肉的臉，眼眶下陷像是二個黑洞，黑洞之中射出二點無神的眼光，幾乎嚇了沈中原一跳。

這張臉如果不是長在人身上，準會把他當做骷髏頭無疑。

沈中原那裏認識那人是什麼人……

「老鬼，滾回去！」身後掩來的人，現身說法了。

那老人道：「二位爺來得好，他就是我的外孫沈中原，我的外孫沈中原回來了，我的外孫回來了，燕兒啊！爹終於可以告訴你，你的兒子回來了。」

沈中原猛然大震。明白了當前這老人原來就是他的外公，口中叫了一聲，外公，是！是！我就是小癩子。」

人影一閃，二個黑衣人橫裏插來，擋在那老人面前，向沈中原喝道：「小子，你是那裏來的？是誰指使你來戲弄這糟老頭子的？說！」

沈中原見那二人不但惡形惡像，而且橫刀當胸，大有一言不合，就痛下殺手之勢。

沈中原心中生氣，冷笑一聲，道：「你們又是什麼人？阻止在下認親。」

那二人忽然只喝一聲：「殺！」二把鬼頭大刀刀光一閃，便向沈中原當頭劈下來。

沈中原冷笑一聲：「你們動手就想殺人，定然不是好東西，饒你們不得。」話聲未了，人巳從刀光中穿了過去，忽然又傳了孟老太太的喝聲，道：「留口，好問話。」

沈中原雙手五指一探，扣住了那二人腕脈，腕脈入手，沈中原但覺那兩人身子一軟，不待他發力，便向他身上倒來。

沈中原心中一驚，不知他們存何居心，雙手一放，人便斜身飄了出去。

那二人失去沈中原支撑，下倒之勢更快，沈中原剛飄了出去，那二人的身子巳一齊攤倒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孟老太太飛掠而到，道：「你沒有傷他們吧？」

沈中原道：「他們有點奇怪……。」

小倩隨後也飛身而到，道：「什麼奇怪，他們是中了別人暗算死去了。」

接着便向那二人身上找去，不久便叫道：「你們看，他們中了絕毒暗器。」

那二人的後頷窩，每人釘着一枚黑色的釘子。

孟老太一震道：「天王釘！」

小倩道：「天王釘厲害麼？」

孟老太太道：「中人立死，你說厲不厲害。」

這時，沈中原巳扶住那枯瘦老人道：「老夫，你眞是我的外公麼？」

那枯瘦老人忽然變得神智不清，迷迷糊糊的道：「你們不要吵我好不好，我要陪我苦命的女兒哩！」掙脫沈中原的扶持，伏在那座墳墓，呼啦！呼啦！的睡了起來。

沈中原一時失了主張，搓着雙手不知如何是好。

小倩問道：「他眞是你的外公麼？」

沈中原道：「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說過，……看來他有點瘋瘋癲癲……只怕他的話也不敢相信。」

小倩道：「他剛才說，他要陪他的女兒，他的女兒當然就是你的娘，你快看這墳的墓碑，不就知道了麼？」

她口中說着，人也當先射向墳墓，向小小的墓碑上看去，接着便念道：「愛女燕娘之墓，父彭建立。」

沈中原沉吟了一陣，接着大叫道：「不錯，我娘就叫燕娘，燕娘是我娘，娘啊……」身子一伏拜倒在墓前痛哭了起來。

小倩手足無措的眞叫起來：「沈大哥，沈大哥，別哭了，別哭了……我也要哭了，……。」

孟老太太心中亦十分難過，她雖然沒有流出眼淚來，眼淚却巳滾動不巳，幾將奪眶而出。

淚眼中，若有人影在前面樹林中閃了一閃，孟老太太心神一歛，接着閃身追了過去。

從剛才閃動的身法看去，對方顯然功力極高，因此，孟老太太也不敢粗心大意，一路潛形歛跡的搜了過去，搜出約五十丈開外，前面巳聞談話之聲。

孟老太太不敢過於接近，默運神功，遠遠聽去。

那是二種完全不同的語聲，一個冷硬，一個沙啞，冷硬的聲音顯然地位較高，說話的語氣充滿了淩人之氣。

只聽那冷硬聲音道：「你聽清楚了沒有，彭老頭承認了那沈中原是他外孫。」

那沙啞聲音道：「是的，孫九聽得清清楚楚，彭老頭嚷着他的外孫回來了，該死的季三王五不識輕重的闖了出去，破壞了整個局勢。」

那冷硬的聲音罵了一聲：「可惡。」

那自稱孫九的沙啞聲音道：「孫九怕季三王五口風不緊，洩漏了機密，於是當機立斷賞了他們每人一枚『天王釘』。」

冷硬聲音道：「很好。」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本來孫九很可以把沈中原暗算於『天王釘』之下，只是未得指示，不敢妄動。」

冷硬聲音道：「對，不能動他，但他是彭老頭外孫之事，亦不可絲毫外洩，這事有待上面決定後，再作計較。」

沙啞聲音的孫九又自出主意說道：「留下那彭老頭，只怕他會亂說話，可是，他……。」

冷硬聲音道：「必要時你就把他除了算了，留下此老，遲早都會出毛病。」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有姜老這句話，孫九就可放心施爲了。」

冷硬聲音道：「不過，你要特別小心，不可落入沈中原眼中。」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這個不用姜老煩心，孫九知道。」

冷硬聲音道：「好，老夫走了。」

「請留步片刻！」那是沈中原的聲音，孟老太太再沒有什麼可顧忌的了，身子一長，也向他們談話之處掠去。

這時，沈中原已橫身擋在一個背插雙鈎的白髮老者身前。

孟老太太一見那老者背上雙鈎，暗叫了一聲，道：「是他雙鈎無常姜北海！」

雙鈎無常姜北海的江湖身份不比他孟老太太低，他怎會和孫九連成一伙，做出這種事情來，眞叫孟老太太想不通了。

沈中原擋過雙鈎無常姜北海時，雙鈎無常姜北海望都沒有望他一眼，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但是當他看到孟老太太時，暗中却皺了一下眉頭，忖道：「怎麼，這老太婆也來了。」

他可以不理沈中原，却不能不理孟老太太，勉强打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幸會幸會！孟姥姥幾時也來了三湘地面。」

孟老太太道：「巧遇！巧遇！你們有什麼話，儘管相談，不必顧忌老身。」

雙鈎無常姜北海這才上下打量了沈中原一眼道：「老夫眼拙得很，不知少俠貴姓。」有孟老太太一旁現身，他的態度有點武林前輩的味道了。

沈中原抱拳道：「在下沈中原。」

雙鈎無常姜北海「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沈少俠，久仰！久仰！」

沈中原面色一肅道：「你們的談話，在下都巳聽到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很好，很好，那就用不着老夫多說了。」

沈中原說道：「不過在下還想請教一事。」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請說。」

沈中原道：「不知我沈家與尊駕何怨何仇？尊駕如此處處迫害計算我沈家。」

雙鈎無常姜北海訕訕的乾笑了二聲，道：「這個麼……老夫只是受人之托，不便相告。」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在下不是蠻不講理之人，如果前輩不與在下講理，在下……在下……。」

雙鈎無常姜北海笑着接口道：「少俠可是準備不講理了？」

沈中原點頭道：「地下正有此意。」

雙鈎無常姜北海哈哈一笑道：「孟姥姥，你看，我們旣是老得叫人看不起了，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子也居然張牙舞爪起來……哼！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沈中原道：「請教。」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雙鈎無常就是老夫。」

沈中原道：「雙鈎號稱無常，那是表示老丈的雙鈎厲害無比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可要嚐嚐老丈雙鈎的味道。」

沈中原道：「這就是你的恃仗？」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搖雙肩，肩上雙鈎忽然從背後自動彈了起來，雙鈎無常姜北海反手一接，雙鈎就到了他手中，接着冷笑一聲，道：「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這樣也好，老夫用不着在你身上多花心思了。小子，你就上來送死吧。」

沈中原皺了一下眉頭道：「要是在下死不了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那也要你勝得了老夫。」

沈中原又說道：「萬幸在下勝了老丈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冷哼一聲，道：「你也想勝過老夫……。」

孟老太太一旁忽然接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江湖一代新人換舊人，姜老頭，話可不能說得太滿。」

雙鈎無常姜北海顯然還不知道孟老太太與沈中原的關係，怔了一怔道：「你如何說出這種話來？」

孟老太太道：「咱們不能把話柄落在年輕人口中。」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好，就由你作證，……。」話鋒一轉，轉向沈中原道：「你可認得這位孟姥姥，好，就由孟姥姥作證，你有什麼話說？」

沈中原道：「如果在下僥倖得勝，希望老丈能解釋在下胸中疑慮。」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要是你落敗了呢？」

沈中原說道：「生死一條命，悉任尊便。」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沈中原道：「你同不同意？」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好，君子一言。」

沈中原道：「駟馬難追。」

雙鈎姜北海一領手中雙鈎道：「你取兵器吧。」

沈中原望了孟老太太一眼，孟老太太傳音道：「天虹劍不能讓他見到。」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在下身上未曾帶得任何兵刃，這却如何是好？」

人家沒有帶兵刃，可不是看不起他，雙鈎無常姜北海這大一把年紀，可不好意思佔沈中原的便宜，尤其還有孟老太太在一旁，更不能沒有風度，點頭道：「好，老夫也不能佔你的便宜，我們就在拳脚一分勝負好了。」

沈中原道：「老丈請。」

雙鈎無常姜北海將雙鈎插回背後，道：「老夫讓你先。」

沈中原也不再客氣，道：「那麼在下有僭了。」踏中宮走洪門，單掌一推而出，直取雙鈎無常姜北海胸前大穴。

雙鈎無常姜北海見沈中原掌勢雖快，但勁力不足，暗笑一聲忖道：「小子，憑你這點氣力也敢和老夫動手，眞是太不量力了，哼！老夫絕不容你走滿十招。」心存速戰速決之念，右手五指一揮，便落足了全身功勁，向沈中原來掌腕脈上切去。

他出手奇快，算準了五指一落，沈中原必受重創。

可是當他指力將落實之際。只見自己的指力一虛，而沈中原虛軟無力的掌式，忽然一變，化掌爲指，使了一招「葉底取桃」，一翻而上，正好迎着雙鈎無常姜北海的來指一彈。

雙鈎無常姜北海想不到沈中原變招換式如此迅快，更料不到沈中原翻腕之後，不在指法變化中爭先取勝，而彈出了一股奇强無比的指力，雙方交接遞招又近又快，雙鈎無常姜北海那來得及縮手，只覺虎口一痲，被沈中原的指力彈個正着。

虎口發痲而不發痛，傷的不是筋肉，

而是穴道，雙鈎無常姜北海只覺整條手臂的勁力忽然一減，向下一垂，再也抬不起來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時大意，吃了大虧，他又悔又怒，不由大喝一聲：「小子，你……。」

沈中原同時也朗朗一笑道：「承讓了！」話聲中身形立退，巳退出二丈開外。

一招取勝，在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觀感來說，那是沈中原使詐取巧，而自己又粗心大意，算不得什麼眞實本領。

在孟老太太的看法，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因爲知道沈中原的能耐，對他的必勝雙鈎無常姜北海，是胸有定見的，却沒想到，只一招，就勝了雙鈎無常姜北海，驚喜之中又添了三分隱憂。

雙鈎無常姜北海氣得要死，可是右手巳經拉不起來了，連再找他出氣的本錢都沒有了。

只見他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不停的在變化着，這口氣實在有點嚥不下去。

孟老太太笑了一聲，道：「老姜，這算不算你落敗？」

雙鈎無常姜北海雖然敗了，心裏實在不服氣，可是憑他的身份，說過的話又不能不算數，再加孟老太太一擠兌，他只有咬着牙根，悻悻的道：「敗了又如何？」

孟老太太道：「咱們在江湖上可是老一輩的人物……」

雙鈎無常姜北海大喝一聲，道：「廢話，難道老夫自己不知道。」

孟老太太一笑道：「知道就好，希望你別把老身的人也一齊丟在這裏。」

雙鈎無常姜北海緊繃着一張臉，向沈中原叫道：「小子，有什麼話快說。」

沈中原道：「你們爲什麼這樣迫害在下外祖父？」

雙鈎無常姜北海問道：「你外祖父是誰？」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你分明在明知故問，好，在下再說一遍，那位彭老人家，就是在下外祖父，你們一直派人監視他，困擾他，剛才你們還說要殺死他，你說，這是爲什麼？」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知不知道，他精神不正常。」

沈中原道：「這個在下看得出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知不知道，他與我們的關係？」

沈中原一怔道：「他與你們有什麼關係？」

他們的談話，只聽得孟老太太一雙眉峯也是結成了一條綫，幾次想干擾他們，最後，只暗暗嘆了一口氣，忖道：「紙包不住火，他該知道的，總是知道，就讓他現在知道了吧，將來是禍是福，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因此，孟老太太極力壓抑自己，沒有出聲發話干擾他們。

孟老太太雖是女流之輩，却有她自己爲人行事的準則，因爲如此，她在江湖中自有她的身份。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告訴你也不要緊，因爲他就是我們會首的岳丈。」

沈中原一楞道：「你們會首的岳丈？你們會首是誰？」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我們會首就是立竿見影沈大鵬。」

孟老太太驚訝地道：「沈大鵬又成了麼麼會首？老身好像沒有聽說過。」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怎會知道，本會還沒有正式宣佈成立。」

孟老太太道：「這就難怪了，想不到你也和沈大鵬打成一片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想不到的事還多哩！」

沈中原道：「怪了，彭老人家是在下外祖父，又怎會是沈大鵬的岳父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難道就不可能你找錯了外祖父，別忘了他有精神病，他的話根本就不可信。」

沈中原念頭一轉道：「那剛才你爲什麼說要殺死他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想想，我們會首的岳父，老夫敢麼？」

沈中原道：「你是不承認你剛才說的話？」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笑道：「老夫不否認。」

沈中原怔了一怔，道：「你……。」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其中自有理由，老夫不說，你也該認得出來。好！小子，你要問的話，老夫都說清楚了，現在老夫約你在中秋明月之夜，再討教討教你的絕學，你可敢赴約？」

沈中原哈哈一笑道：「有何不敢，把地點說出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水陸洲。」

孟老太太接道：「算上老身一份。」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好！」話聲出口，人也猛然射身而出，居然不理會孫九，獨自一人去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未去之前，孫九不敢擅自離開，那知雙鈎無常姜北海走的時候，却沒有招呼他，他慢得一步，方要飛身離開時，沈中原已喝聲道：「站住！」

孫九當然不會聽沈中原的話，可是他的身子還沒有拔起，眼前人影一閃，沈中原已經搶到了他身前。

孫九是眼睜睜的看着沈中原一招之下打敗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自己比雙鈎姜北海就差了一籌，想想動手後的結果，雙腿就發軟，雙腿一發軟，他還能走得了麼？

孫九心念電閃，暗暗的忖道：「看這小子功夫雖高，經驗可還差得遠，我爲什麼不學學姜老的樣，找尋脫身的機會。」

心中打定了主意，孫九鼓着胆子，硬着聲音道：「大俠有何吩咐？在下知無不言。」

沈中原道：「剛才用『天王釘』殺人的可是尊駕？」

孫九頭皮一痲道：「是！是！不！不！不！……」

沈中原道：「是就是，不就不，少在眞人面前說假話。」

孫九心慌意亂地道：「在下，在下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請大俠明鑑。」他心中原想好了很多應付方針，可是事到臨頭，竟一句話都用不上了。

沈中原一笑道：「看樣子你也怕死得很。」

孫九打着顫聲道：「是，在下也怕死

得很。」

沈中原道：「你是那一隻手發的『天王釘』？」

孫九的心機，這時是一點也用不上，抬了一下右手，道：「是這隻手，……」

話聲未了，只見沈中原出手點出一指，點在孫九手臂上，凜然道：「你出手惡毒，罪該萬死，念你奉命行事，身不由己，暫饒你一命，滾吧！」

孫九暗暗吁了一口氣，還想表現得誠心誠意的樣子，一面口中說道：「多謝大俠開恩，以後在下一定……」一面舉手抱拳行禮。

這時，他才發覺整條右臂不痛不癢的完全不是自己的了，那還舉得起來。

當然，他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臉色一變，幾乎就要大口罵了起來，可是，他最後還是沒有罵。忍着狠毒沒有表示出來，一頓脚扭頭而去。

孟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道：「孫九此人心地惡毒，中原，你不該讓他離去的。」

沈中原道：「中原看得出來了，他不是好東西，可是中原放過了雙鉤無常姜北海，中原不願只殺蒼蠅不打老虎。」

孟老太太一笑道：「算孫九走運。」

這時，小倩一頭鑽出來，道：「沈大哥，那彭老人家眞是你的外公麼？」

沈中原訕訕的苦笑了一下道：「剛才聽了雙鉤無常姜北海的話，我也沒了主意了。」

孟老太太道：「不會錯，他就是你外公。」

沈中原道：「那麼那沈大鵬……？」

孟老太太說道：「他可能就是你的父親！」

事情遲早要暴露出來，孟老太太不能老裝聾作啞，等到沈中原發現他早知道實情時再解說，那就不是聰明的作法了。

小倩尖叫一聲道：「沈大鵬要眞是沈大哥的父親，那就糟了，整個的江湖豈不要翻了轉來。」

沈中原聲音低低的道：「家父只是一個小武師，不可能成此氣候。」

孟老太太道：「沈大鵬現在的妻子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辣手青娥，有了這種妻子，什麼情勢不能改變。」

沈中原眉頭一結，沉吟不語了。

他在想什麼呢？

三湘英雄　羣起赴會

沈中原最後還是搖頭苦笑道：「中原認爲還是不大可能，家父不是這種人。」

小倩吁了一口氣，全身無比輕鬆舒暢地道：「對的，伯父一定不是這種人，沈大鵬一定是另外的人。」

孟老太太笑道：「你見過沈大鵬？」

小倩道：「沒有。」

孟老太太道：「你憑什麼說沈大鵬另有其人？」

小倩一昂螓首，理直氣壯地道：「憑沈大哥的判斷。」

孟老太太又是一笑道：「就憑中原的判斷？」

小倩肯定地道：「是！我相信他的判斷。」

這個理由有點勉强，不過小倩的語氣十分堅定，因此，理由雖然勉强，却擲地有聲，令人難以否認。

孟老太太怔了一怔，忖道：「這丫頭心眼裏只有沈大哥，沈大哥的話就有理，啊！這個丫，莫非……」

似乎恍然而悟地打住心念，望着小倩發了一陣呆，又搖了一搖頭，說道：「她還小哩……。」

小倩見奶奶臉上神情時鬆時緊，不覺一笑道：「奶奶，你在想什麼心事呀。」

孟老太太脫口道：「想你。」

小倩一怔道：「我有什麼好想的？」

孟老太太索性試探地道：「我看你天天在變哩！」

小倩無由的一紅臉道：「奶奶你在亂說，小倩還不是小倩。」

孟老太太搖頭道：「不，現在不同了，看來你要變成大倩了。」

小倩嬌嗔的笑道：「不來了，奶奶又笑人了。」

沈中原在看着她們祖孫說笑，臉上綻出一片神往之色，忽然，他皺了一皺眉，輕喝一聲，道：「有人來了……分從四個方向接近……」

孟老太太也察覺到了，神色一變，道：「好像是圍堵我們似的。」

沈中原目光一射道：「好，來就來吧！」顯然心中已是有了怒意。

來人也眞快，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四方八面同時出現了十幾個人，人人携刀帶劍，殺氣騰騰，一下子把他們三人圍在當中。

孟老太太的臉色變了，同時，沈中原的臉色也變了，因爲，他們都看到了不該看到的陸老莊主陸平。

孟老太太知道得多，皺眉變色之中更是充滿了無盡的怒氣。

沈中原却是驚訝之色多於惱怒之色，迷惑之情多於意外的驚變。

陸平不久以前，不是還好好接待過他們麼？

事情很難使人理解，沈中原倒也沉得住氣，且看孟老太太的動向。

孟老太太長眉倒捲，冷笑一聲，道：「各位倒是來得眞快，哼！哼！哼！」

憑她這句話，就知道她認識的人不祗陸平一個，而且心理上早有準備。

陸平跨步向前，抱拳一禮道：「姥姥，陸平盡過心力了，他們大家只是不依，所以，陸平只有和大家一同而來，姥姥！你也已盡了心力，請您也讓過一旁吧。」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老身另外的話，你說過沒有？」

陸平道：「說過了。」

孟老太太道：「既然你已經說過了，那麼老身的立場也很明顯了，我老婆子算上一份，各位就不必客氣了。」

陸平苦着臉叫了一聲，道：「姥姥，請你替大家想一想……。」

孟老太太揮手道：「你們不聽老身的話，老身情義已盡，廢話你就少說了。」

沈中原叫了一聲，道：「奶奶，他們意欲何爲？」

孟老太太道：「他們認爲你就是沈大鵬的兒子。」

沈中原道：「那是衝着我一個人來的了。」

孟老太太道：「也有老身，老身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和作法，所以老身是站在你一邊。」

沈中原苦笑着道：「奶奶，你這又何必呢？您還是讓過一旁……。」

孟老太太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住口，你把奶奶看成了什麼人！」

沈中原道：「中原值不值得奶奶如此維護？」

孟老太太道：「值不值得老身心裏有數。」

目光一轉，也凝注在陸平臉上道：「你是不是也想動手？」

陸平道：「陸平不敢。」

孟老太太道：「那沒有你的事，退過一邊去吧。」

陸平搖頭一嘆，退了下去。

孟老太太目光一掃四方，冷然道：「各位也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想單打獨鬥呢？還是一擁而上？」

一聲冷笑，走出一位提劍老翁，道：「孟老婆子，你不夠朋友，老夫先領教領教你的眞才實學。」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胡子安，我就知道你是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最不開竅的定是你，來得好，老婆子還要教訓教訓你。」

孟老太太的重兵器風凌鐵拐揚名天下，這次前來三湘，因避免武林人物的過份注意，所以沒有帶在身邊，只帶了一根普通的烏木拐杖，重量當然是輕多了。

這時，他把烏木拐杖向身前一橫，頭上白髮，無風自揚，神態威猛之至。

胡子安冷笑一聲，道：「都像你老婆子一樣牆頭草兩邊倒，武林之中却也有什麼正邪是非之分，哼！你才眞要受受教訓才是。」

大步一跨，人就到了孟老太太面前，手中九耳大環刀一立，拉開了架勢。

陸平幌身而出，橫在胡子安與孟老太太間搖手叫道：「兩位千萬動手不得。」

孟老太太橫目一笑道：「不動手，你們願意就此退走？」

陸平訕訕的道：「這……這……」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很爲難是不是……。」

胡子安大叫一聲，道：「陸平，少廢話，看刀！」此老分明是一個火爆脾氣，性子一衝，手中九耳環大刀刀光一起，直取孟老太太。

孟老太太一聲大笑，揮動手中烏木拐杖，橫掃而出，勁氣颯然，先自把陸平逼得退了出去。

陸平搖頭一嘆，舉手拍了三掌。

掌聲中人影翻飛，都奔向了沈中原。

小倩大叫罵道：「好不要臉，你們要倚多爲勝。」手中一擺，多了一條五彩繽紛的軟鞭，跳到沈中原前面。

沈中原一笑道：「小倩，你還是站過一邊去吧。」

小倩一搖頭道：「不，我要給你打頭陣。」

人影一靜，大家已把沈中原和小倩圍在當中，可是小倩這一擾，立時暴發的一場混戰，忽然停止了下來。

要知這些來人，都是三湘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雖然聽說沈中原厲害，但除了陸平之外，誰也沒有見過沈中原的功夫，看他年紀輕輕的，大家也不相信他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

憑他們的江湖身份，要他們就這樣一擁而上，每一人心裏都覺得有點那個，更在小倩一擾之下，那股氣勢便是一頓，氣勢一頓，誰也不願自貶身價率先出手了。

只有孟老太太與胡子安的拚鬥倒打得正是熱鬧，兩人的火氣都大，出手都不留情，刀來杖往，難分難解。

陸平皺了一皺眉，走向小倩，道：「小倩，沒有你的事，你讓開吧。」

小倩搖頭道：「你們要倚多爲勝，我就不讓。」

其中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道：「誰要倚多爲勝，我們只是怕他跑了。」

陸平一皺眉叫道：「魏老弟……。」

那人名叫魏一峯，一身功力不弱，自視亦高，接上便道：「陸莊主，這件事有點不大妥當。」

陸平道：「有什麼不妥當？這原是大家說好了的。」

魏一峯道：「是，這原是大家說好了的，可是一個人總有改變主意的時候，尤其當着小倩這小姑娘面前，在下就拉不下臉打羣毆，如果要單打獨鬥，在下不才，願意第一個上場拚命，否則，在下不願自輕自賤。」

他倒是一個直性子人，話說得很重，却說的是心底話，當然大家相望了一陣，大多數的人，臉上都現出了尷尬之色。

武林人物，好名勝於一切，事情一經說開，大家更是不好意思了。

沈中原心中原本充滿了怒惱，這時也不免暗嘆一聲，忖道：「看來這些人是非之念都非常强烈，只是虛名自誤，也給了心懷不軌之人不少機會，怪不得惡勢力日甚一日了。」

念動間，只聽陸平大聲道：「魏老弟之言，想五位都已聽見了，各位是不是也都改變了主意？如果各位都改變了主意，那就請退後一步。」

當然，魏一峯退得最快，只見左一個，右一個，其中雖有猶豫費時之人，但漸漸的，都向後退了一步。

顯然，都拉不下臉來羣毆羣打共攻沈中原一人。

陸平搖頭一嘆大聲叫道：「孟姥姥與胡老哥，你們也請不要打了。」

這時，孟老太太與胡子安之戰雖然尚未分出勝負，但孟老太太指東打西，已經完全控制住戰局，勝負之分，只是遲早問題。

當然，兩個人的火氣也越打越熄，這時，陸平一呼叫，他們兩人也立時停手罷戰，走了過來。

胡子安目光一掠大家，道：「你們在發什麼楞，爲什麼不動手？」

陸平道：「他們都拉不下臉來羣攻一人，要單打獨鬥，胡老哥……。」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一伸大姆指道：「好，三湘英雄果然個個是人物，我老婆子沒有話說了。」

胡子安横了孟老太太一眼，道：「我們要是單打獨鬥，你就不再伸手了。」

孟老太太道：「只要是單打獨鬥，我老婆子絕不伸手，沈少俠如果敗了，那是他學藝不精，敗了活該。」

小倩一旁插嘴道：「你們是單打獨鬥打得過沈大哥，沈大哥還有什麼可怕的！我看呀，你們這次根本就不該來。」

這麼多人對付一個人，就是單打獨鬥能打敗沈中原，也落個「車輪戰」之譏，如果打不過沈中原，其他的話就更不要說了。

小倩的話，大有道理，陸平暗中一皺眉頭，望了胡子安一眼，傳音道：「胡老哥，小倩的話有點道理，勝之不武，敗之為羞，這次算白來，放他一馬吧。」

胡子安也傳音道：「可以麼？」

陸平傳音道：「好在大家還沒有和那小子動手，這時正好住手。」

胡子安點了一點頭，一揮手大聲道：「好，這次放過你們，我們走！」

他們來得快，走得更快，胡子安一聲「走」，片刻之間，當場就只剩下了孟老太太祖孫和沈中原三人。

小倩樂得哈哈大笑道：「這叫虎頭蛇尾，好不可笑。」

沈中原道：「不是可笑，而是可愛，一種自重的可愛。」

孟老太太長嘆一聲道：「我眞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沈中原道：「你老人家的心意，中原都知道，我對你老人家有着說不出的感激和崇敬……。」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悠悠一嘆，道：「奶奶，現在的沈大鵬眞是家父麼？」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就老身所知，只能這樣回答你了。」

沈中原一萬個不敢相信地道：「怎樣可能呢？」

孟老太太道：「據說自令堂去世之後，令尊潦倒了些日子，後來不知怎樣遇見了辣手青娥馮妙香，兩人居然一見鍾情，結為夫婦，此後，令尊在辣手青娥馮妙香相助之下發奮苦練；終於被他練成了一種奇毒的掌力『蝕骨化血掌』。」

沈中原點頭道：「中原聽家師說過這種掌力，這種掌力確實陰毒無比，但是練這種掌力的人，也極為危險艱苦，稍一失慎，掌力未練成，自己反而先吃惡果，為毒物所傷。」

孟老太太接着道：「令尊自練成『蝕骨化血掌』之後，便和辣手青娥馮妙香直上衡山，連手肆虐，把衡山派五老七院殺得死傷過半，然後又放了一把火，燒得衡山派片瓦無存，得意洋洋而回。」

沈中原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對付衡山派呢？」

孟老太太搖了搖頭道：「有無別的內情就不知道了。」

沈中原道：「由於衡山惡行，於是他成了武林公敵？」

孟老太太道：「主要的原因，還是他一戰成功之後，連施殺手，前後消滅了三湘九莊十八堂，弄得三湘武林人人自危，不得不奮起圖存了，現在，好像他又要成幫立派，準備大幹一番了。」

小倩聽得心中好不難過，着急地道：「沈大哥，他要眞是你的父親，你怎樣辦呢？」

沈中原長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好他不是我父親。」

小倩道：「我也希望如此。」

孟老太太一笑道：「不要說廢話了，我們還是回去看看那位彭老丈要緊。」

沈中原想起外公，心中便担心起來，應了一聲：「是。」便長身而起，急急奔去。

孟老太太與小倩身形稍慢，趕到彭老丈住處時，只見沈中原一臉沮喪之色，長嘆不已。

小倩口快，着急地問道：「怎麼，你外公呢？」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不見了。」

小倩道：「是不是被他們殺死了？」

沈中原回答道：「沒有血跡，也不見屍。」

過了一陣，沈中原又自言自語道：「如果沈大鵬是父親的話，便不會對外公這般虐待。」

小倩道：「他什麼事做不出來，何況你外公。」

沈中原道：「你不知道，他們一向相處得非常好。」

小倩道：「這樣說來，他該替你外公造座大房子，派很多人供他使喚才對。」

沈中原悻悻頓了一下脚道：「我現在就去找他去。」

小倩道：「對，是眞是假一見面就明白了。」

孟老太太微微一笑道：「中原，別忘了『水陸洲』中秋之約。」

小倩「啊！」的一聲，道：「後天就是中秋，此去洪江，趕不回啦！」

趕不回來，當然只有不去，雖然時間只有二天，但這兩天的等候，對沈中原來說大有渡日如年之感。

這兩天要是出些小事情，也好打發時光，偏偏這兩天風不驚草不動，彆得他好不難過。

到了中秋下午時分，店小二忽然叩門進來，遞給他們一張紙片。

紙張上寫着：「水陸洲兇險無比，不去也吧。」

沈中原首先劍眉一揚，道：「就是鬼門關，我也要闖他一闖。」

孟老太太皺起了眉頭道：「中原，你水中功夫如何？」

沈中原苦笑道：「旱鴨子一隻。」

孟老太太道：「老身和小倩和你也差不多，但水陸洲四面環水，不會水中功夫，處境確實惡劣。」

沈中原說道：「我們總不能不去赴約呀。」

孟老太太道：「這個『約』我們是赴定了，但我們事前也要做些準備工作，才能有備無患。」

沈中原點頭道：「奶奶說得是。」

孟老太太叫過小倩，吩咐了許多話，只見小倩搖頭不斷地道：「不，不，我就沒有熱鬧可看了。」

孟老太太費盡唇舌，好說歹說了半天，小倩才百般無奈地先自離開了他們。

小倩雖然心不甘情不願，她到底是一個常在江湖走動的人，深知江湖險惡的道理，可也不敢陽奉陰違。

她低着頭一路到了水西門，水西門沿河而下，岸邊滿眼都是船隻。

小倩看清大大小小各式船隻，思量了半天，看中了一艘符合理想的小快艇，她身子一伏，便跑向那艘快艇。

艇主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皮乾骨立，看他那樣子，眞担心他沒有力量划船了！

微一猶豫之下，只聽身後有人問道：「這艘快艇出不出租？」

那老頭子眼皮都抬不起似的搖頭道：「今天不出租。」

小倩回頭向身後望去，那要租船的人也是一個老頭子，全白的鬍子，看他那老態龍鍾的樣子，比那船主似乎更是老弱。

小倩見人搶租她看中的船，心中原是老大不高興，見他如此老態龍鍾，那找麻煩的念頭便自動息了，不過她也沒有走，好奇地望着他們談生意。

其實他們的生意二三句話就談成了。

「賣不賣？」

「賣。」

「多少錢？」

那船主伸出一根手指頭向上一舉。

那買船的老頭子二話沒說，取出一百兩銀子向船主手中一放，船主拾起放在船上一件破衫，跳下船就走了。

生意就這樣成交了。

一百兩銀子，買拾艘這種小船也買得到，這種生意那有不成交之理。

小倩雖然也常行走江湖，可沒有揹着金山銀山在身上，這種大手筆，她是想也不敢想，當時伸了一下舌頭，只有回身就走。

「小姑娘，要租船麼？」居然有人自動叫她了。

小倩回身一看，就是剛才買下那條小艇的老頭子。

小倩眞怕自已耳朵聽錯了，楞了一下問道：「老丈，你是問我麼？」

老人道：「我的船可以出租。」

一百兩銀子剛買下的船，會眞的出租嗎？

小倩搖了一搖頭道：「我付不起！」

老人一笑，說道：「你身上帶有多少銀子？」

小倩也伸出了一根手指頭。

老人哈哈一笑道：「一百兩，我這船賞給你好了。」

小倩道：「一兩。」

老人道：「這種船的市價租金一天是一錢銀子，老夫這船可是大價錢買來的，你一兩銀子租你一天好了。」

小倩道：「包括你的工資在內？」

老人道：「不，租船是自己划。」

小倩道：「可是我不會划船呀！」

老人道：「這個老夫倒可以教你。」

小倩道：「很快能學會麼？」

老人道：「只要你不太笨，有半天時光，應該划得很好了。」

小倩道：「好，我正要學划船哩。」

給了銀子，上了船，老人划動雙槳，從密密麻麻的船縫中駛了出去。

老人操縱着小船直如游魚戲水，隨心所欲，想怎樣走就怎樣走，靈巧極了。

費了半天的時光，小倩學得又快又好，簡直能像那老人一樣操縱自如，隨心所欲。

小倩高興，那老人更高興，哈哈大笑道：「好，小姑娘，你眞不笨，老夫請你吃中飯，喝酒去。」

酒醉飯飽之後，酒飯錢還是那老人付的，老人付完錢，揮揮手就走了。

小倩趕上去道：「老丈，你的船我怎樣還給你？」

老人道：「送回原來地方就是了。」

小倩租好了船，又學會了划船，心中好不高興，回去告訴姥姥，孟老太太聽了一皺雙眉道：「這件事情有點不對頭。」

小倩道：「有什麼不對頭？」

孟老太太道：「人家好像是專門等着你似的。」

小倩一笑道：「奶奶，你忘了計算一件事情，倩兒不會划船，船在倩兒手裏，其奈我何。」

小倩的話也有道理，船在自己手裏，自己運用了，那老人即使有什麼心機，只怕也使用不上！

孟老太太道：「咱們心裏有數，你小心一點就是了。」

小倩一笑道：「奶奶，你放心啦！倩兒又不是初出道的雛兒。」

用過晚飯，華燈初上時分，孟老太太和沈中原乘渡船到了水陸洲。

水陸洲只是湘江水域中堆積起來的一片泥沙，洲上也住了一些人家，只是人家不多，不能形成市集，只有渡船口有一家出售食物的小店。

孟老太太和沈中原都沒有到過水陸洲，借着低垂的夜幕，展開身形，向全洲作了一番認識。

全洲都是平地，除了一些菜圃外，很少其他農作物。

菜圃所佔的面積約為全洲的十之二三，其他的地方多是卵石地和雜草。

中秋的月亮已經掛在樹梢頭了，淡淡的清光洒在身上，令人舒暢無比。

今天是中秋夜，除了他們外，那一戶人家不正在熱熱鬧鬧的團圓賞月。

沒有發現監視他們的人，直等到二更過後，萬籟俱寂時分，也沒見約會人雙鈎無常姜北海出現。

別說沈中原，孟老太太都有點不耐煩了，烏木枴杖向地上一頓，冷笑一聲道：「到底不是好東西，無信無義，中原，我們走。」

「誰是無信無義，老夫不是來了麼！」話聲好像從地底下發出來似的。

孟老太太一怔之下，只見就在他人前面不遠處，有一叢茅草忽然左右一分，果然是從地下走出一羣人來。

走在最前面的不是雙鈎無常姜北海，而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袍幪面人，雙鈎無常姜北海還走在幪面人後面。

其他的人，多達十六七人之衆，高高矮矮，男男女女都有，唯一特色就是沒有年紀太輕的人，最年輕也在三十歲以上。

每一個人的太陽穴都是高高隆起，雙目精光如電，看來人人都是功力深厚的精

選之士。

孟老太太回首向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中原，人家可把你估計得很高啊，只是老身有點奇怪……」

「奇怪什麼？」

孟老太太道：「照說他們的首領，應該就是你的父親，你又沒有用假名假姓，照理說，你父親也應該知道你是什麼人了，似乎沒有理由擺出這種陣式對付你。」

沈中原道：「反過來說，正說明他們的首領不是家父，中原的心裏可舒暢得多了。」

兩句話間，來人已在他們面前不遠處停了下來，雙鈎無常姜北海在那幪面黑袍人點首之下越衆而出。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你們來的人數是不少。」

雙鈎無常姜北海哈哈一笑道：「孟姥姥，如說拚鬬搏殺，我們的人數，確是多了幾位，但，今晚之會，我們絕無與兩位動手之意。」

不準備打，那倒大出意料之外了。

孟老太太微微一怔道：「你們的意思是……。」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請兩位賞光，去見見我們會首。」

孟老太太目光一掠道：「霸王請客的意思。」

雙鈎無常姜北海搖手說道：「本會絕無此意，他們只不過是前來迎接兩位的護衞。」

孟老太太道：「我們要是不去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們要是眞不去，那我們也絕不勉强，只有自行回去復命，不過，老夫想你們一定會去。」

孟老太太道：「那是說你自認一定可以說動我們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是，老夫有絕對的自信。」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請說。」

雙鈎無常姜北海微微一笑道：「沈少俠，老夫要帶給少俠一個喜信。」

沈中原道：「在下會有什麼喜信？」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上次你見的那彭老丈，一點不錯，他正是你的外祖父，而少俠你，也正是我們會首失踪了十多年的少會主。」

沈中原冷然道：「胡說，家父並不是叫什麼立竿見影沈大鵬。」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我們會首原來本不叫沈大鵬，住在朗林時，他單名一字『誠』，大家都稱他沈大頭，令尊從前是不是叫沈大頭？」

沈中原沒有馬上回話，轉首望着孟老太太道：「奶奶，您看他們是不是故意這樣說的？」

孟老太太道：「令尊是不是就叫沈大頭？」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

孟老太太道：「那就錯不了。」

沈中原長聲一嘆，道：「怎會是他呢？」不是不相信，而是不願相信。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不瞞少主說，老朽也不相信少主就是少主，原本在此地設置了種種埋伏，欲置少主於死地，幸得會主急信傳諭，老朽得以未鑄大錯，老朽無狀，尚請少主恕罪。」

沈中原眉結如繩，說不出話來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身形一退，伸手向那幪面黑袍人作了一個介紹的手勢道：「少主，這位就是我們雙龍會胡副總護法，他親自趕來，代表會主前來相迎少主前往與會主父子相會。」

胡副總護法向前一步，道：「老夫代表令尊歡迎少主歸來。」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旁指向沈中原道：「胡副總護法與會主情同手足兄弟，少主應尊之以長輩。」

沈中原楞楞的依然不說一句話，變化太大了，顯然令他無法馬上承認現實。

孟老太太長聲一嘆，道：「中原，事實如此，你實在該回去見見令尊了。」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奶奶，您可不可以一同去一趟？」

孟老太太搖了一搖頭，方待說話，雙鈎無常姜北海已自接話，說道：「孟姥姥，你不是在担心令孫吧，她早已在等着你了。」

孟老太太愕然道：「你們？」

胡副總護法哈哈一笑道：「姥姥，令孫和我們公孫護法相處得非常投契，她是我們的小客人，姥姥儘可放心，她絕不會受到任何委屈的。」

學到老還是學不了，孟老太太走了大半輩子江湖，結果，還是完全落在別人的算計中。

孟老太太啞笑了二聲，點頭道：「好，中原，老身陪你。」

江中停好了一隻大型畫舫，和八艘快艇，畫舫上除了操舟手外，只有胡副總護法和雙鈎無常姜北海陪着孟老太太和沈中原。

他們剛登上畫舫，只見一艘快艇直射而來，接着快艇上人影一幌，飛來一條纖小的身子，人聲未到，嬌呼之聲巳起：「奶奶……沈大哥……。」

可不正是小倩兒。

孟老太太輕喝一聲，道：「小倩，不可無禮。」

小倩身形一歛，落在甲板上，笑着道：「奶奶，小倩自有分寸，你老不用緊張哩。」

接着人影再現，正是小倩說過的那位白髮老翁。

孟老太太微微一怔，道：「原來是白首仙猿袁乘風，袁老兒你。」她口中說着，心中却也大大的吃了一驚，想不到這雙龍會之中，所網羅的人物，頗多名氣極大的好手，這就怪不得陸平他們處處落在下風了！

白首仙猿袁乘風笑向小倩道：「小姑娘，老夫沒有騙你吧。」

小倩瑤鼻一聳，道：「算你認識我奶奶，可是你爲老不尊，騙了我一兩銀子，還是個老騙子。」

孟老太太憤怒輕喝道：「小倩，對袁爺爺怎可以如此無禮。」

白首仙猿袁乘風哈哈一笑道：「姥姥，別插嘴，老夫和令孫的帳有得算哩！老夫收了她一兩銀子，令孫却一口氣吃喝了老夫十五兩銀子，你說吃虧的是誰？」

小倩一笑道：「活該。」



話鋒一轉，小倩問道：「沈大哥，你們眞的成了朋友？」

沈中原道：「你看這像不像朋友的樣子？」

小倩望了望全舫，道：「你們打算到那裏去？」

沈中原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胡副總護法道：「先走一程水路，然後我們上衡山。」

孟老太太一怔道：「你們會首不在洪江？」

胡副總護法道：「洪江偏於一隅，不是大展鴻圖之地，所以，我們在衡山也經營了一個地方。」

畫舫在輕舟快艇前呼後擁之下，溯江而上，雖然逆水行舟速度却是快速非常。

不日到了衡山，棄舟登陸，西行玉嶽市，進入衡山山區，走了一段石級路，然後轉到一條羊腸小徑，行約半日時光，眼前一開，出現了一片房屋。

房屋是新蓋的，證實了胡副總護法的話，他們正在經營這裏。

沿着山腰一轉，又是一片小天地，繁花如錦中隱現着一棟一棟的精舍。

沈中原與孟老太太住進了一棟精舍。

雙鈎無常姜北海告訴他們，他們會首立竿見影沈大鵬因事不及趕回，請他們稍候數日，沈中原便可父子相會了。

精舍中原有男女侍童，他們爲求談話方便，把男女侍童都遣退了。

房中只剩下了孟老太太祖孫和沈中原三個人，小倩最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幾天來，可把我彆死了。」

沈中原笑着道：「這才像個千金大小姐。」

小倩搖了一搖頭道：「這種大小姐，不當也罷。」日光凝視沈中原，又道：喂「，沈大哥，你馬上就是雙龍會的少會主了，你心裏有何感觸？」

沈中原臉上的笑容一歛道：「我不敢想。」

小倩道：「不敢想，那是說你一點準備都沒有。」

沈中原道：「我們知道得太少，最好的態度，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小倩道：「你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我也說不出來。」

小倩愕然說道：「你這算是什麼態度呢？」

孟老太太微笑道：「小倩，別再逗你沈大哥了吧，他在黃衫老人十幾年培育之下，你說會沒有眞知灼見麼？」

小倩一笑道：「你在裝糊塗。」

沈中原道：「我眞的不知該怎辦。」

孟老太太道：「你秉着令師的日常敎導行事就是了。」

父子親情，正義公道，都是無形的千斤重担，沈中原心有千千結，又豈是一兩句話說得清。

孟老太太洞察人情世故，至爲瞭解沈中原的心情苦衷，故意打了一個呵欠，道：「小倩，奶奶可想睡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孟老太太與小倩就寢後，沈中原却了無睡意，戶外月明依稀，微帶涼意，沈中原步出精舍，長長的吸了幾口氣，但覺頭腦一淸，心胸同時一朗。

神朗氣淸中，沈中原心靈微震，人却不經意的向着一棵大樹走去，然後，猛抬頭射出二道冷電似的目光，沉聲道：「朋友，何不現身一見。」

樹上居然有人答話道：「你很警覺，可惜還是差了一步。」

沈中原冷肅的道：「朋友請下來。」

樹上人道：「現在我們還不是見面的時候，我[illegible]你們三粒神丹，當你發現異常時，立時服下[illegible]你們自有神效。」

樹葉幌動中，已有一物直向沈中原當頭射到。

沈中原伸手接住，原來那是一隻小瓶子。

同時，樹上也冒起一道淡淡的人影，在月影中閃得一閃，倏然不見。

輕、巧、快。快得令沈中原都沒看出那人的身形，更不要說阻截那人了。

瓶子裏裝有三粒丹丸，算好了一人一粒。

剛清明的頭腦，又有點迷惑了，這三粒丸來得太突然，是善意呢？還是巧設的圈套？

沈中原埋首深山苦學了十幾年，從師父的期許中，不難想像自己一身所學，已有應世之能，尤其初試身手就連勝孟老太太、三玄，熊山四霸和雙鈎無常姜北海等等江湖上一流好手，自己信心更是十足。

但是剛才那人的輕身功夫，却對他的信心給了一次震撼，尤其這三粒丹丸，更給他心智上一次挑戰。

沈中原心波起伏，久久不能平息，直至深夜，才回房就寢。

「小倩，你怎樣了！」孟老太太的驚叫聲，把沈中原嚇了一跳，跑到她們房中，只見小倩這時口吐白沫，人却痴痴呆呆，直着一雙眼睛，像是失去了神智。

沈中原想起昨晚那人的話，摸着懷中的玉瓶，咬了一咬嘴唇，然後取出藥瓶，道：「奶奶，不要緊，我這裏有藥。」

孟老太太給了小倩一粒丸藥，說也奇怪，小倩的症狀立時消失了，而且，沒事人似的，一笑而起道：「你們早呀。」

孟老太太沒有問沈中原什麼，因爲，武林人物身上帶有各種藥物，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何況，沈中原的師父黃衫老人更是出了名的奇人，沈中原身懷奇藥靈丹，自是自然之至。

忽然，孟老太太皺起雙眉道：「不對，老身，老身……」來得好快，孟老太話聲未了，人已向一旁倒了下去。

沈中原一手托住孟老太太，只見孟老太太也和小倩一樣，犯了同樣的病症。

沈中原不敢多想，又取出一粒藥丸給孟老太太服下，孟老太太也立時好了。

事情似乎來得太快太巧，她們祖孫兩人的病雖然都好了，沈中原的心情却更是沉重了。

孟老太太問道：「中原，老身剛才是不是也和小倩 樣？」

沈中原道：「完全一樣。」

孟老太太凝思道：「你不是覺得奇怪麼？」

沈中原道：「是，確實有點奇怪，奶奶，昨晚還發生了一件事，中原還沒來得及向奶奶說明啦。」

孟老太太眼中一轉，落在沈中原身上，道：「與我們的病有關？」

沈中原將昨晚的情形說出來，然後道：「兩位的病當然不是病，而是中暗算，這藥丸也是對症之藥，所以藥到病除。」

小倩笑道：「吉人自有天佑，那人是誰呀？」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

小倩笑道：「爲善不欲人知，這是一般俠義之輩的通性，不必放在心上。」

沈中原道：「照說我也該生此怪病才是，可是，我默默察着，却是沒有任何異狀。」

小倩道：「你是將來的少會主，他們當然不會整你。」

沈中原道：「我却不是這樣說。」

孟老太太道：「虎毒不吃兒，你不中暗算是合理的。」

沈中原搖頭道：「我總覺得他不是我父親。」

孟老太太道：「這句話等見了面再說吧。」

沈中原嘆息一聲，道：「我……」僅僅只說了一個「我」字，便頓住了，接着眉頭連皺，說道：「我也並未有例外。」

孟老太太道：「你也中了暗算？」

沈中原點點頭道：「不過我還能支持片刻。」忽然取出瓶子，將最後一粒丸藥倒在掌心，兩指一捏，把那粒藥丸捏成碎粉，彈出一股勁力，打出窗外。

小倩大叫道：「這是什麼意思？」

沈中原道：「記着，也不准他們給我服食任何藥物，我要……」

沈中原分明用了全力壓制體內不適，居然也只多說了幾句話，就支持不住了。

小倩扶持住沈中原，道：「沈大哥，你……你要什麼？」

沈中原望了她一眼，口齒動了一下，話沒有說出了，口角的白沫却滲出來了。

孟老太太道：「我知道他的意思，你把他放好，快去守在門外，不准任何人進來。」

小倩放下沈中原追問道：「他是什麼意思？」

孟老太太道：「他懷疑那丸藥也有問題。」

小倩道：「我們不是都好了麼，多心病。」

孟老太太道：「江湖多詐，不能把話說得太早，快出去守門吧。」

小倩出去後，沈中原的病狀慢慢有了可怕的變化，先是全身不停的曲扭，似有極大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可是，他啞着嘴吧猛張，却發不出聲音來。

這種情形看在孟老太太眼中，難過極了，如果，沈中原未將那粒丸藥捏碎拋棄，孟老太太決不忍看着他遭受這種折磨，而會不顧一切的將丸藥給他服下。

現在，一籌莫展，只有睜着眼睛，硬着心腸，看着他硬挺了。

沈中原痛苦到極處，忽然，兩眼一瞪，雙腿一伸，停止不動了。

孟老太太幾乎要長聲號了出來，忍着心頭激憤，發現沈中原心頭尚有輕微的跳動，並未眞的死去，這才緩緩的吁了一口氣，守在旁邊等待。

過了一陣，沈中原情況忽然好轉，不久之後，就睜開了眼睛，緩緩坐了起來。

孟老太太扶起他道：「怎樣了，沒有事了吧？」

沈中原苦着臉道：「看來是沒有事了，剛才那頓折磨可把我整垮了。」

孟老太太道：「很痛苦麼？」

沈中原道：「我雖然口不能言，心裏却非常明白，比去陰曹地府走一遭還要可怕。」

接着，餘悸猶存地搖了一搖頭，又道：「我眞不敢再嚐試了。」

小倩聽到他們的談話聲，忍不住跑進來道：「沈大哥，你好了麼？」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好了。」

小倩打量了沈中原一陣，無限關切的道：「你的臉色好白啊？」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不止臉色蒼白，我也疲憊得要命。」

孟老太太忙道：「有話以後再說吧，你快快調息要緊。」

沈中原依言調息起來。

足足調息了一個多時候，沈中原的臉色才恢復了過來，又過了一個多時辰，沈中原完全調息完畢。

這時，已是天色大亮多時了。

院子外面响起了雙鈎無常的聲音，呼道：「三位昨晚睡得可好？」

沈中原輕聲知會孟老太太和小倩道：「我們且不提中過暗算之事，看他動靜如何？」

孟老太太道：「姜兄，請進來吧。」

雙鈎無常姜北海進入屋內，沒有任何異樣之後，若無其事的道：「敝會主已回來了，請少會主隨老朽前往與他相會。」

小倩一皺眉頭道：「我們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兩位……兩位……會主只請少會主前往相會，兩位隨去，似有不便。」

沈中原道：「孟奶奶一路護送中原而來，自應一同前往。」

雙鈎無常姜北海猶豫道：「這……」

沈中原道：「這是我的話。」

雙鈎無常姜北海勉强的點頭道：「是，三位請吧。」

雙鈎無常姜北海前面引路，，沈中原等三人一路隨行，走了一程，來到一座山府之前，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會主就在山洞之內，有等少主，老朽不進去了。」

小倩冷笑一聲道：「你們會主怎會住在山洞之內？你不是在搗什麼鬼吧。」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這是會主的習性，三位可不要多心。」

沈中原首先踏入洞口道：「我先進去了，奶奶，你們替我守在洞口。」

沈中原走不幾步，心中一動，忖道：奇怪，他們爲什麼不答話。」

猛然一回頭，向洞口望去，誰知就這片刻間，已不見了孟老太太祖孫，沈中原幌身回到洞外，洞外也不見了孟老太太祖孫影子。

孟老太太祖孫不是普通江湖道，怎會無聲無息的倏忽不見？

憑他們的身手，與自己的耳目，也不應該走得這樣無動無靜呀……

「會主，有請少主相會，」沈中原心煩意亂之下，有人說了話，才知道身後來了一個靈秀童子。

沈中原看那童子只不過十一二歲，望着他笑容可掬的令人板不起面孔來。

「忍！忍！忍！」沈中原暗暗提醒自己，同時也裝出一副輕鬆的樣子，笑道：「好！好！小弟弟，麻煩你帶路了。」

那童子一笑道：「少主太客氣了，請隨靈奇來吧。」

沈中原一面隨在小童身後，一面問道：「你叫靈奇？」

那童子口齒伶俐地道：「是的，小的叫靈奇，以後少主叫小的靈兒就可了。」

山洞很曲折，左彎右拐走了一陣，才見到一扇黑色大門，門口還有四個彪形大漢，手捧金色大刀，分列兩旁。

靈奇跨步向前，在門環上叩了七下，石門緩緩移動了，現出一道門來。

石門一開，裏面便有一道極其强烈的光綫射出，沈中原只覺門內一片雪白，如同洞外。

沈中原走過那四個捧刀大漢身前時，只見那四個大漢手中刀光齊起，在身前捲一片金光，沈中原一斜，正待出手還擊之際，只見刀光一歛，那四個大漢又捧刀如故。

靈兒一笑道：「少主不要怕，他們是向你行禮致敬。」

沈中原訕訕的好沒趣，只有冷「哼！」了一聲。

父子團圓　英雄無淚

裏面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石廳，四周石壁都打磨得光滑如鏡，可照人影。

大廳中央坐着那位幪面副總護法，幪面副總護法身後站了四個虎豹般的猛漢。另外兩旁椅子上坐了八個各式各樣的人。

沈中原踏入大廳之中，目光四週一掃，未曾發現想像中的父親，心中暗暗忖道：「他們爲什麼要誑言欺人呢？」

念中只聽靈奇在一旁輕喝道：「座上副總護法，少主身份未定仍應以晚輩之禮參見。」

沈中原忍着氣，抱拳行了一禮，道：「中原見過副總護法。」

胡副總護法抖了一抖道：「免禮，一旁就座。」

沈中原道：「多謝，家父呢？」

胡副總護法道：「令尊沒有回來。」

沈中原微現不悅之色道：「那是雙鈎無常誑言相欺。」

這是指桑罵槐，胡副總護法聽而無聞地道：「令尊有手諭一封傳來，你可要看一看。」

沈中原暗忖道：「他們能說假話把我騙來，又何嘗不能寫些假文字相欺。」

所以，沈中原只笑了一笑，道：「不用看了，你說吧。」

胡副總護法道：「令尊目前很忙，無法與你相會，囑你不可虛渡時光，着即前往衍生洞，進修一門武林絕世奇學，三月學成之後，令尊再與你相會。」

沈中原道：「這就是家父的手諭？」

胡副總護法道：「令尊親筆所書。」

沈中原道：「他眞是家父嗎？」

胡副總護法微微一怔，道：「少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沈中原道：「副總護法，別忘了，我們父子之間尚未正式相認……。」

胡副總護法道：「事實俱在，見不見面都是一樣。」

沈中原道：「在我的想法，却並不一樣。」

胡副總護法道：「你想抗命？」

沈中原一笑道：「這不叫抗命，在下只是不願糊裏糊塗的被人支使。」

胡副總護法音聲一變，尖叫一聲道：「你好大的胆子。」

這一聲尖叫，把他的原形[illegible]出來了，原來她是一位女人。

沈中原原是極為慧敏之人，當下心念電閃，恍然而悟的道了一聲：「你……我明白了。」

胡副總護法冷笑了一聲，取下了頭上幪面巾，道：「你明白了最好，我就是副會主，也就是你的繼母……。」

臉上忽然堆上一層笑容，和氣地叫了一聲，道：「孩子，你為什麼一見面就鬧彆扭呢？」

辣手青娥莊美美已是三十多歲的婦人，算不上是什麼美人，只是長得還整齊，但臉上顴骨高聳如山，把一張不十分大的臉，弄成了三角形。

這是一個權勢慾極大的女人。

沈中原想不到辣手青娥莊美美這樣明快，馬上就把身份表明出來。

、如果，她真是自己繼母，這就很叫沈中原尷尬作難了。

人倫大道，沈中原可不能不加上一份顧忌。

沈中原欠身苦笑道：「對不起，副會主！晚輩還不便以尊長相稱。」

辣手青娥莊美美輕嘆一聲，道：「你不叫我娘，這也沒有關係，只要你聽你父親的話就行了。」

沈中原道：「晚輩未得師門允許，學習他們武功，實有礙難之處。」

辣手青娥莊美美笑道：「這是你父親的武功，怎能說是他門武功。」

沈中原道：「其實晚輩本門武功尚待努力進修之處甚多，亦不宜好高騖遠。」

辣手青娥莊美美又是一笑道：「說得很好聽，骨子裏却是全不把別的武功放在眼裏，這樣說來，我倒要改正改正你的想法了。」

說着，人也站了起來，走向沈中原，點了點頭，又道：「聽說你出手奇快，勝李三玄，敗熊山四霸和雙鈎無常姜北海，都叫他們沒有還手之力，你就以為了不起了，是不是？」

沈中原道：「晚輩知道，那是僥倖得手。」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當然，你也不是完全僥倖，你的手法必有過人之處，但最主要的，還是他們見你年輕可為，失去了戒心所致，你說是不是？」

沈中原暗暗吃驚，忖道：「辣手青娥果然真名不虛傳，是個厲害人物，我可真要小心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笑了一笑又道：「我的話你也許不同意，我們是兩招看看，你就知道了。」

沈中原雖然明白她說的是理，心中却有點不服氣，同時，也想試試她的修為深淺，便也一笑，抱拳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神態一凝道：「你先出手吧。」

她空着雙手，沈中原當然也不會取用兵刃，未出手之前，沈中原只見辣手青娥莊美美心神一凝，目光穩定的注視着他，顯得她言行如一，絕不輕視沈中原。

沈中原望着辣手青娥莊美美站立姿式一如常，並未擺出特別架式，但她的雙手却稍有前後之別，左手貼在左腿之前，掌心是朝外的，右手貼在右腿之側，掌心却向着後面。

沈中原只能發現這點點不同，却無法測知她暗中藏的什麼玄機。

沈中原微一運思，欠身道：「晚輩有僭了。」左手「仙人指路」，直點辣手青娥莊美美肩井大穴，右手隨後連番而上，「金龍探爪」，纏腕扣穴。

辣手青娥莊美美根本不出招還手，身形一幌，錯開了沈中原攻勢。

沈中原雙手落空，招式再變，左手「春雨濺泥」，右手「托月摘星」，罩住了辣手青娥莊美美前身十六大主穴。

辣手青娥莊美美嬌軀軟如靈蛇，輕若柳絮，幌動之間，又消解了沈中原攻勢。

沈中原猛然吸了一口氣，又連攻了七式，也都連辣手青娥莊美美的衣角都沒有沾到。

沈中原對自己的手法，原本極有信心，現在却有點懷疑自己了。

照這樣來，辣手青娥莊美美的一身所學，就不止高過自己一籌二籌了。

其實，辣手青娥莊美美雖然每次都解除了沈中原的攻勢，自己却也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吃驚沈中原的手法神妙，威力驚人。

但她終於沒有出手，就當沈中原七式攻完之際。幌身退出圈外，理了一下鬢脚，搖手道：「你確實很不錯，只要提高警覺，像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身手，足可以和你走上七八招，但人數一多，你雖能勝人，也必為人所乘，所以，你最好還是到衍生洞去，下三個月苦功，那時，你才能真正所向無敵。」

辣手青娥莊美美沒有再和沈中原動手，沈中原却在一楞一楞的望着辣手青娥莊美美。

沈中原真不敢想像這辣手青娥莊美美有多大的本事，自己這幾招師父精心參研出來的奇招絕學，竟然連她衣角都沾不上，豈不太那個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望着沈中原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話聲一冷道：「中原，我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沈中原根本沒有留心，怔了一下道：「你說什麼？」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到衍生洞去苦練三個月。」

沈中原搖頭道：「不去。」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那是你父親的意思，你不尊父命，可是不孝的大罪。」

沈中原拋開一切雜念，沉默了片刻，搖了搖頭道：「我們父子還沒有相見，其他的話，似乎還談不到。」

辣手青娥莊美美臉色一變道：「好，你要做個忤逆不孝之子，那我就不再姑息你了，來人，把他拿下送到衍生洞去。」

辣手青娥莊美美身後站立的四個彪形大漢，一聲吆喝，旋風般把沈中原圍在當中。

沈中原暗中吸了一口氣，力達四梢，準備迎頭痛擊。

辣手青娥莊美美冷笑一聲，道：「中原，你太不聽話了，只有給你吃點苦頭，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接着又叱喝道：「你們還不動手。」

那四個彪形大漢看來有如鐵塔一般，

行動之動作都是快速非常，辣手青娥莊美美話聲方落，四個人已是舉起四道刀光捲向沈中原。

沈中原冷笑了一聲，展開空手入白刃身手，迎了上去。

四大彪形大漢展開大開大放的刀勢，有如暴風狂風，着着追逼。

沈中原被辣手青娥莊美美說得甚不是味，更不相信那四個彪形大漢真能威脅到他，更有着一種和辣手青娥賭氣的心理，因此，並未取出兵刃對抗。

那知四大彪形大漢，刀法神妙無比，身形又出奇得快速，自己的出手居然趕不上他們的速度，而失去準頭，一上來就失了五次手，先機盡失，被迫得手忙脚亂，窮於應付，一時間竟然無法還手。

五個人就這樣打了將近四十招。沈中原已被逼得滿身大汗，衣服為之盡濕。

突然，座上起飛一條人影，穿過刀光，發出一指，點在沈中原「肩井穴」上。

沈中原的右臂一麻。就再也抬不起來了。

四道刀光一斂，一齊架落在他的肩頸上。

那出手點住沈中原穴道的人看來不過三十多歲，出手之快，却出乎沈中原意料之外。

那人冷喝一聲，道：「走，到『衍生洞』去。」

沈中原敗得實在有點不心服，但敗了却又是事實，暗嘆一聲，任由他們把他送到「衍生洞」。

「衍生洞」只是一座石洞，看不出有什麼奇特的地方，他們把沈中原向洞中一逼，關上厚達五寸以上的鋼門，就留下沈中原一個人了。

沈中原在未下山之前，平常師父和他對打喂招，他已經能夠從容應付，但還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成就。

下山之後，幾次出手，這才發現師父所授的絕學和自己的修為，非同等閒，因此，信心大增，豪情萬丈。

那裏知道，這時在辣手青娥莊美美手下，又落得這般灰頭土臉，不但打垮了他的信心，同時也使他糊裏糊塗的迷失了自己。

他先是自怨自艾的苦惱了自己一陣，接着漸漸冷靜下來，檢討了一番下山以來的種切。

想到氣惱之處，忘形的大喝一聲：「我就不相信，我會這樣不堪一擊。」同時，右手奮力一掌，擊在洞壁上。

他這一掌之力，可在洞壁上印了一個深約二三分的掌印。

沈中原望着那掌印忽然楞了一下，左掌連番擊上，掌掌落在洞壁上，掌掌的掌印也都在二三分之間。

沈中原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他明白了什麼？

原來，他平時的掌力，一掌之下，至少都要入石五六分之上。現在，他只剩了入石二三分的功力，分明自己的功力，已是大大的打了折扣，自然，水落船低，他的出手也就趕不上人家的快速刀法。

高手過招，一分快，一分勝，而手法之快，與內功修為又成正比例，這是相輔相成的至理，沈中原的敗，是敗在自己內力的削弱。

他的內力怎會削弱呢？自然是與那中毒有關了。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理由，只是當時沈中原沒有發覺自己的內力已經打了折扣，現在他一旦明白過了，心裏反而輕鬆起來了。他搖了一搖頭，苦笑一聲，自言自語道：「江湖鬼蜮技倆，防不勝防，這次又學了一次乖了。」

洞中就只他一個人，他也不再胡思亂想，他要對自己的身體確確實實的瞭解一番了。

雙目一閉，收起雜念，緩緩運起功來，他心神專注，立時進入了忘我之境。

黃衫老人內功心法，別具神妙，一陣運功下來，他已能控制體內不大過份嚴重的毒勢，將之逼於一隅，而增強了不少功力。

沈中原有自信，只要再有七天時光，他就能把那毒藥練化，排出體外，而不足為害了。

當他睜開眼睛時，忽然看見身旁多了一個侏儒，這侏儒不過三尺，却長着一顆大頭，和滿頭的白髮。

他是一個老年之人，來得無聲無息。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沈中原入定中未曾察覺，沈中原坐着的高度，正和那老儒侏差不多，於是他坐在地上沒有站起來。

那老侏儒盯着他望了半天，道：「你叫沈中原？」

沈中原道：「正是。」

那老侏儒問道：「你就是沈會主的兒子？」

沈中原道：「這個在下不清楚了。」

老侏儒一怔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會不清楚？」

沈中原道：「在下尚未與貴會主見面，因此不敢自以為是。」

那老侏儒道：「你倒是一個很守本份的孩子。」一副老氣橫秋的口吻。

過了片刻，那老侏儒又道：「老夫寸心子嚴獨異。」

沈中原抱了一抱拳道：「久仰！久仰！」事實上，他根本就沒聽說過寸心子其人。

寸心子嚴獨異點頭道：「你知道老夫就好，只要你相信老夫，老夫能在這三個月之中把你造成當代武林第一高手。」

沈中原面對着這等口氣狂大之人，真不知如何答話才好，只有笑了一笑。

寸心子嚴獨異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瓶子，向前一送道：「把這瓶藥喝下去，運功催化藥力，一個時辰後老夫再來看你。」

沈中原搖搖頭說道：「我不要吃什麼藥。」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不吃這藥，你來了如何在這裏待下去。」

沈中原道：「我也不要學什麼天下第一的武功。」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學不學武功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吃這藥，你在這洞中根本就活不下去。」

沈中原冷笑起來道：「那是在下自己的事，不勞老丈煩心。」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可知道這『衍生洞』的厲害？」

沈中原道：「我不想知道。」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別看這『衍生洞』無異狀，可是一到子午交替之時，嚴寒酷熱應時而生，你不吃此藥，到時辰你不被凍死，也會被熱死。」

沈中原道：「藥無好藥，在下寧願被凍死熱死，也不再上這當了。」

寸心子嚴獨異一笑道：「其實你巳上了當，不吃這藥更不行了。你可知道，你身體體內巳埋下了一個禍胎？」

沈中原冷笑一聲，說道：「你嚇不倒在下。」

寸心子嚴獨異道：「常言有道『不到黃河心不死』，你不聽老夫之言，那就讓你吃吃苦頭也好。」

無可奈何的收回藥瓶，轉身向一道洞壁走去，當他走到洞壁前，洞壁自動裂開一個縫隙，寸心子嚴獨異身子一幌，消失於縫隙之中。

沈中原乃是意志尊一的人，自發現自己功力減退之後，目前所想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功力很快恢復回來，雖說他巳把體內毒勢逼於一隅，但損失的功力，並未恢復，所以，別的事事物物他都懶得去想，眼簾一落，就調息起來。

黃衫老人的內功心法，別具神奇妙用，沈中原心意專一，又入了忘我之境。

這一次的時間用得很久，一睜開眼睛，又見到了寸心子嚴獨異。

寸心子嚴獨異含笑道：「昨晚過得很好？」

敢情，他這次調息，把一晚都度過去了，沈中原點頭道：「很好。」

寸心子嚴獨異神經兮兮的打量了沈中原一陣，道：「昨晚蝕骨奇寒和蒸人的酷熱，味道如何？」

沈中原道：「什麼奇寒酷熱，在下不知道呀！」

寸心子嚴獨異道：「此地乃地熱地風交接之點，每到午夜，寒熱交加，令人蝕骨消魂，九死一生，你會沒有感覺？」

沈中原一笑，說道：「在下確實一點感覺都沒有，也許昨晚陰風地熱都沒有出來。」

寸心子嚴獨異道：「這是不可能的，待老夫查查你的身體，便知究竟。」

伸手便搭上了沈中原腕脈，出手之快，叫沈中原都為之一震。

沈中原沒有避讓，却暗暗運足了眞元內力，掌握了反擊的契機。

寸心子嚴獨異五指搭在沈中原腕脈上，凝思了片刻，一皺眉道：「奇怪！你體內並無異狀。」

他五指一鬆，正要縮手的時候，忽然，沈中原五指一翻而出，反而扣住了寸心子嚴獨異的腕脈。

寸心子嚴獨異腕脈落入沈中原五指之中，嘴角方掀起一道了無懼意的輕笑，接着那笑紋一僵，再也笑不起來了。

原來，寸心子嚴獨異巳發現沈中原扣住他腕脈的指法，打經透脈，完全制住他反噬的能力。

他可眞的被制了，那裏還能够笑得起來。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憑你這等身手，怎會有能力在三個月之內將在下造成宇內第一高手。」

寸心子嚴獨異悻悻的道：「老夫只是一時大意，被你暗算，豈可因此認為老夫培育不出天下第一高手來？」

沈中原道：「一葉知秋，你有多少本事，這舉手一探，在下巳瞭然於心了，現在，在下放開你的手，咱們再試一試。」

他眞的放開了寸心子嚴獨異。

寸心子嚴獨異幌身退了七步。

沈中原道了一聲：「小心了。」身形一射而出，撲向寸心子嚴獨異，指影幻變間，又扣住了寸心子嚴獨異腕脈，冷笑一聲，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承認你比老夫高明．因此老夫更有自信助你成為天下第一高手。」

沈中原翻手點了他一處穴道，道：「在下只用一種奇奧手法，制住了你一處奇經……。」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不相信。」

沈中原道：「你自己氣行『天柱』『玉枕』兩穴，當知在下所言不假。」

寸心子嚴獨異行氣試了一試，臉色大變道：「看不出你年紀輕輕的，就如此心狠手辣。」

沈中原面色一正，說道：「在下並無害人之心，目的只在保護自己，只要你不傷害在下，你也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如果在下遭到了什麼不測之事，那你只有認命了。」

寸心子嚴獨異輕嘆一聲，道：「你很聰明。」

沈中原道：「在下要是聰明就不會上當了，不過上過一次當之後，在下不會糊塗得再像瞎子一樣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看出了什麼蹊蹺？」

沈中原道：「你說這裏是陰風酷熱地氣交會之點，而在下毫無所覺，你說這豈不奇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也許……。」

沈中原一笑道：「不要胡扯下去了，你想陰風酷熱地氣交會之事，乃是自然之偉大現象，在下凡人，豈有不覺之理，其中分明不實，你說是不是？」

寸心子嚴獨異聽了鎖着眉梢，悶聲不響。

沈中原道：「你不說在下也知道，在下體內被你們暗中下了某種毒物，毒物的反應，於是成了你們唬人的口實。」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到底中了暗算沒有？」

沈中原點頭道：「有。」

寸心子嚴獨異道：「這就怪了。」

沈中原道：「是不是有兩種毒藥？」

寸心子嚴獨異道：「是的，一種是毒香，一種是毒丸。」

沈中原道：「幸好在下沒有服食那藥丸。」

寸心子嚴獨異道：「那你也應該有奇寒蝕骨的感覺。」

沈中原道：「在下正好昨日來後巳將那毒香之毒制住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這就是了。」

沈中原道：「你們打算怎樣把在下造成第一高手？」

寸心子嚴獨異道：「用老夫研製而成的奇藥，培養你成為天下第一高手。」

沈中原道：「那也要在下聽命，才能對你們有帮助。」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自然有辦法要你聽命於我。」

沈中原一笑道：「你現在還有沒有辦法？」

寸心子嚴獨異搖了一搖頭道：「一步之錯，全盤皆輸。」

沈中原道：「他們並不知道在下沒有服用那藥丸，如果出了差錯，那完全是你的責任。」

寸心子嚴獨異苦笑一聲，道：「那也是沒有辦法之事。」

沈中原道：「你想一想，他們可能如何對付你？」

寸心子嚴獨異道：「他們大不了把老夫關於這地下洞府之內，永不放老夫出去罷了。老夫對他們還很有用處，料他們也不敢置老夫於死地。」

沈中原一笑道：「你別忘了，還有在下控制了你的生死。」

寸心子嚴獨異道：「我們可以談一談互惠的條件。」

沈中原說道：「在下解開你被制的穴道。」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指點你脫困方法。」

沈中原道：「在下還要幾份那毒香毒丸的解藥。」

寸心子嚴獨異道：「可以。」

沈中原道：「看來你倒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本來就不是為非作惡之人。」

沈中原道：「那你為什麼不自振作逃出他們的掌握？」

寸心子嚴獨異說道：「光想有什麼用呢。」

沈中原道：「結論是怕死。」

寸心子嚴獨異道：「好死不如惡活，難道你不怕死？」

沈中原點頭道：「怕！可是該死的時候，在下絕不苟活。」

寸心子嚴獨異道：「什麼叫該死的時候？」

沈中原道：「活着對自己無趣，對別人有害的時候。」

寸心子嚴獨異怔了一怔，又訕訕的笑了一笑，道：「這個道理很深奧，老夫聽不懂。」

他是眞的聽不懂嗎？未必！只是裝糊塗罷了。

裝糊塗是不願深談的表示，不願深談的背後，一定有他的理由，這是個人的處境。

沈中原苦笑了一聲，說道：「好，我們言歸正傳吧，你有什麼辦法相助在下脫困？」

寸心子嚴獨異道：「在這『衍生洞』之內，老夫一切都可作主，離了此洞，老夫就不能作主了。」

沈中原一笑道：「出不了洞，你這算是帮什麼忙？」

寸心子嚴獨異道：「帮你脫困，自然是把你送出洞去。」

沈中原道：「那就請快說吧。」

寸心子嚴獨異道：「凡進得此洞之人，欲再見天日，只有二條路，一條是死着出去，一條是學成之後英雄式的出去。」

沈中原道：「廢話。」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看破了老夫的行藏，不吃老夫的藥物，老夫也無法把你造成天下第一高手，活着出去的路，當然行不通。」

沈中原劍眉倒豎，冷笑一聲，道：「你是要在下死着出去……。」

寸心子嚴獨異截口道：「死有眞死與假死之別，老夫所謂的『死』是假死，老夫可以把你做成假死，把你送出去。」

沈中原道：「如何假死法？」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有一種藥物，服用之後如同眞死，但三天之後藥性自退，你便可以大夢般醒來。」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這個法子不好。」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怕上當？」

沈中原道：「難道不該有此顧慮？」

寸心子嚴獨異道：「那你是不信任老夫了。」

沈中原笑了一笑道：「在下有信任你的理由麼？」

當然沒有，現在完全是互相威脅的形勢。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該相信老夫才對，老夫是自願帮你出困的，你別以為老夫是受了你的威脅。」

沈中原一怔之下，寸心子嚴獨異笑了一笑，接着又道：「你那威脅老夫的手法，完全是唬人的，你道老夫連這點點花樣都分別不出來，老夫這一輩子研究工夫豈非白費了。」

沈中原只有點點頭，說道：「你確實有眞才實學，把在下的這種手法也給識破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年紀輕輕的，能暗中存此仁念，實為難能可貴，所以老夫很是欣賞你，你只要眞向老夫下了毒手，老夫這大一把年紀了，豈有拚不過你美景在望的年輕人之理。」

沈中原確實沒有眞的向他下毒手，這只能證明寸心子嚴獨異實非等閒人物，他是否眞心帮助自己？抑或別有用心？那就不敢妄斷了。

沈中原猶豫起來了，血性的衝動，可以交到血性的朋友，但也最容易把自己送入萬刼不復的絕地。

寸心子嚴獨異的話聲又傳入沈中原耳中道：「同時，你整個的人，就是一個謎，如說你眞是少會主，會主便不該把你送到『衍生洞』來，但就老夫對你的研判，你却實實在在是少會主，這就叫老夫忍不住想進一步研究你了。」

沈中原道：「是眞少會主為什麼不該來？」

寸心子嚴獨異道：「不錯，在在『衍生洞』可以被造成天下第一高手，但那時候你却是一個沒有自己意志的行屍走肉了。你說，你該來麼？」

沈中原暗暗吃了一驚，道：「你造就過多少這種高手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不多，只有十二個，但都不理想，也不是絕世高手，不過，他們只知殺人，不知自顧，可也非常難以對付。」

沈中原心中一動，想起了孟老太太祖孫，心急地的道：「有一長一小兩位女性，可曾也來了『衍生洞』？」

寸心子嚴獨異道：「沒有，老夫每次只能夠照顧一個人，我這裏是一個一個的來。」

沈中原道：「有失敗的沒有？」

寸心子嚴獨異道：「當然有，而且，成功的人只有十之一二，所以老夫才能安排你裝死出去……。」

話聲頓了一頓，又笑了一笑，接着道：「如果你有什麼企圖，假死出去，更容易進行了。」

寸心子嚴獨異的話，說得沈中原三心二意起來。沉思了半天，訕訕地道：「在下原已練有龜息大法，不知……」不耶用寸心子的藥，要用自己的龜息大法，明明是不敢過份相信的表示。所以說來頗有抱歉之意。

寸心子嚴獨異却不見怪，大笑一聲道：「這樣更好了，你等一等，老夫馬上就回來。」

寸心子嚴獨異轉身走了。

沈中原沒有等多久，寸心子嚴獨異提來一隻小口袋，袋子裏面盡是大瓶小瓶的藥物。把用途一一告訴了沈中原，又叫沈中原一一貼身藏好。留下一瓶藥水，告訴沈中原道：「老夫這瓶藥水塗抹在身上，皮膚當時腐爛，發出一種使人不敢接近的惡臭，加上你的衍息大法，就可以過關出府了，當然，老夫另有解藥，塗在身上立時就好，而且也不損你原來的容貌，這一點你儘可放心。」

眼睛望着沈中原，只等沈中原點頭。

沈中原一咬牙，點頭道：「好，就這樣辦。」

寸心子嚴獨異沒有騙他，當沈中原收起龜息大法時，他已被拋棄在一道白骨纍纍的山谷裏。

一陣奇臭之氣，冲得他幾乎昏死過去，只有閉着氣，趕忙塗上解藥，說也眞神，解藥塗上之後，不但奇臭立消，而且皮膚上的腐腫也馬上復原，光平如昔，一點無傷。

寸心子嚴獨異這人實在太怪了，令人有着猜不透的懷念。

寸心子嚴獨異設想得很週詳，還給了他一張人皮面具，沈中原只要戴上人皮面具，誰都不知道他是沈中原了。

雙龍會在三湘地面上正式打出了旗號，各地建立了分支堂舵。

總壇由洪江遷到了衡山，而且表現得一點不神秘，他是敞開大門招賢納士，一派大門大派的作風。

沈中原默默中進行，對雙龍會有了相當的認識，當然，他認識得越多，搖頭嘆惜也越深越長。

一句話：「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雙龍會的會主行踪非常神秘，難以捉摸，沈中原費盡了心機，就是找不到他們的。

不管沈中原心中怎樣排拒立竿見影沈大鵬是他父親的事實，但這到底是一道揮抹不去的陰影，不把這件事情澄清，沈中原又怎能自己安慰自己。

所以，沈中原非找到立竿見影沈大鵬見上一面不可。

沈中原想找立竿見影沈大鵬的意圖雖然沒有掛在口中，但他的舉止却無法不引起雙龍會中人注意。

這天，他在衡陽城外一家小飯店叫了酒菜，正要吃用的時候，忽然眼睛一直，一雙劍眉也跟着跳動起來。

原來，門口正走進一人，這個人正是他念念難忘的小調皮小倩。

小倩臉上帶着微笑，步履輕快，口中還哼哼唧唧的唱着小曲，看她那樣子過得一定非常稱心愉快。

小倩又挑中了沈中原一人獨霸的桌子，輕快的坐在沈中原對面，擠着眉毛笑道：「對不起，要擠擠你大哥了。」

又笑又有禮，從前的野性不知那裏去了。

沈中原暗地好笑，却板起面孔道：「不行，我們男女有別，豈可同桌共食。」

小倩一聽沈中原話聲好熟，鳳目一怔，望了沈中原好半天皺了一皺眉頭道：「怪了。」

要知沈中原容貌全變，又故意改變了口音，故小倩雖然聽起來好熟，却又不是那個味道。

沈中原冷然道：「有什麼可怪的，你難道不知男女授受不親之理。」

小倩上下又打量了沈中原一陣，又沉吟了半天，道：「奇怪！奇怪！」

這下沈中原也覺得奇怪了，他開始發現自己的逗趣根本沒有引起小倩的注意。

小倩自語了一陣忽然笑道：「你這個人很有意思，我請你喝酒。」

喝酒當然是假的，摸他的底才是眞的哩。

沈中原不覺一笑道：「小鬼，你的心事我完全知道，你的酒不敢領教。」一不留心，把自己的本腔本調完全搬出來了。

小倩一愣，輕聲道：「我知道你是誰了，跟小妹走吧。」

沈中原道：「爲什麼跟你去？」

「別裝模作樣了，你還嫩得很哩！」

伸手掏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右手一翻，抓住沈中原向外面就走。

沈中原原本不是善於逗趣的人，雖然還沒有塡飽肚子，也只有跟着小倩走了出去。

小倩把沈中原拉到僻靜之後，一笑道：「沈大哥，人家找你都快急死了，你還好意思逗人。」

沈中原笑道：「我看你一臉輕快歡暢的樣子，想你們一定過得很好，所以想逗逗你。奶奶呢？她在那裏？」

小倩道：「她很好，惦着你啦！……你怎樣打扮成這個樣子，難看死了，快把人皮面具取掉。」

沈中原搖手道：「取不得，一恢復本來面目，痲煩就來了。」

小倩眨着眼睛道：「爲什麼？」

沈中原說道：「見了奶奶，慢慢再說

吧。」

小倩撒嬌地道：「不，我一定要先知道。」

沈中原說道：「那麼我們就邊走邊談吧。」

沈中原說完自己經過，兩人已到了一座農舍之前，小倩在門外嚷着把孟老太太叫出來了。

農舍之內，就只住了他們祖孫兩人，顯然，他們把原主人請走了。

一陣交談之下，沈中原這才知道那天爲什麼一轉眼就不見了她們的原因。

那天，孟老太太與小倩原是緊跟在沈中原身後，忽然一陣異香撲入鼻中，兩人一陣迷糊，就跟着雙鈎無常到了另一處石洞。

這時，雙鈎無常便游說他們，要他們加入雙龍會，孟老太太當然不答應，於是雙鈎無常便催動他們體內之毒折磨他們，這樣折騰到晚上，忽然進來一個蒙面人，把雙鈎無常斃於掌下，救着他們出了那山谷，後來那幪面人給他們服了解藥，她們就住在這農莊裏等沈中原了。

小倩笑道：「那幪面伯伯很好，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哩！只有一點不好，他就是不以眞面目見人。」

孟老太太問道：「中原，我們現在又相聚了，你準備採取什麼行動？」

沈中原道：「我想見一見雙龍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

孟老太太道：「照你經歷看來，你的判斷果然不錯，他恐怕不是你的父親。」

沈中原道：「可是辣手青娥親口說，他就是中原父親，中原想其中必有文章，所以中原一定要找到他，弄個清楚明白。只是中原就是找不到他。」

孟老太太道：「他這是故示神秘，以增聲威。」

小倩一笑道：「我能找到他。」

孟老太太疑訝地道：「你眞的能找到他？」

小倩道：「奶奶，幪面伯伯好像對雙龍會的事情什麼都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請教請教他。」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對，這是一條路。」

沈中原問道：「什麼地方可以見到他呢？」

孟老太太道：「這就很難說，他常來，可是不一定什麼時候來，我們却是找不到他。」

好容易，等了七天，那幪面人來了。

沈中原可以肯定的說，這個幪面人絕不是他遇見的那個幪面人。

這個幪面人自稱姓吳，小倩稱他伯伯，沈中原也只有跟着小倩叫他吳伯伯。

吳伯伯一點頭就答應了他們的請求，而且約定三天後回信。

三天後，果然帶來了好消息，雙龍會主將在某日某行館出現。經過研商之後，決定由沈中原獨自一人跟隨吳伯伯前往，孟老太太和小倩留在農舍裏。

沈中原一路上發現這位吳伯伯功力極爲高深，可以說是他下山以來，所見最高的人。

吳伯伯不是一個健談的人，沈中原也沒有助談的技巧，二人一路走了二天，沒有好好的作過一次深談。

到了塔山，吳伯伯忽然道：「今晚你就可以見到敝會主了。」

沈中原好不高興，晚飯飽餐後又調息了一陣，這才隨着吳伯伯悄悄地來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座背山面水的莊子，一座平平凡凡，外表一點不打眼的莊子。

吳伯伯解說了一遍，拍了一拍沈中原肩頭道：「小心，冷靜！」便隱於暗影之中走了。

未進入莊院之前，沈中原已能察覺出莊院內外四週戒備森嚴，殺氣騰騰，罩住了整個莊子。

沈中原雖然已經得到吳伯伯詳盡的指教，還是不敢大意，一路屏息輕身而行，緩緩向立竿見影沈大鵬的臥室接近。

好不容易到了沈大鵬臥室窗外，只見立竿見影沈大鵬正在燈前觀書。

只能看到他的側影，而看不到他的全貌，實在無法分辨他是不是自己父親。

守了半天，才見立竿見影沈大鵬放下書本站了起來。這時他整個的面貌都出現在沈中原眼前。

雖然隔了十幾年，那張臉和沈中原記憶中的臉，並無太大的變化，實在就是他的父親沈瑞。

沈中原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氣得大叫了一聲：「啊！」

房內立竿見影沈大鵬非常鎮定，只向窗外望了一望，但窗外却突然出現四條人影撲向沈中原。

沈中原一時失口驚動了大家，心中又激動得拿不定主意，微微一怔之下，只見房內的父親向窗外撲向他的人一揮手道：「你們退回去。」

那四條人影，一閃又隱回黑暗之中。

立竿見影沈大鵬隔着窗口，望着一臉驚愕未褪的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少俠冒險犯難而來，必有重要之事，何不進來一談。」

聽他和平的語氣，沈中原的心氣略爲平息了一下，一揚頭，「旱地拔葱」，穿窗而入，立在沈大鵬面前，人却是[illegible]語不發。

立竿見影沈大鵬打量了沈中原一陣，道：「你戴了人皮面具。取下來！」

沈中原不由自主的取下了人皮面具，他心中雖然不願意，可是，另一種力量令

下期預告

(巨型小說)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虎天尊」

龍乘風・著

他無法反抗。

立竿見影沈大鵬望着沈中原震了一下，道：「報上姓名來。」

沈中原冷冷的道：「沈中原。」

立竿見影沈大鵬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你眞是中原。」

沈中原心中的懊喪抵不住親情的呼號，不由得悲從中來，叫了一聲：「爸爸！」拜倒在地上。

立竿見影沈大鵬伸手拉起沈中原，也是不勝唏吁地說道：「我們父子總算見面了。」

沈中原有一肚子的話要說，這時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是恨，也是關心，他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立竿見影沈大鵬等了半天不見沈中原說話，只得又道：「聽說你學了一身奇高的本事，不知你師父是武林中的那一位奇人？」

沈中原機械似地道：「黃衫老人。」

立竿見影沈大鵬驚喜地道：「你師父是黃衫老人！」

沈中原道：「是。」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學了一身本事回來，心中有何打算？」

沈中原道：「不知道。」

立竿見影沈大鵬怔了一怔，道：「中原，你心中好像有什麼事。」

沈中原道：「是。」還是那樣冷落。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心中到底有什麼事，不要悶在心裏，儘可說出來。」

沈中原長長的嘆了一聲，道：「爸爸，你老人家是不是不願意見到孩兒？」

立竿見影沈大鵬臉色一變道：「中原，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

沈中原道：「孩兒說的是事實。」

立竿見影沈大鵬反問道：「有什麼事實。」

沈中原道：「孩兒前次到了衡山，你老人家避不見面，却把孩兒逼進了『衍生洞』，進入『衍生洞』的結果將會如何，你老人家當然比孩兒更清楚吧。」

立竿見影沈大鵬楞了一下，沒有再說什麼，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沈中原道：「『衍生洞』一行，早日的沈中原已經死了，孩兒不孝。就此拜別你老人家。」身形一起，人已拜了下去。

立竿見影沈大鵬伸手擋住沈中原道：「且慢，爲父有話要說。」

沈中原還是拜了一拜，起立之後，也沒有離開，父子之情，他不能過份決絕。

立竿見影沈大鵬沉聲一嘆道：「孩子，你好像對爲父有很深的成見。」

沈中原低頭不語。

立竿見影沈大鵬眉毛一豎，沉聲道：「你可知道你母親是怎樣死的？」

沈中原大震吃驚問道：「她是怎樣死的？」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字一痛地道：「她是被人欺負之後，嚼舌自絕而亡。」

沈中原全身猛然大震道：「誰？那人是誰？」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說來你也該知道，就是許大爺的兒子許武，爲父當年在朗林一向就受他們父子的欺負。」

沈中原大叫一聲道：「好，孩兒這就去找他要回公道去。」

立竿見影沈大鵬冷笑一聲，道：「爲父還能讓他們活到今天麼？」

沈中原恨恨的一頓脚道：「該死的東西。」

立竿見影沈大鵬回憶往事，恨恨不絕的又道：「爲父爲了你娘的死事，曾經找上許武的師門，請他師門出面主持正義，他師門不但不出面主持正義，反而倒咬爲父一口，說爲父血口噴人，將爲父打得氣絕當場，然後棄屍荒郊。」

沈中原大急問道：「你老人家沒有事麼？」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笑道：「當然沒有事，要有事還能活到現在，也是爲父命不該絕，原來爲父並未眞的完全絕氣，他未能細察，還以爲爲父已死，眞是爲父不幸之中的大幸。」

沈中原聽了父親一番敍述之後，心情漸漸平息，接着問道：「後來你老人家又怎樣遇上了繼母的呢？」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臉肅然道：「你繼母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也是我們沈氏門中的大恩人，要不是她發現爲父未死，救了回去，爲父也活不到現在，要不是她指導爲父武功，爲父也永遠報不了仇，更不要談今天的事業了。」

沈中原口齒欲動，喉中叫了一聲「爹」，却忍住沒有發出聲來，接着嘆了一口氣，再次站起身道：「孩兒想告辭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失望地道：「你還要走？」

沈中原道：「孟姥姥對孩兒關愛倍至，孩兒不能對他們沒有交待，就此一走而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微微一笑道：「你不用去找她們了，爲父已經替你把她們接來了。」

沈中原一怔道：「爹，您……。」

立竿見影沈大鵬截口道：「她們以後就是你的左右護衛。」

沈中原大惑不解，愕然道：「孩兒的護衛？」

立竿見影沈大鵬點了一點頭，加重語氣道：「不錯，她們以後就是你的貼身護衛，至於你的事情，爲父慢慢替你安排，目前，你還是維持你現在的身份，你現在不是叫朱一峯麼，暫時你就叫朱一峯好了。」一切都替沈中原安排好了，照平時說．這應該是一種關愛，可是這時沈中原的感受却不是這樣的，而大有不由分說的意味。

沈中原心中極是不快樂，眉頭一皺。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有什麼話想說？」

沈中原雖然認了父親，但十幾年的隔絕，又在心有成見之下相見，實不知如何應對，因此，想說的話兒也說不出來，暗嘆一聲，搖頭道：「沒有。」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我們父子要談的話實在太多，一時也談不完，爲父也正好有事，改天暢談也好。」

接着，向外呼喝了一聲道：「傳賈莊主。」

外面一聲應諾，接着一陣脚步傳來，門外便有人大聲道：「賈維善到。」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進來。」

賈莊主年紀不大，只有三十多歲，一副老成持重的樣子，唯唯愼愼的躬身道：「會主有何吩咐？」

立竿見影沈大鵬指着沈中原道：「朱少俠是本座貴賓，你要好好欵待他，不得有誤。」

賈維善恭恭敬敬的應了聲：「是。」

立竿見影沈大鵬揮手道：「送朱少俠去休息吧。」

賈維善躬身向沈中原一禮道：「少俠請！」

沈中原到達貴賓室，果然孟老太太和小倩早巳眼巴巴的在等着他了。

沈中原想起她們現在的身份，不由雜念紛紜，疑念重重，因此表現出來的是悶悶不樂。

小倩見了沈中原這般情況，可就有點忍受不了，嚷道：「沈大哥，你這是怎樣了呢？」

沈中原冷冷的說道：「我現在是朱一峯。」

小倩道：「管你是誰，他到底是不是你父親，你也該說句話呀！」

沈中原道：「你們早就心裏有數，何必多問。」

小倩嚷道：「誰心裏有數，有什麼數？」看她的樣子，不像是瞞着沈中原的。

沈中原道：「你眞的不知道，他就是我父親？」

小倩道：「誰知道誰就是……。」

孟老太太笑喝道：「死丫頭，你要罵你奶奶是不是？」

小倩笑道：「奶奶早就說過，他是你父親，你還不相信哩！」

孟老太太道：「老身在你之前，也和令尊見過一次面，也答應過令尊好好照顧你，令尊可是提到過此事？」

沈中原道：「沒有，他只說今後你老……就是我的護衛，……。」

小倩一翹鼻尖，嗤笑一聲，道：「臭美，誰是你的護衛！」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令尊很看得起我們祖孫。」

沈中原問道：「你們已經加入了雙龍會？」

孟老太太道：「還沒有。」

沈中原道：「那是說有此可能。」

孟老太太道：「是的。」

沈中原頓足一嘆道：「唉！你老也眞是。」

孟老太太笑笑地道：「我看令尊還不像是個大壞人。」

沈中原搖搖頭道：「我看他是變了，不是從前那樣實實在在的人了。」

孟老太太挑着眉梢道：「你們談得不愉快？」

沈中原道：「我們都沒有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談得很不自然。」

孟老太太道：「闊別十五年，雖是父子之情，也要慢慢培養恢復。」

沈中原又說道：「他還要我自稱朱一峯。」

孟老太太道：「也許有他的理由。」

小倩叫道：「豈有此理。」

孟老太太道：「那你有何打算？」

沈中原道：「我還打不定主意。」

孟老太太點頭道：「對！你要多想，多看！想個明白，看個清楚，才不會做錯決定。」

沈中原長嘆一聲，道：「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話聲中忽然一頓，冒出一句話道：「你們所中的毒，眞的解除了麼？」

孟老太太道：「眞的解除了，你以爲我們是受了你父親的控制？」

沈中原道：「那你們留下來……。」

孟老太太道：「你左右總不能沒有可以商量的人。」

她們明明是爲了他才留下來，這份雲天情誼叫沈中原好不感激，當時眼睛都熱了，叫了一聲：「奶奶……。」

孟老太太截口道：「你不要說什麼了，奶奶只要你明辨是非就不枉奶奶這次再出江湖之行了。」

沈中原正色道：「中原知道。」

孟老太太點頭道：「好，我們今晚也該休息了。」

第二天，沈中原一早起來，正要出門去見立竿見影沈大鵬，正好遇見賈維善，賈維善道：「會主一清早就走了，留有手諭一封，請少俠過目。」

封套是密封的，沈中原謝了賈莊主，轉回屋內，打開信函，信內只簡簡單單的要他留在這裏，暫莫離開，其他的話，沒有多說一句。

沈中原心中大爲反感，冷笑了一聲，把信箋扔在地上。

人影一閃，小倩跑出來了，拾起信箋，笑道：「朱大哥，又有什麼事情叫你生氣了。」

沈中原道：「你看就知道。」

小倩倒也眞的懂得文墨，看了一眼，道：「沒有什麼呀！令尊只是告訴你他走了而巳。」

沈中原道：「昨晚他就沒說要離開的事。」

小倩道：「現在他不是告訴你了，有什麼氣可生的。」

沈中原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懂得。」

小倩道：「我有什麼不懂，白紙黑字，我都認識，寫得明明白白，……。」

孟老太太聞聲從房內走出，截口道：「小倩，你確實不懂。」

小倩不服氣地叫了一聲：「奶奶……你……。」

孟老太太搖手道：「這表示沈會主把父子之情看得甚是輕薄，把你沈大哥當作外人一樣看待。」

沈中原悻悻地道：「他昨晚就該明說才對。」

孟老太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令尊身爲會主，會主有會主的處境，他這樣做也許有他的理由，倒不可自以爲是。」

小倩叫道：「奶奶，你爲什麼前面一個說法，後面一個說法，前言不對後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孟老太太道：「奶奶前面說的是『情』，後面說的是『理』，是兩種看法。」

沈中原一嘆道：「奶奶，中原好像變得特別神經了。」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關心則亂，這表示你在情緒平衡方面，還要多多下工夫。」

這是一片好意，也包含了孟老太太的一片苦心，她不能挑撥他們父子的感情，却又害怕沈中原變爲沈大鵬的左右手，那時整個武林就不堪設想了。

沈中原不是糊塗人，當然也明白孟老太太的心意，可是他能說什麼呢？任何話這時說來似乎有多餘和不實在之感。

沈中原經過孟老太太一番開導之後，心情確實平靜了不少，因此很能定下心來等待立竿見影沈大鵬的後命。

大約只等了六天左右，時間已經過了二鼓，沈中原等都已就寢，賈維善忽然叩門進來道：「會主已經回來了，立等朱少俠與孟老前輩祖孫前往相見。」

沈中原等一行三人隨着賈維善前往與立竿見影沈大鵬相見，賈維善却帶着他們走出了莊外。

小倩可心裏存不得一絲一毫疑念，直言便道：「賈大莊主，你要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賈維善道：「你們去了就知道。」

孟老太太一笑道：「小倩走吧，少囉嗦。」

走了一程，轉入山林之中，又走了約個多時辰，到了一處山岩之上，岩上四週插了不少火炬，照得全岩一片通明，岩前擺了一張香案，香案上掛了一幅神像，神像前擺列着一排三牲祭品。

香案一旁設了二張太師椅，椅上正坐着立竿見影沈大鵬與辣手青娥莊美美。

此外，兩旁站滿了高高矮矮各式形形色色的人物，當然，這些人物都是雙龍會有頭有臉的人物，否則站在這裏的資格都沒有。

開香堂！

孟老太太見得多了，悄悄的告訴了沈中原和小倩，這是一件大事，稍一失愼，便招大忌。

到了山岩之前，另有執事之人，把他們帶到一旁。

少頃，只聽提調大聲喧呼道：「會主認子團圓。」立時激起了一片的掌聲。

執事人員走過去，向沈中原行了一禮，道：「請少俠向前拜見令尊令堂。」

父親就是父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沈中原沒有任何猶豫，大步而出，走到父親面前。

這時提調又喧呼道：「少主行大禮叩見雙親。」

雙親當然包括辣手青娥莊美美在內，沈中原雖然對辣手青娥莊美美沒有好感，可是在這種打着鴨子上架的情形下，他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暗中一咬牙關，雙膝一屈，向前行了大禮：「孩兒叩見兩位老人家。」

這時又掀起了一片掌聲，响澈了半爿天。

立竿見影沈大鵬與辣手青娥莊美美受完禮之後，辣手青娥莊美美給了他一個又大又厚的紅包做見面禮。

當然，沈中原不能不收，但他收過之後，看也不看的便揣在懷中。

沈中原原本戴着人皮面具，這時立竿見影沈大鵬要沈中原取下人皮面具，向大家宣稱道：「小兒中原學成歸來，以後還望各位多多相助。」

大家又是一陣掌聲，掌聲中沈中原被引見了會主十幾位重要人物。

這場父子相認的安排，可把沈中原推上了老虎背上。

只看得孟老太太不但皺眉不止，而且也驚悸不已，立竿見影沈大鵬的這一招，看似順情順理，其實却陰險惡毒之至，經此一來，你沈中原心中縱有不滿，也只有自己不滿，而無法走相反的道路了。

接着，開香堂。

會主副會主併立香案之前上香敬禮之後，站立一旁。

提調接着宣佈道：「歸入門下，叩見祖師爺。」

接下來是一連串非常繁複的儀式，沈中原都在無法拒絕的情形之下一一的完成了。

儀式完成之後，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哈哈一笑，向大家宣佈道：「犬子中原，蒙祖師爺恩典收留入會，本座後繼有人，本會前程遠大，本座就此宣佈，沈中原爲本會少會主。」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話聲一落，歡聲雷動，擁上四五個人把沈中原抬了起來。

羣情一陣激揚之後，漸漸地平息了下來。

會主副會主座位之旁有了一席沈中原的座位，這是全塲僅有的三張座椅。

這時，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面容一肅道：「帶孟氏祖孫。」

一個「請」字都沒有，沈中原暗暗一皺眉頭，心中好不爲難。

孟老太太帶着小倩走上前來了，她倒沒有什麼，臉上仍然保持着一片寧靜，可是小倩就有點不同了，她年紀小，不知輕重，可就把一肚子不高興的都放在臉上。

孟老太太抱了一下雙拳，道：「老婆子見過沈會主。」

小倩可就沒有行禮了。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肅的道：「孟老婆子，你可知罪？」

孟老太太臉色一變道：「我老婆子有什麼罪？」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笑一聲道：「你心裏打的鬼主意，你道本座不知道麼，哼！你是自己招來呢？還是要嘗嘗本會的大刑。」

沈中原再也不能不說話了，身子一立，站了起來，叫了一聲道：「爹，孟奶奶對孩兒愛護備至，她老人家絕無壞心。」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聲道：「中原，你現在是本會少會主，應該公私分明，須知她的對你好，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只是伺機破壞本會，與本會爲敵。」

不要立竿見影沈大鵬說，沈中原也知道孟老太太，絕不會是雙龍會的朋友，而自己又何嘗不是別有用心。

沈中原下山不久，還缺乏磨練，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作進一步的解釋了，因此，未免一怔，納納說不出話來了。

小倩的反應可就立時產生了，冷笑一聲，道：「現在貴爲少會主，自然什麼都不同了。」

沈中原逼得叫了一聲：「小倩，你……。」他曉得小倩的脾氣了，又能說她什麼呢，話到口邊，只有收回去了。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陰與陸平勾結，邀集不滿本會之人，專與本會爲敵，可有此事？」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不否認。」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又道：「你既與本會爲敵，又私結本會少會主，其用心何在，可想而知。」

孟老太太一笑道：「這是朝壞的方面想，能不能朝好的方面想呢？」

沈中原抓住機會，叫道：「爹，聽她說下去。」

孟老太太接着道：「可不可以說成我老婆子想利用你們少會主的關係，攀龍附鳳，走一番老運？」

立竿見影沈大鵬哈哈一笑道：「說得好，她說得很好聽，可惜，你老太婆是什麼變的，武林中已成定論，你這些話只能騙騙別人，想在本座面前打馬虎眼，你可算錯了命哩！」

孟老太太笑了笑道：「不知你還否記得，前幾天你對老婆子說了些什麼話？」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本座說的那些話，就是要穩住你等到今天。」

孟老太太一笑道：「你自己言而無信，難怪你也認爲別人想你一樣了，好吧，你打算怎樣老身接着就是。」

立竿見影沈大鵬態度忽然緩和下來，森森一笑道：「這樣說來，本座倒不能不信你的話了。你可眞心誠意投入本會？」

孟老太太答道：「老身有此想法。」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可知道加入本會可有一個規矩？」

孟老太太道：「請道其詳。」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本座一旦將入會規矩說出，你如反悔不遵守，可要受極嚴厲之制裁。」

反正是一個不了之局，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你說吧。」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本會成員，上下一體都是子弟兵，不是親屬關係，就是師徒之情，手足之義，你要加入本會，亦不能例外，這樣吧，你與本會萬老護法，做一對老年夫妻吧。」

孟老太太能答應麼，分明是故意羞辱孟老太太。

沈中原眼看着自己父親竟然變得這樣惡毒沒有人性，一時忍耐不住，大叫一聲，道：「爹，孩兒一向尊孟奶奶爲奶奶，是則孟奶奶巳是孩子的親長，應與會規相符了。請……。」

立竿見影沈大鵬大喝一聲道：「快住口……。」

沈中原昂揚地道：「不……。」

孟老太太截口喝道：「中原，不可有失人倫大道，倩兒，我們走。」

說話中，她巳伸手抓住小倩手臂，用力一掄，把小倩扔了出去。

小倩與孟老太太在這方面早有默契，小倩身子被扔出去之後，在半空之中一弓一彈，已向山下射了下去。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簡直無法阻擋地就讓小倩脫了身。

孟老太太扔走小倩之後，忽然，面對沈中原道：「好好照顧小倩。」

話聲出口，人也沖天而起，他的身子是直沖而上，當然，誰都會以爲她是尾隨小倩而去。

沈中原却也不顧一切的取出腰間軟劍在手，大喝一聲道：「讓我離開，誰也不准出手阻攔。」

他是橫了心，誰要出手，他就先對付了誰再說。

可是，孟老太太的身子到半空之後，並沒有折向小倩的去向，而一式「蒼龍入海」，投向了懸崖之下。

沈中原驚叫一聲，一切都遲了，就是他想阻止她，也力不從心，無可奈何也。

孟老太太看得很清楚，立竿見影沈大鵬既然擺出了這樣儀式，顯然是有了極週密的安排，非把她自己整得生死皆難不可，縱有沈中原在場，他們也必早想到了這一點，而設下了種種手段，以防止沈中原的干預阻攔。

孟老太太一上來就看出了情形不對，也暗暗打定了主意，與其使沈中原爲難，倒不如更深深的刺激沈中原一下，而作了投向懸崖之下的自殺選擇。

沈中原這時眞是大號如雷，心痛如裂，口中一聲：「奶奶……。」人也長身向懸外撲去……。

他人已撲出了崖外，身後却射出一蓬黑影，把他搶入岩外的身子裏個正着，同時，黑影中飄出一股異香，沈中原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雙龍會的名號正式在江湖上出現了。

雙龍會的少會主就是沈中原。



龍乘風

精心傑作

雪刀浪子故事

「雪刀浪子」故事全部情節充滿懸疑性，書中人物個個有爆炸性的刻劃描寫，打鬥場面鬼哭神嚎，佈局詭異，令你咋舌，過程驚險，不可錯過。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機構

精選俠義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風塵俠隱記

貫虱會雙煞　神脉降羣兇

月之卅，是月底也是年底。

天色似同反扣了一只鐵鍋那樣，黑得沉重。

反常的，地上一片白，白得耀眼！

朔風似刀，捲動着掌巴大的鵝毛雪花，俗語有云：「下雪不冷融雪冷」，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這朔風實在够人受，尤其是，對乏食少衣者來說，當然，有些人圍爐擁裘，看看雪景，作幾首瑞雪六出，以兆豐年的「佳詩」，但是，有更多的可憐人，對着這朔風暴雪，皺緊了眉頭，或者，已步入了雪地寒獄，等待着死神之降臨！

人間，大地，充滿了不平，坎坷。

而大雪却似個善於掩飾的無形惡魔，將大地的不平坎坷，用它白色的僞裝，裝點出一片寧靜，一片太平……

已說過是年底，也說明了如此之寒冰地獄的情景，別說人，連只狗也得找個窩兒，不聲不响的，看着雪落。

遠處傳來馬蹄聲，走得慢，極慢，蹄聲不明不清，分明，馬兒也在這個看來寧靜的道路上掙扎。

從蹄聲傳來處，大概有半里地光景，有着一座極威風的山莊，大門樓，一堵極有氣勢的圍牆，裏面有七進來深的莊院；雖然爲大雪掩蓋了，它的簷彩瓦色，不過，可以斷定，主人是非富即貴。

這個時候，嗨嗨，邊門開了，然後，有一團極臃腫的黑影，被推出了邊門，跌翻在雪地中……半晌，又有一條瘦小的黑影，被擲了出來——

然後，是「忽隆通」！門關了。

那瘦小的身形撲上去，摸住了門……在叫，在號……是個女孩子的聲音：「我代娘做，讓我做牛也成，做馬也成，求求你！郞管家，放我們進去，這大的風雪，我娘得生……孩子啊……你們！就算……修……」

可憐，才幾句話，已將她凍得牙關顫而聲音抖，最後，說不出個整句來了。

這一團臃腫的身形分開了，這才看清了是兩個人，站起一個瘦長身材的漢子，彎腰扶起個瘦小的女子——

「摔着了沒有……二曼！」

「痛……我……苦根哥……我……」

那是他的妻子二曼呻吟聲。

「丫頭！走吧……」

「爹……娘！」那小女孩撲進了這一對可憐夫婦的懷中。漢子緊緊的擁住了孩子，雪光反映之下，一張涙、垢縱横的小圓臉，却有一對晶亮的大眼睛，她感到父親用力的抱緊自己，她明白，父親希望用自己的體溫，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可是，由於生活窮困，又看慣了有錢人的窮奢極慾，她的小心靈已開，她更因此而感到，以後，該怎辦啊？

朔風似刀，大雪紛飛，沒個遮風避雪的所在，她們……至少，娘，還有那個未見天日的嬰孩又會如何？

即使在家奴，狗腿的極端侮辱下，她——和她的父母，忍氣吞聲的，忍受着。就是希望等孩子生下來，然後，揀個機會走……

從逃荒到此地，二年來，在這個莊院中，就如入了人間煉獄，借了一斗又霉又爛的棒子麵，好，就如欠了閻王爺的要命債，白幹了二年，爺三個又做牛馬又做奴，沒飽過一頓，又餓不死自己，只是延着條命代莊主做勞力。

這幾個管家，莊奴，巳垂涎着妻子的容貌，逼的有……誘的有，威脅的也有，急得妻子發了狠，面上劃了十一刀……好，本來，憑仗二曼——妻子，還可求個太平，現在，少了這一瓣，可憐，就更加多了不少麻煩苦難來。

但是，爺娘三個是過得十分貼心！當苦根——那個漢子，撫摸着二曼的刀傷時，他又是眼涙，又是激憤的，呆呆的看，二曼明白丈夫的心情，就會很深情，也很嚴肅的對苦根說：「窮人只剩下這些，是他們搶不了，奪不走的！」

是啊，別看你們這批禽獸，穿好的，吃香的，可是，你們沒有人的尊嚴，人的良心——

窮人有！就是這一句話。

可惜，也因爲這一句話，今夜，可將他們爺三個，逼入了死地。

一個在叫痛，一個是孩子……三個人倒有一雙半是缺食乏衣，試問，在這樣個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寒夜，他們能走幾步……

即使苦根是儘量摟緊了妻、女，但是，走得幾步，他自己首先因爲背風護妻女，而發出了抖戰……

現在，那怕有個農莊敗屋，不，有個稍可背風的角落，他們也得坐下來……唉，坐下來，那麼，在這樣個風雪交加之黑夜，不消一個時辰，三屍四命的事故，包保完成，天！唉，何其殘虐乃爾……

爹娘三個全明白不能坐……不能留……但是，懷孕的少婦是首先無法支持。

「你們是什麼人？」

突然前面有語聲，清脆，响亮，在四週沉寂的黑夜，越發令人聽來神清氣爽，可惜，爺娘三個那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不過，心情是興奮的，因爲，在漫漫長夜，在這個白地獄中，有了活人，這該令人興奮。

看看清，一匹白馬，神駿非凡，鞍上坐了個黑緞面，白狐底，連帽披風的女子，生得美，但是，神態更冷，兩隻大眼中，射出兩道寒芒，簡直可以與雪花比威。

突然，她看清了三個不幸者，她是不再說話，身一動，人巳離鞍着地，好快手法，只見她巳摘下了鞍旁一個大包裹，邊走，邊巳抽出了幾件東西，她是首先將一件狐裘圍住了懷孕少婦，遞過了一件給苦根，而另一副巳將個女孩圍實！

然後，她又走到了馬鞍邊，整理好了一邊的包袱，又取下了另一個小包袱，回過身來，突然，她聲色俱厲的對苦根道：

「爲什麼不披上，你眞想凍死自己！」

苦根，他是在顫抖中，可是，他雙手接住了那副狐裘，神色激動地看着這個宛如天空飛下的仙女，滿面是涙，而有幾條已結成了冰棍兒……不過，他是激奮，感動的。想說話，但是，喉間就如有太多的話在搶先爭後的，堵住了，其實，他只是想不明白，如此丰神挺秀的美女，如此貴重的細毛白裘，她那會毫不顧惜的，給我們這三個看來可卑的汚穢化子。

「大娘，快喝些熱湯，就食些肉脯，……還有你！」

「我叫丫頭，恩公……」

「丫頭……好，你也來喝些……吃些……」她對那個女孩子是十分和善，孩子可伶俐啊，她是突的跪在雪地上，叫恩公，叫神仙……

不是神仙，那會有熱湯……

唉，孩子却不知道，這位恩公，是發了狠，離家出走的，她是個精細，有心機的人，她想走到天涯海角，因此，她什麼也有了準備，她有用衲得極細密的棉套，護住了湯壺，她有極精緻的食盒，裝着精緻的食物，她此時準備着走山路，放夜站，她更準備着走在窮山惡水間，幾天沒東西吃，所以，她有熱湯讓她們飲，有東西讓她們吃……

苦根也在她的神威下，披上了狐裘，飲湯吃肉，他們飲得多，吃得多，就像餓鬼得食！

唉，其實，終其一生，他們誰又吃又喝過這樣精美的湯，細緻的肉脯。

一張刀痕滿面的臉……漸漸的，有了些生氣，但是，汗開始在額頭沁出。

那女的一翻手，巳將二曼的手腕抓住，寸關尺脈一按，半晌，她是一個彎手，將二曼巳抱了起來，然後，命令式地叫道：「還有半個時辰，就得發動，哼，我就不明白，這大個人，就不早早找個地方，讓她坐褥？」

邊說，邊走！雖然雪厚地坎坷，但是，這位姑娘是毫不在意的走在前面……

苦根，丫頭只有跟的份，突然，丫頭的身形一輕，人，不知什麼一來，巳坐在那匹又高又大的馬背上……

依然是朔風凜冽，大雪紛飛，但是，現在，苦根一家，可說是巳脫出了死神的威脅，老實說，白地獄是無法吞噬她們。

姑娘在前面走，白馬在後面跟，最後是苦根，即使爹倆看到姑娘的背影，這背影是天下最美的。

他們幾時得到過有錢人如此的接待？

他們眼中的有錢人如賈莊主，如郞管家，富賬爺，還有李龍，趙彪，那些有錢人的奴才，走狗，那一個，不是吃了人肉，還得啃啃骨頭的？別說餵湯，送肉……連那些殘菜剩羹，他們寧可餵狗，也不肯養人……

這白狐裘，那怕是破棉襖，舊棉褲，……他們寧可墊了鞋底，或者狗窩，也到不了窮人的身。

他們想姦汚二曼時，他們[illegible]的送花粉，有的送衣裙，但是，這因爲他們有比吃喝窮人更可卑，更可惡的邪念，這才施捨……不！如果人爲他們勾上了手，這些東西可不依然是他們的，他們是用這些來作餌而巳，除了這些，他們永遠卑視着窮人的血汗，汚垢，還有破衣。

而這位美如天仙的姑娘啊，她根本與他們兩樣，她毫不吝惜地，將所有的東西

給自己……

自己與她而不相識！

自己是個人見人憎惡的窮人……

可是，她救了自己，並且，如此關心着二曼……

人，眞是奇怪的動物啊……

風雪中的姑娘啊，你是萬家生佛，苦根只能由心底泛着這種感情……

「恩公……」是丫頭的叫聲。

「叫我涂大姊……」

「啊！」丫頭簡直嚇呆了。

早已說過，孩子心靈，但是，她可永遠想不到，她竟然命令自己叫她大姊，自己能有這樣個大姊……

「嫌我老了？」

是這樣柔聲，和氣，轟的一聲，丫頭簡直被個焦雷震住了……

「也好，就叫我大姑吧……唉，得先安頓了你娘……我眞担心，她的體質太弱啊……」

「什麼，恩公……」

「你叫什麼名字？」

「恩公，我，我叫徐苦根。」

「嗯，那麼，你可叫我一聲——」她看了苦根一眼，然後泰然地說道：「叫我一聲涂家大妹——」

「我……這……這……你不是在拆我草料啊……」

「你不是人？」

「我是個窮人。」

「窮人少了鼻子，眼睛，還是少了良心？」

「大……妹……子……」二曼誠心誠意的叫着，但是，她的眼淚可流了一面，這是感激，並且心神俱震的淚啊！

「你，看看我的……臉……」

「我早已經看到了，劃得很深，很用力……」

「我自己劃的！」

「我知道！」

「爲什麼我劃自己……」

「你講！」

「爲了我雖是個窮人，我可不是個無恥眛良的人，我寧可殺了自己，可……永不讓……那些……豺狠沾辱我……」

「好，先別多說，我希望能找到個地方，啊，前邊有的莊院……」

「大妹子，別去，別去！」

姑娘面色微變，看了懷中的少婦道：「爲什麼？」

「前面是柳家宅，是禽獸的窟穴，尤其是你……更去不得……我……痛——」

「涂姑娘，」苦根也來阻止姑娘了：「咱們另找地方！唉，或者，你不太明白，我……想，在這個時候，最好是去找窮人，他們或者不會忌諱這些！血污啦，大年晚啊的……」

「我非得找大門大戶不可。」姑娘的話，就如鋼刀一般，鏗鏘有聲！

「爲……爲什麼？」

「你可知大嫂子多年來的缺食少衣，令她氣血大虧，就算三年未生……但是，她已生過兩胎……」

苦根對前面的姑娘可眞是定了眼，什麼事，她好像是親眼目睹的，難道她是神仙，眞的是神仙？

唉，他那裏知道，這位涂素馨乃是有名的女華陀，脈理精通，從其一按脈，就已了解這位烈性少婦的一切。

「非但得大戶人家的物力，我，還得大戶人家的財力……一切，全由我來照顧，走！」

三人一騎，向前面的宅子走去了——

× × ×

掛燈結綵，喜氣洋洋，紅燭高燒，搖曳生姿！

柳家大員外，這個名爲財主，其實乃是個江洋大盜，坐地分贓的黑道好漢，今夜正在納第八個妾！

這個柳善慶有個極怪的僻性，年年卅——或者廿九，他得做一次新郞！這個在黑道上打滾的朋友陋俗，有個名堂，叫做成年見紅。

無恥的傢伙，就有無恥的跟班，又何況柳善慶是個坐地分贓的盜首。而那些跟班就是他的手下，今夜，或者在月初就已來了，來到柳家宅渡歲，過年。

今夜，可能是最得意的一夜。柳善慶納妾。而那些江湖好漢也相中了對手，開懷暢飲。

柳善慶手下的四大金剛；錢欽、莫林山、鄒鐵臂、何相更好，他們的對手是柳善慶的老二、老四、老五，老七。這四個前任妾侍，今夜成了他們的犒勞品。

「我說老大啊！該讓新人朝朝相了吧！」吃得有些個稀里胡塗的何相向柳善慶叫着。他想看一看新任的第八個妾侍的相貌！

「什麼？去年的給了你，又想看第八個啦！」是錢欽的語聲，這一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

柳善慶，這個看來深沉，有氣度的員外，一張紅臉，一口赤鬚，兩道劍眉却配了一對豹目，雖說是精芒四射，可惜滴溜溜的遊轉，形成了一股詭秘而又心不穩的神態，他也在笑，但是，笑得很勉强。因爲，這第七個妾侍，他可沒玩厭，莫明其妙的配給了何相，他已經有些不樂意，再聽得他要看新的女子，令他更有一陣不安心意。

何相功力不凡，最近，聽說他屢有奇遇，得到了久未出世的公孫十八杖法。隱隱然，他有着另立門戶之心意。並且，有些風聲傳來，他會對自己不利——來個火併！

火併！可以說是江湖黑道上，最不願意碰到的事。柳善慶對火併有戒心，不得不對何相更有戒心。

他在準備對付何相。不過，在目前尚未扯破臉子，自己又尚未有十成的把握時，他不想太露痕跡。非但如此，還要對他十分遷就！因此，他是微微一笑道：「何兄弟，你想見見新人，其實，我又何嘗不想見……哈哈哈——」大笑中，他擺了擺手，這是個暗號，就有兩個莊丁退出去。

半响，不見人來，而這些江湖漢子，全在等，等見美姣娘。事實上，他們吃也吃得差不多，喝也喝得不算少，現在，最佳享受，看看美女，醒醒酒，提提神。

但是，有些時候了，不見人，哼，多掃興，何相已開始拍桌敲欖的，扯開了嗓門叫嚷了。

但是，就在何相叫嚷時，一個莊丁，滿面血痕，怒氣十足的走了上來。嗨嗨，這一來，可就引起了在座者的好奇！

「哈，周小乙，你什麼啦，面上帶了花！」

「嗯！像是指甲抓的！」

「對！哈哈哈，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這小子想揩油，好呀，給小娘們抓了！」

「哈哈哈——」

亂成了一片，也笑成了一片。柳善慶却冷眼旁觀的，看着何相那種假借三分酒，裝成十分醉的狂態。他依然忍住，不過，却冷冷的問了小乙一句：「爲何攪成了這個鬼樣兒……」

小乙尚未開口，有女子的憤怒叫聲，掙扎聲，步聲……看看淸，只見另一個莊丁，已又拖又曳的，拖了個披頭散髮，裙破衫殘的女子來。

這女子年才十四五歲。但是，她是倔强的，就算在莊丁的强有力的拖曳下，她依然是進三步，退一步的在掙扎。她不肯低頭，屈服。

面上脂粉不施，却有着淚痕，即使如此，誰也看得出，姑娘是個挺俊秀的美女胚子。

她被推翻在地，她低下頭，她的柔肩微有顫動，這表示了她在哭，在抽咽……

「莊主爺，這丫頭不識好歹！見了我們，就扯頭撕衫，像中了魔似的……亂哭亂叫。小乙哥勸他幾口，讓她突的撲上，抓了個滿面花……」

「哼！」柳善慶是沉着地踱了下來，背了雙手，微低了頭，看着姑娘的背影：「你這是什麼啦！難道，這兒比不上你的家門……嗯，姑娘！別那麼倔强，老實說，跟我柳員外門氣，沒你的好處，有你的苦受。來，起身，開開心心，哈哈哈，今天是大年卅……這兒有珍饈百味，這兒有羊羔美酒，哈哈……起來吧……」

姑娘突然一仰頭，這一對美麗的眼睛中啊，有着火，簡直是兩座小火山口！對準了柳善慶。

姑娘開口了：「柳大員外，我是窮人的命，窮人的心。我是認了命，也鐵了心。你又何必將我由窮人的窩中抽出來，你算行個好，對，大年卅，放我走，讓我與家人團聚……我向你叩頭……」

這算什麼？有這樣的女子！何相又在大叫大嚷！說什麼柳老大該行個好，又說什麼將個女子讓給他，也讓他嘗嘗這成年見紅的味！

「何兄弟，這是愚兄訂下的！」柳善慶笑口吟吟的說着，其實，他心中可恨極了何相。

「她不喜歡你啊！哈哈，老大。你也不太容易令這女子，乖乖的就範吧！」

「不見得！」柳善慶冷然的說着。面上還帶着笑，只見他又拍了拍手……

四週寂靜，而這一個突然而來的靜，令在座的江湖豪强，也不得不有所肅然之感……

雜沓的步聲！只見四個莊丁，押來了一對夫婦。

「爹，娘！」少女突的哀叫着……

「替我剝了衣衫，結實的打！」是柳員外冷冷的語聲。

「不——」少女在哀叫。

「那麼，立即收起了你的苦口苦面，乖乖的，唱支歌，跳支舞！哈哈哈……」

「不……」

「打！」

莊丁們對打人是素有訓練。出手快，快得乾淨俐落。廳上又有現成的吊環。沒多久，一對夫婦已被吊上了；男的赤露上身，女的，也只有一件破得可憐的貼肉布衫。雖說廳內有爐炭薰燃，到底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臘月啊！又何况得捱打……又驚又懼，又恐又慌，再加上冷，可憐的窮家子弟啊，牙關直打顫……

「你們打死我吧！」

姑娘直迸而上，想撲在父母身上。對不起，沒你的份，後身一緊，而柳善慶已抓緊了少女。

姑娘是一回頭，與柳員外正面相對，看到這可惡的魔頭對着自己笑，笑得如此猙獰，又是如此的不懷好意。姑娘是恨極了，一揚手，五指直抓柳善慶之面門！

柳善慶就在欣賞着姑娘的容貌。美啊，美得多有個性，這輪廓分明，幾條美妙……他那裏想得到姑娘會來這一手。待等發覺，五指着面，一陣極豁豁，辣絲絲的感覺，這才淸楚，自己的面也讓姑娘抓破了。

柳善慶一揚手，姑娘爲其一摔倒地。他是面色不變的喝一聲：「當地剝去衣衫，輪姦！」

衆聲呼嘯中，七手八脚的來抓姑娘！

這兒變成了禽獸世界！

「噹」，「噹」，沉重的打門聲，令這兒突的一靜！

又是幾聲沉重的打門聲，傳來了男子的語聲：「借光，我……女人快生養了！開開門！讓我們有個坐褥之地！」

「胡說八道，這是什麼時候，不怕血污冲了咱家的家神，財帛星君……你也太不揀時辰了啊！」

「大風大雪，爺台，你算行個好！不開門，孕婦豈不得死在風雪野地中？」是個女人語聲。

「這可是你們的事，死活與咱們完全無關！」

「我可多付金銀！爺駕開開門……」

衆人聽說有金銀，還有，這女子聲音中，不像個待產生養的，奇怪……但是，他們現在禽獸的慾意已被引起，他們那有閑心情來管這些！

有幾個更說出了淫言穢語……

然後，他們在對付掙扎中的姑娘！

廳外朔風凜冽，大雪紛飛。

廳中，禽獸展爪，惡魔現形……

他們根本不願去理會[illegible]外，將會有死人……

但是，一聲清脆，冰[illegible]的語聲傳來：「畜牲，還不與我住手……」

總算有幾個人，停了手。看到了在廳外不遠的庭落間，站立一個更美，更美的少女……

黑色的披風，葱綠的褲子——站在雪地中，越顯得丰神灼約……

這一羣畜牲傻了眼！

「老大，這可是天賜良緣，好事成雙。」何相又怪叫了一聲，他還想剝被按在地下的姑娘的衣衫。可是，他卻提醒老大，來個好事成雙。

那想到來人是看清了這廳中的一切，入來前，又聽到了這裏人的淫言穢語。她本來恨極人欺壓人，並且，嫉惡如仇。一見那個何相如此下流無恥，她是打定了殺一示衆的念頭。

何相可眞想不到，自己的命巳捏在對方的手中了。

當他還想有所動作時，眼前黑影一幌！寒芒如電的，向其面前點到。

何相近年來，武功突飛猛晉。何況又得到了陝西太白山「鐵杖門」荊家的公孫十八杖法，隱隱然就巳是一代杖雄。更加上他本是靈猴門中的棄徒，這靈猴門中的奇特輕功，大有成就。即使是色令智昏，可是眞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令其全力而爲。涂素馨的神脈訣雖說厲害，卻也讓其一個「觔斗雲」，脫出重圍。

現在，算是大家全恢復了人的意識了。因爲，來的是個高手。如果，再想幹禽獸的事，哼哼，怕不一個一個掉了腦袋。

何相才脫靑靈三陽刺的重招，耳邊卻聽得不少人的驚叫：「小心！」

何相是一個「大聖翻」，身形如猿的，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巳將公孫杖探在手中，趁這一翻身，杖一分，左右分執。右手長，左手短，長的三尺六寸，短的一尺二寸。雙杖分公、孫、子、母，而進招之時，有時短前長後，有時是短下長上：：總而言之，公孫十八杖，乃是互爲陰陽，迭有兩儀的妙奪造化之杖法。

攻時迅厲陰狠，守時面面俱圓。在江湖上威震數十年，荊老人與各門各派，互爭雄長而屹立不倒，實在，這公孫十八杖法，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

那想到，今夜，何相爲自己人所賣。

也可以說，涂素馨是命不該絕。老實說，以涂之爲人，她殺人必須殺澈。她絕對不會半途而廢。那麼，她勢必會因這一家人而被困柳家宅。

憑何相之杖法，由於其是偶得機緣，得到雙杖及杖譜。不過，無師自通，杖法之本身神效，打了個折扣，又加上他素性浪蕩，色慾傷身，功力也打了折扣，不過，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巳是萬分心驚，越來越感何相是個大威脅。故而，他非但不下令羣毆，反而壓制衆人出手。

如果羣毆困打，涂素馨是凶多吉少。

何相之杖法，大可牽制自己的三陽刺。柳善慶、錢欽等人的相助，令她會左支右絀。就算她三陽刺別具玄妙，再想到徐氏一門，她勢必會讓錢欽的甩手箭所傷，甚或送命也不定。

一意始念，何相是走入了死路，柳家宅中人又有那一個脫得出這位女喪門的一擊。

柳善慶可以說是自毀長城——

也可能是，老天始終有眼……

一個行俠仗義的人，是不該受辱而死的！

就因爲這樣，鬼使神差的，賊黨們來個窩裏反。來個看冷波。讓涂素馨成了大功——

青靈三陽刺中的「中五神訣」在發了威。

但見一道銀虹，耀目生輝，由於神脈訣按週天躔度之理而演化。故此，這一道銀虹是令人看來頭昏，覺來腦脹。何相之所以能夠擋得幾招，抵得幾式，實在拜靈猴門的輕功，公孫杖的妙招……

但是時間一長，何相的弱點越落越淸。而神脈訣的威力也就越來越盛！

第廿七式「破軍臨曜」，銀虹在一個斜角突然劃下。只聽得一聲慘叫！何相巳跌翻在地——

×　×　×

「老大…你好……」

眞巧，何相是跌在柳善慶的身前！

何相雖說淫兇狠毒。但是，到底是個老江湖。他辛辛苦苦，擋得了涂素馨的廿六式，而在這追魂奪命的廿六式中，他是打過幾次招呼，希望柳善慶能圍攻對方。他看得出，自己只要有個助手，就可與涂素馨鬪個平手，有二個……唉，何相是明白，除了柳善慶，就算錢欽比較硬些。莫林山是個被毀過功的廢物。鄒鐵臂在前年，讓峨嵋小輩英俠桑龍子削去五指，功力也大打折扣。不過，出來作個牽制，依然有用，自己再一拚力！大可將個美女扣住！可恨的是，柳善慶看自己冷波……

「何賢弟，放心，我會代你報仇。」

「哼哼——我看……」何相還想贈幾句，不想耳邊巳聽得幾聲慘叫……坐起身，心中大驚，什麼道理啊！啊！自己！週身痠痲，再看看淸自己的傷痕，在寸關尺脈上。有一點紅，兩只手全有！而眉心有點痛…一摸，有一點血腥，分明眉心也中了招…看看傷痕，極小極小，可是，人中招時，好像讓電擊雷轟的！並且，全身宛如爲重力所壓，散了架那樣的，這又是什麼道理？

現在，坐起身也得牽筋動脈的痛，連舉手到眉心，也不例外，到底……中了什麼邪？

不是中邪，乃是神脈訣的厲害。

這是崆峒門中的古譜，這是大天羅神經中的一篇。

是法天衆地，包羅宇宙的古訣，又何況加上了太陰神煞。被擊者，週身奇經八脈，全部被截被封……如果對方是個惡人害物，哼哼，在氣機感引的相激下，有你的苦受。就如附骨之蛆，貼身之魔，你永遠無法師以脫出這活受罪的境地，除非你死……

自殺，沒你的份。當然，你可以投河，蹈井，但是，你敢這樣辦，那也無所謂，世上少個惡人而巳。如果想活下去，那當然活下去的人多，所謂螻蟻尚且偸生啊。好，你就受那些個永無止境的活罪吧！

涂素馨是個別懷心事的姑娘。她看到了這些畫面。他又看到了這些禽獸，她毀了何相，可就不會輕饒其他的惡徒。

早巳說過，有幾個是聽打的胚子，鄒鐵臂是爲「七星環」封住了血脈。錢欽是可憐，爲了亂發甩手箭，這更好，三陽刺竟然如生了眼睛那樣，將這些甩手箭攝住，引走。當爲其三陽刺引出時，甩手箭的勁力，竟然强過了鐵欽一倍有多。正好，照顧了幾個家奴。

柳善慶就是怕錢欽受傷，所以，拚全力下了塲。柳員外的五虎斷門刀，實是不凡，即使沒何相的公孫杖法厲害，却也不弱……

可是，比功力，柳善慶無論如何，沒法同太陰神煞相比。比招式，五虎斷門刀可沒有公孫十八杖法那樣多姿多采。五虎斷門刀是硬剁硬砍的刀法，全憑功力以顯其長。

這就令柳善慶成了個比何相更不如的主兒，涂素馨又關心着徐氏娘子，好，爲求速戰速決，她是迭出重招。更加上了自己的獨門太陰神指……

涂素馨之神脈訣是封脈截穴的秘籍，太陰指是其由神脈訣中化出的截穴手法，柳善慶在眼花撩亂下，他首先爲太陽指點中的頸後重穴，一個機伶伶的冷顫，好，全身就如虛脫般，倒了下來……

錢欽想走，對不起，涂素馨是一個「反踩北斗」，錢欽的背後七重大穴被封。

震住了全塲。連幾個家奴莊丁，全跪在地上叩頭叫饒命，其中有一個莫林山。

爲了得立即解救二曼，她是冷冷的發命令。

一個少女跪在涂素馨的面前，而一對可憐的夫婦也被解了下來……

在忙亂中，涂素馨根本沒時間理這些，她是將二曼引進了廳，立即命人準備了間房……

這對幾乎挨打的夫婦。其中那個女的自動的作了助手，這時候，涂素馨才算是問淸了那家人的姓名來歷。

一樣的窮人，一樣的受壓榨。因此，牛家夫婦與徐家夫婦越談越親近！

牛小蘭，那個幾乎爲惡人凌辱的姑娘，却把涂素馨當作了親人，天神那樣。

涂素馨在按脈，按二曼的脈。

「大妹子，我……我該說什麼好！」

「不必說，你！唉，我得馬上出去，代你配藥。」

什麼？這大風雪，並且，又是年卅晚！那有藥材舖開門作生意的？

「我：死不了…大妹子，你就別爲我……再操這份心，我是……」二曼哭了！

丫頭在叩頭，

苦根在飲泣。

實在，對這位恩人，他們眞說不出的激動，難過。

涂素馨是冷冷的一笑，對牛氏大娘道：「準備燒水……如果我沒趕回，你代我照顧二曼……」

「是，恩人……」

風雪中，徐素馨上馬飛馳，她忘記了，柳家宅是個狠虎之窩，你以爲鎮服了這些惡人。並且，幾個主要的，全爲自己神脈訣封了脈，截了穴。可是，還有着這些個家奴！還有，那個陰險的莫林山……

他作惡多端，他早年曾經爲武林豪俠，鐵劍神掌馬諒廢去一半武功。近年再加苦練，雖說依然是個未入流的角色，但是，早年兇名在外，又有柳善慶這個靠山，他依然借了四大金剛的惡名，去外招搖。

他比以前更怕死，也比以前更爲善於看風觀波。

就憑仗了這些，今夜，他沒被涂素馨看出。

他雜在莊丁家奴羣中，叩頭叫饒命。其實，他是恨極了這個厲害而又狠辣的對手。

涂素馨是一個大意，她那裏想得到，一個大意，會遺下莫大的禍患？

涂素馨是走了！

豺狼們又復活了！

牛大娘在燒水。

牛小蘭在替二曼抹汗……

二曼痛得牙關直打戰，但是，她想到，自己該挺住。雖然這陣痛令她終年辛勞，而一無補益的虛弱身子，有着難以形容的苦痛……不過，她得挺住。

她想到了第二胎，多好的孩子，是個男的，唉……毀了，也是毀在這個寒冬臘月的風雪中……

現在，她得生第三個……

天神一般的大妹子，說自己得進補……她聽了這句話她是無論如何忍不住淚。

多好的大妹子啊，天爺爺，一定要保祐她……

「砰嘣」的開門聲，令房中人個個打了個突。

來了一羣人，有柳善慶，有何相，有錢欽，鄒鐵臂，還有那個莫林山。

這一次是莫林山領了個頭，周小乙及幾個莊丁隨在後。

「你們來這兒幹什麼？」徐苦根巳意味着有某種危險。所以，他的問話，夾雜着怯意。

「我們來討債……」莫林山陰狠狠的說着。

「我們……欠了你什麼？」

「命！」

「命？」苦根駭然叫了出來，他感到四週是一片寒冰，在這裏，即使有火爐——那是涂素馨臨走時，命令莊丁燒的。但是，徐苦根是感到了無比的寒意。

欠的是命，這不就巳說明了，他們來要命的。

「好吧！」牛小蘭突然走了出來：「大爺們，你們要命，我給。不過，你們也是人，人，不該逼得人……連生個孩子也不給，殺了我，留下她們……」

「一個不留，」柳善慶是冷冷的，惡狠狠的說了一句。

「你們……你們難道不怕涂大姑…」苦根說着話，這句話是一點兒氣力也沒有啊！

「什麼涂大姑？」

「就是打得你們扒下的那位女俠。」牛小蘭傲然的接了咀……現在，她希望借涂素馨的餘威，可以稍抑這些野獸的兇悍之氣！

「賤人！來，先把她扣住，你老子得給你結個緣……」柳善慶[illegible]說話，無耻，無良，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沒忘了糟蹋良家婦女。

「賤人！我叫你看……看他們這麼死……林山，先殺這個小娃子！後殺那個待產的女子！剖她的腹，剁她的……」柳善慶越說越殘忍！越無恥！可是，突然，他說不出話來了！並且，永遠不會說話了。

慢慢的，那個兇殘可惡的柳善慶倒了下來。

「老大，老大。」

七咀八舌中，衆人將柳善慶扶了起來！週身無傷。可是，柳善慶已死了。這容色是萬分淒厲，不，簡直可以說是萬分的驚駭，可是，他到底怕什麼？他到底什麼死的？不知道！

如果你們是細心的話，你們會發現，柳善慶的口不閉，如果你能查一查口腔，那麼，或者，你會發現他的舌頭上，有一點血影。

是一枚針，這是江湖上無影煞星的獨門暗器：「貫虱針」。這是用先天炁推動的神針。除非他不看中你，看中了你，這一股無堅不摧，更且無聲無影的神力，會將這枚殺人不見血的暗器，送入他想送的部位！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却沒有人會看出這個秘密！他們全怕了，怕這兒有鬼，或者，涂素馨回來了！

死，那個不怕，一想到死的可怕，他們得另找生路，而最好的生路，走！

「啊！」一聲驚叫！奇怪，衆人眼中只見那個莫林山，手握咽喉，慢慢的，坐下來，不，就如癱瘓那樣的，癱了架子。

「林山，老三，老三……」

有不少人在叫，可是，你們永遠也叫不醒他了，因爲，他也是這樣，跟柳善慶一樣的，中了貫虱針，向閻羅王報到了。

沒人會明白，莫林山已經死了。

也等於說，沒人會看穿了這舌根的秘密。

朔風聲中，令這間房更形冷。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是二曼在叫！

發動了，孩子將出世了。

苦根被驚醒了，他不再理會這些殺人的兇手，他狂叫牛大娘……他出房門，他跌翻在雪地中，他在哭，他在叫：「天啊！窮人！連生個孩子也不准嗎？……」

牛大娘來了，後面跟了牛老大……他還想跟妻子進房，被大娘喝住了：「這是你可亂闖的？」

牛老大被震住了，對，生娃娃，老大個人，怎麼能亂走亂闖的？

牛大娘進了房，可看見這多個人……而且又是男人，她可是忘其所然，大聲叫道：「你們在這兒做什麼啊……」

半空中傳來一聲極淒涼，極幽幽的嘆息，不太高。可是，人人覺得，這嘆息聲，就在耳邊那樣！而且，這聲嘆息，可讓這些壞蛋，心神俱震。一個個有個念頭，就是：「鬼啊！」

試問誰又不怕鬼的啊！

一下子走了個精光，並且，走到了門外，有四五個人，巳倒了地，在呻吟，在叫苦。因爲，他們被封脈截穴，他們可不能太用力，一用力！可憐了，這筋牽脈顫，令他們如墮油鑊，如上刀山。這個苦啊，也就不必再描述。實在，也描述不盡。

牛大娘根本不知道這兒發生過什麼事。並且，也不明白，這些人，幾乎巳變成了刀頭鬼！

她關心的二曼——徐家嫂子。她得好好照顧她，不能有負重托。

二曼在發動！

她奮力的，不想自己叫出聲來……

但是，痛是現實的。一身身的汗，這表示了這苦痛超越這虛弱的身子……她抖戰，突然，她又覺得冷，十分冷。然後，迷迷糊糊的！自己似墮入了寒冰地獄……

「快拿水……快將剪刀帶來……」牛大娘在指揮着小蘭，丫頭只是傻了眼……

很久很久，苦根只感到這時間過得長啊！他焦急。他無目的亂走。耳邊，却响起了嬰兒的哭聲！

× × ×

門外，也傳來了馬蹄的聲响！於此可見，這位姑娘是多麼的關心着那個風雪地中，偶然見一面的孕婦！

雖然孩子巳生下來了，但是，血！還在流。這是所謂惡血，每一個孕婦，會該有一個時間來清理惡血。可是，二曼是可憐的，一直來的貧血，令她生下孩子後，她處於半昏迷中。

可以說是某種精神之昇華，二曼這才保持着這個半昏迷狀態。否則，這一次的生產，大可要了她的命！即使她自己也有着這種感覺……她覺得空空洞洞，她甚至於感到了自己的靈魂在一點一滴的，離開她的身體！但是，她口中在呢喃！在祈禱……唯一的要求，再見涂素馨一面……

步聲傳來，她有如發了狂那樣叫：「大妹子……」

來的是苦根……

「二曼，二曼……你怎樣了……」

「娘！娘……你很難受吧……」

汗在二曼的額頭沁出，大串大串的……面色在燈光照耀下，蠟黃蠟黃的……四肢冰冷……

「恩公回來啦！」牛老大在庭院中狂叫！

「大妹……子……」二曼在叫，一直叫，可惜，一聲比一聲低！苦根的額頭見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從他的焦急的神情來看！或者，他巳看到了死神巳向二曼招手了。

「恩公！恩公……」可憐，苦根除了連聲的叫恩公之外，他又有什麼好辦法？

涂素馨帶來了大包小包！她在其中，揀出了一包，交付了牛大娘，命令她立即去煎……

這一包中，竟然有全當歸，人參，杜仲，黃芪……牛大娘雖說不太懂中藥，但是，她丈夫也挖掘過野草藥，尤其是人參……那五形具體的形象，她那會不識。現在是什麼時候，這位大恩公，實在是神通廣大啊……

涂素馨是立即走來看顧二曼……突然，涂素馨爲一只極冷，極着力的手抓住……是二曼……

「大……妹……子，你答應我！一件事……」

「唉，別多說勞神……」

「不……我！我就快死了！但是！我……我們……何嘗不是……書香門第……我……」

涂素馨看到二曼在翻白了眼……她是一扣寸關尺脈！而苦根巳撲在二曼的血污衣褥上……

「與我滾開！」涂素馨怒聲斥着。

苦根被震住了！他眼中淚落如珠！但是，咀唇在顫抖着，事實俱在，他有多少話想說啊……

「與我滾得遠遠的……」

「大姑娘……別罵我爹……你生氣！你罵丫頭我吧……」

孩子跪在涂素馨脚邊！抬起頭，睜着一對大眼睛，眼睛中滿是淚……

「孩子，你放心，你媽沒事！」

「眞……姑姑……我娘……她……」

丫頭哭了。哭得要多悲痛有多悲痛！但是，恁誰也聽得出，孩子是充滿着興奮，感激之情的。

「等牛大娘把藥煎好，餵下去就可回過氣來。不過，以後還得好生療補……好在，我巳帶備了這些！唉，別哭了，哭是最沒用的事……」

丫頭可眞聽話，果然强抑住哭聲，也收住了眼淚，苦根却像個木頭那樣，怔怔的在一角出神！

「恩公，你可看見這兩具屍體……」是小蘭沉着的語聲。

「早巳看見，但是，爲了救人，診脈要緊，我不問，難道又出什麼事了……」

牛小蘭說出剛才發生的事。涂素馨那冰冷的面孔上，蓋上一層怒色。不過，很快就退了！現在，她注意着那些人的死！還有，這兩聲嘆息……

涂素馨十分怪責自己的粗心大意。唉！如果不是暗中有人，那麼，自己歸來，所看到的是一片血腥……

還有，那幾個是厲害的脚色，或者，當自己出去之後，賊黨中來了能手，巧佈陷阱，甚或利用那些苦命人！那麼自己豈不是陷入惡阱，永無超生之日？

想到這兒，她不禁頭皮發麻，背心發癢。

但是，再想到了那個嘆息者，她突然跳起身來！拖起柳善慶的屍身，她是手托下領，一用勁，牙床脫臼，而牛小蘭巳移燈在前，讓其看個明白，不過，涂素馨暗中讚一聲，好一個聰慧心靈的女孩子。

她看清了致命之處，她廢然一聲長嘆。眼前，突然現出一個少年的形象來……

大頭，微胖，身穿青羅衫，腰掛長劍，說話時，常帶三分笑意，而他，樂天，爽直。對任何同道中人，熱情，慷慨。還有，他喜歡說笑話。

他就是貫虱針的主人，小輩中第一英俠，人稱笑方朔，神行無影的方勳植！

從來沒聽見過他嘆息，也永沒看見他愁眉不展……但是，現在，他也在嘆息了……爲什麼，爲自己！因爲，自己是他的聘妻……

可是，另一個形象又出現在她的腦海中——

木納的談吐，平庸的相貌，一身黑布衣。但是，當你與他相處較久之後，你會突然爲其激引……他好似有着一股與衆不同的風範，令你感動，令你難忘。

此君就是風塵第一怪傑之請，鐵行者荊天生。

想到荊天生，她的心頭一熱。可是，想到了方勳植時，她不禁長嘆了一聲……

牛氏大娘巳托了個藥碗來！一股香味，觸入各人的鼻端！涂素馨突然一凜，又用力吸了吸……她淒然地笑了笑道：「這又是爲何？這又是何苦啊！」

這句話，可將房中人全打了個突，當然，誰也不會明白，她是在說誰？爲什麼說？……

服侍了二曼服藥之後，總算大家可喘口氣！

「恩公，你該餓了吧？」小蘭幽幽的問了一聲。

「嗯，天色不早了……」她回了一句，辭不達意……

遠處，傳來幾聲爆竹聲……

「奇怪，這兒！爲什麼連爆竹聲也特別少的？」

涂素馨好似到現在才發現了，該過年……現在，照道理說是新春初一了……

她惘然的望着遠方，想到家中，現在該上供，該拜祖，該分發歲金……還有，是團聚，是玩爆竹，或者擲狀元紅……或者——但是，現在呢……

「姑姑，恭祝您年年精神，新春大喜啊……」

涂素馨見到丫頭，雙手捧了一盃蓋碗茶，跪在地下。向自己說着新春祝詞，但是，一身破衣服，即使穿了自己的小皮襖。可憐，孩子的雙脚依然赤露……凍得紅腫……

孩子是多苦多難。涂素馨想起了荊天生樸實的說話：「有多少窮人家的孩子啊！他們活在苦水中，他們永沒見過煮熟的鷄，鴨，他們也根本沒見過牛肉，羊肉……涂小姐，你或者會以爲我在說胡話，其實，小姐，這不是假事，是眞正的事……」

他帶了涂素馨走出家門，走到了荒村，野鎮！

她看到了人！竟然有赤身裸體，住在沙坑，窰洞中，還有……還是女的！

她見到有多少孩子，他們如同小獸那樣的……

更令人揪心的痛的是，有多少的孩子被賣了。

看到人販子的兇惡……

看到娘的愁苦……而又無可奈何的悲痛情景——

孩子撕心的叫！

人販子猙獰的笑——

她看到了荊天生的眼淚。

她親眼看見過荊天生的出手——

爲了恨極江湖大豪風雲千里袁鐵山的兒子，千里駒袁小恩的胡作胡爲，荊天生出了手，荊天生得罪了這個冀東大豪的接位人。荊天生單人匹馬怒闖風雲山莊。

袁鐵山是邀約了天下名手，自己就是奉父命去助拳的。這時候，她的心中，只是記得荊天生是個狂妄無知的，想出風頭，想立萬兒的江湖小子。

當他見到了荊天生的模樣時，她更斷定了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一無風度，語不驚人！但是，漸漸的，她[illegible]然聽出了，荊天生講的是事實，是有憑有據的事實。

越來，令涂素馨越[illegible]到激動。因爲，荊天生的樸實言語中，有着眩人之光榮。並且，他的大無畏，他的誠懇，他的眞情，是如此赤裸裸的，攤在衆人面前，最令她感到心震的是；——

「我們自命爲俠義道，請問俠義道所爲何事？救人，扶弱鋤强……前輩們，長者們，有多少的孤弱無依的老百姓，他們活在苦痛中！而袁小恩，竟然助紂爲虐。竟然……殺了楊震英！奪了他的黃金！白

銀，你們可知道，楊前輩這些金銀財寶，爲救濟陝甘荒災之用。袁小恩不是奪了這財寶，他是卡斷了無數災民的咽喉啊！」

但是，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話啊，一瞬間，羣雄出手，打了個落花流水……

荊天生看來平凡，庸俗的人，可是，他的幻影九變，天靈神掌，大鬧風雲山莊，神威凜凜！聲勢驚人，不出手，只覺得是個村夫俗子，一出手……宛如天神臣靈。待到他的好友，眉山雙傑趕到，憑雙傑的如意風雷羅，戮魂雙鐵筆，將荊天生救走。而風雲山莊可已鬧了個人仰馬翻。

從此，她認識了荊天生。可是，荊天生出面向她道謝時，她更爲駭然。

「事實俱在，涂小姐，如果你也出手，那麼，荊天生即使能得全身而退，可也無法毀了那幾個心懷叵測，財迷心竅的主兇……說不定在你手下，無法脫身。我多謝你，並且，我也看出你，不像一般的閨閣千金，武林名宿那麼自恃，自私……」

荊天生侃侃而談，一些也不掩飾自己的弱點！涂素馨對他開始發生了興趣。

當她跟了荊天生越秦嶺，進皐蘭，她已完全的信服了荊天生。

可惜，她父母兄長，開始對她疏遠了。而這一個突變，令涂素馨完全看清了，這些所謂武林巨豪的眞面目。她離家出走了——

可是，今日，是新春元旦啊，她那會忘了多年的習俗，當她看到丫頭的敬茶時，她記起了從前的一切，可也驀然的感到，丫頭已把她當作了一家之主了。

荊天生的說話又在腦海中翻騰，窮人是最有情義，也最有骨頭的。如果缺乏這些，那麼，他們就不會是窮人。

事實如此啊！一路來，她所見到的窮人，眞的是這樣……沉着而又良善，沉默的忍受着剝削，殘酷的苛索，而那有錢人，又有幾個不是在飲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如果加上貪官污吏的話，那麼，他們就是被敲骨吸髓的一羣。荊天生說過，在眞正沒有辦法的時候，眞正走投無路了，有幾個所謂刁民出來，一引頭，一聚衆，唉，這就是一場禍患。

一直來，就是這樣的亂着，鬧着，吃着，榨着，最後，改朝換代——

就像今日一樣，除舊迎新……

外邊傳來了敲門聲……

「柳員外，咱家莊主來拜年啦……」

想不到柳善慶還有幾個莊親呢。並且，他還是個尊輩長者，而他的晚輩前來拜年。

照例該開門啊，可惜，從那裏找來個柳善慶？

涂素馨只能靜以觀變。

二曼服藥之後，睡得正沉。

苦根抱了個初生嬰兒在笑，可是，一對眼睛只是對準了涂大姑……這眼神中充滿了他的感恩之情。

丫頭緊緊的貼在涂之身邊。

牛氏大娘在看顧着二曼，牛老大在廚房中，與女兒不知在攪什麼鬼——

門被打開了！

誰打開的門？那幾個死剩種的莊奴！實在怕極了涂素馨，還有那個神出鬼沒的「鬼」！他們明知今日有人來，也不敢出聲，就算人上了門，他們也不敢擅自行動！直到西廂屋，沒人應門，有兩個較大胆的，鬼手鬼脚，賊頭狗腦的，掩出了東房，走出了大庭……來到了莊門口。「忽隆通」，去開門——

「恭喜，恭喜！」

「呃，是陶大爺，紀三爺啊，不得了啊！」那個莊丁是見了親人，鬼叫狠嗥的！大聲叫不好，可就將個拜年人僵住在門口……

「柳員外，過不了年啊……」

× × ×

越發亂得可以——

來人乃是員外的師門至交；陶錚、紀連登。其實，也算是柳之靠山。名義上，柳善慶是坐地分賍的頭頭，一半，他是用金錢財帛，買來這個名兒，坐上這個座兒。雖說柳之武功不弱，尚未臻江湖一流之行列。而陶、紀兩人，年紀雖輕，却是早已博得個甘涼雙煞的名號。三年前，更與中原一俠時泰翻了臉，雙煞竟然傷了時泰！震動了大西北之江湖道。

雙煞可也乖巧，明知時泰友好不少，這個亂子鬧得不小。如果避吧，未免不好落台，不避吧，刻刻得留神時泰與及其友好來抬槓子。湊巧柳善慶在七星塢立起了極大的家業！又屢次來函相邀，好，就勢來此隱居……

果然，爲雙煞避過了三年……

三年中，他們稱心如意。要什有什，並且，還可走京都，遊關外，不壞！

這些全仗柳善慶之照顧，他倆也算知恩，也算識趣，尊其一聲大。

柳善慶想對付何相，就是有着這兩個靠山。可是，一時姤念，令自己忘了雙煞，急看其好戲，結果，讓自己落一個家破人亡。

現在，陶、紀兩人算是弄清楚了昨夜發生之事，兩人這才發覺唉！靠山死了！

「陶大爺，紀三爺，這可是個好機會。」說話的是周小乙。

「什麼好機會？」

「柳員外算是代兩位打下了江山，讓你倆坐！」

這是個極大的引誘。陶錚、紀連登可是老江湖，一點就透，前後一想，果然是好辦法！好買賣……

但是，兩位啊，你們可也得想想明白的啊。那有這好的事，老實說，爭也爭不到，他們背乖乖的拱手讓人。再說，兩人根本不知道，四大金剛已死了一個，廢了三個。連我小乙在內，除了三五個莊丁，僥倖加上見機，一無損傷外，個個爲神脈訣所苦，成了廢人……周小乙是有心找人報仇，還有，他想着渾水摸魚！

他想到陶錚有一副十分陰狠的暗器，他希望憑仗這副暗器，來尅制涂素馨，所以，他又對兩人竊竊私語……然後，引領兩人進了門！

周小乙又走到西廂房門首，卑恭屈膝，低聲下氣的說道：「大俠……是兩個……莊戶！來向柳員外賀歲！可是，呃，現在，嘿嘿嘿……」

也不知道他笑什麼？不過，總是透着十二分的邪。

涂素馨可是疏忽啊！她應該發覺了這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燕京少女

混沌書生

張藩者，羅店人，以拳勇著名，尤善游泳術，故一時名噪遐邇，當前清洪楊之變，張年未及壯，挾術出入匪中，匪莫敢禦，見張至，即胡哨一聲，四散奔避，張以是救拔良家子弟婦女，不可以更僕數，然自是頗有驕志，以爲吾者，四海惟一人而已，會有賣解女者，燕京人，佚其姓名，年方及笄，乃父精少林拳，女盡得其秘，當曾國藩之克復金陵也，女父以從賊故，亦被殺，女聞變，急拔刀往救，已不及，遂衝圍出走，流落江湖間，售藝以糊口，大江以南，無不嘖稱羨之，鬻技至大塲，地距羅店，僅三十里，時張藩獨霸一隅，凡有四方術技之人過境，必先踵門拜謁並納資爲敬，始允任其所爲，否則立遭痛擊，**久已視爲慣例，賣解女不悉底蘊，未**經許可，故張藩耳其名，勃然起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立換盛服，腰懸佩刀，跨一肥馬，疾馳至大塲，欲速驅之，時女正弄舞刀鎗，興高采烈，以博衆覽，彼一躍前進，怒謂女曰，試與我一較高下，觀者見張至，同聲嘆曰，拳師來矣，女其殆哉，女殊從容，神色依然，微笑答曰，弱女子一無所能，但爲糊口計，烏敢與君相較，惟君諒之，凡三請，張必不可，女始展拳與張鬪，未及數合，張已跌出丈外，逮起立，面目青腫，首不可仰，口不出一言，急乘馬懊喪返，而女亦理裝北上，不復南來，其後不知所終。

★ ★ ★

些莊奴的可惡。何況來人與他嘰嘰咕咕的說了很久，應該小心，應當有所警惕。她可是爲人一說就走，周小乙不說什麼，莊戶來謝她，代他們誅殺惡懼，超出生天！

小慧剛剛取來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年糕湯，涂素馨也不想吃，跟了小乙走。小慧却也好，跟隨了涂素馨就走。出到大廳，她可是緊緊的跟在一邊。

有兩個人拜伏在地！唉，涂大姑啊，你難道沒看出，這兩個的穿着打扮，那像個窮莊稼漢啊！她一時大意，她去扶起兩人……不料，膝頭一麻，而兩條人影即彈出，桀桀怪笑聲中，涂素馨是面色煞白，急怒攻心。她明白，已中了劇毒暗器。平時，再毒的暗器，也難不到她，現在，可令其爲難了。她首先由百寶囊中取出一只白玉瓶，倒出幾顆火紅的丹丸，放在口中嚼了一遍。一手已拔出三陽刺……唉，下盤可無法行動啊！

陶錚、紀連登兩個惡漢，兇威大盛，尚幸，兩人的得意兵刄魚鱗金刀不在手中，可是，兩人隨身所帶，作爲腰帶的緬刀已取出，在剛柔互濟的運勁下，好，兩個人算是圍了涂素馨個密不通風。

下盤被毀，並且，越來越無感覺，她想到了會跌翻在地，更想到然後被困，被殺……但是，還有那些窮人呢……

周小乙已引來了那些惡漢，當他們看到了涂素馨的窘態，他們是大笑，狂號！有人還在七咀八舌的講，批評，狂笑！

「如果這婆娘肯陪我睡一晚，我就去助她一臂之力。」

「你怎能助她！」

「把她抱起來，哈哈……」

「現在就可以，哈哈哈，可是，你不怕陶、紀兩位要了你的命……」

「那也是，喂，我說大爺，三爺，可得留活的！」

後邊的說話，也就越來越不堪入耳了，這羣畜牲啊！

涂素馨反而萬分鎭靜！一面拚運全力，一面支持自己不倒……自己明白，只要能引兩人入自己的「七星環」中。那麼，自己就可反敗爲勝！

兩人是能手，比何相更可怕，但是，也得支持下去，支持下去——

可是，陶錚的青狠釘，號稱奇毒第一，其中有一味玉雲蓮，如果與血相合，立化慢性劇毒，慢慢的循血液而進，一個時辰後，遍身中毒。侵入心臟，令人發狂而死，死時狠嗥聲聲……全身發青，青得透光，端的陰狠可怖萬分！

涂素馨是憑仗九天玉實所煉的辟毒丸，保持心頭一點熱火。太陰烝功力深厚，才可勉強支持——可是，下盤中釘之主要部位，已越來越不聽話了。

突然，涂素馨人身一長，陶錚突覺得左手一麻！一個「靈貓翻」，身子倒翻出丈遠。看清了，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一個挺美，挺秀氣的村姑，已抱起了涂素馨，涂素馨即乘此時機，一招「星河長空」，將陶錚左手廢了！

陶錚不由大怒，而紀連登却是陰狠，一個合撲，人已撲翻在地，緬刀光芒如電，向涂素馨下盤迫招！他是專門對付那個村姑。

（以下轉入第九十七頁）

兩期完俠義故事

文·揚威
圖·盧令

天外神龍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年徐貴良拜紅豹門弟子宇文信及阮士達師兄弟為師，延至家中——留園授藝。匆匆數月，徐貴良已盡得紅豹門武功之眞傳，惟火候未足，仍須歷練，因此別師出外，闖蕩江湖。豈料被陸虎重創，帶傷而歸，告知乃師，勃然大怒。由於志切愛徒之仇，師徒三人即往找陸虎，三拳兩腳，立斃陸虎，武當三了出面干涉，二了亦遭殺害，餘下一了，狼狽而逃，其後宇文信與阮士達邀請黑道中人在留園慶功，羣梟正對紅豹門旣頌且禱之際，武當弟子十四名道士一擁而至，志在復仇，十二道士佈成眞武陣，挑戰宇文、阮兩人，雙方已短兵相接……

心切父仇

强敵壓境

宇文信雙目神光暴射，鬚鬢皆張，全身衣襟高高鼓起，雙手握住刀柄，緩緩舉起，看去好像十分吃力，斷流刀法第二招——破浪，刀光如雪，湧起千層白浪，往前衝擊。十二人眞氣連貫，長劍往上封去，「噹！」的聲大響，連旁人耳鼓都震痛了，又有兩柄長劍震斷。

眞武陣雖然未破，十二名道士至少有五人受了斷流刀法强勁無匹的殺氣冲擊，胸腹感到悶窒，可想而知，斷流刀法的威力，是何等駭人。

一連兩招，未能動搖眞武陣，而血手哪咤阮士達全力運劍，封擋攻來的兵刃，一個人如何是十二人的對手，而且是眞武陣中的劍手，所以他身上已幾處受傷，對方壓力越來越大，阮士達感到承受不住！

宇文信知道危機一瞬，不敢怠慢，決定施出斷流刀法最具威力的一招——翻天覆地。突然，他雙目微閉，整個人的精神

掌斃巨惡

意志已進入一種空明境界！

但是，臉上露出一種湛然神光，那是種近乎聖潔的光輝！

這神態有點反常，十二名武當道士頓時起了戒心，暗暗警惕。

突然，宇文信沉重的往前踏出一步，「咚！」的聲響，站在很遠的人，都感到地面都在震動，可想而知，宇文信全身氣勁，已逐步凝聚成形！

僅此一步，立刻發生變化，那平凡的刀鋒，就像河海怒濤，在兩峯缺堤之中，洶湧冲出，那股沛然不可抗拒的凌厲殺氣，一層層，一排排，前仆後繼好像無休止的，猛烈冲前！

十二名年青道士，眞力耗費過鉅，這一招「翻天覆地」施出，殺氣太强，斷流刀法最凌厲的絕招，簡直是無堅不摧，一經施出，武林中無人招架得住！

眞武陣頓時受到打擊，六人搖搖欲墜，口吐鮮血，再也支持不住了！

宇文信眞力一樣消耗極大，胸腹血氣翻騰，但在强敵環伺之下，不敢怠慢，硬

行將喉頭一口血嚥下去！

眞武陣終於在斷流刀法下破了！

說起來，宇文信僥倖得很，他先採用以靜制動策略，令十二名武當道士，體力消耗過鉅，所以後來一再施展斷流刀法，打擊他們極大，阮士達一人防守，雖然極為吃力，仍然支持得住！

最後這招「翻天覆地」，發出最威力的一招，令得眞武陣中弟子，再也無法承受得住！

眞武陣破了，這是從未有的事，十二名年青道士，簡直不相信這是事實，大夥兒怔怔的不知如何才好！

好半晌，在場羣豪才如夢初醒，「好！」哷聲轟然震破了橫亙在空間的沉悶！

停雲、觀雲兩名老道臉上神色如故，絲毫不現七情六慾的喜怒顏色，可見出家人修養有素，非常人可及！

在留園的綠林好漢，見宇文信破了眞武陣，這是他們共同的勝利，這如何不令大夥兒歡喜若狂！

宇文信及阮士達師兄弟二人，雖然已經破去眞武陣，但內力消耗過鉅，所以此時微笑接受歡呼，暗中調勻體內眞氣，準備接下一場大戰！

足足鬧了一盞茶時分，宇文信師兄弟內力已恢復了八成，停雲老道才道：「紅豹門的斷流刀法，果然威力絕倫，老道見獵心喜，也想見識一下，施主如果太累，我們可以延期再戰！」

宇文信也想也不想，立即答道：「小可還可以應付，何必再麻煩延期交手！」

停雲老道也不禁猶豫起來，宇文信雖然是筋疲力倦，但他殺害武當弟子，今日又破去眞武陣，如果不能將他重創，武當今後在武林中，別想抬頭見人了！

小閻羅宇文信也不打話，走到空地中間，停雲老道臉色凝重，緩步上前去。

場中頓時緊張起來，傳聞中，這老道一身修為，已近乎陸地神仙境界，宇文信剛才雖然破去了眞武陣，一來帶着點僥倖成份；此時二人單對單，可沒有取巧地方，全憑自己一身修為，試想，宇文信又如何是敵手！

不僅他們自己二人注重這一戰成敗，並還關係到武當派的聲譽，停雲老道是只許勝，不許敗，這情況下，他當然不會手下容情，宇文信怎能以疲乏之身，與這位有數十年內功修為的老道拚鬥！

數百名旁觀的綠林豪傑，心內急得叫救命，臉上的憂色像陰天的烏雲，看了令人難過！

小閻羅深深吸口氣，暗將眞氣調勻，往左橫走五步，單刀微微抬起，斜指向前面地上。

停雲老道右手握住劍柄，一按邊簧，松紋劍已出鞘，一道清瑩明潔的寒光，帶着寒森森的劍氣，破空而出，雖未交手，已有股先聲奪人氣概！

小閻羅宇文信不敢怠慢，大喝一聲：「殺！」斷流刀法中絕招——逆水行舟，刀鋒湧出雄渾無匹的勁氣，朝前衝擊。

停雲老道松紋劍微震，一陣幅度極小而又極快的寒光成弧形捲開，「逆水行舟」那招雄渾的刀鋒頓時消解，就好像一顆大石，投入汪洋無際的大海中，雖然激起漫天波浪，最後仍被海洋所吞噬！

宇文信絲毫不停頓，一刀快一刀，而發出的威力也愈來愈强勁，停雲老道那套太極劍法，已到了舉重若輕，化腐朽為神奇境界，隨意一劍，都是巧奪天工的妙着，恰到好處將斷魂流刀法化解！

「好！」旁觀雙方高手今日見了這等劍法，情不自禁叫好喝采！

血手哪咤阮士達十分焦急，照這樣情況看，師兄今日只怕不易取勝，自己一樣接不下老道的劍招，這如何是好呢！

小閻羅宇文信暗自一咬牙，決心向老道拚個明白，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立即施出，這是刀法中的最高成就，施展開來，頓時有山崩地裂，狂風驟雨，雷霆萬鈞，沛然不可抗拒之威！

停雲老道剛才已看過這一招的威力，他知道這是分勝負的時候，清嘯一聲，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全部注入松紋劍中。

一枝松紋劍，突然光華大盛，停雲老道冲霄躍起，身劍合一，滙成一束明燦輝煌的光柱，往前迎去！

兩股威力絕倫的勁氣接觸了！

沒有人能形容，根本也沒有人看清楚，當大夥兒定下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宇文信右臂及前胸流血，受了老道劍傷，停雲老道呢，半邊道袍破裂，右臂鮮血直流，看來也受傷不輕！

血手哪咤阮士達大驚，急衝上前，扶住小閻羅宇文信，低聲道：「師兄！」

宇文信右臂受傷，終已無再戰之力，停雲老道雖然也受傷，看來沒有宇文信的嚴重，而且旁邊還有一位觀雲老道，血手哪咤阮士達恐怕不是對手，紅豹門今晚，恐怕也在武當門下受創！

師兄弟二人雙手相握，心意相通，盡在不言中，他們決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決心與對方拚到底！

這時，早有武當弟子上前為停雲老道包裹傷口，宇文信也趁時裹傷，雙方包紮妥當，這場未終結的大戰仍要繼續下去。

停雲老道打個稽首道：「二位施主，還要繼續麼！」

小閻羅宇文信笑道：「老道長，今日之戰，是一場生死戰，毫無妥協地方！」

「無量壽佛，」停雲老道臉露不忍之色，緩緩道：「施主放下屠刀，貧道可以在掌門面前說項，不會太難為施主，如果繼續拚鬥，我們雙方都不願有此結果！」

小閻羅宇文信明白對方好意，但紅豹門弟子又豈是臨難苟免之輩，當下抱拳道：「多謝道長厚愛，但江湖上的生涯，原是如此冷酷無情，死生不算什麼，我們一踏入江湖圈子，早已準備[illegible]，出手吧，請繼續我們的拚鬥！」

停雲老道似乎不急[illegible]雙目微閉，遲遲不肯出手。

血手哪咤阮士達上前三步，低聲道：「師兄，由小弟接戰，或可僥倖，渡過今日大難！」

小閻羅宇文信受傷，尤其是右臂創傷，根本不能用力運勁，雖然血手哪咤阮士達一樣不行，總好過他現在這樣不能動手吧！

沉默了半响，宇文信終於艱難的點了點頭，低聲道：「小子！」說罷，退在一

旁觀戰。

血手哪吒阮士達深深吸氣，抱拳道：「請兩位道老繼續賜招。」

觀雲老道對停雲老道低聲道：「師兄，由我出戰吧！」

停雲點了點頭，竟自走開一旁，沒有說什麼，這時候，實在也沒有什麼可說，眼前這一戰，已經是一面倒的局面，武當派穩操勝劵，這在他們出家人來說，不願做此趕盡殺絕的事，但武當派的聲譽，以及武林中的傳說，他必須執行掌門所付的使命。

血手哪吒阮士達沒有拿兵刃，停雲老道當然不好意思抽出長劍，再說，武當派的拳脚功夫，七十二路擒拿術，沾衣十八跌、太極拳及綿掌，無論那一套，在武林中都有過顯赫的功蹟，停雲老道數十年鑽研，已經得心應手，輔以深厚內功，可說是穩操勝劵！

「請！」血手哪吒阮士達抱拳為禮，拉開架勢，準備接下這一場殘酷的血戰！

停雲老道平步青雲打個問訊，臉色沉靜。

在旁數百名的綠林豪傑十分緊張，他們本想跟隨紅豹門，在武林中闖一番天下，如果宇文信師兄今日失敗甚至成擒，他望希望又成泡影，因此大家很担心。

血手哪吒阮士達已抱必死之心，所以沒有憂懼，他知道對方自持輩份，所以不會搶先動手，當下微一凝神，血手神功運足，一雙手頓時變成血紅！

武當年青輩的道士見了，臉色大變，他們知道這血手神功威力絕倫，只要給它沾了邊，立刻熱毒攻心，終至毒發而死！

觀雲老道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右掌微微抬起，準備接招，對於這威名顯赫的敵手，似乎無動於中。

「看掌！」血手哪吒阮士達輕叱一聲，身形奇快滑出，血手巳沾上觀雲老道的胸衣！

「呀！」年青道士驚叫起來。

大夥兒總算見識到這奇特身法，血手哪吒的外號總算名符其實，由於他這身形，就像傳聞中足踏風火輪的哪吒一樣，奇快無比，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手，猝不提防之下，照面間就受傷敗落！

今天，面臨生死存亡關頭，血手哪吒阮士達全力施為，去勢更快，下手更重！

觀雲老道一生未見過如此奇怪身法，但他臨危不亂，陡地胸腹往內縮進八寸有奇，僅此方寸地方，巳够他閃避的了！

「絲！」胸衣扯去一塊，如果賭輸贏，老道巳經輸了，但他們是生死戰，所以並未因此停手，老道身形微轉，人巳閃開三尺，左掌擋截，直斬對方脈門。

血手哪吒阮士達手指一轉折，迎將上去，只要老道沾着點邊，就有他好看的！

觀雲老道知道厲害，自然不會以身試險，雙掌展開武當絕學，與血手哪吒阮士達大戰！

一百招過去，雙方仍然不勝不敗，由於老道不能碰對方雙手，所以許多招式打了折扣，而且還要閃避對方手掌，雖然內功深厚，一時又無法取勝！

小閻羅宇文信暗暗心喜，只要制服觀雲老道，武當派人雖多，巳無足懼！

血手哪吒阮士達全力施為，希望血手沾上老道身上任何地方，所施招式也與普通武林高手拚鬥大異其趣，外人不明究理，一定認為怪不可言！

突然，停雲老道手中長劍刺出，事前毫無任何徵兆，像他這樣絕頂高手，猝不提防下，血手哪吒阮士達如何閃避得了，「嗤！」左手中劍，不由大驚，連罵人的話還未出口，胸口又中了一掌，試想，武當派碩果僅存的兩位前輩，同時出手，天下有幾人受得了。

血手哪吒阮士達翻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好不要臉！」小閻羅宇文信怒喝。

血手哪吒阮士達踉蹌跌倒，臉如白紙，雙眼望住停雲及觀雲兩老道，蘊含着無限的恨意，雖未罵出口，但他心內的恨怨，絕非言語可以表達！

紅豹門的高手，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二人全部受傷，失去戰鬥力，即使一名九流脚色，也能要了他們的命！

「把他們殺了！」一名年青道士叫起來。

「來吧，有本領的自己來！」徐貴艮挺身走出。

那名年青道士一怔，見是一名後輩子弟，心內頓時生出看不起的意念，冷笑道：「釜底遊魂，也敢大言不慚，到底是邪魔外道！」

「好，待俺來見識名門正派的絕世武功！」徐貴艮冷峻道。

「小子，俺松月來教訓你幾招。」年青道士大踏步走前三步，氣概不可一世！

三清教中人，爭強鬥勝，可以說是為了門派聲譽，但言辭態度，却令人不敢恭維！

武當的長老在場，見門下弟子如此飛揚傲慢，也不出言阻止，更加令人齒冷。

在場衆人，此時心底全心全力支持徐貴艮，希望他能擊敗松月！

今日武當高手在，紅豹門主力受挫，看來巳無力扭轉局面。

徐貴艮能够在絕對頹勢下，挺身而出，僅此臨危不苟的氣節及胆色，巳令衆綠林豪傑暗中欽佩十分！

松月此時冷峻望住對方，等待出手一看情況，這位年青道士不出手得巳，出手必然是要命的重擊，徐貴艮僅是紅豹門中第三代弟子，不知他能否擋得住三招！

二人僵持了好半晌，仍未出手！

突然，徐貴艮右手微伸，又疾快縮回，而他自己全身未動，外人不明就理，好像在開玩笑，伸手縮手，却不是攻擊敵人，這在決戰場上，實在是太不合理！

松月可不這樣想，他要對方先出手，表示自己身份比較特殊！如今對方既巳伸手，這還有什麼客氣！

颼颼颼，松月的拳脚不發則巳，一發有如狂風驟雨，目標全是致命要穴！

徐貴艮嘴角噙着冷笑，身形閃動，避開一連串攻擊，尚未還手！

松月十幾招施出，未能將紅豹門三代弟子制服，感到老羞成怒，神態愈加獰猙可怕，那有半點出家人的樣子，只怕連普通人都及不上！

徐貴艮右手倏發，天魔大鬧地獄，松

月頓時慌了手脚，「砰！」的大响，這名年青道長，經巳受傷，倒地不起。

「好功夫！」觀雲老道冷冷道。

徐貴艮知道這老道一身武功，非比尋常，他如果眞的出手，只怕紅豹門今日就要大大不妙了！但是，如今面臨的難關，的確不容易解決，除非出現奇蹟，紅豹門的主力今晚只怕要消失殆盡！

這時，徐貴艮個人孤軍作戰，在武當派數十高手前，顯得是那樣的孤單，那樣的脆弱。

徐貴艮屹然卓立，毫無胆怯及退縮神色，緊閉嘴唇，準備拚鬥到底！

觀雲老道雙眉微皺，他以武當前輩的身份，向一個邪魔外道門派的三代 弟子出手，即使取勝，那也會貽笑天下！如今這情況下，如果就此罷手，一樣得不償失，擺在面前的與紅豹門一樣，不容易解決！

飛斧胡宗庭忍不住叫道：「武當派向以名門正派標榜，今日你們各位的俠義風範．我們正在密切注意。」

「好，貧道來處理，絕不會令天下武林同道笑話，」觀雲老道微一沉吟，心內即有了計較，冷峻道：「紅豹門殘暴成性，殺害本門弟子，如今本派以堂堂之師討還公道，想來也是本份行動。」

「道長是否要動手殺害紅豹門的弟子？」飛斧胡宗庭又忍不住問。

「趕盡殺絕，武當派尚不至於會如此做，這只是邪門外道的作風，貧道今日要考驗考驗這年青朋友，我相信他入魔尚淺，或可救治！」

徐貴艮突然冷笑道：「貴派今日行為，我不以為比邪魔外道好多少，老道子要施辣手，放手施為好啦，看我紅豹門弟子是否會胆怯退縮！」

「好！」

「好氣魄！」……

綠林羣豪轟然叫好喝彩。

觀雲老道鐵青着臉，緩步走前五尺，冷峻道：「今日老道為武林除害，年青人如果肯認輸，或可有救，老道一力承担，武當或可饒了你，如果一意孤行，執迷不悟，老道拚着武林非議，也要除此武林大害！

貫項大法

徐貴艮叫道：「只管出手吧，看看紅豹門弟子的骨氣，可是貪生怕死之徒！」

觀雲老道嘴角噙着冷笑，右掌倏發，快如閃電，徐貴艮猝不提防，給打得飛了起來，「砰！」的一聲跌在七尺開外，但他極快又爬了起來！

「呀！」旁觀羣豪驚叫起來。

徐貴艮心內大怒，正要出聲喝罵，觀雲老道雙掌吐吞如電，在場衆高手竟未看清出手，徐貴艮又飛了出去，這次臉頰腫起，雖未受內傷，却也疼痛十分！

「我這兩下，你可服了麼！」觀雲老道冷峻道。

「不服！」徐貴艮大聲叫起來道：「你殺了我也不服，如果用武力壓迫人，那才是殘暴，那才是無理，尤其是標榜着名門正派的前輩修道之人，能這樣做，更令我觀不起，而且極端鄙視！」

「罵得好！」小閻羅宇文信笑道。他笑得很愉快，因為徐貴艮巳在口頭上，給觀雲老道以及武當派，作一次沉重反擊！

「好！」旁觀羣豪轟然叫好！

觀雲老道臉色鐵青，顯然巳經老羞成怒，他也不辯駁什麼，只是淡淡道：「你小心了，我這次出手，不會停止，直到你認輸為止，否則，就要一直打下去！」

「來吧，拿出你們武當派欺凌弱小的一貫手段，紅豹門弟子證明給你看，什麼才是大丈夫行徑！」徐貴艮凜然卓立，義正詞嚴，雖然衣衫不整，滿臉靑腫，那種視死如歸的神態，深深印在綠林羣豪心版上。「砰砰！」這兩下手勢極重，徐貴艮嘴角巳滲出鮮血。

「怎麼不拿出紅豹門的武功來，光是口頭上練功夫到底不行呀！」觀雲老道冷笑道。

徐貴艮心頭火發，他此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突然激發了體內狠勁，使出了天魔散手中拚命絕招——「有去無回」，雙脚雙手，左右環抱盤繞猛擊，連防守全放棄了！

正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

觀雲老道一甲子的精純功力，比徐貴艮不知高出多少倍，所以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但是，這招「有去無回」，正是天魔散手拚命絕招，那怕你武功再高，碰到這種破釜沉舟的狠着，也無法防止！

這招「有去無回」使將出來，觀雲老道只覺全身上下的重要穴道，全在對方攻擊力籠罩下；雖然，徐貴艮全身所露出的空隙極多，隨便出手，都可制他死命；可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易逃脫同歸於盡的命運！

觀雲老道雖然也是八十幾歲，仍然不願死在如此情況下，不得巳，運氣護住要穴，閃身避開！

「砰砰！」胸腹中了兩下，雖然要不了命，也够他瞧的，尤其是顏面上，更要了他的命！

徐貴艮這下大獲全勝，他並未趁勝追擊，昂然站在原地，冷然望住觀雲老道。

「嗯，這是天魔散手的『有去無回』，果然妖魔外道，兇殘狠辣大異尋常！」觀雲老道似乎並未激動，冷靜敍說一件普通事。

「師伯，我們不須客氣！」松月心內懷恨不平，見師伯似乎要放過敵人，所以立即出言挑撥。

「我們武當派今日到此為止，十日後，紅豹門高手仍在，那時就要一決生死，我們走吧！」觀雲老道淡淡道，說罷轉身往外走去。

松月等年青一輩的道士，心內雖然不平，但觀雲老道儼然是此行主腦人物，他話巳出口，衆人自然不能反對，所以只好恨恨地望了徐貴艮一眼，然後尾隨走出留園。

小閻羅宇文信等望住一羣道士的背影，暗自透了口大氣。

待羣道走後，一旁的綠林羣豪立刻鼓噪起來；七嘴八舌道：「這班武當道士，簡直是僞君子，處處要擺臭架子，以為這樣可以表現他們的尊嚴！」

「什麼尊嚴不尊嚴，不要臉是眞！」

……

小閣羅宇文信微笑不語，待衆人靜下來，才心平氣和道：「各位兄弟，今日未死在武當派門下，本門之福，也是各位之福，大難不死，應該與各位慶賀一番！」

「宇文大哥這話有理，高興時應該喝酒！」飛斧胡宗庭首先叫起來！

「吩咐擺宴！」徐貴艮高聲傳令！

「是！」執事們轟應一聲，他們這時精神特別好，今晚武當幾乎打破了飯碗，主人安然渡過危機，他們的飯碗可以保持，所以精神特別好！

酒菜全是最好的，此時又沒有任何顧忌，一羣三山五嶽的綠林豪傑，放開喉嚨，盡情歡樂！

響亮的笑聲，在大廳內揚溢！

血手哪吒阮士達滿腹心事，十日後，武當派高手再度來臨之際，紅豹門如何迎敵，抑或是引頸待戳，任人宰割，還是奮起迎戰，寧死不屈？

小閣羅宇文信似乎已看破師弟心思，把頭靠近，低聲道：「師弟，別担心，到時自有退敵艮策，如今只管喝酒，放開懷抱尋樂！不須杞人憂天，苦了自己！」

血手哪吒阮士達知道這位師兄，心智過人，他既然說已有艮策，定然有幾分把握，但事實擺在面前，武當派不說別的，竟只觀雲、停雲兩名老道，紅豹門已無法抵擋，像掌門以下十二長老，全有一身精純武功，其餘弟子更別說了！

徐貴艮此時走上來，手裏捧着杯子，送到血手哪吒阮士達面前，低聲道：「師父，這是我家療傷聖藥，你服下去可能好快些！」

血手哪吒阮士達早已聞到那股香氣，尚未入口，頭腦一清，頓時精神疾振，知道杯中東西不簡單，立時用充滿了懷疑的眼光望過去。

徐貴艮知道阮士達意思，低聲道：「師父放心，我還留有一小瓶，够三四人用了！」

原來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掛念宇文信，他的傷勢也頗重，如果自己一人服用，那可太過份，徐貴艮如此說，他才放心，一口喝下！

那眞是好東西，將一入口，立刻有股熱力穿貫奇經八脈，傷勢頓時好了大半！

血手哪吒阮士達大驚，這東西如此靈效，那還得了，必然是曠世難求的奇珍，這弟子徐貴艮如何得來的，那眞是奇事！

徐貴艮此時却退回自己座位，呼五喝六的與大夥兒猜拳喝酒去了！

三天後，留園內的綠林羣豪分頭找人，準備十日後，與武當派決戰！

留園內外的防守，也益發嚴密，簡直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方如果想偷襲，只怕不容易。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喧嘩聲。

飛斧胡宗庭恰在附近，聞聲立刻趕到門外，只見一名老者，神態威猛，大紅披風，滿臉殺氣，冷峻的站在前面，四名壯漢正在喝問。

「老朋友，你是那一路英雄，請說出來，俺好通報！」一名壯漢正是黑道小有名氣的醉虎賈寧。

「嘿嘿嘿！」老者雙眼望天，連話都懶得答。

醉虎賈寧雖然心內經已發火，但對方氣度自然而然有股懾人威力，所以仍然忍住，低聲下氣道：「老英雄不肯見示名號，我們如何通報！」

「叫你們主人出來跪地迎接！」紅衣老者口氣狂得駭人，那不可一世的氣燄更令人受不了！

醉虎賈寧再三容忍，以爲這老者定是當世高人，所以言辭上才會那樣狂；但是，叫主人跪下迎接，這簡直是侮辱人，看來定是敵方高手無疑！

其餘兩名大漢突然發掌，猛擊紅衣老者背心，「砰！」聲大响，四隻手掌結結實實擊中。

「好！」醉虎賈寧大喜，立即大聲喝采。

但是，紅衣老者沒事人一般，絲毫未受傷，反而兩名大漢手掌却紅腫起來，像插滿了針刺，疼痛難當！

這一來，令得醉虎賈寧大驚，他知道這是對方內功反震所致，紅衣老者如此神功，簡直是駭人聽聞！

試想以醉虎賈寧這等江湖末流，如何敢出手呢？但在留園大門口，給人家欺上門來，如此忍下，却又算什麼英雄好漢！

醉虎賈寧正在爲難之際，突然看到飛斧胡宗庭，不由大喜，叫道：「胡爺來得正好！」

其實飛斧胡宗庭早已經來了，見紅衣老者如此欺人，當下再不客氣，大喝一聲：「殺！」雙斧破空飛出，往紅衣老者頭上斬去。

「呼！」老者紅袍突然反捲，奇準兜住雙斧，像活的一般反射回去，比來時更快。

飛斧胡宗庭偏不信邪，伸手接去，甫一接觸，斧柄陡地湧來一股大力，幾乎把握不住，但他咬緊牙齦硬行抓住不放，蹬蹬蹬，連退三步，再退三步，「托托！」雙斧仍然脫手飛出，跌倒地上。

這一來，飛斧胡宗庭臉上發赤，今天這觔斗可栽大了，以後如何能在江湖上混，當下一咬牙，抽出雙斧，準備施展最後殺着——日月爭輝，與這老傢伙拚了！

「胡兄不可！」千手無常呼延慶急叫道。

飛斧胡宗庭循聲望去，已見小閣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文達早已拜倒，一個口稱「師父！」一個高呼「父親！」知道這紅衣老者是紅豹門主——紅豹宇文河清，當下不由大驚，汗流浹背，跪倒地上，不敢抬頭！

「哈……」紅豹宇文河清暢快大笑，頻喚道：「起來！起來！使得好斧頭！」

「我不知是老前輩駕到，晚輩罪該萬死！」飛斧胡宗庭叩頭請罪！

「罷了，不知者不罪，我們到裏面去說話！」紅豹宇文河清說時，當先走進門去！

紅豹門主到了，衆人頓時精神大振，停雲、觀雲兩名老道武功雖强，只怕也未必强得過這位紅豹門主，十日後決戰，有了這位絕頂高手，雖然不敢說勝，相信雙方必有一番劇烈的拚鬥！

坐定後，徐貴艮恭恭敬敬叩了三個响

頭，高聲道：「徒孫拜見師祖！」

紅豹宇文河清對這位初次見面的徒孫，似乎特別投緣，聞言立即含笑道：「好孩子，走過來，讓我看看！」

徐貴艮戰戰兢兢走上前去，紅豹宇文河清抓住徐貴艮的手，輕輕摩挲，神態中有說不出的愛憐。

大廳上羣豪列坐，共同商討到時對付武當戰略。

但是，紅豹宇文河清此時却不商討大事，却在和徒孫敍家常，豈非怪事！

好半晌，紅豹宇文河清放下徐貴艮的雙手，轉頭向各人道：「强敵壓境，各位大概會笑我太痴吧！」

「不敢！」衆人齊聲道。

「對付武當派，老朽已有了計較！」紅豹宇文河清臉露笑容，似乎已經成竹在胸！

「老前輩智珠在握，晚輩愚蠢，請示玄機！」飛斧胡宗庭恭敬道。

紅豹宇文河清微微點頭，好像很受用，沉吟半晌，轉頭向大家問道：「你們可知道我的方法！」

試想，誰能猜中老魔頭的心思，大夥兒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好！

「哈哈！」紅豹宇文河清笑道：「大敗武當派，要他們好好丢一次大人，我這徒孫，就可以做到！」

「什麼！」衆人叫起來！

大夥兒似乎不相信自己耳朵，徐貴艮能挫敗武當派高手，這是什麼話，誰也不懂，可是紅豹宇文河清如此說，一定有他可靠的理由，因此衆人只有瞪眼的份兒！

「嗯，」紅豹宇文河清頗爲得意，微笑道：「我這徒孫，根骨悟性極佳，只要小施妙法，數日間，立刻可以造就絕頂武功！」

別說是在座衆人，即使徐貴艮自己，也無法相信，怔怔地望住這位師祖，像看着什麼大怪物一般！

「我這法子很簡單，說出來，沒有一點稀奇，即是採用集腋成裘辦法！」紅豹宇文河清說到此處，稍微頓了頓，見大夥兒迷惘不知所措，然後微笑接道：「在座總有二十幾位，內功修爲深厚，由我開始，每人將自己的眞元，貫入一部份給我這徒孫，試想，他的內家火候，當世之中，誰有那樣深厚雄渾，觀雲、停雲兩名老道，雖有六十年內家修煉功夫，只怕也無法與我這徒孫比較了！」

這的確是驚人的法子！

武林中，貫頂大法雖有採用，那也只限於一人而已，除非是極親近的人，才肯使用，如今紅豹宇文河清所提出來的，二十人分別輸出眞元，雖然只是小部份，試想，徐貴艮所獲得的，即使武林名家，從不間斷，兩甲子甚至三甲子的修煉，只怕也無法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大廳內，靜得出奇，衆人實在震駭莫名！

「各位有意見麼？」紅豹宇文河清微笑問道。

「沒有！」

「我們同意！」

「這眞是前所未有的法子！」

在座綠林羣豪，能够心甘情願的答應，有兩點理由：

第一，武當派實在欺人太甚，紅豹門如果遭受打擊，他們日子更難過。

再者，徐貴艮當日抗敵，所表現的風度，大夥兒深受感動，這位少年弟子，的確令人欽佩。

所以，大夥兒才情願將自己性命交修的內家眞元，一部份送出，作爲奉獻的禮物！

紅豹宇文河清爲何這樣鍾愛這位徒孫，也是有兩大原因：

其一是徐貴艮送去的成形何首烏，令老魔頭受益頗大，心底下自然而然愛上了這位徒孫！

再者，此次武當大興問罪之師，徐貴艮捨死忘生，抗拒强敵，令紅豹門聲威大振，同時更使綠林豪傑心儀投効，儼然奉紅豹門爲盟主，這無疑是徐貴艮大功！

因此之故，紅豹宇文河清因利趁便，提出貫頂大法，綠林道上的高手，一致贊成，如果是第二人，他們心底不是敬服的英雄，只怕不肯將本身眞元送人！

俗語說，英雄創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確有其顚撲不破的眞理！

徐貴艮一步登天，前後不過三日。

他已由平常武林人，晋入絕頂高手行列！

當今宇內，別說像他這年紀，只怕老一輩的奇人，懷有曠世神功之人，也不容易具有徐貴艮如此深厚內功。

因爲他只不過在短短三日時間，就獲有如此神功。

世上還有如此幸運的人麼！

「孩子，」紅豹宇文河清當着衆高手面前，親切地對徐貴艮道：「斷流刀法中最後一招——翻天覆地，你再使來給我看看！」

「是！」徐貴艮恭敬回答。

本來，一門派中的絕學，而且是紅豹門中的武學精華，豈可當着外人面前施展。紅豹宇文河清所以如此做，正是他過人之處，再說，這班高手此時與紅豹門，的確已連爲一體，榮辱與共，所以這樣做是對的！

此時，徐貴艮取過單刀，神色頓時誠敬無比，歛氣凝神，將整個人的精神意志，貫入刀中，漸漸已和刀連爲不可分割的整體！

突然，徐貴艮往前踏上一步，僅此一步，已將無堅不摧的殺氣引發，在塲衆人，感染到一股强勁無比，有質無形的殺氣，陰森森的，沁心砭骨。

「嘿！」徐貴艮蓄勢已足，陡地一聲悶喝，單刀緩緩高舉過頭，像舉着座山，刀上的殺氣愈來愈强勁，滔湧澎湃，有如大海中的掀天巨浪，無休無止的，滙成一股洪流，集中一個目標衝去！

「轟！」强勁的刀勢，令得面前的空氣承受不住如此巨大壓力，猛然的爆發開來！

「殺！」徐貴艮這一聲叫，就像火山爆發的訊號，轟轟發發，在他前面的東西，無論大小，全部分裂，由近而遠，伸延極快，迅速伸展到遠方！

「轟！」刀勢太强，大廳柱子斷裂，屋頂瓦片跌落，塵土飛揚，聲勢駭人！

好半响，風平浪靜，大廳內羣豪，相顧駭然，斷流刀法威力絕倫，往日只是傳聞，如今親日見到，果然名不虛傳，尤其是這招「翻天覆地」，簡直是刀法中的極致，今日徐貴良到底練成了！

沒有人喝采叫好，事實上太過駭人，所以大廳內羣豪像呆了一般！

今天徐貴良能夠發出刀上威力，當然是由於內功增强之故！

「好刀法！」飛斧胡宗庭首先打破沉靜。

「嗯，很好！」紅豹宇文河清看了頗感滿意。

「唔……」千手無常呼延慶放聲大笑，開心已極，半晌後才道：「徐少俠這一刀的威力，相信武當派無人能擋得住，到時可叫他們大吃一驚了！」

「嘿嘿，武當派自稱爲名門正派，神功無敵，這次可令他們大出意料之外，今天我們可要好好運用此點，到時看看那班雜毛嘴臉！」飛斧胡宗庭道。

「據探到的消息，武當派大舉出發，所調動的人馬約有六十多名，看來他們是存心將江南綠林道一網打盡，因其如此毒辣，我們才要狠狠反擊！」紅豹宇文河清冷峻道。

「我們以老前輩馬首是瞻！」衆人齊聲道。

「大家是一條船上的人，同舟共濟，別客氣！」宇文河清淡淡道。

這是個好日子，大夥兒懷着興奮的心情，磨拳擦掌，枕戈待旦！

雙方約定在寒山寺外決戰！

武林中早已轟動，尤其是黑白兩道，彼此關心同道的成敗，所以到場觀戰或其它目的，簡直是人山人海。

武當派由掌門泰鈞道人爲首，連觀雲、停雲及門下弟子六十餘人，靜靜走進場中。

紅豹門主力很少，只有四個人，但附從的綠林豪傑却很多，表面上看來，雙方人數差不多，只是武當有停雲、觀雲兩位老人，他們的絕頂武功，精深的內功，紅豹門無人能敵！

所以整個武林道，一致認爲今日是武當派大展神威的日子！

徐貴良的成就，還沒有人知道，所以武當派即將面臨的打擊，他們自己還不知道呢！

紅豹宇文河清首先打破沉靜，朗聲道：「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紅豹門自不量力，決定以我們本門四人，與武當派決一死戰！」

「好，我們比什麼，劃下道來吧！」武當掌門泰鈞道人更爽快，直接了當的應戰，懶得說那些無聊的道理！

紅豹宇文河清露出得意微笑，對方這樣問，那是走進了陷阱，這陷阱將使武當派陷入萬刦不復地步，事後他們只怕會氣得自殺！

得意的微笑浮現在臉上，紅豹宇文河清全身紅袍，特別引人矚目，武當派高手見了，暗自奇怪，紅豹門中四人，面對如此强大敵人，竟然笑得如此開心，他們難道眞的不怕死！

血手哪吒阮士達踏前一步，向四周人山人海環視一周，然後朗聲道：「本門派出最小弟子，與武當高手決戰，三戰定輸贏！」

這話一說出來，在場的武林高手，以及武當派老少道士，全都懷疑，世上竟有此等狂人，死要面子，還是其它問題！

泰鈞道人沉吟半晌，顯然不信阮士達眞會如此做，當下謹愼問道：「三場定輸贏，比試武功，勝兩場者才算贏，這很公道，輸的一方聽憑贏的一方處置，你們可同意，或者，任何開出條件，當着天下英雄，作一了斷！」

「掌門人說得很公道，我們自然贊成！」血手哪吒阮士達微笑道。

「閣下是否代表紅豹門說話！」泰鈞道人到底是一派掌門，怕紅豹門撒賴，到時不承認所說，因爲血手哪吒阮士達在紅豹門中作不了主，所以有此一問。

「哈哈，」紅豹宇文河清朗笑一聲，笑道：「我這弟子所說的話完全是代表我門中意見，掌門人放心好了！」

「好，既然這樣，我們就開始比試，貴門派什麼高手出戰。」泰鈞道人很仔細地問。

紅豹宇文河清隨手一指，徐貴良踏前一步，抱拳道：「由小可試試。」

「呀！」四周驚訝聲大起。

徐貴良是紅豹門中第三代弟子，如今竟然担當如此重任，輸贏足以決定生死存亡，所有的人實在懷疑紅豹門莫非是知道必敗，所以派最末流弟子出來應應典麼！

泰鈞道人一時也呆住了，武當派大舉出動，連閉關多年的停雲、觀雲兩位老道也出動，如此强大陣容，只對付這麼個三代末流弟子，眞叫人下不了台！

更令人爲難的，派什麼人出戰？這一戰關係太大，只許勝，不許敗，請停雲、觀雲兩位中任何一位，自然是穩操勝劵，當着天下英雄面前，武當派如此做，豈非是太過丟人！

泰鈞道人執掌武當，還未碰到今天這樣難題，眉頭深鎖，一時不能決定！

紅豹宇文河清等了好半晌，微笑問道：「掌門人，莫非不屑出手！」

「好，就這樣辦！」泰鈞道人一咬牙，當機立斷，謖聲應道：「貧道忝任掌門，不計榮辱，與紅豹門弟子作第一場比試吧！」

「掌門人！」衆弟子高叫。

泰鈞道人知道他們意思，搖了搖頭，阻止衆弟子再說什麼，緩步走出場中，神情肅靜。

徐貴良也施施然走出。

四周人羣立刻傳來嗡嗡聲。

一老一少，强烈分明，雖未比試，武當已輸了一籌，看情況，紅豹門中人毫無懼色，反而有股得意之狀，羣豪不禁竊竊私議，這毛頭小子莫非有什麼驚人絕學不成！

「道長，我們比什麼？」徐貴良拱手問。

泰鈞道人心念急轉，當下說道：「比試拳掌功夫，你說好麼？」

「自當奉陪！」徐貴良笑道。

今天的事透着古怪，泰鈞道長感到不對頭，但他實在摸不透，紅豹門究竟玩什

麼把戲，如今事到臨頭，只好小心應付面前的難關！

二人對峙着，誰也沒有露出緊張之色，泰鈞道人還有理由，他以一派掌門之尊，不言而知，其本身武功必然有驚人成就，徐貴良毫無懼色，又是什麼道理！

泰鈞道長等了半晌，對方仍未出招，如果這樣僵持下去，又是如何了局，當下豁出去了，決定先出手，口內平淡道：「接招！」

徐貴良從容站定，只是微微的點了點頭！

泰鈞道長緩緩伸出手，他這樣做，可以讓天下英雄知道，對付一個後生小子，不用武當絕學，一樣可以制勝，對方只要伸手，他可以運用强渾內勁，將對方震傷也就算了！

徐貴良明白泰鈞老道意思，他毫無所懼，也照樣畫葫蘆，緩緩伸出手去！

「搭！」二人手掌相接，很斯文，毫無火氣！

只怕比武場中很少有如此場面！

泰鈞道長信心十足，徐徐吐出三成內勁，只想將對方震傷算了！

雖然如此，這三成內勁也是非同小可，泰鈞道長大感驚異，勁力發出，有如泥丸投海，了無踪跡！

「這是什麼緣故！」泰鈞道長心內大疑，如今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當下一咬牙，十成內勁疾吐，爲了武當派的盛譽，顧不了那麼多！

徐貴良反爲不敢怠慢，運勁相抗！

泰鈞道長突然感到對方掌心內勁，排山倒海般衝到，不由大驚，無暇思索理由，只有全力抗拒，但是，勁力雄渾無匹，猛然間，泰鈞道長翻身就倒，口吐鮮血，人已昏了過去！

「掌門！」停雲疾快衝到，右掌抵住命門，緩緩送過一股眞元，泰鈞道長才無力的睜開眼來！

「這年青人內勁極强，本派無人能敵！」泰鈞道長無力低聲道。

「用劍！」停雲老道提出意見！

泰鈞道長點了點頭，在目前來說，武當派只好如此，總不至於投降認輸吧！

「呀！」天下武林高手驚叫起來，他們實在不敢相信，武當掌門一派之尊，竟然會在內功方面輸給人家，而且只是個紅豹門中三代弟子。

沒有人想得透，何以有此不可思議怪事，徐貴良深厚內功，是如何得來的，前幾天，他仍然敵不過停雲、觀雲二位老道長的三成功力，今日却有如此神奇內功，的確叫人想不透！

停雲老道深深吸口氣，抽出長劍，緩步走出場去，平淡道：「老道請教幾手劍術上的招式！」

「好！」徐貴良昂然答應。

早有人送上單刀，徐貴良隨隨便便拿起刀柄，臉上神色一片木然。

經過剛才一戰，停雲老道不敢托大，體內一口先天眞氣調勻，一領劍訣，繞着對方走動。

徐貴良知道這老道功力精深，尋常招式無法取勝，只有斷流刀法最後一招——「翻天覆地」可以取勝，今日與武當派決戰，不能拖延，等會還有很多事要辦！

緩緩吸了口眞氣，徐貴良微一凝神，單刀微微上揚，「翻天覆地」經已施出，一股凌厲無匹的殺氣，驚濤裂岸般洶湧衝向前去！

停雲老道大吃一驚，他平生會過强敵無數，像今天這樣，刀鋒上能發出如此凌厲的殺氣，還未遇見過，當下猛吸口眞氣，寒月三式立即施出！

意外結局

武當派歷代高手，練成寒月三式的，只不過六人，像這樣劍道上絕學，一經施出，頓時有鬼神莫測之機，漫天劍氣，嗤嗤之聲破空不絕！

徐貴良所使刀式，僅有一招，而此招已經化繁爲簡，到了歸眞反璞境界，他此時誠敬無比，全心全力在運刀式，刀鋒高舉過頭，翻天覆地的威力經已發出。

「轟！」空氣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壓力，猛然爆發，刀鋒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劈出。

沒有人能形容那一刀之威，在場三山五岳的英雄，凜然心驚，天下有誰能擋得住這招刀法，紅豹門揚名武林，今天才見過他們向不輕用的絕學，果然威猛絕倫！

寒月三式運到急處，一團寒森森的劍光耀目已極，令人見了幾乎睜不開眼睛。

正在這時，翻天覆地刀勢已至，停雲老道猛地一聲清嘯，身劍合一往前迎去。

「轟！」刀劍相盪，兩股勁力衝擊之下，陡地起了陣旋風，飛沙走石，只見漫天塵土飛揚！

廣場上人山人海，可是這時，大夥兒驚呆了，連呼吸都盡量壓制着，所以靜到極點。尤其是武當派人，都睜大眼睛注視戰場，這一戰勝負關係極大，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一戰。

好半晌，風沙平靜，場中二人似乎並未受傷。

徐貴良抱刀站立，神色平靜，而停雲老道松紋古劍只剩下半截，本來紅潤的臉色，此時蒼白像塊白蠟。

看情況，停雲老道在斷流刀下敗北，而且還受了不輕的內傷。

但是，徐貴良究竟有否受傷，外人一時看不出，只有等他們自己去說明了。

停雲老道突然轉身，走回原來地方，沒有說一句話，可是神色暗淡，顯然不是好現象。

雖然沒有說明，看來武當停雲老道已經失敗！也即是說，今日武當派大敗，理應聽憑紅豹門處置，像這樣的事，武林中從未見過，歷史悠久的名門大派，今日敗在紅豹門中，而且只是個三代弟子，今後武當弟子還有何臉目！

無論如何，做人的信用更重要，武當派今日敗了，必須承担起剛才的承諾，而且是掌門人親口的承諾。

武當掌門泰鈞道人經已昏了過去，所以在場武當弟子雖多，誰也不能出來承諾失敗！

「是勝是敗，武當派的人應該有個交待！」飛斧胡宗庭突然打破沉靜，發聲詢問。

停雲老道稽首道：「老道敗了！」

「那麼，武當應該任憑紅豹門處置，可有異議？」飛斧胡宗庭厲聲問。

「無量壽佛，貧道不能作主！」停雲老道回答。

「哈哈，」飛斧胡宗庭笑道：「能作主的人又昏了過去，如果是裝死的話，今天豈非沒有結果！」

當着天下武林同道面前，武當如何受得了，停雲老道臉色慘變，淡然道：「我當任憑處置！」

「哈哈……」飛斧胡宗庭放聲狂笑。

「慢來，」人隨聲現，不是別個，正是當日大鬧留園的九州遊魂風嘯松。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吒阮士達見了，心頭疾震，此人熟悉紅豹門武學奧秘，今日出現，大是不妙！

「九州遊魂！」許多人叫起來。

武當派的人暗自高興，有人出來說話，最少可以拖延時間，說不定有奇蹟，免去武當派今日大難。

「紅豹門只有徐貴艮一人麼！」九州遊魂風嘯松大聲問，說時緩步走入場中。

俗語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九州遊魂風嘯松在武林雖然薄有名聲，紅豹門又豈是省油燈，徐貴艮因利趁便，修習紅豹門中絕學，更由綠林道上高手，共同貫入性命雙修的內家眞元，才造就了今日的成就！

所以說，徐貴艮在紅豹門中，只不過最近幾日，才成爲萬衆矚目的絕頂高手！

此時，九州遊魂風嘯松點出此點，血手哪吒阮士達首先跳將出來，喝道：「我們來試幾招！」

「看看紅豹門中又練成什麼驚人絕學！」九州遊魂風嘯松緩步走入場中，神態從容，似乎未把紅豹門放在眼內。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出聲道：「閣下既是有心人，本門自然不會令你失望，待本門將武當之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再談好麼！」

「哈哈，」九州遊魂風嘯松朗笑一聲道：「紅豹門難道怕我這孤魂野鬼麼！」

紅豹宇文河清心內大怒，恨不得立即出手殺了此人，轉念一想，只要打敗此人，武當仍然逃不了，又何須急在一時，當下極爲有風度笑笑道：「沒有關係，等會無妨！」

此言一出，武當派衆人鬆了口氣。

即使九大門派，又何嘗不是鬆了口氣，紅豹門只不過是綠林道上一大門派，它的興起，就是宇文河清一人的關係，所以說，根本不算什麼大門派，假如武當派眞個任憑他們處置，那是各大門派的羞恥。

九州遊魂風嘯松一攪和，才有轉機！

此時，血手哪吒阮士達全神戒備，輕叱一聲：「看掌！」鮮紅如血的手掌閃電擊出。

武林中聞名的血手，已在衆人面前展露。

九州遊魂風嘯松全無所懼，身形突然折倒，血手雖然緊貼胸衣，霎眼間，九州遊魂風嘯松已無事人一般站在地上，臉露微笑，頗爲得意！

「殺！」阮士達老羞成怒，暴喝一聲・雙手鮮紅，似乎要滲出血來！

天魔散手已發揮最大威力，一般江湖高手，往日只有耳聞，今日親目所見，果然不同凡响！

然而九州遊魂風嘯松遊刃有餘，幾乎是閉着眼睛，從容應付！

血手哪吒阮士達心內暗驚，對方深知天魔散手變化，所以無論如何用力，仍然無法克敵！

「颼！」血手哪吒阮士達知道天魔散手無用，即時抽出單刀，決定使用斷流刀法。

在場三山五岳的高手，當然看過徐貴艮的刀法，九州遊魂風嘯松雖然熟悉紅豹的武功，但這招翻天覆地威力太强，只怕他抵受不住，像停雲老道那樣絕頂高手，仍然在斷流刀下受挫，九州遊魂風嘯松還是空手，他能擋得住那柄刀麼！

大夥兒正在惴惴不安之際，九州遊魂風嘯松右手疾伸，那份身法，眞令人拍案叫絕。

血手哪吒阮士達單刀橫砍直搠，可是風嘯松右手像一隻魔手，透過層層刀光，血手哪吒阮士達有點慌亂，風嘯松已抓住刀柄，只輕輕一扭，已將單刀奪過。

阮士達驚詫之際，風嘯松手掌輕輕在對方腰部摸一下，隨即退後七尺，微笑望住阮士達不响。

到這時候，阮士達還有何話說，人家已經手下留情，雖然奪刀之恨難消，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當下只有退出戰場！

紅豹宇文河清雙目如炬，盯住九州遊魂風嘯松，緩緩站起身來。

紅豹門威震武林，紅豹宇文河清本身的確有驚人藝業，如今他要親自出馬，對付風嘯松，大夥兒頗有刮目相看的意思！

「呼！」紅豹宇文河清身形飛起，滿身紅袍獵獵作响，直往對方頭頂撲去！

突然，九州遊魂風嘯松往地上倒去，好像睡在張舒服的床上，雙手抱頭，神態悠然望住半空的紅豹宇文河清，毫無攻擊意圖！

「好！」羣豪轟然喝采。

九州遊魂風嘯松實在值得喝采，武林中對敵的花式很多，可以說是千變萬化，像他這樣地上高睡，偏又有效的化解對方雷霆萬鈞的攻擊，叫人的確欽佩得五體投地，練武的人極多，能有此極佳的反應，當世中只怕找不出幾位！

紅豹宇文河清年紀雖大，但他勇往直前慄悍性格，是越老越强，見風嘯松應付得好，只一躺下，即化去他這招「風雷交擊」。他猛一咬牙，眞氣下沉，身形如飛星墜地，脚跟猛往下蹬去！

九州遊魂風嘯松在地上的身軀，往旁平移三尺，突然彈起，雙掌往後擊去，表面看去，風嘯松正在逃，誰會想到他會反擊，而且身形擋住，瞧不見他的手掌，所以大意之下，雙掌一齊打中。

這變化比剛才更令人驚奇，紅豹宇文河清雖未受傷，却奪去他的鬥志，人家早已知道他的拳路，可以趁機反擊，打下去只有丟人更大！

「颼！」一條紅影橫飛五丈，紅豹宇文河清又坐在原來椅上。

九州遊魂風嘯松總算將紅豹門打敗！

這一變化，可能改變紅豹門與武當的

約定。

所以九大門派中人，全注視這意外結果，看如何發展下去！

徐貴艮像沒有看見，雖然紅豹門敗了，好像他與紅豹門無關，木然站在原處不响！

到這時候，大家才清楚徐貴艮的一身絕學，由於他獲得極深厚的內力所致，並非紅豹門中人個個如是，這才令得天下英雄暗中透了口氣！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空中！

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走到紅豹門主前面，鄭而重之作了個揖，莊重道：「關於武當一事，老前輩可否取消原有約定！」

紅豹宇文河清暗自發火。

他日睹今日優勢，給這九州遊魂一人徹底破壞了。

眞要堅持處置武當派，其餘八大門派只怕會出頭，徐貴艮內力雄渾，足可與天下英雄一鬥，若有失閃，紅豹門只怕擋不住天下英雄圍攻，老頭想到此處，不禁暗自氣餒！

小閻羅宇文信突然道：「閣下是有心人，深知紅豹門武功，所以才敢挑戰，我們有仇麼！」

九州遊魂風嘯松微笑不語。

他這樣做，無異等於承認了與紅豹門有仇！

他到底是誰？所有的人都在想！

要知道，刺探人家武功奧秘，是武林中的大忌。

如若是不可化解的死敵，只能拚個你死我活！

紅豹宇文河清胸內怒火勃發，猛喝道：「天下英雄何存，給我將武當道士全殺了！」

「是！」飛斧胡宗庭等綠林英雄，轟應一聲，跟着抽出身旁兵刃。

武當既有約定在先，任憑人家處置，還有何話說，大夥兒只好低頭不語，任人割宰！

九大門派其餘八派高手大驚，正想出言，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叫道：「慢來！慢來！」

「怎麼，你是武當派的奸細！」紅豹宇文河清斜目而視，冷峻問道。

「門主說笑了，在下這調調兒，怎會是堂堂武當弟子，只是今日比武之事，貴門做得過份點，將來天下英雄說起這件事，對紅豹門轟轟烈烈的作風，可能會改變觀念！」九州遊魂風嘯松緩緩道。

「嘆，紅豹門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宇文河清心內怒發如狂，表面上仍然强行忍住。

「貴門三代弟子徐貴艮，用非常法子得來一身內勁，武當派以爲是後生小子一名，不値用辣手，因此反爲所趁，想這樣贏來的戰果，實不足以爲據！」風嘯松侃侃而談，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

宇文河清一時氣得糊塗了，竟然找不出反駁理由！

四周人山人海，此時鴉雀無聲。

大夥兒全聳起耳朵，靜聽場中二人說話。

因爲他們此時所討論的，是足以決定武當派的命運，間接的影響俠義道的力量，所以大夥兒全傾心靜聽！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暴怒起來，一張紅臉，此時更加深紅的顏色。

在陽光下，有股鮮艷的反光，看來越發令人生畏！

一旁的綠林羣豪，足有百多人，此時正等待紅豹宇文河清的號令。

只要他一揮手，其它的不說，武當派只好引頸待戮了！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又平靜下來，反問道：「如果本門一定要武當守諾言，閣下又怎辦！」

「哈哈，」九州遊魂風嘯松朗聲一笑道：「我本來有件法寶，只要施展出來，紅豹門今日只怕就要在武林中除名，在下不忍，所以才再三陳情，退而求其次，希望門主能採納善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樣就馬馬虎虎算了！」

這話實在令人不容易相信，紅豹宇文河清本來是性如烈火之人，此時那能忍得住，怒喝道：「今天就是命喪黃泉，也要拚到底！」

九州遊魂風嘯松絲毫不爲意，慢條斯理指了指徐貴艮道：「門主，你知道他是誰！」

「徐貴艮是本門三代弟子，又何必問！」宇文河清道。

「嘿嘿，他姓徐，貴良難道沒有一點印象麼！」九州遊魂風嘯松淡淡道。

「他……」紅豹宇文河清說時，突然想起了什麼，頓時臉色大變，再也說不下去！

「不錯，他就是南天王徐伯祥的公子，你當年受徐伯祥提拔，授以絕技，不思圖報，反而暗中毒殺南天王，偷竊武功秘笈，苦練多年，才在武林稱雄，徐貴艮今日爲父報仇，你大概沒有話說吧！」九州遊魂風嘯松冷峻道。

此言一出，連綠林豪傑在內，大家臉上都露出鄙夷神色。

百多人漸漸走開去！

紅豹宇文河清沉吟半晌，突然一咬牙，身形暴旋，雙掌猛劈徐貴艮！

這時候，徐貴艮一身武功，豈會受人暗算。

當下毫不退縮，雙掌如斯響應，反迎上去，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他要爲父報仇，已經施展十成功力。

「砰！」雙掌接實，紅豹宇文河清身形一頓，像碰到塊大石頭，反震回去，口內鮮血狂噴。

看來已經無救了！

「爸爸！」小閻羅宇文信急撲宇文河清身上痛哭，哭聲哀切，令人不忍卒聞！

「我們走吧，兄弟！」九州遊魂風嘯松說一聲，拉起徐貴艮的手，離開了人羣了！

武當派停雲老道正想出聲呼喚，二人早走遠了！

這結果令人意想不到，但却救了武當一次。

九大門派中人，心底巳暗存感激！

燦爛的陽光。

遍山鮮艷的花朵。

正像慶賀今天這樣祥和的結局！

（全文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主僕泛舟去 六絕尋仇來

黃鷹·文
盧令·圖

斷絃

月圓，霧濃。

夜未深。

小舟周圍濃霧迷離，三丈之外除了濃霧，便已什麼也都不見，但仰首望去，隱約仍能夠看見一輪圓月。

淒冷的，月光透過濃霧射下，更加蒼白，那迷離的濃霧在月光中就像是烟雲一樣。又像是一匹白綾，散成了千絲萬縷。

楚輕侯盤膝坐在小舟上，溶在月光下，迷離在濃霧中，驟看來，也像要散成萬縷千絲。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張矮几，在几上放着一張五絃古琴，他的一雙手正在琴絃上移動。一陣陣蒼涼的琴聲隨着他雙手的移動，從取那張古琴上發出來。

紅心夜靜，除了小舟滑過水面發出的水聲，便只有這琤琮琴聲。

在楚輕侯的後面站着一個僕人裝束的老人。手握着一支竹竿，却一動也不一動，一面迷惘之色，彷彿已迷失在琴聲中。

琴聲實在很動聽，只是未免太蒼涼。

楚輕侯彈的也實在是一首很蒼涼的古老調子。

今夜他的心情本來很輕鬆，也所以才會生出月夜泛舟江上這個念頭，連他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彈出這個調子來。

現在他亦是一面迷惘之色，爲自己彈出來的調子深感迷惑。

他雙手的動作却沒有停下來，彷彿已並非他所有，已完全不受他控制。

× × ×

曲終盡。楚輕侯那雙手仍按在琴絃之上，那一面的迷惘之色更濃了。

「奇怪——」他忽然歎了一口氣。

老僕人楚安這時候亦如夢初醒。「公子，很少聽你彈這個調子……」

「因爲我並不喜歡這個調子，而且——」楚輕侯一笑：「一直以來，我不是都活得非常開心？」

楚輕侯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你應該知道，以我平日那種輕鬆的心情，是絕對彈不好這種調子。」

「可是公子方才却彈得那麼好……」

「所以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楚輕侯隨手往琴弦上一掃，琤琮聲隨手而起，竟然就已成另一調的引子。

「我再試試看。」楚輕侯此念一動，



雙手順着彈下去。

琤琮琤琮兩下輕响，「崩」一聲，一條琴絃突然斷開！楚輕侯冷不防亦吃了一驚，雙手齊按下，半身亦不禁往前一俯。

那刹那在他的感覺，就像是行走間猛一脚踏空一樣。

楚安一旁看在眼內，只道這個少主人出了什麼事，忙上前一把扶住，驚問：「公子，你怎樣了？」

「沒什麼？」楚輕侯一挺身子。「只是這張琴的一條絃斷了。」

「怎會斷的？」楚安問得實在有些可笑，說話出口，自己也感覺到了。

「也許是這張琴已經太老，」楚輕侯一聲微喟，「人老了，難免百病叢生，琴老了，就是斷一兩條絃，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說得雖輕鬆，楚輕侯心裏仍難免有些不自在。

故老相傳，絃斷並不是好預兆。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聽到了一下很急激的水聲。循聲望去，三丈之外一團光芒淒迷，濃霧陡開，一葉小舟疾衝了過來，連隨又停下。

光芒是來自一盞風燈，高掛在舟首的一支竹竿上。

舟上筆直的立着兩個老道士，年紀看來都已過六旬，但精神矍鑠，絲毫老態也沒有，而兩邊太陽穴鼓起，目光有如閃電，絕無疑問，都是內力非常深厚，他們手中無槳，竟就是以內力催舟而行，目光與楚輕侯接觸，脚下小舟便停止前進，齊喧：「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楚輕侯雙眉一皺，並沒有作聲，忽然別過頭，那邊水聲同時一响，燈光一亮，又一葉小舟穿破濃霧進來，舟上的是兩個緇衣老尼。

楚安應聲回頭，又一怔。「公子，他們是什麼人？」語聲甫落，正中濃霧又開，再有一葉小舟出現，那之上，站着的都是兩個老和尚。

舟首亦掛着一盞風燈，兩個老和尚的目光比燈光似乎還要明亮。

楚輕侯雙眉深鎖，忽然一開，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要來的總會來的。」

「只是打擾公子清興，來得實在不是時候。」一個老和尚回答。他一面笑容，神態慈祥，目光却令人不寒而慄。

「無妨——」楚輕侯微喟：「琴絃已斷，難以成調，六位來得正是時候。」

「絃斷是不祥之兆。」插口的那個老尼語聲陰森。

「吉即是凶，凶即是吉。」楚輕侯的神態經已完全回復正常。

楚安的面色却已經發青，他當然看出這六個出家人非獨都有一身可怕的武功，而且來意不善。

「阿彌陀佛——」方才說話的老和尚合什一聲佛號，目光冰寒，却仍一面的笑容：「想不到公子雖然是方外人，也懂得禪理。」

楚輕侯一笑。「至於六位怎會來得這麼巧，我就不懂了。」

「我們追躡公子已十天，到今夜才趕上。」

另一個老和尚接問：「我們是什麼人，只不知公子是否已清楚？」

「空門六絕，雖未謀面聞，名已久。」楚輕侯這句話出口，楚安的面色立時就由青轉白。

空門六絕，不知道的人，只怕不多，傳說這六絕本是六個獨行大盜，殺人無算，無惡不作，藏身空門只不過掩人耳目。

這秘密早在五年前已不成秘密，而憑他們當時的武功，惹得起他們的人亦已不多，敢開罪他們的人，這五年以來，相信就只有一個楚輕侯。

那個老和尚笑問：「公子莫非早就已準備我們會找到來的了？」

「幾位來得却令我實在有些意外，」楚輕侯目光一落。「尚未請教——」

「貧僧無我。」

楚輕侯目光轉向當先那個和尚。「這位當然就是無他大師了。」

「阿彌陀佛——」

楚輕侯又是一笑。「只不知兩位大師除了阿彌陀佛之外，還懂得什麼？」

無他合什。「一句阿彌陀佛，已經足够。」

「有兩句，兩位大師相信也懂的。」

「請問。」

「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

「公子眞是一個妙人。」無他大笑。

「岸上亦已經準備好美酒三罎，只少公子的一顆人心來送酒。」無我亦撫掌大笑，「公子既然是這麼一個好人，當然不忍推却我們這番好意。」

楚輕侯神態自然，反問：「一顆人心是不是太少？」

一個老道士冷應：「我們不吃人心，只喝人血。」

另一個又笑接道：「以血開酒，其妙無窮。」

楚輕侯目光一轉。「兩位——」

「貧道孤松。」

「另一位當然就是孤鶴道長了。」

「松鶴延年，公子遇着我們，却反而活不過今宵。」

楚輕侯不答，目光轉向那兩個老尼。

「那一位是枯梅大師？」

當先那個老尼點頭，在後面那個老尼冷應一聲：「貧尼枯竹。」

楚輕侯吁了一口氣。「無我無他，孤鶴孤松，枯梅枯竹，法號非常脫俗，六位的武功當然也絕不是尋常可比，就正如六位的行事作風一樣。」

無我哈哈大笑。「公子一劍盪江湖，想不到口才也不在劍法之下。」

「過獎——」

「以貧僧所知，公子出身於王侯世家，却無意功名。」

「這不是一件壞事。」

「闖盪江湖也不是，但，多管閒事就是了，」無我面色一沉，「未悉公子可知，高仁是貧僧的關門弟子。」

「他曾經告訴我，」楚輕侯笑笑：「可惜他無論是誰人的弟子，撞在我手上都是一樣。」

「他好像沒有開罪公子。」

「大師既然很喜歡這個弟子，當然亦知道這個弟子的爲人。」

「沒有什麼，只是好色一些。」無我一皺眉。「不過他胆子小，相信絕不敢犯到公子的頭上。」

「他也許不敢。」

「那麼——」

「有一句老話，大師應該聽過的。」

「那一句？」

「天下人管天下事。」

無我一怔，大笑：「好，很好。」

楚輕侯轉顧孤松孤鶴。「聽說趙師俠是兩位的弟子。」

「不錯。」孤松冷然一笑，「師俠人也沒有什麼，只是見錢開眼，不過他刧的大都是不義之財。」

「不義非不義，這個道理就正如師俠非俠，其師亦非俠一樣。」

孤松只是冷笑。

「張德又如何？」枯梅突插口。

「張德無德，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大師應該比我更清楚。」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貧尼現在也清楚了。」枯梅忽一聲歎息：「張德原是貧尼最疼的一個弟子。」

「再說——」枯竹接口。「除非我們不準備再在江湖上立足，否則這個賬一定要算的。」

「大師不說，我也明白，」楚輕侯站起身子，目光轉向楚安，「這是我家的老僕人，第一次隨我外出，與事情無關。」

「公子若能不死，貴僕也會不死。」無我獰笑：「以公子的聰明，當然明白貧僧言下之意。」

楚輕侯當然明白。

無我接又問：「風聞公子五歲練劍，七年有成，十五歲便已有名，至今未遇敵手，只不知師事何人？」

楚輕侯淡然一笑。「家師既非空門中人，與六位肯定沒任何關係，請放心。」

無我原是想問清楚，楚輕侯的武功來歷，好待應付，見楚輕侯不上這個當，也無可奈何，冷笑道：「無論你師事何人，今夜都難免一死的了。」

語聲一落，反腕拔出了背插的一雙戒刀，旁邊無他同時撤出一條禪杖。

枯梅塵拂已在手，枯竹從袖中拔出一支軟劍，「嗡」的迎風抖得筆直。

孤鶴孤松雙劍亦出鞘，孤鶴劍長五尺，孤松劍亦在四尺之外。

在六人身外的濃霧突然都激盪起來。

空門六絕

夜風輕柔，絕不會激盪濃霧，那是殺氣！激厲的殺氣！

只有內功精深，殺人無數的高手，才能够散發出那麼激厲的殺氣來。

六人的衣衫亦同時鼓起。

楚安都看在眼內，他武功雖然有限，但也聽說過有所謂殺氣，亦知道這就是所謂殺氣，一張臉不由蒼白起來。語聲亦起了顫抖：「公子……」

楚輕侯的臉上居然還有笑容，笑顧楚安。「你伏下，不要亂動。」

楚安看見楚輕侯那麼鎭定，總算放下心，慌忙伏倒舟中。

楚輕侯吁了一口氣，右手終於落在劍柄上。

那支劍一般長度，裝璜之華麗却是罕有，劍鞘上嵌着七色寶石，在劍柄的頂端

却嵌着老大的一顆夜明珠，幽然散發着清輝。

無我目光順着楚輕侯的動作移到那支劍上，忽一凝。「公子這支劍相信不是一般凡鐵可比。」

楚輕侯淡然一笑，一按劍簧，「錚」一聲，一道耀目的光芒出鞘，周圍同時間一亮。

光芒是來自劍鋒之上。

劍鋒二尺七，形式古拙，精芒奪目，一看便知道絕非凡品。

孤鶴孤松眼中立時露出貪婪之色，枯竹目光亦大盛，他們都是用劍的好手，當然看得出楚輕侯手中的乃是千載難逢的好劍。

無我即時一聲微喟。「果眞不是一般凡鐵，如此好劍，當然不會無名。」

「劍名龍泉！」楚輕侯屈指一彈，劍作龍吟。

枯竹目光更盛。「名劍龍泉，果眞非同小可了，貧尼今夜，總算大開眼界。」

無他奇怪。「一支劍而已，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

枯竹冷笑。「師兄有所不知，此劍與太阿齊名，乃天下名劍之一。」

「以貧道所知——」孤鶴盯着那支龍泉劍。「晉惠帝之時，廣武侯張華見斗牛之間有紫氣，以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召來一問——」

孤松接下去。「雷煥乃回報，是豐城寶劍之精上沖霄漢，張華於是封之爲豐城令，着令即到豐城找尋，結果於一座獄室之中，掘得一石函，中藏雙劍，也就是龍泉太阿，有人說，龍泉太阿亦即是干將莫邪。」

無他「哦」的一聲。「干將莫邪貧僧倒是知道的，可惜貧僧不善劍，得之亦無用。」

枯竹立時道：「孤鶴孤松兩位道兄練劍在四尺之外，龍泉還不到三尺……」

孤松截口道：「練劍四尺，短一尺又有何妨？」

孤鶴接道：「短二尺亦一樣無妨。」

他手中劍長逾五尺。

「是麼？」枯竹冷笑。

「不錯。」孤鶴目光落在枯竹劍上。「師姐用的乃是軟劍，龍泉剛直，只怕不宜。」

枯竹連聲冷笑，無我一看不是路，忙道：「雖說寶劍通靈，終究是身外物，切莫因此傷了我們之間的和氣。」

無他接道：「況且劍現在仍然在敵人手中，合該先殺敵人，再作打算。」

「正是正是——」孤鶴一面虛應，一面與孤松交換了一個眼色。

兩人相處多年，心意相通，一聲：「上！」身形齊動，脚下小舟如箭射前，兩人手中長劍，却如電刺出。

枯竹看見，只想楚輕侯傷在二人劍下，劍亦爲二人所奪，到時候更麻煩，不及催舟，脚尖一點，身形陡然從小舟上拔起來，凌空撲向楚輕侯！

她後發先至，軟劍「嗡」一聲，震出漫天劍影，迎頭罩下！

一劍千鋒，虛虛實實。

楚輕侯一劍迎上，却竟然就擊中劍尖，「叮」地一聲，劍影消散，千鋒化爲一劍！

劍彈起，枯竹一脚尚未踏在小舟上，人已被彈飛，眼看便要墮進水裏，枯梅小舟及時蕩至，塵拂一捲，纏住了枯竹的劍鋒！

枯竹借勢翻身，落回舟上！

這一瞬之間，孤鶴孤松劍已經刺到了，孤鶴人在舟首，劍長五尺，當先刺向楚輕侯胸腹咽喉。

一劍三式，自下而上，連成一氣，第一劍若是刺中，第二第三劍順勢而上，必將楚輕侯的胸膛劏開兩爿！

楚輕侯回劍一劃，「叮叮叮」三聲，孤鶴的三劍竟都刺在劍鋒上！

這判斷何等準確，這胆量何等驚人！

孤鶴大驚，楚輕侯劍勢接轉，一橫一挑，將接來孤松的一劍封在外門，身形突如箭射，揳入孤鶴孤松之間！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料，孤鶴七劍追刺，都追不及楚輕侯的身形！

孤松亦刺出了七劍，同樣追不及，第八劍刺出，竟就與孤鶴的第八劍相交在一起，金鐵交擊聲響中，劍勢大亂，楚輕侯人已在舟上，反手一劍，「奪」的刺進了孤松的咽喉！

劍一刺入立即拔出，血尚未來得及射出。

好快的一劍！

孤鶴一眼瞥見，身形「一鶴冲天」，急射半空！

小舟長不過丈許，楚輕侯人已在舟中，在兩人之間，與孤鶴的距離最多不過四尺，孤鶴劍長五尺，根本施展不開。

他只有凌空出劍，那知道楚輕侯亦凌空拔起來，劍隨即從下倒刺而上。

孤鶴一劍凌空尚未擊下，森寒的劍氣已迫及咽喉，驚呼未絕，劍尖已刺入。

驚呼聲立斷，孤鶴人劍筆直瀉落，恰好倒回小舟上。

楚輕侯人在半空，踢脚擰腰，身形疾轉了半圈，龍泉劍挑處，正截住枯竹橫來一劍！

枯竹軟劍一凝一彈，毒蛇一樣貼着龍泉劍的劍鋒劃向楚輕侯右腕！

楚輕侯劍勢亦變。

兩劍凌空各自七變，兩人身形一齊落下，枯竹落在枯梅催來小舟中，楚輕侯却直墮向水面，這在他預料之內，左袖先沉，「啪」的先擊在水面之上！

一股水花激起，楚輕侯身形借力彈起，人劍反射向枯竹！

枯竹身形方穩，劍光已入目，輕叱一聲，軟劍急纏向來劍！

「叮」的劍交擊，楚輕侯人劍有如排山倒海，非獨沒有被彈開反而搶入小中！

他內力之強竟然在枯竹之上，這非獨枯竹意外，就是枯梅也意外，塵拂各揮，掃向楚輕侯雙眼，那刹那，她只聽一聲哀叫，接見枯竹眉心一道血箭射出，橫摔在舟上！

楚輕侯身形同時向前一栽，枯梅塵拂間髮之差在他的背後掃過！

那支塵拂貫足了內力，一支支有如利針一樣揚起，一掃空，立即就一折，疾抽了下去！

楚輕侯人劍已經轉過來，劍光閃處，一蓬塵拂被削下，尖針一樣飛散半空！

若是一般利劍，肯定絕不能夠這樣，枯梅倉猝之中，亦疏忽了那支劍的厲害，心頭不禁一凜，塵拂變式，分成兩股，左纏楚輕侯握劍右腕，右截咽喉！

楚輕侯劍走「仙女散花」，一蓬劍花彈起，護住了上盤，接一聲輕叱，踏中宮，劍花一散，當中切入，勢如奔雷！

枯梅心知厲害，退步急閃！

小舟長有限，一退已經到盡頭，楚輕侯劍勢未盡！

無我無他一舟即時划破水面射至，無他突然喝一聲：「退！」

枯梅應聲不暇細想，身形倒躍，無他禪杖一伸，正好迎向枯梅落下右脚！

枯梅右脚踏在禪杖上，竟然就怔在那裏，無他方感詫異，一股血就從枯梅的眉心射出，一個身子接住下栽！

無他急回杖，「噗的」枯梅倒栽在舟中，已然氣絕。再看楚輕侯，人正站在舟首，左弓右箭子午馬，劍前指，劍尖上彷佛有血珠一點滴下！

無他既驚又怒，無我面上亦變色，却突然歎了一口氣，道：「我們錯了。」

「那裏錯了？」無他一怔。

「未弄清楚對方的底細，自負必勝，低估對方的武功，乃是第一錯，選擇在這種環境動手，則是第二錯！」無我又歎了一口氣。「一錯再錯，落得如此收場，我們自己實在要承担大部份責任。」

無他不由自主的點頭。

楚輕侯那邊應道：「六位聯手，所向無敵，若是在平地，相信我難逃一死，所以六位並沒有低估我的武功，惟一錯的只是選擇在水面上動手。」

無我冷笑道：「水面上的確不同平地，人在舟中，武功已經難以完全施展得開，聯手大成問題，松鶴竹一心在奪劍，亂了步驟，影响猶其嚴重。」

無他道：「可惜不錯也錯了。」

「這實在可惜得很！」無我又歎了一口氣，催舟突如箭射前，雙刀一動，一團刀花裏着身子，凌空向楚輕侯滾去！

無他禪杖同時撞向楚輕侯胸膛。

刀未到，禪杖已撞到，勁風呼嘯，激得楚輕侯衣袂頭巾獵然飛揚！

楚輕侯劍不接，脚一划，小舟倒射半丈，禪杖撞應，無我人刀竟仍然能够滾到了舟上！

他用的是地趟刀法，在小舟之上施展開來，更見惡毒，楚輕侯不等刀到，人已凌空，半空中讓過刀花，脚一落，正踏在舟首，「嘎」的那葉小舟一豎，尾端離開了水面！

無我冷不提防，身形一翻，雙刀立時都插入舟首木板內，楚輕侯單一脚「金鷄獨立」，一劍同時向前刺出！

劍急如流星，姿勢之美妙就連無他也嘆爲觀止！

「奪」地劍從無我的後心刺入，前胸穿出，豎起的那一截小舟落回水面之際，無我已伏屍舟上！

楚輕侯的劍却未停，從無我的後心抽出，劃起一道血弧，迎住了旁來無他的禪杖！

無他連擊三杖都被楚輕侯以劍封開，大吼一聲，杖勢猛一變，「橫掃千匹馬」，攔腰疾掃了過去！

楚輕侯身形暴展，翻滾在半空！

無他杖掃至一半，一杖已變成七杖，楚輕侯翻滾在杖影中！

七杖都擊空，無他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杖勢一凝，楚輕侯一脚即時點在禪杖之上，「鯉魚倒穿波」，凌空從無他頭上滾過！

劍光一閃，無他撕心裂肺地一聲大吼，楚輕侯身形在無他身後舟尾落下！

一刹那，無他整張臉突然齊中裂開，一個頭變開兩爿，一股血瀑狂噴而出，連人帶禪杖，「隆」然倒下！

楚輕侯沒有回頭望，背着無他，就那樣站着，應聲吁了一口氣，接將劍挑起，月光下，劍鋒上，一道血痕欲滴。

「嗡」的劍鋒猛一抖，血痕就飛散。

楚輕侯一抖收劍，入鞘之際比出鞘之際，劍鋒似乎更加閃亮，他這才回過頭來，目光從六絕的屍體上掃過，忽然歎息道：「你們的確選錯了地方！」

語聲未已，楚安那邊已經從舟中跳起來，一聲歡呼。

楚輕侯身形一動，掠到楚安身旁，楚安再也忍不住，歡呼道：「公子，你實在……實在了不起！」

他很想說幾句讚美的說話，可是却又不知道如何說，他的心情實在太興奮，太激動。

楚輕侯一笑，道：「我們的運氣還算不錯。」

「豈止不錯，簡直好極了。」楚安忙又轉口。「這都是公子本領。」

楚輕侯搖頭。「是他們選錯了地方來動手。」

他一再强調這一點，只因爲他清楚得很，若不是這樣子動手，六絕有一半同時進攻，都不是他所能够應付。

楚安却笑道：「不管怎樣，公子，你都是以一敵六，將他們擊倒，可惜這裏沒有酒，否則老奴一定敬公子三杯。」

楚輕侯又搖頭。「即使有的是美酒，我現在也喝不下咽。」

空氣中充滿了血腥的氣味，包圍着他們的三葉小舟之上是六具屍體，縱然美酒當前，也的確是難以暢飲。

楚安順着楚輕侯的目光周圍望了一眼，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笑容接斂，囁嚅道：「公子，看來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的好。」

楚輕侯無言點頭。

楚安取過竹竿，順手一劃，小舟從兩舟之間穿過，前行三丈，回頭望去，後面已只見濃霧迷離，那三葉載着屍體的小舟已消失在濃霧之中。

楚安鬆過一口氣，再一劃，突然停下，驚呼道：「不好！」

「什麼事？」楚輕侯忙問。

「給那六絕這麼一鬧，我連方向也失掉了。」

「你原來是怎樣分辨的？」楚輕侯笑問。

「方才我將小舟固定在江心，舟前後都是向岸，以後爲前靠左岸，否則是泊在右邊，現在舟在江心，是横向直向我可就不敢肯定了。」

「你其實有一個更好的方法。」楚輕侯仰首天望，楚安目光亦隨着上移。

迷離濃霧中，隱約仍可以看見圓月一輪掛在天空上。

楚輕侯接問：「你現在懂了？」

「月亮——」楚安叫起來。「公子，你是說我們可以憑月亮來分辨方向。」

「月亮現在應該仍然在東天——」楚輕侯笑笑。「大江東去，所以無論月亮在東天西天，我們向南北兩個方向催舟前去，都一定是會靠岸的。」

楚安連聲：「是極是極——」

語聲未已，濛霧中那一輪圓月突然消失不見。

楚安仍然仰首天望，一見失聲道：「月亮不見了。」

楚輕侯笑笑：「不要緊——」

這三個字才出口，急風驟起，濃霧就像是煮沸了的白粥一樣翻滾起來。

小舟在急風中亦轉動，楚安竭力想把持，但竟然把持不住，只一轉，甚至那小舟本來的方向亦失去。

周圍同時暗下來，白霧變成了灰色，彷佛更爲濃厚。

丈外的水面已看不到。

楚輕侯暗呼不妙，但仍然保持鎮定。

——月亮縱然被流雲掩去，在流雲飄逝之後又會重現的。

「公子，怎會這樣的？」楚安却又叫起來。

楚輕侯安然道：「天有不測之風雲，用不着大驚小怪。」

楚安忙問：「我們現在又該怎樣？」

「等一等雲飄過了，月又會重現，我們急也急不在這片刻。」楚輕侯目光一落。「也許我們還有另一個辦法——」

「流水？」楚安這一次的反應更快。

楚輕侯一點頭，目光一凝，突然怔住在那裏。那眨眼之間，周圍更加暗，三尺之外，便已不見，楚輕侯直立舟中，往下望，竟已看不見流水。

他再看楚安，楚安就像是裹在霧中，整個身子又像是烟雲般隱隱約約，彷彿隨時都會飛散。

楚安目光並沒有楚輕侯那麼尖銳，看楚輕侯就更加模糊，他驚呼：「公子，這如何是好？」

楚輕侯一步趨前。「少担心，亮燈！」隨即探懷取出一個火摺子剔着。

一團昏黃的光芒由火摺子散發出來，楚安不敢怠慢，慌忙俯身拿起艙下準備好的一盞風燈迎向楚輕侯手上的火摺子。

燈一亮，楚輕侯便將火摺子熄去，仰首天上望，仍不見那一輪月亮出現。

燈光照亮了兩人的面龐，楚安的臉色比方才似乎還要蒼白。

在燈光之中，霧氣又變回乳白，與方才却似乎已有些不同，楚輕侯有此感覺，却說不出不同在那裏。

小舟在移動，這種移動並不怎樣明顯，應該是順流而東去，楚輕侯却始終抓不住方向，也穩不住那一葉小舟。

周圍的氣氛越來越詭異，連楚安也有這種感覺，一個身子不禁就佝僂起來。

霧夜孤舟，到底要漂流到什麼時候？漂流到什麼地方？

風雨孤舟

燈光逐漸暗淡下來，應該有半個時辰了，小舟仍然在濃霧中漂流。

月亮始終沒有再出現，楚輕侯也始終抓不住方向，他曾經試將小舟划向幾個不同的方向，結果都是一樣，既不能靠岸，也不能停止那種就像是無盡的移動。

他突然有一種已遠離陸地的感覺，却不知道是周圍不着邊際？抑或是空氣有異的影响。

這種感覺却越來越尖銳。

× × ×

空氣越來越清新，還帶着淡淡腥味。

絕不是血腥味，楚輕侯可以肯定。

風漸急，燈火在顫抖，周圍的白霧水母一樣不住變動，已簡直不像是霧。

風突然再急，楚輕侯主僕兩人的衣衫獵然飛揚，風燈在急風中陡滅！

周圍一暗，突又一清。

濃霧急風中奔馬一樣移動，也竟在急風中奔離了小舟。

小舟穿霧而出，一抹月光同時洒下。

蒼白的月光，是那麼凄冷，只見明月一輪，正在中空。

月亮當然還是那一個月亮，楚輕侯却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是不是因爲濃霧影响？他不敢肯定，却感覺這一輪明月與平日所見似乎不大相同。

楚安即時發出了一聲驚呼。

那是發自心深處的驚呼，楚輕侯亦有這種衝動，他雖然沒有驚呼出來，那種驚訝絕不在楚安之下。

在他們的周圍，原該是山林村落，現在什麼都沒有，一望無際都是水，他們那一葉小舟竟然已經出海。

那片刻之間，奔馬一樣的白霧，距離他們亦已很遙遠，楚輕侯目光一轉，道：「有霧處就是陸地，我們划回去！」隨即從楚安手中取過竹竿，一竿尚未落下，那邊已看不見白霧，水天一色，也不知有多遠。

楚輕侯不由苦笑。

「公子——」楚安看在眼內，由心寒了出來。「我們怎會到了海上？」

「我也不清楚。」楚輕侯搖頭。在他的感覺，小舟移動得並不快，即使是順流而下，也沒有可能漂流出海。

「那該怎辦？」楚安顯得六神無主。

楚輕侯仍然是那句話：「划回去！」

一擺竹竿，小舟回轉。

大海茫茫，月光迷濛，那葉小舟在這種環境之下尤其顯得單薄。

不過風平浪靜，要划回去，應該沒有問題，霧去處也應該就是陸地的所在。

楚輕侯看準方向，一竿划落，小舟向霧去處箭一樣射過去，也就在這一個時候，楚安又一聲驚呼：「看！」

他手指着天上那一輪明月，楚輕侯應聲望去，只見明月的周圍黑雲湧現，那些黑雲也不知從何處湧來，逐漸向那一輪明月迫近。

本來平靜的海面，這時候亦起了變化

，千萬重白浪無聲的出沒，就像是萬千條海蛇，正在翻騰在水中。

「不好！」楚輕侯終於失聲叫出來。

楚安急問：「公子，什麼不妥？」他連聲音都變了。

「暴風雨只怕就要來臨——」楚輕侯面色鐵青。

在六絕出現的時候，他的面色也沒有這麼難看，因爲他雖然不知道六絕的武功到底有多强，但仍有必勝之心，就像是每一次强敵當前一樣。

現在他却連半分勝算也沒有，因爲他要應付的不是人，是天！

說話才出口，明月已消失在黑雲中，但天光仍在，楚輕侯看得到漫天翻滾的烏雲，也看得到激盪的海水，甚至連雨點也看得到！

急風吹過，豆大的雨點噗噗地落下，本來無聲的海面突然响起來。

暴雨緊接着亂棒一樣擊下！

小舟開始顚簸不定，楚輕侯握着竹竿的雙手青筋蚯蚓一樣突起來，他很想將小舟穩下來，却有心無力。

楚安已跪倒在舟上，兩人的衣衫迅速濕透。

周圍那刹那陡然一亮，一道閃電銀蛇一樣在空中閃逝！

霹靂聲响，風雨更大，小舟枯葉一樣開始在波浪中旋轉。

「公子！」楚安慘呼，雙手抓住了舟舷，一雙眼絕望的望着楚輕侯。

楚輕侯亦感到了絕望。

暴風雨本來就可怕，何況他們現在置身在茫茫大海中？

霹靂轟鳴，銀蛇飛舞，風似刀，雨如劍，海浪在風雨中越來越大！

整塊海面都完全變了形狀，巨浪千重，就像是無數的山峯，突然間豎立，又刹那倒塌！

小舟百數十次被巨浪湧上半天，又隨着落下。

楚輕侯主僕簡直就在地獄邊緣徘徊，在他們的周圍，全都是波浪。

他們百數十次眼看便要被波浪吞噬，但小舟始終不覆，楚安開始不停在驚呼怪叫，現在已聲嘶力竭，楚輕侯一手抓住楚安，一手抓住舟舷，那支竹竿已不知何時失去！

他只道必死，那樣的一葉小舟在暴風雨的大海上不覆沒，簡直就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未覆沒。

這簡直就是奇蹟。

鬼燈

暴風雨終於停下。

小舟仍然在海面上漂浮，楚輕侯主僕却已經筋疲力盡，死屍一樣仰臥在舟中。

天上沒有月，沒有星，一片無盡的黑暗，小舟的周圍盡是波浪。

波浪聲一下又一下，有的遠，有的近，楚輕侯聽着，一雙眼睜大，雖然疲倦，一些睡意也沒有。

楚安一樣沒有，他實在很希望自己能夠睡着，那最低限度也好過一些。

他們都沒有作聲，事實也不知該說什麼。也不知過了多久，楚輕侯第一個從舟上爬起來，是眞的爬起來。

楚安立時有了反應，掙扎着雙手按着舟舷爬起了身子。

「這又是什麼地方？」他的聲音嘶啞，問得却莫名其妙。

楚輕侯苦笑。「在海上。」

「我死了沒有？」楚安第二個問題更奇怪。

楚輕侯並不奇怪，因爲他也有這種懷疑，他苦笑搖頭。「還沒有，我也是。」

楚安很想笑，可惜就笑不出來，他雖然沒有死，已簡直就像是半個死人一樣，楚輕侯沒有再說什麼，在舟中坐下，目光往舟前望去。

舟前方是無盡的海面，他抬頭再望，天上仍無月，却有幾點星光，浮現出來。

楚安突然瘋了一樣地叫起來：「燈！公子，那邊有燈光！」

楚輕侯應聲心頭怦然一跳，他轉首望去，只見舟左舷對開海面，果然有三點燈光。

燈光淒迷在濃霧之中。

那股濃霧亦不知何時出現，在燈光照耀之下，竟然是近乎藍色，那種藍色很怪異，楚輕侯從未見過，他却並沒有在意，看見燈光，一股强烈的喜悅亦從他的心底湧上來。

有燈光，應該就有人家。

那也許是來自陸地，亦可能是來自船上，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再孤立。

燈光在藍霧中緩緩的向前移動。

楚安再也忍不住，跳起身子，揚手大聲的呼叫，那刹那，他混身上下彷彿又充滿了氣力。

楚輕侯沒有作聲，也沒有動，他忽然發覺，載着他們的那一葉小舟，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引着，亦向那邊漂過去。

「也許是水流。」他暗忖，忽然笑起來，是笑自己的疑心太重。

幾乎同時，燈光已停下，他們那葉小舟仍然繼續向前漂去。

越接近，藍霧越稀薄，他們終於看見了樹影，看見了陸地也看見了三葉小舟。

那三葉小舟擱淺在沙灘上，舟前各插一支竹竿，上掛着一盞風燈，楚輕侯看着突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那是空門六絕的小舟！」他叫了出來。

楚安應聲一怔，奇怪道：「是啊，他們的小舟怎會漂流到這裏來？」一頓接又道：「難道就像我們這樣被暴風雨送到來的？」

楚輕侯站起身子，目光更明亮。「舟上並沒有屍體。」

「那大概給捲進海裏去了。」

「這件事有些奇怪。」楚輕侯眉宇一蹙。

「有什麼奇怪，總不成是他們引我們到來。」楚安大笑。「他們就是生爲惡人，死化魔鬼，也沒有這麼快。」

這句話出口，他忽然就笑不了出來，而且一連打了幾個寒噤，楚輕侯看在眼內，笑道：「你胆子不大，最好就別說這些鬼話。」

楚安摸了摸腦袋，苦笑了一笑。

說話間，小舟已接近沙灘，楚輕侯縱身躍進水裏，涉水往岸上走去。

「公子！等一等！」楚安一面叫，一面從舟上跨下，心一急，幾乎就倒栽進水裏去。

也就在他的頭一俯那刹那，他看到了一張臉——一張在水裏的臉！

燈光下那張臉有如白堊一樣，水影中更覺恐怖！

「鬼——」楚安大叫一聲，狂奔向楚輕侯。

「你又在大呼小叫什麼？」楚輕侯回過頭來。

「有……有鬼……水鬼……」楚安語不成聲，奔到楚輕侯身旁，才敢回身手指向那張臉出現的地方。

楚輕侯目光及處，亦看到了那張臉，看到了一具屍體。

那具屍體半浮在水中，一身白色道袍，咽喉穿了一個洞，右手握着一支劍，竟長逾五尺！

「孤鶴道人！」楚輕侯仍然分辨得出來。

楚安這時候亦已看清楚，詫異的問道：「他的屍體怎麼會走來這裏？」

「他們的小舟漂流到這裏，屍體在這裏出現亦不足爲奇。」楚輕侯雖然這樣說，心頭仍不免有些奇怪，且有些不自在。「別看了，我們快上岸！」

楚安已不看，這時候又叫了起來：「燈——鬼燈！」

「你又看到什麼了？」楚輕侯搖頭，目光轉過來，不由亦一怔。

沙灘的前面，是一片林子，黑夜中只見枝葉的影子，枝葉叢中，赫然出現了兩團碧綠色的光芒，那兩團光芒並不怎樣强烈，幽然正向他們這邊移近來。

那一片沙灘即時一白，就好像是白銀一樣，而每一顆幼砂，彷彿都在閃爍着光芒。

月亮已經從雲層中溜出來，一樣的一輪明月，月色却更加凄冷。

「公子—」楚安一面追前，一面顫聲問道：「那燈……」

「你見過鬼沒有？」楚輕侯問。

「沒有。」楚安不能不搖頭。

「鬼燈呢？」

「也沒有。」

「那你怎知道那就是鬼燈？」

楚安只有苦笑，楚輕侯接道：「那也許是附近的人家聽到了你方才的呼叫聲，打着燈籠來一看究竟。」

話口未完，那兩團燈光突然停下，接往來處移回去。

楚安忙道：「公子，你看那燈光是不是有些古怪？」

楚輕侯笑道：「大概是給你那麼一嚷嚇跑了。」

「公子，你別說笑……」

楚輕侯舉步前行，楚安忙又問：「公子要到那兒去？」

「總不成呆在這裏。」楚輕侯脚步不停。「追着那燈光，我們該就會找到人家了。」

楚安一想也是，亦不敢一個人留下，慌忙追了上去。

那兩團燈光移動得並不快，就像是引路一樣。

楚輕侯追到林子前，意外的竟然發現一條石徑。

那條石徑以石板砌成，光潔而整齊，顯然那是人工弄出來，月光正照在石徑之上。

楚輕侯一步踏上石徑，道：「這裏果然是有人居住。」

「却不知是什麼地方？」楚安仍然愁眉苦臉。

「找到人一問不是淸楚了。」楚輕侯順着石徑繼續前行。

那兩團光芒隱約就在石徑前面，始終就只是兩團光芒。

楚輕侯口裏雖然那麼說，心中其實也覺得那兩團光芒有些特別，但爲了令楚安放心，並沒有說出來。

石徑穿過那一片林子，進入一片松林中。

夜風吹過樹梢，松葉蕭騷，月光從松葉間透下，朦朧而凄凉。

兩團光芒始終在前面，月光下雖然淡薄，但仍然看得見。

前行數丈，轉了一個彎，觸目一片迷濛的光芒。

那兩團引路的光芒已消失，那一片光芒是來自一幢恢宏的建築物。

那只能說是一幢建築物，因爲絕不像是一般的莊院，相距雖仍遠，看得不眞切，那幢建築物給人的仍然是不像一般莊院的感覺。

建築物在一座小丘上，閃爍着無數燈光，那些燈光迷迷濛濛，應該是存在，但細看之下，又好像並不眞實。

「前面果然有人家。」楚輕侯脚步加快。

「好像不是普通的人家。」楚安急急的追前。

「嗯。」楚輕侯好像現在才留意到，在他的眼中看來，那幢建築物似乎並沒有值得奇怪的地方。

他們的衣衫已經半乾，開始飄動在夜風之中，而行走之間，衣袂聲也特別的响亮。

一路上却都沒有人踪。

松林中無霧，突然間有霧。

乳白色的霧氣也不知從何處吹過來，氤氳在松林中，佛彷透着一股香味。

一種難言的香味，最低限度楚輕侯主僕兩人就從來沒有嗅過。

「好香——」楚安不由自主的抽一下鼻翅。「不知是叫什麼香？」

楚輕侯搖頭，同樣不知道。

楚安忽然笑起來。「不要是女人身上的花粉香才好，否則，那只怕是一個美人窩，一個好去處。」

「老大一把年紀了，怎麼還會有這種念頭？」

「老奴也不知……」楚安摸着腦袋。「怎會突然生出這個念頭，就總是覺得這種香味與女人有關係。」

楚輕侯沉吟起來。

「香氣好像是從前面飄過來。」

「嗯—」楚輕侯脚步不停。

不過片刻，兩人已來到石徑盡頭，眼前是一道石階，斜往上伸展。（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凉玉・文
盧令・圖

英雄好漢（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回到客棧，找不到唐方，也見不到所有的人，便離開滇池，兼程回家，抵達華陽地界，到處都聽到浣花劍派與權力帮分別在成都，滇邊之戰的消息，他正打聽詳情之際，突被權力帮爪牙赫穿心追殺，蕭秋水大怒，一招便把對方打死，這時，濛江劍客杜月山前來詢問他要往何處，但蕭秋水現巳家破人散，正不知何去何從。杜月山乃提議他去請曲寒山，探聽權力帮虛實及浣花劍派境況。於是兩人同往。曲寒山見到蕭秋水，不勝唏噓，接着，由其兩女分別敍述戰後之慘况，蕭秋水聽後，悲憤塡胸……

猛著祖生鞭　敵撓馬不前

三　鬼

七月十四日。

就算是孤魂野鬼，也該回到了人間。

這月色悽迷，夜色模糊的晚上，照着浣花溪的的幽幽流水，蕭秋水又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他們一行六人，輕功都高，踏地不留一點聲音，飛掠不驚一片樹葉。

古深大師，原是少林高僧，少林寺高手雖重實戰，甚少練習輕功，但少林弟子的基礎，一向是最好的，古深童穉的時候，已担着鐵桐揹盛滿滿的水，來回少林石階，每日不下百回，一雙脚筋巳具備了一流的輕功底子，少年時在梅花樁，竹籮筐沿上快步飛行，在輕功下的苦功，只怕很少人能比得上。

杜月山的濛江劍法，本就要身法很好的人才能使用的。

曲劍池的劍法，走古意一路，但他是三十歲方才學劍，是少數半途出家學劍有成的例子；三十歲以前，他是習「古墓派」的輕功高手。

蕭秋水的「浣花劍法」，也着重輕靈，而且，如今他一身無窮內力，再得以輕功見長的梁斗和杜月山指點，只輕輕提一口氣，便急如流星似的，看得曲劍池大爲錯愕。

曲暮霜、抿描當然比不上他們四人，但這對姊妹除了跟她們父親學劍外，還跟當今天下三大輕功高手中排行第二的「百里寒亭，千里孤梅，萬里平原」中的千里孤梅學習輕功提縱術，所以她們的輕功，自然也絕無問題。

現下她們走得却更快一些。

因爲她們不敢走在後面。

因爲她們感覺到有人向她們的後頸吹氣。

氣是陰寒的，她們後脖子巳炸起一陣疙瘩。

而且她們看見月亮。

三個月亮。

× × ×

霧氣氤氳，月意朦朧。暮霜、抿描就在此時却看到了三個月亮。

一個在天上，一個在月池裏。

還有一個呢？

曲暮霜發出一聲尖呼，曲抿描胆子較大一些，但脚也軟了，輕功也施不出來。

這時已接近蕭家劍廬了，古深禪師等提高了警覺。曲暮霜這一叫，四人立即停步，幾乎是在同時間的，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古深禪師本來是往前直瀉，陡然一止，然後似向前急馳一般，一下子就退到了後面。

曲家姊妹的身邊。

杜月山則是一個觔斗，向前飛掠時忽然翻身，也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曲劍池却忽然旋身。

他的劍法，原本就是在旋轉中發出去的。

「漱玉神劍」原本就是「潑玉劍法」和「披風劍法」、「瘋魔劍法」、「旋風劍法」的合併。

他像龍捲風一般，一捲就捲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蕭秋水則更是突然。

他突然聽到曲暮霜的叫聲。

他突然就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他這一身內力，令以內功深厚的古深，也爲之側目。

他們四人正好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圍住了曲家姊妹，也保護了她們。

然後曲劍池叱喝問：「什麼事？」

曲暮霜驚恐地道：「你看……月……月亮……」

曲抿描大着胆說：「有三個月亮。」

× × ×

眞的有三個月亮。

蕭秋水却笑了。

浣花溪這一帶，當然他最熟稔。

「因爲有兩個池塘。」

「春塘在那邊，秋池是這裏，月亮隔着拱橋照下來，通常會出現三個，甚至不止三個的月亮。」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然而却又有些責怨。

胆大的人對胆小、怕鬼的人通常是一面怨斥，其實一面也滿足了他的英雄感。

甚至還有意作些鬼聲鬼氣來唬人，讓胆小的更佩服他的胆子生毛。

所幸蕭秋水等都不是那種人。

曲家姊妹都很不好意思，曲抿描忸怩的正要想解釋些什麼，却聽曲暮霜一聲驚心動魄的尖叫。

四人都變了臉色。

只見曲暮霜臉色全白，剪水雙瞳巳變得驚駭無巳，雙手抓住自己，語不成音：

「那池……池裏有……」

四人霍然轉身，月悽迷，露寒重，河塘似神秘的鬼域，那有半個人影。

然而曲暮霜顫聲道：「人……那河裏有鬼……」

河塘還是沒有任何東西。

× × ×

曲抿描扶住她，很想圓場，又很無奈，她眼光流盼，解釋道：「我這姊姊，胆子素來都——。」

接下來一聲驚叫。

叫聲是曲抿描發出的。

她的臉色也全白了，比曲暮霜更煞白，白得全無血色。

只聽她尖聲顫音道：「鬼……鬼……有鬼……」

四人回頭望去，曲抿描的聲音繼續傳來：「鬼……水鬼……」

然後他們果眞看到了水鬼。

× × ×

不是鬼，而是人。

人自水中浮起。

這人臉孔埋在水裏，背上都沾滿了浮萍與水草。

月亮照在這人的背上，像照在爬滿蔓籐的牆上一樣。

曲抿描又忍不住要驚呼。

她的胆子，其實也不比她怕羞的姊妹大。

就在這時，兩道人影一閃。

水中的人，濕淋淋地被拎起，放到岸上。

杜月山、曲劍池衣衫點滴未濕。

× × ×

人是死人。

這死人死得很難看，眼睛全翻白，全身腫脹，舌頭吐出來，足有四寸餘長。

古深忍不住呼了一聲。

不是因爲害怕，曲劍池猛抬頭，目光如劍鋒，出了鞘的劍鋒。

「大師認得他？」

古深用手撥去死人頭頂的水草，原來死人沒有頭髮。古深大師露出了深思的神情。

「我認得他，他是和尚。」

古深的神情有一種說出不的詭異。

「他不但是和尚，而且是南少林的和尚，」古深禪師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神情再接道：「福建少林雖不如嵩山少林那麼博大蒼宏，但也是江南武林泰斗，南宗掌門人和尚大師，據悉武功巳不在北宗掌門人之下，南宗一般的規例與架構，都奉北少林爲宗。」

北少林原本就是達摩南來東渡所立，源遠流長，南少林本就是北宗分支，直至清中葉以後，南少林方才因反清復明志士聚集，而聲名大噪，但也成了是非之地。

古深沉吟了一會，又道：「南少林除了和尚大師之外，還有兩位長老，武功都很了得，至於在外聯絡與應事，却由兩位少林高僧來主理，一位叫做狗尾，一位叫做續貂。」

少林僧人雖人在方外，不問世俗，但他們也是人，他們也需要錢，來擴建寺院，也需要把種的疏菜售出，以養活寺中數千個僧人。

狗尾、續貂兩位大師，名字雖很好玩，但武林人一聽，尤其是黑道上的人一聞，可以說聞風色變。

這兩個和尚無疑就是少林派出來在武林中主持正義的兩個人。

有一次廣東六榕寺被「山東响馬」所佔據，寺內的和尚死的死，逃的逃，福建少林寺即刻派出了他們兩人，然後「山東

响馬」都一聲再也不能响了。

「山東响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三十六人的組織,他們佔據六榕寺,是爲了要在那兒作根據地,做一番大買賣。

他們以爲「借用」一下就走了,誰知道狗尾、續貂兩位大師在他們未走之前,已到了六榕寺。

出家人以慈悲爲懷,這句話對狗尾、續貂大師兩人出手來說,簡直就像沒聽說過。

三十六個人,一個活口也沒有。

後來江湖上才傳說,這狗尾、續貂兩位大師,本來就在少室山下少林寺中當護法的。

能當護法的必定都是少林戒律院、達摩堂中訓練出來的人物,能够在這兩個極端嚴格的院堂裏出來的人,就是少林一脈的精華。

然而現在古深禪師就說:「這個死人,就是福建少林寺的續貂大師。」

蕭秋水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那三個月亮,似是夜裏精靈的眼睛,無限詭秘可怖。

就在這時,他又看見一雙眼睛。

一雙驚駭、恨絕、恐懼、死亡的眼睛。一個活人,不可能有這樣的一雙不是人的眼睛。

× × ×

霧意迷漫,一個人踉踉蹌蹌,自拱橋上走下來。

他扼住自己的咽喉,幾次差點沒翻到河裏去。

忽然水就起了漣漪,原來是曲暮霜和曲抳描,似燕子一般掠水過去。

她們既知是人,而且是少林派的人,就不怕了。

有些人是只怕人而不怕鬼。

她們怕的似乎只是未知的東西,而不是已知的東西。

可惜她們不知道人是最難知的。

她們抄過去,扶住他的時候,立刻發覺他也是一個和尚。

她們返頭望去,只見古深禪師眼裏充滿了悲傷,點點頭道:「他是狗尾。」

狗尾大師已斷氣,咽喉仍格格作聲。

曲家姊妹扶住他的時候,他雙眼往上翻,全是死魚一般的眼白。

他是用自己的雙手,扼窒了自己?

曲劍池閃電般掠了過去,扳開了他的手。

曲劍池只有四隻手指,但曲家姊妹二十隻手指拉不開的一雙青筋畢露的手,給他一碰就開。

十道手指的紅印,深深映在狗尾大師的脖子上。

他眞的是扼殺了自己?

曲劍池也不禁覺得脚底下有一股寒意直昇上來,他大聲喝問:「誰殺你的?」

狗尾大師已斷氣,人却還沒有全死,他「滋滋格格」的喉嚨,在這月夜裏聽來像被斬斷了脖子猶未死的雄鷄,令人牙都酸了。

狗尾只講了一個字。

他講完了這個字之後,就倒下去,死了。

他一生裏最後一個字是:「鬼。」

在浣花滾畔的故事

鬼氣森森

一個有道的高僧,居然在他死前的最後一句話,說了一個「鬼」字。

曲家姊妹等頓時覺得這詭稚的月色裏,有說不出的寒意,連橋下流着的,也不知是流水還是血。

曲劍池皺着眉心,端詳狗尾大師,曲家姊妹眞不知道她們敬愛的父親爲什麼要看死人,死人有什麼好看?

而且這死人不單不好看,簡直難看死了。

曲劍池抬頭,眼睛又發出鋒利的劍芒。「狗尾不是扼死的。」

往後的話,更令曲家姊妹幾乎站立不住。

「他是被咬死的。」

曲劍池用他唯一的一隻拇指指着狗尾大師的咽喉上,果然有兩只淡淡的痕印。

牙印。

古深禪師點點頭道:「他死的時候,血已被吸乾。」

什麼東西會吸血?

莫非是……

想到這裏,曲暮霜呻吟一聲,幾乎要暈倒,靠過去時只覺在一樣像大寒夜裏沒有棉被蓋之乞丐身上的抖動一樣,才不敢眞正的昏過去。

只怕這一暈要跟她妹妹一起摔到河裏去。

那個不知流着是水還是血的河裏去。

× × ×

她想着時候,不禁又望了望流水。人就是這樣,越是懼怕的東西,越是好奇,想要看看它,看看它究竟是什麼東西?

喜歡去鬼屋,愛聽鬼故事的人,莫非也是這樣?

然後曲暮霜就尖叫起來。

這一聲尖叫,比任何一次都駭然。

——因爲河裏流的,確不是水,而是血。

血水!

× × ×

月芒映在河上,像亘古以來的毒牙一般,陰深而狠毒,河水像躺在月光上。

河的顏色似棕色,如果在大白天裏,當然是紅的,而今讓月光一照,迷霧一罩,似是赭青色。

一個令人作嘔的顏色。

河裏是血。

不但有血,而且有死人。

死人就一具一具,在上游漂來。

× × ×

曲家姊妹快要暈過去了。

兩個小家碧玉,水珮風裳的女子,那見過這種陣仗?

曲劍池皺起了眉頭,無論誰都知道,她們兩人不適合來這裏。

她們在未作戰前,胆氣已被擊毀。沒有胆識的決戰,豈非必敗無疑。

曲劍池本就不讓她們來的,但他的這兩個掌上明珠,執意要到一個地方時,任

是誰,也阻攔不住的。

所以他只好讓她們來了。

現在無論誰都知道——讓她們兩人先行回去,要比帶着她們往裏邊闖,更危險得多了。

所以誰也會叫她們回去。

× × ×

漂來的確是屍首。

水是從上向下流的。

上流就在前面。

前面就是劍廬。

劍廬,去,還是不去?

聽雨樓,住的是人,還是鬼?

× × ×

古深大師在算死人。

「一,二,三,四……」

他算到第「十二」時,便停住了,又隔了好一會,才又有一具屍首漂來。

他就數到「十三」。

蕭秋水不禁問道:「這些人是誰?」

古深苦笑道:「知道了恐怕就不能再前闖了。」

蕭秋水還是要問:「爲什麼?」

古深禪師說:「因爲沒有了勇氣。」

沒有勇氣,就等於沒有了信心。

沒有信心的人,活着也幾乎是等於死人。

蕭秋水想了想,說:「我還是想知道,」他頓了頓,接道:「勇氣不是無知的匹夫之勇,而是知其不可爲,千萬人吾往矣之氣。」

古深點點頭,蕭秋水的話,他當然聽得懂。

二十年前他離開少林,無疑也秉着這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敢作敢爲的年青人,古深本就喜歡。

古深沒說別的話,他只是把名字一個一個的唸下去:「武當笑笑眞人,崑崙派『血雁』申由子,掌門『金臂穿山』童七,莫干山『九馬神將』寅霞生,長老『雷公』熊態,『電母』冒貿,雲台山掌門天斗姥姥,第一高手鄭蕩天,寶華山掌門『萬佛手』北見天,副掌門『千佛足』台九公,陽羨銅官山『可禪隱人』柴鵬,馬蹟山七十二峯總舵主石翻蟬,雁蕩山宗主駕尋幽……」

古深禪師一口氣說到這裏,望定蕭秋水,道:「十六大派中,嵩山已倒,恆山已反,點蒼被滅,這兒死的高手,等於是把崑崙,莫干,雲台,寶華,陽羨,馬蹟,雁蕩七大門派的主力全消,剩下的只有普陀,華山,天台,泰山四大門派,以及武當,少林二脈,你想想……」古深禪師一字一句地道:「要是我們今日制不住權力帮,他日武林,將會變成怎麼一個樣子啊?」

× × ×

他們沉默,沒有說話。

曲劍池嘆道:「十六大門派,早就應該團結起來,消滅權力帮的了。」

古深冷笑,他的笑聲不似一個有道高僧,而是像一個快意恩仇的劍客。

「人人自保,何以家爲?我勸過少林。方丈也認爲世俗事,管不得,各門各派都這樣想法,今天……」他用手向溪水一指,悻然道:「便落得此等下場。」

杜月山忽道:「普陀九九上人,華山神叟饒瘦極,天台端木有,泰山木歸眞,我都認得,我勸他們去。」

古深禪師道:「其實他們一定被人說動了,所以才一起來此地……」

杜月山尖誚地道:「一起死……」

曲劍池道:「能够把他們一十三名鎮壓江湖的高手全數殺死於此地的勢力,單止權力帮,能辦得到麼?」

古深禪師沉吟道:「從前有一個人,可能辦得到,那就是燕狂徒,而今李沉舟加上趙師容、柳隨風、以及『八大天王』,也可辦到無疑……」

杜月山點點頭道:「權力帮只把各宗各派的頭頭殺去,餘下來的,就是收攬和包容……」

古深禪師道:「這樣打擊面會縮小,血拚的場面也減低,而權力帮的霸業,會更少阻撓……」

蕭秋水說:「好毒的權力帮。」

曲劍池忽道:「只不過,是什麼力量把七大派的高手都齊集於此,一擧殲滅?其他少林、武當、泰山、天台、華山,普陀六派,又在那裏?」

大家都爲這問題沉思時,忽聽曲暮霜細細聲地問道:「這些人……是不是都是人殺的?……」

曲抳描也鼓着勇氣問:「……會不會……會不會是……鬼殺的……」

× × ×

這種問題,誰能答得出?

這時忽然有火光。

火光似有點火球,在半空、迷霧中懸動着、遊走着。

隔着霧中的河水望過去,遠處有白衣長袍的影子,但沒有人,寬袍底下像刺破了的皮球,像空氣都沒有,是空的。

沒有人穿上的衣服,又怎會自己跑?

遠處有一種聲音,像一隻飽饜的東西,在磨着利齒,聽來却令人牙酸。

那對陰陰的燐火,巡廻、閃動,終於碰上了橋墩,憑着幽異的綠芒,照出了橋頭上三個字:

「奈何橋」。

橋邊一個指標,指向霧中,那兒原來是劍廬的所在。

現在寫上了血淋淋三個大字,看似用人血蘸來寫的:

「酆都城」。

× × ×

蕭秋水却笑了:「那兒是我的家。」

他緩緩向橋上走去,「誰要在我家扮鬼嚇我——」蕭秋水從容笑道:「那只怕嚇着他自己。」

他拾級而上,曲抳描抳着嘴,悄悄向他姊姊說:「這人胆子是不是鐵做的?」

曲暮霜的眼睛却亮了。

「十年前我們認得他的時候,他的氣概也是鐵鑄的。」

而今這個鐵打一般的人已上了橋。

到處都有奇怪的哨聲。

這種陰異的尖嘯聲,忽左,忽右,忽前,忽後,正是小時候老人家告訴你鬼故事中,小孩子聽到這種叫聲不能往回望的一那類。

鬼火也忽東忽西。

蕭秋水的眼珠子也跟着火光轉。

火光在上，他就看上、火光在下，他就望下。

杜月山的臉色本也似有些變了，現在忽然笑道：「權力帮中有一個高手，據說是從江西、陝西一帶言家殭屍拳中闖出來的人，他却不姓言，姓陰……」

曲劍池眼睛盯着那兩團陰火接道：「這人就是權力帮『八大天王』中的『鬼王』陰公……」

杜月山舒然接說：「他殺人的法子很多，其中一種，就是用他一雙毒蛇般的牙齒，去咬別人的血管，然後卑鄙如蚊子一樣，去吸別人的血。」

杜月山一說完，兩道陰火，突然閃電般急打杜月山！

杜月山突然出劍。

劍身一片空濛，如洒過一場雨。

兩團火球，被削開兩片。

但火球又神奇般的炸開來。

炸成千百道沾火的碎片。

杜月山的雙拳雙袖，不斷飛撥。

火的碎片都被撥了出去，其中有幾片，落到死人的身上，死人立即全身燃燒起來，其中幾塊落到水上，整條溪水竟都燃燒起來。

火中光，杜月山已驚出一身冷汗。

蕭秋水却認得這種縱火的手法，他失聲叫道：「是火王，不是鬼王！」

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誰說的？」

那聲音是在蕭秋水後面說的，嘴裏的氣幾乎已吹到蕭秋水的後頸上。

蕭秋水霍然一回身，回頭却沒有人，身後却來了一道風。

一道如同地獄般陰寒的風。

就在這時，忽然橫來了一道指風。

指風如同陽光遍照，溫煦和暖。

指風尅住了陰風。

來的人是古深。

古深另一隻手，向蕭秋水一搭，疾道：「回去！」

——鬼王陰公既來了，蕭秋水絕非其之敵。

古深禪師返手一帶，蕭秋水却未被帶動。

這點連古深都覺得訝異。

——但來不及訝異，蕭秋水已返身出掌。

蕭秋水出掌的刹那，只覺陰影一閃，他的掌就向那陰影拍去。

那陰影接過了他一掌，忽然飄過了對峯。

然後橋墩中斷，轟然一聲，全都落到水裏去了。

蕭秋水和古深禪師也雙雙飄回了岸邊去。

這時他們就聽到咳嗽聲，一聲，又一聲，很輕，不過咳的人好像是一面咳，一面還吐出東西，良久，那人陰聲細氣，還挾着一點喘息道：「好掌力。好內功。」

曲劍池大步踏前，剛才他一直還沒有出手，此刻他眯起來的眼睛似已完全出鞘的劍鋒。

「『鬼王』陰公？」

× × ×

大火燒亮了一條江。

在熊熊的火光中，確有一陰灰灰的「東西」，拿着一張白手巾在揩抹他的嘴。

與其說那是「嘴」，不如說是一張鮮紅紅的東西，就像潰爛的傷口，一般的東西，那白手巾却雪白。

那「人」吐出來的東西却似熬燉過後的青草菜，不過味道惡臭。

古深禪師向蕭秋水低聲道：「你內功好，交手時，不必靠近，以掌力摧之。」

蕭秋水還來不及點頭，只見火光之中，赤熾熾的燒出了一個人。

一個光頭的發亮的人。

蕭秋水認識他。

這人絕不是什麼少林和尚，而是權力帮之中，「八大天王」裏的「火王」祖金殿。

× × ×

祖金殿冷笑道：「你知道這些人都是怎樣死的？」

蕭秋水他們都沒有問。他們都知道「火王」既先說，便一定會說下去。

祖金殿果然說了下去。「崑崙、莫干、雲台、寶華、陽羨、馬蹟、雁蕩七派精英，今日之所以會聚集這裏，只爲了一件事。」

「鬼王」陰公吃吃笑道：「倒絕不是爲救浣花劍派，而是岳太夫人就在劍廬，而岳太夫人絕不能落在我們的手裏。」

祖金殿也桀桀笑道：「他們也並非爲救岳老夫人，只是岳老夫人手上，有一幅令牌，就是『天下英雄令』。」

「火王」祖金殿又嘿嘿乾笑兩聲，接道：「所以他們都趕來，把這令牌都『搶救』回去……」

蕭秋水眼睛亮了。他明白了。

岳太夫人就是岳飛的母親。

還我河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岳武穆！

前綫劇烈，然而岳飛的赫赫功業，是天下皆知的。

天下英雄，因受感於岳飛，故十六大門派，以及三十二奇帮雜派，都歃血矢誓，奉「天下英雄」令牌於岳飛，願隨時聽其調動、驅使。

然而岳飛神功蓋世，由始至終，沒有動用「天下英雄令」，而他又是至孝的人，把他的令牌，交予他母親，只怕萬一時，他母親可動用令牌來取得庇護。

岳太夫人秉性剛烈，也沒有動用這使天下好漢屈首的令牌，她只潛身于蕭家，據她的近身護衛張臨意的判斷，以浣花劍派的潛力，反在一般門派之上。

可是因爲辛虎丘的通風報訊，權力帮知曉了岳老夫人正在劍廬，所以出動那末大的主力攻浣花，最主要的是奪得令牌，以及擒得岳太夫人，以牽制岳飛。

這一小小的令牌，在曾于神前歃血宣誓，可死不可生的天下英豪來說，却是件强取豪奪也要爭回的要命事物。

可是現在令牌呢？

岳太夫人呢？

前綫緊急，岳大將軍勇奮殺敵——怎能讓岳太夫人生死不知？

想到這裏，蕭秋水心如同那焚燒的江水，沸騰無匹！

× × ×

「鬼王」陰公咕咕笑說：「所以嘛，這些所謂武林高手，一個一個的，全都死了……」

古深禪師冷笑道：「不過你們也沒有得到『天下英雄令』。」

「鬼王」陰公道：「哦？」

古深禪師道：「若『天下英雄令』已到手，這些英雄豪傑，便爲你們所用，不必盡數殺戮……」

蕭秋水的眼睛也亮了：「你們既未獲『天下英雄令』，就等於說劍廬還有人活着……」

——岳太夫人活着，蕭家的人便也有可能活着。

——可是究竟是誰把岳太夫人的消息通知各門各派的呢？

——必定有一個讓各門各派取信的人，確定岳太夫人在劍廬，方致使各路高手趕來搶救。

——權力帮就算奪不到「天下英雄令」，也可在此處，守株待兔，殲滅來援的豪傑。

——所以攻打浣花劍派只是一個幌子，權力帮之所以花十七天沒有攻下劍廬，也只是一個幌子，連讓蕭秋水等逃出去，好召集天下英雄趕來，也只是這幌子的虛招。

然後權力帮又在各路英雄趕援浣花劍派時，加緊滅了浣花的實力。然後再如一張大網，把趕來的人一網打盡。

——蕭秋水到桂林分局，本來就要通知浣花被圍，岳太夫人受困的事，可是蕭秋水並沒有去的成。

他陰差陽錯，被屈寒山打下山崖，反而遇見梁斗，到了丹霞，轉了個大圈子，再回到成都來。

——那末是誰通知桂林分局的呢？

當然是在漓江前險死還生的唐方他們了。

——那又是誰通知各門各派，來援浣花的呢？

× × ×

「鬼王」陰公的話，等於替蕭秋水解決了這心裏的疑問：「你二哥蕭開雁，替我們找齊了十四大門派的人，孟相逢、鄧玉平等，又替我們找來了少林、武當，加上你們這一干，倒省得我們一座又一座山頭，一帮又一帮派，分股去打……」

蕭秋水目瞳收縮，問道：「那麼，我二哥呢？」

「鬼王」陰笑道：「你問他麼？」他用手指了指，正是「酆都城」三個字。

蕭秋水怒意頓生，叱道：「那我大哥呢？」

「鬼王」暴笑如夜梟。

蕭秋水雙拳緊握，正要走過去。

古深禪師低聲地道：「單憑『鬼王』和『火王』，還殺不了九派十五大高手，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他們必定有更大的實力隱伏。」

曲劍池也疾道：「還有四派高手不在此地，嵩山、少林和武當實力未至，我們要留得青山在……」

就在這時，他的臉色忽然奇異的歪曲了。

這種歪曲，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曲劍池站在曲家姊妹的身後，爲的是替他那兩個寶貝女兒斷後。

蕭秋水、古深大師站在橋墩處，杜月山心急，也緊貼他們身後。

霧很濃，彷彿還有一種淡淡的死氣。

蕭秋水等所站之處較高，從上看下來，曲劍池的臉色在霧色中變得無限的幽詭、可怕！

更可怖的是曲劍池本身似不知道。

但當他知道時，喉管裏已發不出聲音了。

他倒了下去。

古深切喝道：「毒霧！過河！」

他僧袍翻飛，雙掌飛旋，當先提氣，飛躍浣花溪！

蕭秋水閃電般抄起曲暮霜、杜月山迅速抓起曲抿描，也飛渡河水。

古深禪可是要開路，他知道「火王」與「鬼王」必然不會放過這攻擊的好機會的。

「火王」和「鬼王」，果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這場戰役快而短促，當杜月山和蕭秋水救得曲家姊妹到岸時，古深大師的生命，已離開了他的軀殼。

× × ×

古深大師幼年在少林學藝，成年之後，自創「仙人指」，達摩堂、戒律院、木人巷、卅六房的人，都攔他不住，內功修爲，已是一絕。

他飛過對岸時，特別注意的是那「鬼王」。

他跟「鬼王」對過一掌，「鬼王」陰柔澈骨的「寒冰掌」恰好就是他「仙人指」的尅星。

但他的「仙人指」也正好可以尅得住「寒冰掌」。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于誰高誰低的問題。

他決定先硬拚「鬼王」一雙掌力，再硬闖「火王」的火攻，等到杜月山和蕭秋水一到，局面至少可以穩下來。

而那頭霧有劇毒，是稍留不得的。

他飛過來時，果然與「鬼王」對了一掌。

這一掌不分勝負。

但他人在半空，無處着力，便吃了虧了。

「火王」的火，却不是向他打來。

那火團捲向杜月山，古深大師却藉「鬼王」的掌力，撲了過去，雙袖一捲，把火團一送，捲飛到對岸去。

然後他再提一口氣，身形忽然一擺，像魚兒在激流中一搖尾，又游到另一個方向一般，連他自己都對這一招輕身功夫很滿意。

就在這時，忽然劍光一閃。

他沒有料到此時有劍，而且是如此快劍！

如此厲劍！

× × ×

蕭秋水等脚尖站地，即回頭看：

這時古深大師已變成了兩爿——

被一劍劈開的兩爿，仍右着血、腸、臟、……飛落到彼岸來。

然後古深就倒了下去。

分兩爿倒在岸邊。

兩爿身子，兩隻瞪得老大的眼珠。

古深死不瞑目。

× × ×

這是何等的一把魔劍。

而這持劍的人眞使蕭秋水睚眦欲裂。

屈寒山！

又是「劍王」！

× × ×

又見劍王。

古深還未及發出他的「仙人指」，便死在浣花的溪邊。

這浣花的溪水，今日所流的却是血。

蕭秋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忽然瞭解這些武林高手是怎麼死的了：這八大天王在這兒，暗殺、狙殺、毒殺，配合無間，就算這些帮派的宗主，武功比古深禪師還高，也沒有用，一樣會遭了毒手、暗算。

這時他看到對岸的土地上，冒出了個人頭。

笑嘻嘻的人頭。

「藥王」莫非寃。

斷了的手和平凡的刀

莫非寃「呼嚕」一聲跳上來問：「我的『烟雨濛濛』怎樣？」

杜月山瞪眼怒道：「你還有什麼，快使出來！」

莫非寃笑說：「那就看你那一件了。我還有『春寒料峭』、『秋色連波』、『夏日炎炎』、『雪花片片』等等，就看你挑那一樣了！」

杜月山又想衝過去，但他忽然看到一件事物，就強把衝動忍住，道：「你們使人多，施暗算，算什麼英雄好漢？」

莫非寃淡淡笑道：「你們所謂白道中人，十六大派，與我們權力帮聯合攻燕狂徒，那不說以多欺寡麼？」他笑笑又道：「何況敵我相抗，生死相搏，能贏就好，還計較什麼江湖規矩。」

祖金殿亮着禿頭笑道：「若說人多，你們來了六個人，我們四個人，究竟是誰多誰少？」

陰公冷笑：「所以你們今日死在此地，便算認命就是了。」

杜月山只覺手心冒汗，今日的場面，確已無生機。

莫非寃陰陰一笑道：「你們既不過來，我可要過去了。」

這句話聽似恐嚇杜月山等人的，其實却是說予「鬼王」、「劍王」、「火王」等聽的：他過來，其他三王替他護法，然後一併解決這幾人再說。

祖金殿等當然知道。

尚活着的四個對手，除杜月山外，其他都是可以輕易解決的。

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杜月山。

他們三人一起衝過去，可以堅信分開來時杜月山就是個死人。

而莫非寃是那三個「小夥子」所抵擋不了的。

× × ×

杜月山的「濛江劍法」，與屈寒山齊名，但武功尚遜屈寒山一籌，加上火王與鬼王，杜月山的確抵擋不住。

可是他們錯了。

還有蕭秋水。

蕭秋水猛然發出兩道掌力。

一道打劍王，一道打火王。

劍王一劍劈向劍風，却一個觔斗，被震飛落于對岸。

火王身上焰芒爲之一滅，氣息也爲之一窒，「呼」地一聲，斜飛八尺，驚駭無已。

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這「小夥子」的掌力會那麼高。

蕭秋水逼退劍王與火王，鬼王就一時攻杜月山不下。

就在這時，莫非寃如一縷輕烟，掠了過來。

突然之間，忽來了一道劍風。

劍勢快得可怕，快得不可思議，而且是從後攻來的！

莫非寃心中一凜，長天拔起，劍鋒也冲天追去！

莫非寃半空翻身，赫然看見的是曲劍池！

曲劍池的劍已逼近他的咽喉，只見劍尖一綫，劍身奇闊，莫非寃身經百戰，應變奇速，居然在此時此刻，猛吸氣，一縮身，往後疾退！

只要他退掠到對岸，他相信火王等必能替他解這個危！

但他忽然發現他胸前「突突」二聲，凸出了兩枚帶血的劍尖。

他頓在半空，片刻才想得出自己的背心已被劍尖穿過，就在這時，曲劍池的劍尖也到了他咽喉，「噗」地刺入，「嗤」地對穿出來。

然後三人一齊收劍，莫非寃帶着至死不信的神情，「花」地直挺挺跌落河中。

浣花溪中，又多了一挺死屍。

× × ×

抽劍的人，曲劍池飄然落身在對岸。

這邊出劍的，也飛身退落在比岸，赫然竟是曲暮霜與曲抿描。

三人對岸而立，手上劍氣一片蒼寒。

而劍尖的一截，却染有血。

「藥王」莫非寃的血。

劍王、鬼王、火王都住了手。

他們看着水中藥王的屍體，似有些失望，有些憤怒，又有些悲傷。

他們本是在一起的人，爲一個團體，一個理想而獻身，忽然少了一人，他們心裏一定有很多感受。

不過他們都沒有說出來，只是靜靜地看着。

然後屈寒山慢慢的抬頭，望向對岸持劍的曲劍池，兩人目光相遇，就像劍鋒交擊，濺起一串星花：

「好劍。」

對岸的人道：「劍好。」

屈寒山道：「漱玉神劍？」

對岸的人道：「漱玉神劍。」

屈寒山道：「你不是曲劍池？」

對岸的人道：「我不是。」

× × ×

曲劍池居然不是曲劍池，那末誰才是曲劍池？

那人笑笑道：「曲劍池不在這裏。」

屈寒山目光如電，迅疾一巡，道：「那就是了。」

那人笑問：「是什麼？」

屈寒山道：「昔日與『陰陽神劍』張臨意、『掌上名劍』蕭東廣併稱『神州三劍』還有一人。」屈寒山一字一句地道：「你就是『四指快劍』齊公子！」

那人笑而反問：「你說呢？」

屈寒山瞳孔收縮，道：「除了『四指神劍』，又有誰能用四隻手指，使出如此快劍！」

那人長嘆道：「劍王果然好眼光。」

× × ×

那人又嘆道：「師惜我已不是昔日年輕時，咤叱武林的齊公子了。」

屈寒山目光閃動：「齊公子當年一把快劍，與南海劍派老掌門高未末決戰於柳州，那一戰據說是天下快劍的銀典鉅戰，可惜在下並未親睹拜賞。」

齊公子糾正道：「並不是快劍，而是劍。」

屈寒山笑道：「是劍。齊公子當年風流倜儻，名滿天下，可惜在下出道已晚，未能向前輩討教，今天……」

齊公子道：「你逮着機會了，是不是啊？」

屈寒山道：「正是要向前輩討教。」忽又問道：「只是……曲劍池的『漱玉神劍』又怎會落到前輩手上？曲劍池的『化魚劍法』，也可以說是江南一絕，怎會烟消聲匿？」

這時曲抿描忽然大聲道：「你要見識『化魚劍法』，我們姊妹都會，不一定要勞我爹出手！」

愛羞的曲暮霜也脹紅了臉，大聲道：「我們都可以代他出手教訓你！」

× × ×

蕭秋水現在才明白「曲劍池」倒下時，曲家姊妹既無驚呼，也並不震訝。

屈寒山接着下來說的話，更增加他的明瞭。

「如果藥王知道你是四指快劍，也不會對你施放毒霧了，齊公子在三十年前，就被譽爲『毒不倒』，這又有誰不知，可惜，可惜他把你當作是曲劍池——」屈寒山又道。

「其實我們也眞該小心一點——這兩位姑娘離你如此之近，尚未中毒，你又怎會被毒倒？莫非寃的毒分明還未發出來，唉，」屈寒山嘆息又道：「藥王用毒，應最知毒性，這次居然失手，那也眞的，眞的沒話好說了。」

一個人對他最熟悉、專長的東西尚不能把握，那眞是罪不可恕了。

正如一位大詩人，寫出濫散文，別人還可以饒恕。

如果寫出沒有水準的詩作，則不可原諒了。

也如劍俠的劍，鐵匠的鎚，雕匠的刻刀……一劍刺出方向偏差，只有死；鐵鎚力道打歪，所鐫造的器具必定破壞，雕匠的刀，一鑿刻錯，便不成其爲藝術……

藥王用毒，也是這樣。

也許他太驕恣，故此高估了自己無往不利的毒性。

所以他只有死。

× × ×

屈寒山忽然冷笑道：「我還有一點不明白。」

齊公子道：「你說。」

屈寒山冷笑道：「我只不知道傲劍狂龍的曲劍池，今天竟變成了縮頭烏龜！」

他的話一說完，便看到兩道劍光。

一道金，一道紫。

屈寒山見過這兩道劍光。

莫非寃便是死在這兩道劍光下。

× × ×

屈寒山的眞正目的，也是想激曲家姊妹出手。

先殺曲暮霜、曲抿描，才能專心對付齊公子。

眞正的大敵，是齊公子。

屈寒山外號「劍王」，他想要與「怒鞭電劍、四指奪魂」齊公子決一死戰已久了。

一個劍手，就如一名奕手，要在不斷的對奕中，或比劍中，才能證實自己。

可是當他已擊敗了所有的敵手，沒有了對手了呢？

那寂寞、孤獨是不堪言喻的。

所幸這種在世界上並不太多，最多也只有一兩個。

少林方丈是不是？武當掌教是不是？現在的李沉舟李帮主是不是？從前的權力帮帮主燕狂徒，又是還是不是？

× × ×

不管是不是，曲暮霜和曲抿描，都絕對不是劍王的對手。

她們兩人，既有千里孤梅所傳的輕功，也有曲劍池所傳的劍法，更有齊公子所教的出劍迅疾。

但要比起屈寒山，還差那末老大的一截。

兩柄劍，一長一短。

曲暮霜使的是短劍，金色。

曲抿描用的是長劍，紫色。

一長一短，兩人飛起，旋光掠起，煞是好看，宛若鳳雙飛。

她們這一招，却正叫「鳳雙飛」。

她們這一招，配合使用起來，所發出的聲勢，絕不在「七大名劍」任何一人之下。

但是一道劍光掠起。

這道劍光如一道霹靂，半途分半成二截，如電擊裂旋一般，分襲兩人。

這兩劍斬向曲家姊妹的劍。

這等於是斬斷這一隻鳳的雙翅。

這時另一道劍光，已越河飛來。

齊公子以馭劍之術掠來，但勢已無及了！

更麻煩的是他前面有一團火。

死火。

他馭劍之術再厲害，也穿不過火王的「死火」。

他只好一個翻身，躍出三丈之外。

就在這時，只聽兩聲「嚶嚀」，曲暮霜和曲抿描已掛了彩，却沒有死，神色蒼白的撫肩而退。

也許她們之所以不死只有一個原因，杜月山已跟屈寒山打了起來。

（未完）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大漠屠龍（一）

大地春光好

江南二月早春來。

江南春天，美如詩畫，秀麗如佳人。人在畫圖中，怎不叫人流連忘返。

高揚芝兒兩人，就在這春光如畫，艷如西子的西湖柳堤上，携手漫步，細意欣賞這天下美景。

堤兩旁垂柳如絲，嫩綠清新，春風裏婆娑曼舞。

堤外湖光山色，碧綠嬌艷，清翠簇簇，悅目賞心。

兩人漫步中指點談笑，不時响起兩人的語笑聲，笑語聲中，渾忘了一切，陶醉在迷人的景色中。

× × ×

穿柳堤，過斷橋，兩人停在一片綠洲前，芝兒用手一指四周道：「揚哥，這西湖多美，特別是在春天裏，鶯飛草長，柳綠桃紅，濃淡相宜，我好喜歡，江南的春天眞美，和那北國隆冬，冷得叫人受不了，盡是荒原莽林高山，不過雪飄冰封時，却又另有一番氣象。」

高揚笑道：「妳們女孩子生來就喜歡花啊花的，當然會比較喜歡春天，不過在我看來，南國春光，和那北國隆冬，各有一番氣象。」

一頓續道：「正如妳所說，塞外荒原莽莽，崇山密林，却給人一種豪邁壯闊的感覺。」

說到這裏，眼前彷彿又出現了剛逃出龍堡後，那段在塞外的日子……

無奈殺機伏

逃脫龍堡後，兩人就像破網之魚，脫籠之鳥，海闊天空，任遨遊，但餘悸在心，恐防龍頭老大不會放過他倆，派人追殺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心情去欣賞外面沿途的景色了，像兩只驚弓之鳥，心裏想的是離龍堡越遠越好，越安全。但兩人有生以來第一次踏足外面的天地，對地理環境不熟悉，只知道龍堡在南，要遠離龍堡，最簡單的辦法是往北走，於是兩人就一直往北走，走了個多月，到了塞外的一個小鎮上，已是秋殘冬至，天氣寒冷，兩人確定了龍堡沒有派人追踪後，也認爲跑得够遠了，實在天氣也寒冷得很，而且也開始雪花飄飄，再往前走就比較困難了，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留下來。

塞外隆冬，寒凍得叫人發顫，凍得連狗也不出門口，但高揚芝兒兩人，一旦置身於自由天地，無拘無束，那管他雪飄冰封，兩人乍脫龍堡控制，心情狂喜，就如兩匹脫韁野馬，每日盡情在莽原上馳騁遨遊，欣賞那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河山如琉璃世界，幻彩奇麗。

萬里雪飄，大地銀裝粉飾，白茫茫一遍，天地渾然一體，人在其中，猶如置身白色世界。

兩人何曾見過如此奇麗的豪壯的北國風光，不覺心馳神飛，由衷讚嘆，豪情激揚。

在這塞外小鎮上，兩人一住個多月，小鎮上的人淳樸熱情，使兩人感受到世間的溫情，更有益的是，學到了很多在龍堡學不到的東西，見識到很多在龍堡根本看不到的東西。

對於見到的一切事物，兩人無不覺得新奇，因爲是在龍堡中從未見過的。

北國的冬天來得早，却去得遲，住得日子久了，兩人都耐不住這北國的嚴寒了，打算回到南邊去，一商量，都同意了，於是決定立即動身，兩人收拾了隨身行李，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小鎮上善良淳厚，豪爽熱情的居民，冒着寒風冰雪取道南下。

南下的路上，兩人都知道了大概的地理環境，沿途上口問耳聽，終於到了江南，且已是早春時節。

一打聽，人道杭州西湖，是天下一美景，兩人原無一定去處，遂決定到杭州一遊，見識一下西湖美景。

如果說北國的嚴冬天氣如一個性情猛烈，剛暴冷酷的壞脾氣老人，則江南的春天就像一個溫柔嫵媚的少女，而杭州西湖，就像一個絕色的美人。

× × ×

高揚沉思着，嘴邊孕着笑意，芝兒見他久不出聲，一掉頭見他那樣子，輕輕一推他，道：「你在想什麼，這樣出神？」

高揚被芝兒一推一問，從沉思中驚轉，笑道：「當然是想着妳！」

芝兒嗔道：「貪嘴，快說！」

高揚忙正經說道：「剛才我是想起咱倆在塞外小鎮上的那段日子，那裏的人眞好！」

芝兒道：「我也忘不了那段日子，忘不了那裏的人，更忘不了那冰封雪飄的壯麗風光，只可惜實在太凍了，凍得使人受不了，要不然，眞想在那裏一輩子住下去呢。」

望一眼眼前的美好春光，高揚點頭道：「那裏是太寒冷了，咱們都是在南方生長，自然比較喜歡南方，你剛才說得對，江南的春天，確比北國的隆冬好。」

芝兒一指綠洲內一座亭道：「不要再說了，咱們快到那亭子裏避避雨吧，也好欣賞一下雨中的西湖景色。」

兩人手拉着手，走進亭內。

江南多雨，特別是春天，剛才還是好天氣，春光明媚，現在却已是春雨綿綿。

綿綿春雨裏瞭望西湖景色，別具一番風味，湖山草樹，溶濛在春雨裏，另具一種神秘迷濛之美，那情景就像你從簾外窺看一個坐在簾內的絕色美人一樣，若隱若現，神秘迷人，吸引着你。

兩人都被這雨中的西湖景色迷住了，兩人都不言不動，坐在亭內，因爲兩人若一言一動，就會破壞了這種神秘迷濛空寂的意境。

不知過了多久，高揚突的回頭，身後亭外，綿綿春雨裏，站着一青衣佩劍人！

此人年在四十左右，眉目肅殺，右手按在長劍劍柄上，雙目精光閃閃，注視着兩人，一身青衣在綿綿雨絲中，竟然滴水不沾。

高揚心裏一驚，從這青衣人的雙目，按劍的手勢，雨中滴水不沾的長衫，那沉凝而不失動態的站，在在都表明了此人是一個極高明的人物，從他站着的姿勢看出此人來了有一會兒而自己竟然不知，可知此人身手。

高揚雖然未出道，但從小受的是一個殺手必具的身手，由於一個殺手受的是特殊的訓練，故也具有一種特別的氣質，這，只有行內人才能看出，而高揚一瞥眼就看出了這種特別的氣質，知道此人是個極高明的殺手。

高揚不敢動，因爲自己一動，隨時會給這人有發出致命一擊之機，一個坐在亭內扭轉頭，一個站在雨中亭外，兩人都一言不發，四目相交，動也不動。

芝兒還全然不知，浸迷在這雨中西湖景色中。

高揚也不敢驚動芝兒，因爲芝兒若一驚，也給這青衣人有可乘之機。

亭外青衣人雖然站在雨中，一身青衣却滴雨不沾，乾乾爽爽的，高揚坐在亭內，扭着頭，雨也滴不到他身上，但扭轉着頭，時間一久，辛苦極了。

亭外雨中青衣人目中精光更盛，手已改按爲握，握在劍柄上——

隨時可以發出致命一擊！

高揚頸脖痠痛，手心冒汗，他知道再這樣對峙下去，只會給青衣人造成更有利的機會，一定要設法改變這種情況，也要讓芝兒知道危機已在！

輕輕咳一聲，高揚對身旁的芝兒輕聲道：「芝兒，不用驚慌，也不要動，更不要回頭看，就這樣坐着，全神戒備。」

芝兒被高揚那輕聲一咳，從迷醉中驚醒，再一聽高揚如此說，心一收緊，整個人完全清醒過來，心裏雖然驚慌，却一點也沒有表露出來，因爲她從高揚說的話裏，已知道事態之嚴重，危機已迫在眉睫。

高揚眼角餘光瞥到芝兒身子輕微一動後，就保持着原來的姿勢，知道芝兒已聽到了自己的話，保持了警戒，也就放下了心。

芝兒身不轉，保持原來坐姿，輕聲道：「可是來人了？」

高揚答：「一個很高明的人物，連他幾時來到咱們背後，我也不知！」

芝兒問：「是什麼人？可是龍堡派來的？」

高揚一直扭轉頭注視着亭外青衣人，答道：「不像，從未見過的一個人，不要多說了。」

芝兒明白高揚的意思，也就不再說，全神戒備着！

兩人不說，亭外雨中的青衣人却說了，語聲中充滿肅殺之氣，「你是高揚？她是石芝？」

高揚點頭，訝然問道：「你是怎樣知道我兩人姓名的？」

青衣人沒有回答高揚這個問題，問：「可知你兩人現在的命運？」

高揚搖頭不答。

青衣人肅殺的臉上殺氣更盛，沉聲道：「死！」

高揚聲色不動，從這可看出以前受殺手訓練的好處。

「咱們素未謀面，你爲什麼要我兩人死？」高揚平靜地問。

青衣人又不答高揚這個問題。

高揚再問：「你我不相識，更無仇怨可言，要我死不是你的本意，可是有人指使你？」

高揚心有所疑，却不敢確定，故有此問。

青衣人還是不答，整個人殺氣更盛，握着劍把的手，穩定而有力。

高揚扭轉脖子太久了，說話也太多了，脖子更加痠痛，臉上已有表示，青衣人正是要高揚這樣，脖子扭轉得太久，不但會越來越痠痛，也會影響到神經，而神經又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反應和動作。

高揚似乎不知道這點，再問：「剛才你爲什麼不在背後一擊襲殺我兩人？那是最好的機會。」

青衣人對這個問題不再三緘其口，答道：「剛才我不知你兩人全無所覺，也被你們的背境嚇住了，這裏有了顧忌，我生平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不然也不會活到現在，所以沒有貿然出手。」

高揚又問：「你知道我們從那裏出來的？」

青衣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既然知道你們的姓名，當然知道你們的出身背境了！」

高揚再問：「什麼人告訴你的？」

青衣人不答，對這個問題，他是守口如瓶！

可能是說了這多話，也可能是脖頸扭轉得太久了。引起了種反應，不管因爲什麼，總之高揚的脖子是不經意地向回扭了一下。

青衣人站了這樣久，和高揚說了有生以來這樣多的話，等的就是這一刻，這脖子一扭之間的空隙。

青衣人目中精光一閃，雨中的身形不知怎的已如標槍一般投射進亭子，也不見他拔劍，劍却已刺在高揚頸後大血管上。

好快好狠的一劍，不動則已，一動如電，一擊致命！

從這人的出手，知道此人是殺手道上的高手。

只有殺手中的高手，才能看得這樣準，出手這樣快，一擊可以致命！

劍尖已觸在高揚頸後皮膚上，劍尖只要再進三分，高揚則立死無救，青衣人眼中已露出了殘忍的笑意。

但不知怎的，像變魔術一樣，高揚已不見了，就像化作空氣般消失在空中，青衣人的劍尖明明已刺在高揚頸後大血管上，現在却忽然刺在空氣裏，「嗤」一聲，刺個空！

青衣人臉色大變，一直像不存在的芝兒却橫裏一短劍刺到，刺向青衣人腋下。

青衣人不止臉色變了，連眼色也變了，這一切皆非他始料所及，更想不到那萬無一失的一擊，却刺了個空，長劍由於刺空加速了向前刺，回劍想封格芝兒那刺向腋下的短劍已是不及，百忙裏左手狠命一拍，拍在芝兒短劍劍身上，「嗤」一聲，短劍從他腋背後刺過！

避過芝兒一劍，身軀向前衝射，突然，消失在空氣裏的高揚，又出現了，一劍由下向上，刺向青衣人的小腹！

原來高揚先前那脖頸不經意的一扭，正是想誘那青衣人出手，他知道只有誘那青年人出手，才能扭轉劣勢，果然那青衣人上了當，就在劍尖觸及頸後皮膚時，他借那脖子一扭之勢，整個人像一棵攔腰砍到的樹一樣倒在地上。

當然那倒下的速比砍倒的樹倒下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不然倒下的他已是死人一個，現在也不會倒在地上，一劍刺向青衣人小腹！

青衣人不愧是高手，身手了得，任誰人也躲不了的一劍，却被他躲過了！

只聽他怪叫一聲，整個平飛的身軀，突然一頭栽下，借那栽下之勢，一個倒後翻，高揚長劍已閃電般貼着他的小腹刺過去！

青衣人單手着地，一撐，翻了個身，人已穩穩站在地上。

高揚從地上一挺身站起，不由讚道：「好身手！」

青衣人喘了一口氣，也道：「果然厲害！」

高揚注視着青衣人道：「朋友，咱們就到此爲止吧！」

青衣人冷冷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高揚苦笑道：「這又何苦？」

青衣人哼一聲道：「由不得你我！」

長劍斜出，殺氣充盈，綿綿春雨，爲這殺氣一斷爲二，竟然在一丈方圓內不能落在地上，這人好凌厲的殺氣，好精純的內功！

高揚看得不由暗暗心懔，加倍小心。

芝兒想走出亭外和高揚聯手對敵，却被高揚阻止了，他也看出這個人全力一擊，自己是幫不上手的，只好留在亭內，全神戒備着，好在必要時助高揚一臂。

高揚春雨裏衣衫已濕，長劍斜指，全神戒備。

對峙着，對峙着，空氣彷彿沉凝不化，絲絲春雨也彷彿停滯在空中，青衣人殺氣瀰佈，臉色凝肅，高揚則岳峙淵停，雙目不瞬。

驀的兩聲暴喝同時响起，兩人刹那衝近，兩劍交擊，發出一連串震耳金鐵交鳴聲，兩人一分，劍光一散，已交手六十八劍。這一交手，兩人各自多少摸到了對方的一點底，兩人再度對峙着，不過這次青衣人很快就動了。

兩人再度交手，因爲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兩人都沒有接實，身形在飛快閃動，長劍劍光飛舞，劍氣瀰漫，絲絲春雨爲之寸寸斷！

兩人出劍如風，都是劍道高手，一時難分高下，不過青衣人殺機凌厲，每一劍都是殺着，高揚由於連這青衣人的姓名也不知，更不知他爲什麼要殺自己，所以動手時未有全力施爲。

這一來却便宜了青衣人。

青衣人長劍一刺十九劍，劍劍不離高揚身前要害！

高揚長劍一舞，連擋青衣人十九劍，身形如風車一轉，已轉到青衣人背後。

青衣人反應眞快，長劍一轉，如毒蛇般從脇下反手刺出，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一樣，一劍刺向高揚胸膛！

高揚疾忙長劍一樹，「叮」一聲，青衣人長劍刺在高揚劍身上。

青衣人身轉劍動，長劍斜削而上，刀一樣斬削高揚腰腿！

高揚一擰腰，彈身而起，劍出如電，一刺十二劍，劍劍不離青衣人頭頸！

青衣人長劍向上一絞，「叮叮叮……」連响中，連擋十二劍！

高揚十二劍刺空，身軀落下，而落下的身軀，却迎向青衣人舉起的長劍！

高揚下墮身形迅速，萬估不到青衣人連擋十二劍後，劍勢不絕，一劍舉刺，眼看着一劍就要刺在高揚身上。

突聞「噹」的一响，青衣人長劍一震，已被飛來一物擊偏。

劍身擦着高揚衣服刺過！衣裂肉現，還好不曾傷到皮肉。

青衣人眼看一劍刺中高揚，冷不防橫裏飛來一物。

千鈞一髮間，將自己長劍擊偏，不覺臉色一變！

原來是芝兒在亭內眼看高揚避不過青衣人的長劍，疾忙將右手的短劍飛出，將青衣人長劍擊偏！

青衣人目光陰毒，望了芝兒一眼。

高揚深情地看了芝兒一眼。

青衣人口裏低嘿了聲，身形一動，劍光飛舞，捲向高揚！

高揚知道青衣人厲害，不敢怠慢，長劍一展，和青衣人鬥在一起。

芝兒在亭內看着兩人摶鬥，只看得心手揑汗，神情緊張到極，有幾次她差點忍不住想衝出去，助高揚一臂，吐了口氣，忍住了。

摶鬥中的兩人，心神皆在劍上，是自己的也是對手的。兩人鬥到激烈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難怪芝兒緊張。

驀的激鬥中的兩人，劍光一歛，兩人坐馬沉橋，長劍平胸推出，劍尖頂着劍尖，動也不一動。

兩人在比拚內力！

兩人這一拼，可就看出了高下，明顯的高揚差了青衣人一籌。

初時還不怎樣顯出來，時間一久，就明顯地看出來了，只見高揚滿臉脹紅，身子微微顫抖，而青衣人則穩如磐石，紋風不動，神色自若。

芝兒在亭內見了，忙跑出涼亭，躍向兩人。

青衣人最怕的就是這一點，見芝兒躍來，心內不由大急，自己只得一人，而在拚鬥內力中，最忌有人橫來一手，只要第三者在自己身上輕拍一掌，或刺一劍，自己都無還手之力，如果這時罷手，則一個控制不好，很可能會被自已收回的內力震傷，而肯定會被對方催出的掌力所傷，重則死亡，輕則重傷，兩者皆自己所不願，只有速謀解決！

一咬牙，青衣人內力一催，臉色通紅，顯是拚了全身之勁道，想將高揚震斃當塲。

高揚原就有點不支，被這青衣人將內力全力一催，更加支持不住，一個身子如風舞柳楊般搖晃不定，臉色血紅，頭冒大汗，胸膛起伏劇烈，氣出粗疾，勉强支撐着。

芝兒人躍在空中，眼見高揚危殆，自己却鞭長莫及，不覺急亂得沒了主意，其實她却只要將剩下的另一枝短劍脫手擲向青衣人，則優劣安危之勢立轉，可是她却急亂得只是緊緊抓着短劍，恨不能一下躍到兩人之前，一劍將青衣人刺斃。

眼看着芝兒撲救不及，高揚將死在青衣人手上，突的「乒」一聲，高揚長劍中斷，青衣人和高揚身子向前一傾，高揚身一側，「噗，噗」兩聲，不分先後，青衣人長劍刺進高揚手臂，劍尖從臂後穿出，而高揚的斷劍也同時刺進青衣人胸膛，差點直沒至柄。

短促的一聲慘叫响起，兩人的一切動作留停止了，青衣人那虛軟的身軀被高揚那刺進左胸的斷劍所承撐着，高揚左臂被青衣人長劍刺透，疼痛與脫力使他雙腿顫抖不已，眼看着就要倒在地上。

兩人都一身是血。

青衣人目光渙散，一臉痛苦與不相信的表情。

青衣人確實致死也不相信，死的是他，而不是高揚，他眼看着高揚立傷斃在他催送的內力下，發夢也想不到高揚在生死一髮，鼓起全身僅剩的內力，震斷長劍，兩人本是全力催送內力到長劍上，如今劍一斷，兩人催出的內力由於高揚長劍已斷，驟失着力點，兩人的身軀不由自主往前傾，本來青衣人長劍未斷，在距離上佔了便宜，應該是青衣人長劍先刺斃高揚，怎知高揚却早有預謀，前傾的身軀眼看就被青衣人的長劍刺進胸膛，這刹那，高揚却勉力一側身，長劍貼胸擦過，衣破肉裂，「噗」一聲刺在左臂上，長劍在臂後透出，與此同時，高揚斷劍也借着兩人前傾的勢與力，將斷劍送進青衣人左胸，青衣人由於變生俄頃間，連念頭也未轉過來，已死在斷劍一刺！

這變化發生在一瞬間，快得芝兒躍下的嬌軀才落下，高揚已倒下。

芝兒心胆俱碎，以爲高揚已死，一聲悲呼，撲上前一把將高揚倒下的身軀扶抱在懷裏，臉上泪水與雨水交流，一把扳開高揚握劍的右手，再伸手扳開青衣人握劍的右手五指，「砰」一聲，青衣人仰倒在地上。

高揚胸前手臂上滿是血與水，長劍仍留在手臂上，雙眼緊閉，臉色蒼白，死人一樣，芝兒傷心欲死，緊緊將高揚摟在懷裏，嬌靨貼在高揚胸前，也管不了那血水，痛哭起來。

哭了兩聲，驀的抬起頭，滿是淚雨的臉上有驚喜露出，一把抱起高揚身軀，幾個縱躍，進入涼亭，將高揚輕輕放在石桌上。

忙忙從懷裏掏出一瓶丹丸，倒了三粒，分開高揚緊閉的口，放了進去，嘴對着嘴，將丹丸度進高揚體內。

運指連點，點了高揚胸前大穴，望着仍插在高揚手臂上的長劍一皺眉，牙一咬，一手抓着劍柄，手一起，長劍從高揚的手臂上抽出。

長長吐了口氣，扔掉長劍，手脚迅捷地掏出刀傷止血藥，敷在高揚左臂仍在冒血的傷口上，撕下一幅衣衫，小心地包紮好，再將傷藥敷在高揚被長劍劃破皮肉的前胸上。

再輕輕將高揚身軀翻側，一掌貼在高

揚背心上，將內力傳送進高揚體內。

高揚身受兩處劍傷，胸前只是皮肉之傷，最嚴重還是左臂，穿了個透明窟窿，流了不少血，力脫而昏迷。

內力源源送進體內，高揚蒼白的臉上有了血色，不再蒼白得像死人，一會，眼皮動了動，終於半睜開，長長吐了口氣，微弱地叫：「芝兒，芝兒。」

芝兒聽見高揚那微弱的叫聲，心頭狂喜，忙收掌，輕輕將高揚翻側的身軀放下，滿含着淚水，將臉貼在高揚的臉上，在高揚耳邊輕聲道：「揚哥，我在你身邊，咱們永遠也不會分開。」

高揚身軀微動了一下，右手慢慢抬起，有點顫抖地輕撫在芝兒臉上，聲音有點急促，道：「芝兒，是妳，我沒有死！」

芝兒高興但又有點哽咽地道：「揚哥，你不會死，芝兒永遠在你身邊。」

高揚高興地吐了口氣，右手輕輕地撫在芝兒那被雨水沾濕，柔軟如絲的秀髮上，芝兒嬌靨緊貼着高揚臉龐，一雙手輕摟着高揚，兩人都無聲地溫存着，聽着彼此的心跳聲。

不知什麼時候，那綿綿的春雨已停了，天邊有一抹斜陽，大地又顯得明媚。

× × ×

福安客棧，是杭州城裏最普通的客棧，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既不是杭州城裏最好，也不是最差的一間客棧。

但地方乾淨，價錢相宜，行商路客，多在這客棧投宿，倒也客似雲來。

這樣的一種客棧，極普通，極平常，何況杭州城裏多的是這種客棧，是以最不會受人注意。

高揚和芝兒就住在後院左手邊的兩間廂房，從一到杭州，就住在這間客棧裏。

高揚坐在窗前一張椅上，左臂仍包紮着，望着窗外院中幾株樹在出神。

看他精神健旺，就知他身體復原了，手臂也不大碍事了，雖然仍包紮着。

「吱呀」一聲，房門推開，輕細的腳步聲響起，高揚收回目光，轉頭望向房門口。

芝兒一臉是笑，雙手捧着一隻瓷盅，輕快地走進房中，來到窗前桌邊，輕輕放下瓷盅，揭開，一股熱氣夾着香味升騰起，直鑽進高揚鼻子裏。

高揚鼻子連索兩下，笑問道：「今天弄的是什麼東西？這樣香！」

芝兒關懷地道：「趁熱快喝了它吧，是人參鷄湯。」

高揚滿含情意地道：「芝兒，辛苦了妳，妳也喝點吧！」

芝兒笑道：「快喝吧，這是補身的，我好好的喝它幹嗎？」

說着拿起桌上的瓷盅，用羹匙餵高揚喝。

高揚一面喝，一面雙眼痴痴地看着芝兒。

放下瓷盅，芝兒笑嗔道：「眼巴巴的看着人家，不認識我嗎？」

高揚仍是目不轉睛的看着芝兒，執着她一隻手，深情道：「芝兒，妳眞好，我看着妳，要將妳的人整個看進我腦與心裏，永遠永遠在我腦中心裏。」

芝兒臉上微紅，心裏甜甜的，微嗔道：「瞧你，像個孩子一樣，咱們不是說過一句話——」

高揚和芝兒幾乎是同時說出：「生死不分離！」

兩人互相注視着，笑臉相對，無聲地在表達情意。

良久，芝兒低聲道：「你的手臂傷勢好了有九成吧？」

高揚一抬左臂道：「妳看，舉動也不痛了，相信再過幾天，就全好了，多得妳細心照顧。」

芝兒連忙伸手將高揚手臂放下，心痛道：「瞧你，快不要亂動，還沒有全好，舉動了傷口就麻煩了。」

高揚笑道：「是，我不再亂動，妳老站着，也累了，坐下吧。」

放開執着芝兒的手，芝兒退一步，坐在他對面。

望一眼窗外滿院春光，高揚收回目光道：「芝兒，有件事我實在不能不說。」

芝兒忙道：「什麼事？」

高揚皺眉道：「就是那個青衣人！」

芝兒道：「我也早想和你說了，只是見你傷勢未好，所以沒有和你說。」

高揚沉思一會，正容道：「妳看那青衣人會不會是龍堡派來的人？」

芝兒沉吟道：「我也有此懷疑，不過，此人咱們不認識，如是龍堡派來的人，咱倆應該認識，但咱倆却連見也未見過此人。」

高揚點頭道：「我也肯定他不是龍堡中人，否則咱倆應該認識，不過，會不會是龍堡請的殺手？」

芝兒懷疑道：「不會吧，龍堡要殺咱倆，有的是人手，怎會花錢請人？莫忘了龍堡是殺手之堡。」

高揚道：「他們爲了不想我們知道是他們幹的，也不想迫得太急，防我們不顧一切，公諸武林，而出此一策，這是有可能的！」

芝兒問：「就算那青衣人是龍堡請來殺我們的殺手，但此人和我們素未謀面，互不相識，怎會認得咱倆？」

高揚笑道：「這妳就不如我知得清楚了，請問，龍堡歷年殺的人，有幾個是認識的，只要出錢的人說出要殺的人的相貌、年紀、居處、特徵等等，龍堡的殺手就會去殺了那人，如果將要殺死的人相貌繪在紙上，更容易辨認。」

芝兒仍問道：「咱們行踪不定，沒有一定的居處，再說沿途也沒有發現有人跟踪，這怎解釋？」

高揚道：「這更易解釋，一個殺手，接下一踪殺人買賣後，憑着他們那種特殊的追踪覓跡的本領，只要人未死。無論其躲得怎樣隱密，也會給找到，這就是每個殺手的本領，也是其可怕處，我在龍堡受過這種訓練，所以知道。」

芝兒道：「這不是很可怕嗎？」

高揚道：「難道妳爹生前沒有和你說過？」

芝兒含悲道：「爹生前從不和我說這些問題，他只說一個殺手，永遠活在恐怖與及可怕的陰影中。」

高揚爲了提起她爹而引起芝兒的悲傷，連忙轉過話題道：「從這青衣人的身手，可知此人是殺手道上的一流人物。」

芝兒止悲道：「但你還是殺了他。」

高揚嘆一口氣道：「我本不想殺他，但在那樣的情況下，已由不得我，是他迫我殺他的。」

芝兒想起那可怕的一霎，現仍心有餘悸，道：「我以爲你也死了，嚇得我心胆俱碎。那青衣人生時身手可怕，死後樣子也可怕，叫人看了心驚。」

高揚說道：「我們初在江湖上行走，什麼人也不識，也沒有得罪什麼人，實在想不出有甚麼人會買兇殺咱倆，想來想去，唯一最有可能的，是龍堡中龍頭老大他們。」

芝兒道：「那青衣人口眞緊，怎樣也不肯說出主使人，不然就可以知道是誰請他殺咱們了。」

一頓接道：「後來，我在他身上搜了一遍，除了搜到一張銀票之外，什麼也沒有。」

高揚急問道：「那張銀票妳有沒有拿了？」

芝兒見高揚問得這樣急，不明其意，只好道：「我怎會拿他的銀票？你這是何意？」

高揚失望地道：「眞可惜，失了條綫索！」

芝兒不解的望着他。

高揚解釋道：「那張銀票好可能是條綫索，從那張銀票，可以查到錢莊，從錢莊，可能會查出開銀票的人，而這人很可能是出錢買兇殺咱們的人，不管是不是，總是條綫索。」

芝兒頓足懊悔道：「當時我怎會想不到！」

高揚安慰道：「我只說可能是條綫索，也有可能和殺咱們這件事毫不相干！」

望一眼窗外，接說道：「我始終認爲這事和龍堡有很大關係，只是不能證實吧了。」

芝兒担心問道：「那怎麼辦？如果是龍堡龍頭老大他們出錢請的殺手，咱們今後將殺機四伏。」

高揚笑道：「你不用担心，這只是猜想，又未能證實，咱們今後小心點，也就沒有什麼危險了。」

高揚這是在安慰芝兒，其實，他心裏已認定這是龍頭老大主使，出錢請來的殺手。

芝兒道：「咱們不談這叫人心裏不安的事了，揚哥，你手臂好了以後，咱們到哪裏去？」

高揚站起身，走了幾步，道：「西湖咱們還未遊遍，這快就走？」

芝兒道：「那次襲殺之後，我已沒有心情再遊西湖了，也不想再留在杭州。」

高揚低頭走了幾步，抬頭道：「那就去蘇州吧，蘇州離杭州不遠，園林之勝，冠絕天下，而且最多美女。」

芝兒抬眼嗔道：「你是去看園林還是看美女？」

高揚俏皮道：「兩樣都看，也看園林，也看——」

用手一指芝兒：「你這個大美人。」

芝兒被高揚這一逗，「噗嗤」一聲笑了起來，嗔道：「貪嘴，我可不依，你亂說！」心裏可是甜蜜蜜的。

高揚假裝急道：「眞的，你是大美人，我沒有亂說，我可對天發誓！」

一手指天，開口發誓。

芝兒一見，忙伸手掩高揚嘴巴，阻止他發誓。

高揚却乘機捉住她的手，吻了幾下。

芝兒羞紅着臉，急忙想縮回手，却被高揚握實抽不回去，急得直踩腳：「你壞，你騙人，快放手，被人看到多不好！」

高揚看她羞急的樣子，不由笑了起來，手一拉，芝兒已無力地撲進他懷中。

× × ×

官道上，高揚芝兒兩人併肩走着，高揚左臂上已沒了包紮，雙手隨着走動而自然地擺動着，從手臂的自然擺動看，高揚手臂已全好了。

走在身旁的芝兒問：「還有多遠才到蘇州？」

高揚笑望了一眼芝兒道：「我也沒有走過，你知還有多少路才到，不過我想快到了吧，走了這大半天。」

芝兒啞然一笑，道：「你也沒有走過，怎知快到呢？」

高揚道：「憑我的感覺。」

芝兒訝道：「憑感覺也知道，你又在騙我開心。」

高揚正經道：「絕不是騙妳，這種感覺是很奇妙的，但却說不出。」

用手一指，說道：「妳看，那不是城牆嗎？」

芝兒聞言忙抬頭放眼向前望去，果然在前方隱約有城牆聳現。

高興得一拉高揚，加快了脚步。

春天的天氣就像十六歲少女一樣變幻不定，無端端的又下起雨來，綿綿密密，濕人衣衫。

高揚和芝兒都不是出慣門的人，自然不會隨身帶着雨傘，只好冒雨走着。

初時還不覺得怎樣，雨絲落在面上，涼颼颼，份外精神，但一久，可就討厭了，漸漸頭髮和衣衫都被滲濕，軟軟的滲在身上，再慢慢，連內衣也滲濕了，春天天氣比較寒，這濕衣沾在身上，使人寒凍，渾身不舒服。

雖然是望到城牆，走起來還有相當遠，兩人又不好施展輕功，以免驚了在路上撐着傘在匆匆行走的路人，兩人這時眞後悔沒有帶一把雨傘，這時有一把雨傘該多好，後悔也沒用，雨仍在下，沒有傘，只好找個地方避一避了。

右手不遠處。近着林子的一幅田邊，有個草搭的茅棚，兩人一見，急忙奔了過去，一頭鑽進了草棚。

芝兒從懷裏掏出一條布巾，替高揚抹去頭臉上的衣衫上的雨水，高揚也舉起衣袖，爲芝兒抹去頭臉上的雨水，一面打量着這草棚。

擦抹去雨水，趕了大半天路，這時也有點累了，於是兩人坐在草堆上歇一歇。

高揚自經過西湖那一次襲殺後，對一切皆非常小心，他知道暗殺既已開始，除非成功，不然一定會繼續下去，所以他非常注意草棚後那個樹林子。

別忘了高揚要不是逃出了龍堡，現在

巳是一名殺手！

坐在草堆上，望着那連綿不斷的春雨，人也不覺有了煩惱，心也煩起來了，芝兒埋怨天道：「天公也不作美，怎不讓咱們進到城才下！」

高揚聞言不由好笑，道：「妳怎麼怪起老天來了。妳們女孩子眞是。」

芝兒一噘嘴道：「不是麼，遲不落，早不落，偏在快要走到城才落，這雨眞討厭。」

高揚知道女孩子一發起彆扭勁來，是無理可說的，一笑不答，全神戒備着四周，特別是那座樹林子！

看來是高揚多慮了，四周靜悄悄的，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微風細雨聲。

眞怪，這雨說下就下，說停就停，可不是，外面雨停了，悶坐着的芝兒高興得一跳起身，歡快地道：「雨停了，咱們快走吧，早點進城去，也好找客棧。」

吐了口氣，高揚也站起身，和芝兒走出草棚。

就這一擧步間，頭頂刷一聲輕响，一道閃亮的刀光穿過棚頂，疾刺高揚頭頂！

草棚只有人多高，這如霹靂電閃般刺下的一刀，已使高揚置身於萬刦不復之地了！

更惡毒的是，與刀光刺下的瞬間，棚外一蓬暗器無聲無息自側面疾射後至，罩向兩人上半身。

一把刀已使高揚萬難逃避，再加上那蓬暗器，只怕今番高揚有九條命也要死上十次了！

這兩個出手暗襲的人好深沉，好心機，尤其是棚頂那人，高揚巳是一直在全神戒備着，近在咫尺，竟然一點也感覺不出，好可怕的一個人！

兩人坐在翼棚內這樣久，暗襲的兩人始終不發動襲擊，在那段時間應該有很多機會，但始終不發動，因爲一個人在完全靜止時，肌肉與神經皆鬆弛下來，而那是一個人最好的應變狀態，感覺與神經反應異常靈敏快捷，下手襲擊則未必百發百中。但當一個人放鬆了警惕，而又認爲沒有危險的時候，一走動，感覺與神經皆有一部份分散，反應也沒有那樣靈敏及快捷，予人有可乘之機會，這兩個暗襲的人，正是把握了這個機，施以致命一擊！

眼看高揚芝兒兩人，百死難逃一生的剎那，忽然刀刺空，暗器穿棚而過，眞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高揚自進草棚後，憑他的感覺，總覺有點不大對勁，但又察覺不出在哪裏，心裏就一直保持警惕，爲了不願芝兒無謂受驚，也就沒有告訴她！

他不在意的站起身，走出翼棚那剎那，皆全神戒備着，聽到那輕微的「刷」一聲，他也不管是什麼，第一時間將芝兒一抱，像棵齊根砍斷的小樹一樣橫摔在地上，刀刺空，暗器貼身掠空飛過，好險！

變生俄頃，雙方皆感到突然，但雙方反應都很快，摔倒在地的高揚忽然像彈弓一般彈起，一頭撞穿棚頂，「嘩啦」一聲大响，劍先人後，衝空而起！

伏在棚頂施襲之人，這時巳騰空掠起——一擊不中，速撤！這永遠是一個成功殺手的不二信條。

只可惜他不知道高揚的反應如此快，身手如此敏捷，他才騰空掠起，高揚巳衝破草棚騰空，一劍飛刺他背心！

施襲之一人知道逃不了，刀光迴閃，「嗆」一聲！刀劍交擊，跟着連串刀劍交擊响起，兩人巳在空中互擊三十九刀劍！

「刷」一聲，兩人同時站在草棚頂各一方，草棚一動也不動，兩人互握刀劍，對視着，對峙着！

直到現在，高揚才有機會看清楚這人的身材面貌，這人身穿一套油綢衣褲，容貌如刀削木刻，綫條分明，有稜有角，薄薄的咀唇緊閉着，目光如刀鋒般寒冷，年在三十五六，好冷酷的人！

互相對峙着，雙方從剛才一交手，巳知道都是難鬥的人物，所以皆不願輕率動手。

就這樣對峙着。

× × ×

芝兒幾乎與高揚彈身冲破草棚頂的剎那，人也貼地飛射向發射暗器的方向，她知道對付施放暗器的最好辦法，是盡量將距離縮短，縮短到此人之暗器不易出手，並雖設法將施放暗器之人的雙手纏住，使其無暇發出暗器，只要將此人迫得發不出暗器，此人就不大可怕了。

芝兒一雙短劍護身，射向草棚外不遠的一些野雜草樹，人在半途，一蓬暗器帶着藍光，兜頭蓋臉射到，暗器有毒！芝兒雙劍疾忙一舞一絞；「叮叮叮叮……」亂响聲中，暗器全部被撥落在地。

暗器一出，一條肥大的身形巳疾射而去，芝兒心恨此人暗器之歹毒，暗器撥落，右手發力一劍飛擲那人背心。提一口氣，脚一點地，箭矢一般向前射去。

那人暗器一出，騰身欲遁，滿以爲大可從容逃脫，怎知背後風聲嘶响，巳貼近背心，疾急一擰身，橫閃半尺，颼一聲，短劍從身旁射過，插進泥地。

這一閃之間，身軀輕盈的芝兒巳如飛鳥般射向那人背後，剩下的一枝短劍，仍然疾刺那人背心！

那身形肥大的人估不到芝兒身手如此快速，一驚轉身，避過背後一劍，一手抓向芝兒頭臉！

一股腥風隨着那人一爪襲到，芝兒一懍，知此人不但暗器有毒，指掌也是毒，不敢大意，嬌軀一閃，橫閃三尺，短劍一揚，橫截那人手臂！

那人縮手退身，一退五尺，芝兒知不能讓距離拉遠，不然又有機會讓他發射暗器，嬌軀一動，人劍射向那人！

那人肥大的衣袖一揚，一蓬藍汪汪的天狠釘迎着芝兒疾來的身軀射出，距離不遠，芝兒躍前的速度又快，無形中加快縮短了距離，暗器與人體飛撞，時間太少了，封擋不了全部暗器，而暗器是有毒的，萬一被一枚暗器射中，也是萬死無救，芝兒一咬牙，躍前的身子突然一個凌空翻滾，暗器嘶風聲响，從身下射過！

芝兒凌空反手一劍刺向那人頭臉，那人一低頭，衣領後一蓬細如牛毛的毒針激射而出，疾射芝兒腰背！

好陰毒的人！

芝兒凌空反身躍過此人頭頂，背後空門大開，而時間、距離皆這樣短，欲避不

能，欲擋不及，眼看着那蓬毒針就要全部射進芝兒腰背，突的一股勁風橫裏襲到，電光石火間將芝兒背後那蓬毒針全數擊飛落地，一根也射不到芝兒背上！

那肥大的人眼見那蓬毒針在萬無一失的瞬間被一股橫來的勁風擊飛落地，知道此地不宜久留，趁芝兒還未落地，身形一起，騰躍三丈，人巳在十丈過外，芝兒驚魂才定，也知道追不上了，一跺脚，在地上拔回擧前擲出的短劍，打量四周一遍，想知道剛才是誰救了自己一命。

周圍連人影也沒有一個，心裏總掛念着高揚，身形一起躍向草棚。

× × ×

面目如刀削木刻般的中年人，一雙冰冷的目光死死盯視着高揚，全身紋風不動，長刀斜持向天，刀鋒森冷，而他整個人看起來，却比刀鋒還要森冷。

高揚持劍站在另一邊，雙眼瞬也不瞬，全神戒備着，他的心與神皆被眼前這中年人吸引住了，心裏暗暗心懍這中年人的實力與忍耐力。

驀的，那中年人動了，動如脫兎，長刀如天虹匹鍊般一下子刺在高揚胸上！

快得令人目眩，令人來不及應變！

高揚簡直看不清中年人那閃動的身形，如匹鍊般閃亮的刀光不知怎的巳刺在胸膛上，好快的一刀！

好在高揚也不慢，就在長刀堪堪刺進胸膛的刹那，似鬼魅般的身形一轉側，長劍斜刺而出，刺向中年人的腰肋！

中年人好像巳估到有此一着，疾然前刺的長刀，倏然反臂一掄，「嗆」一聲，砍在刺來長劍身上，好強的力道，竟然將高揚長劍蕩開！

一氣呵成，長刀如暴風驟雨，奔雷駭電一般，刀光亮閃，一口氣連續砍劈八十九刀！高揚勉力運劍封擋，連串金鐵交鳴聲中，身形被迫退三大步！

兩人這番劇戰，草棚晃動也不晃動！

高揚連擋中年人那雷霆乍發的八十九刀，緩過一口氣，正想反攻，倏然中年人刀勢一頓，刀光一歛，脚一頓，「嘩啦」一陣大响，草棚崩塌，借那一頓之力，人巳衝前橫掠而起，一縱三丈，落在一棵樹上，一縱再縱，如飛而去。

高揚萬估不到中年人有此一着，驟不及防，身形隨那崩塌的草棚一落即起，騰在空中，就這一刹間，中年人身形巳在二十丈過外，欲追不及，眼看着那中年人消失在遠處。

身形落地，怔怔的望着中年人逃走的方向，暗自佩服這人的身手敏捷，反應之快。同時也感到此人的可怕，只怕今後此人會隨時隨地，襲殺他兩，一想到這，不由雙眉緊皺。

× × ×

芝兒聽見一聲大响，卽見草棚倒塌，心懸高揚安危，心內大急，不由緊躍幾步，初見一條身形冲空射去，驟見高揚落在地上，不似受了傷，鬆了口氣，待到縱落高揚身邊時，却見高揚望着那人逃去的方向發怔，不由急口問道：「揚哥，你沒事吧？」

關切之情，溢現詞色。

高揚回過神來，見芝兒頭髮有點散亂，一邊伸手替芝兒輕理頭上亂髮，一邊感動地道：「我沒有什麼事，妳呢？」

一雙眼關懷地上下打量着芝兒。

芝兒放心了，一笑，道：「我也好好的，那人好歹毒的暗器，不但暗器有毒，雙手也是毒，剛才差點着了道兒，喪命在那人暗器之下！」

高揚聽得心裏一驚，焦急地道：「妳沒有中暗器吧？」

芝兒回想起那一刹那，身軀不覺一顫，猶有餘悸地道：「眼看就被一蓬毒針射中了，不知怎的橫來一股勁風，將那蓬毒針掃落地上，我也逃過了這萬死難逃的一刦！」

將和身形肥大之人交手的情況說了一遍，只見得高揚手心冒汗，雙手不由緊握着芝兒玉手，吐了一口氣道：「眞是好險，妳可有看到出手救妳的人？」

芝兒搖頭道：「打量了四周一眼，什麼人也見不到，心裏懸掛着你安危，也沒有搜索，匆匆趕了來，你巳站在地上。」

高揚由衷地道：「芝兒，你眞好！」

芝兒微微一笑，低頭道：「不要你這樣說！」

高揚忽然問道：「妳可有看清此人面目？」

芝兒點頭道：「那人面目陰冷，留有一撮鬍子，看上去怪怪的，身軀瘦削，却穿了件肥大的長衫，乍一看以爲是個胖大之人，眞奇怪，此人爲什麼要穿件肥大的長衫？可惜他逃了。」

高揚奇道：「這眞是個怪人，可惜咱們初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人與事一點不知，不然，以此人之奇怪衣着樣貌，那一身歹毒暗器，在江湖上定有名頭，我們很容易知道那人的身份。」

芝兒道：「會不會是和那青衣人一道的？」

高揚沉吟道：「照他們的行事手法及身手，肯定和在西湖涼亭上和咱們動手的青衣人同是殺手之流，不過肯定不是一道的，不然，他們就會在西湖一齊出手襲殺咱們，成功機會比分開來行動大得多，而這兩人的身手也比那死去的青衣人高一籌，特別是和我動手的人，身手刀法，頭腦應變，皆是第一流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如此冷硬的人，就像一塊岩石一樣，那面容如刀削木刻，絕無半點表情，那雙冷酷的目光，盯在人身上，使人有一種如墮冰窟的感覺，這是個非常可怕的殺手，咱們今後定要加倍小心，他們一擊不中，迅即遁退，這是殺手道中高手的做法，隨時隨地會再出手向我們發出致命的一擊！」

芝兒有點担心地道：「那怎麼好，簡直是防不勝防，可還要到蘇州去？」

高揚輕摟着芝兒肩頭，安慰道：「當然要去，你不用怕，只要咱們處處小心就不會有多大危險，他們也奈何咱們不得，莫忘了，他們的手法，我十九都清楚！」

芝兒仍然担心道：「他們可能知道我們去蘇州，咱們這一去，不正好投進他們設下的羅網中？咱們不如到別處去吧！」

高揚道：「到什麼地方他們也會跟踪伺機下手，只要咱們或他們一日不死，他們就會如影隨形般跟着咱們，這也是殺手可怕之處，既然擺不脫，何不乾脆給個機

變化多端的短拳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雖然有南北兩派，但在姿勢方面，仍然有長橋大馬以及短拳短腳之分，究竟長橋大馬佔勝抑或短拳短腳佔勝呢？這個問題曾經使武林中人有過很大的爭論，比較新進的門派，索性把這兩種功夫溶在一起，蔡李佛這個門派就是如此，兼有長橋大馬以及短拳短腳，前者稱爲外簾手，後者稱爲內簾手，各不相混，換言之，凡是距離較遠的地方，飛身躍擊，便以外簾手姿態出現，長橋大馬，如果打到貼身，就化爲內簾手，以短拳短腳取勝。

所謂內簾手，那個簾就是竹簾的簾，表示這種手法所打擊的部位不會超過肩膊的闊度，既然受擊之處那麼窄，顯然是出拳踢腳特別短了，根本上兩人搏鬥，打到十分貼身，一定是出拳較短的，如果那時再用長拳出擊，很容易受制於人，反而不妙。至於短腳，即是低撐腳，但有更短的腳法，假定兩人打到盡，互相貼身，兩個身體差不多，相距僅有一尺，別說撩陰腿或攔腰腿之類無法踢出，就算低撐腳也踢不出去，在這種情形之下，便以短腳出擊，比較合算，這一腳是如此踢出的，突然提出左腳來，向地踐踏，由於這一腳向下踏去，便有反彈力發生，使右腳能夠提得更高，而且向下撐落，非常有勁，憑着這個短腳，可以在相距離僅有一尺之處，撐向對方的腿彎，便使他整個跪低。

短拳短腳是在非常短的距離打出的，假如上邊一個掛搥冚落，對方伸手擋格，他剛剛伸出右手來，便即以自己的左手向他的腰脇衝撞，這一招叫做攔腰搥，使用得好，非常有力。

另外一些比較獨特的招式，也是在極短的距離出擊，叫做背劍手，兩人相鬥，偶然爲了閃避對方，或者因爲揮拳出擊，自己的右手已經提到左邊較高之處，忽然向下劈落，那一手有如從背後拔劍，故稱背劍手，可以打向對方右邊臉頰，使他受傷，這一類的手法是龍形拳經常使用的，亦可以說是那個門派的絕招。最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如果右拳從左邊上角反手劈落，見人打人，見手打手，要是落空，順勢由左邊再向對方出擊，那一拳跟對方的胸腹之間相隔不到一尺，簡直使對方避無可避，那就是發拳由大圈變小圈，由直拳變短拳的招式，相當有勁。

有一次李小龍在電台作示範表演，他對觀衆說：「我這一拳能夠在距離木板半尺之處打出，可以把那塊木板打折，這是短拳，經過長期訓練，就有這種成績，發拳愈短，力量愈薄，我可以做得到，各位亦可以做得到。」

跟着他揮拳出擊，那一拳果然僅有六寸之遙發出，打折一塊厚達一英寸的木板，這種木板，普通是要距離兩尺過外打出，然後能夠把它打折的，可見李小龍的功夫極爲精湛，能夠把渾身氣力聚集在拳頭之上，距離這樣短，仍可一招打贏，有許多武林高手就敗在李小龍這種短拳之下。

這一類短拳不單是中國功夫，而且流入東瀛，日本空手道亦有若干拳腳中國功夫相似，上述的背劍手，日本稱做空手道之王的「大山倍達」就曾經用它擊敗南美洲拳王奧勒，大山倍達的體型已經粗壯，有一百八十多磅，拳大如斗，渾身是勁，不過，南美洲拳王比較他厲害得多，體重二百六十磅，並非胖子，因爲他身高六尺四寸，看來有如一個大力士，這傢伙一向住巴西，大山倍達偶然到巴西看看在那裏新建的空手道協會，他居然斗胆上門挑戰，執意要大山倍達跟他較量，作爲示範表演，大山倍達迫不得已，便以空手道的招式跟他對抗。

大山倍達早就知道南美洲的拳術十分重視一種所謂蠻牛決鬥的招式，兩人相對，站着就向對方直衝過去，雙手握拳，由自己的中路向前撥開，有如撥水一般，跟着雙拳齊出，好像牛角似的打擊對方額角太陽穴，如果一擊不中，兩隻手就跟住抓住對方的上半身任何一處，整個人緊靠過去，用肩膊向前一撞，隨手抓起對方，整個拋出，這種戰術有如蠻牛搏鬥，來勢極兇，如果對方不懂得如何拆招，向左邊或右邊閃開，繼續衝撞，直到發生作用爲止，有許多西洋拳的高手就敗在這種古怪的戰術之下，換言之，奧勒使用的招式係混合西洋拳以及摔角兩種戰術一齊施展的，等閒之輩，難以抵禦，不過，大山倍達另有一套，他看見對方直衝過來，突然把右拳由下邊打到上邊去，這一拳只是虛招，跟着右拳再由左上角劈下來，有如上述的背劍手，他打出這一拳的時候，步法略變，本來是右腳在前，左腳在後的，由於右腳由前面移到後面去，便是左腳在前了，對方直衝過來，失去了目標，又再給大山倍達這一拳劈在頸根上面，一陣劇痛，右手痲痹，便即倒下來，他沒有受傷，不過頸根的神經綫被那一拳打中，失去了活動的能力，痲痹一會，大概五分鐘然後恢復常態，故此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就失去戰鬥力，迫於認輸。事實上他是非輸不可的，假如他勉強作戰，大山倍達飛起一個腳刀來，他就受不起，大山倍達經常使用這一類的戰鬥方式，右拳劈下，跟着起腳，使對方防不勝防。他認爲中國功夫的拳理甚爲深奧，直到現在，他還鼓勵日本空手道的門人盡量參考中國功夫，希望得到一些特別古怪的招式，應付各種拳擊。

大山倍達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認爲中國功夫那一個弓式的馬步十分有用，這種馬步並非用來紮穩自己的一雙腳，然後用拳出擊，更重要的就是把弓式馬步忽然向前標去，可以擊敗對方踢出來的攔腰腿或穿心腿，換言之，他認爲對方已經踢出一條腿，踢得相當高，那條腿沒有收回之際，突然標馬上前，用自己弓式的前鋒馬壓住對方的腳，使他無法收回，跟着用短拳出擊，打擊對方的肋骨，任何人都受不起，故此弓式並非僅限於採取守勢，而且可以看做攻勢，事實上如果忽然標馬過去變成弓式，憑着標出之力，可以使這個馬步標到距離十尺八尺之遠，非常有利。

大山倍達特別重視短拳，事實上他多次挫敗強敵，都是用短拳取勝，有一次他在東京的舞廳跟別人交手，對方是韓國人，體型高大，剛剛發招，就給大山倍達直衝過去，一拳打在這傢伙的臉部，竟然使此人臉孔打折，鼻骨歪在一邊，牙齒脫落，血湧如泉，倒地昏迷，大山倍達急急忙忙的逃走，這傢伙就此喪命，他在冲繩島躲了幾年，苦練空手道，成名之後，回到東京來，然後有名流出頭替他解釋當時的情形，認爲大山倍達只是爲了自衞而打死對方，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一拳能夠置人於死，同時證明是對方先出手打人，故此無罪釋放，事後大山倍達苦笑一下，對記者說：「如果我早知道憑着自衞去解釋當時的情形，不會入獄，我就不必逃走，亦即沒有學習到更高深的空手道，由此來看，可以說是因禍得福。」

一般人並不十分重視短拳，由於他們沒有苦練這種拳法，大部份人都知道距離較遠之處發拳出擊，那一拳貼在腰間打出，打到盡，還要把腰背略爲傾側，使那一拳的壓力更大，然後發生作用，殊不料苦練多時，憑着僅有半尺的短拳，仍然可以把渾身氣力放在那一拳上面，假如能夠做得到，當然此人就佔盡上風，原因是貼身作戰之際，對方無法起腳，只用手也是不夠份量的，泰國拳師在這種情況之下，往往用手踭撞擊，假如能夠用短拳出擊，當然勝過用手踭，原因是那一拳變化甚多，手踭打出，自己眼睛看不見，屈居下風。

大山倍達擊倒強敵，有時會採用險招的，有一次他突然衝到一名摔角高手的前面，兩人幾乎胸部貼着胸部，僅有三幾寸的距離，大山倍達然後發出右拳，以冲天炮的姿勢打出一拳，由上面打下去，希望打中他下頷，怎料這傢伙稍爲閃側，這一拳落空，他跟着就用拳頭由高處劈落，其實那時大山倍達的右拳只是提高了少許，在距離對方頸部僅有六寸那麼低的情況之下發招，這拳是沒有勁的，他却偏偏打出勁來，此人防不勝防，應聲而倒，這一戰是大山倍達暢遊羅馬的時候跟當地摔角名手沙倫波較量高下的，在旁看到這種熱鬧鏡頭的武林中人驚奇不已，事後大山倍達傲然說：「我這一拳打中他的頸根，那是神經叢密集之處，就算他捱得起，他的一雙手暫時失去堅強的戰鬥力，再者，我們兩人相距非常接近，左手一拳打出，他根本上看不見，故此，我右拳如果無法把他擊倒，左拳出擊，他也會應聲而倒，故此，我是贏定了的。」

假定大山倍達眞的要施展左拳然後取勝，那就是他很有名氣的一種貼身拳，在左邊貼近腰間出擊，距離對方腹部僅有四寸，在這樣短的距離發招，而且所打擊的地方是腹部，不是肋骨，一般而論，很難使對方受傷，大山倍達却有本領在這一拳上面發生強烈的震盪力，使對方右腹發生劇痛無法再戰，這是他苦練出來的招式，跟李小龍在距離僅六寸之遙的地方發招，一拳打折木板這種強勁相同。總之，喜歡練武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短拳，因爲短拳在非常之近的距離出擊，敵人防不勝防，高手過招，往往用短拳取勝，不妨一知。

會他們，盡早解決這件事的好！」

芝兒點頭不語。

高揚一笑道：「差點忘了妳剛才提到的那暗中出手救妳的人，不知他還在不在？咱們找一找，可好？」

芝兒點頭，高揚拉着芝兒，在四周搜了一遍，沒有進那座樹林子，什麼也找不到。高揚芝兒兩人也不大失望，這早在意料中，這人出手救了芝兒，而不現身出來，是不想露臉，可能有原因，却肯定必是友不是敵，這對兩人的處境有好處。

高揚將自己想的告訴了芝兒，有點担心的芝兒這也不由放下了心，笑了，這一笑如春光般明媚，如春光開放，令高揚剎那忘了剛才驚心的一戰，爽朗地笑了。

兩個都是年青人，年青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開朗，不怕困危，勇往直前的性格，兩人在笑聲中，春風中，手拉着，奔向蘇州。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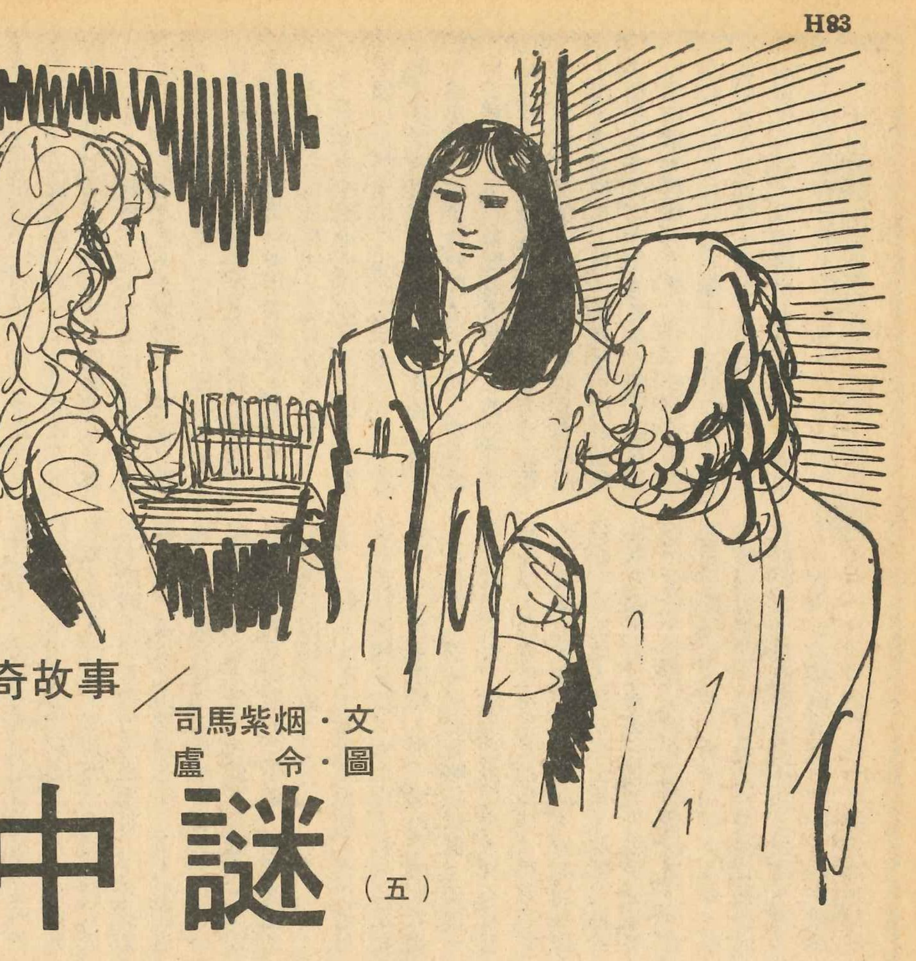
蘇州自古出美人，也以美人聞於世。故老相傳，那時蘇州只出美女，沒有園林，却是有美人，必有人欲一睹美人顏色，一親芳澤爲快，更有人心存大欲，想金屋藏美，此乃人之常情，因爲食色者性也，於是有很多達官貴人，富商巨賈，慕名而至，都想奪得美人心，藏之金屋，他們有的是權勢金錢，但是美人少，欲奪美而歸者多，於是爲了得美而藏之，紛紛斥資營屋，互逞機心，各鬥奇巧，極盡精奇巧異，建造了不少園林勝景，後來成了一種風氣，歷代皆有人在蘇州添建園林，爲了勝過別人，無不各出心裁，聘請巧工名匠，搜羅天下奇花異石，一座園林比一園林建造得巧奪天工，奇絕古今，是以慢慢的，蘇州反以園林冠絕天下而聞名於世，美女則已在其次了。可能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响，連稍大的旅店客棧，莫不也佈置成園林般，以廣招徠。

高揚芝兒兩人投宿的客棧，就叫「雅苑」小築，內裏分開一座座小院落，每座小院落都佈置得自成一格，像一座小小園林，客舍其中，恰到好處，人客投宿，不論你是一個人還是幾十人，起碼要租住一個小院落，這自然不是一般行商路客住得起，價錢貴得驚人，但高揚和芝兒都喜其巧雅清靜，租住了一個院落。

窺一斑而知全豹，高揚和芝兒兩人自住進這「雅苑」小築後，甚少出外遊玩，只在小院裏欣賞那奇巧的山石花草。就這院落的佈局，就叫人嘆爲奇觀，日日欣賞遊玩不厭。

一住三天，清靜無事，兩人只盡情享受這寧靜宜人的環境，心情怡悅，塵俗皆忘。芝兒非常開心，整日在院子裏對着那些佈局精巧的山石花草，百看不厭，有時會對着堆砌奇巧的假石山下，小池中活潑潑，優悠悠游動的小金魚看上半天，直至高揚叫她吃飯，才覺得肚子有點餓了，趕忙走回精舍裏吃飯。高揚可是時刻暗中留意着，不因這幾天的平靜而放鬆了警惕心。他知道凡是一個殺手，當其接下一單買賣後，如一擊不能將目標襲殺，以後則會隨時隨地千方百計伺機下手，他抱着一種要來就來吧的心情等待，心情反而輕鬆下來。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彼得爲了得到天堂島的代理權，用了陰毒的手法，帶去黑死病的病屍體上天堂島上，由潛伏在天堂島上的兩名亞洲青年聯盟成員培養病鼠散播出去，逼使陳秀蓮同意出讓天堂島給他們，但陳彼得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東方四女俠可不是泛泛之輩，尤其是陳秀蓮，精明能幹，她看出事態的嚴重，即時採取行動，表面上同意陳彼得的要求，並帶陳彼得等到天堂島上去，暗中已佈好陷阱，使陳彼得困入一間裝滿病鼠的密室中，一面逼使兩名潛伏島上的女專家即時製造出消滅鼠疫的解藥……

暗排香餌　魚兒上釣

陳秀蓮道：「實驗室裏養作試驗的是天竺鼠，那是一種很可愛很美麗的小動物，很多人家養來作爲小孩子的玩物，一點都不可怕，可是這島上的死鼠實在太怕了，又大又兇惡，我在外面看見了一頭，差點沒嘔出來，怎麼能怪她們害怕呢，二位小姐，妳們說是不是？」

聽見了陳秀蓮爲她們的解釋後，兩個女郎都有點慚愧的感覺，佐木和子忙道：「是！是！陳小姐說得對極了。」

陳秀蓮笑笑道：「我雖然聽說了島上發現了死鼠，但還是希望能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二位是專家……」

佐木和子笑道：「我們可不敢當專家這個稱呼，因爲我們在醫學院是被開除的，根本不懂什麼，只是大衞拿來交付化驗的死老鼠，身上發着紅斑，有着惡臭，倒是很像黑死病的癥候，我們怕傳染開來，趕緊燒掉了。」

陳秀蓮說道：「那麼菌苗已經被消滅了？」

「陳小姐，假如島上沒有其他的死鼠，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了，如果還有第二頭的話……」

「不只有第二頭，已經發現了上百頭的死鼠了。」

「這就危險了，證明病菌已經開始蔓延了。」

「會傳染到人身上嗎？」

「一定會的，因爲菌苗大量繁殖，擴散到空氣中，在呼吸間都能進入人體，大概要七八天的潛伏期，然後開始在人的身上發作，先是發高燒，接着身上起紅點，很快就死亡，死後屍體會發黑，一般稱爲瘟疫，這種傳染病在文明地區已經被撲滅了，在天堂島上，照理也不該蔓延，現在既然有這種情況，必然是屬於人爲的。」

李昆道：「妳們知道得這麼淸楚，可見你們是早就有所知覺了，很可能疾病是妳們放出來的。」

陳秀蓮忙道：「大衞，別冤枉她們，亞青聯盟向我承認了，是叫一個姓陳的商人帶進來的。」

李昆道：「每一個人的每一樣東西都

要經過檢驗，她們也參加了檢疫檢驗，爲什麼事先不能發現？」

蘇絲黃道：「檢驗的目的是看重在一般的安全，看看有沒有挾帶武器或是其他違禁的東西，至於我們的檢疫工作，只是注意客人有什麼重大的傳染病。」

「黑死病難道還不够重大。」

「假如那個陳家寶是患了鼠疫，我們自然檢查得出來，假如他把菌品用別的方法帶進來，我們就無能爲力了。」

李昆又要說話，陳秀蓮用手止住了。

「好了，大衞，現在爭這些有什麼用呢，黑死病既然得到了證實，我們重要的是設法加以撲滅。」

「人爲的事就很難控制了，那些細菌是特殊培養的，一定要找他們來，才能控制。」

陳秀蓮笑笑道：「他們把所用的器材都帶來了，希望二位看看，是否合用。」

她用手一指那些大大小小的紙盒，木箱，佐木和子道：「這個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陳秀蓮道：「可是那個主持跟我談判的陳彼得說，這是很普通的器材，稍具常識的藥劑師都知道它們的用法呢，他要我拿進來，交給妳們製造就行了。」

佐木和子說道：「哦，他是這麼說的嗎？」

「是的！他這麼說了，我也不知道眞假，因此祇好把東西搬來，請二位切實檢查一下。」

蘇絲黃跟佐木和子把每一個紙盒都打開，檢查了每一具箱子後，佐木和子道：

「材料是消毒，殺菌，抗疫的，製法比例也在方單上開列了方程式，假如沒有別的特殊設計或新結構，我想我們可以造出解藥來，不過我想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他們一定還有另外的變化的，還是請他們一起來製煉吧。」

陳秀蓮笑笑道：「只要妳們能够製，就不必麻煩他們了，因爲找他們是有條件的，他們要取得我的天堂島控制權。」

「哦！這些人的心眞狠！」

陳秀蓮笑道：「不過沒關係，我並不打算履行，反正材料已經交到妳們手中，妳們也能够製煉。」

佐木和子立刻急了道：「陳小姐，我們只能製出一般性的解藥，是否有効可不敢保證，不過據我的猜測，他們一定另有花樣的。」

陳秀蓮道：「我想到了，他們會說出來的。」

「可是陳小姐不準備履行條件，他們就不會說出來，而這種事可不能躭誤。」

「還有幾天，病體就會在人身上起癥候？」

蘇絲黃脫口道：「還有兩天，至遲到後天。」

佐木和子立刻阻止她道：「蘇絲，這怎麼可以亂說呢？妳必須要切實的證據，而妳根本沒有作過化驗的工作。」

蘇絲黃自知失言，忙加以掩飾道：「我是從死鼠的症狀上判斷的，由死鼠到蔓延至人體上，由於人的抵抗力較鼠類爲强，所以我想可能在兩天後，就會有初期的症象了。」

陳秀蓮笑道：「蘇絲，我對藥劑是外行，對病理更不懂了，因此有個問題我想請教，假如把人跟許多病鼠關在一起，又是在通風不得的斗室中，人要多久才會感染？」

蘇絲黃道：「那還得了，恐怕二十四小時內就會發作了。」

陳秀蓮道：「這就好了，這解藥要多久才能製好？」

「差不多四十八小時，因爲有許多化學反應是較爲費時的，所以我們也沒有時間可躭擱了。」

陳秀蓮道：「希望那個陳彼得沒有隱瞞什麼，否則他將是第一個黑死病的犧牲者，因爲我一到了島上，就把他跟同來的三個人，關進了一間密室，裏面還有着幾百頭染病的疫鼠！」

兩個女郎臉上露出了恐怖的神色，而且還驚叫出聲，然後佐木和子道：「陳小姐，這太殘忍了。」

陳秀蓮道：「是嗎？假如他開給我的方程式是眞正的解藥，那麼他是不會有危險的，我們把第一顆解藥就給他吃，如果他隱瞞了什麼，那也不能怪我，是他自己不好，躭誤了他的生命，這是我對付這種人的手段。」

蘇絲黃怯怯地問道：「陳小姐，他們關在那裏？」

「在地下基地的禁閉室中。」

「這兒還有地下基地嗎？」

「是的，不但有地下的基地，而且還有很强的火力設備，可以抵抗一個艦隊的攻擊呢。」

兩個女孩子又看了一眼，然後佐木和子道：「陳小姐，這是一件很冒險的行動，萬一陳彼得的病毒發作得厲害，成爲無藥可救，他一咬牙拚命，島上的人就都活不成了。」

「爲什麼？妳們不是能製解藥嗎？」

「我們只能製一般的解藥，而這島上的病毒可能是經過特殊培養的。」

「妳們怎麼知道呢？」

「根據一般的常識，因爲這島上曾經過徹底的消毒，一般的傳染病菌是無法生存蔓延的！」

「這……我事先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那現在該怎麼辦呢，那間禁閉室中已經滿是病鼠，誰都不願意去把人放出來，萬一被老鼠咬一口……」

「咬一口沒關係的，病菌是在他們的血液中擴散的。」

佐木和子道：「我去跟他談一談，問他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製出眞正的解藥。」

「他會告訴妳嗎？」

「也許不會，但是陳小姐如果肯把天堂島的控制權交給他，他就肯說了。」

「我爲什麼要把天堂島的控制權交給他們呢？」

「爲了天堂島上的幾百條生命，如果病毒蔓延發作，這島上每個人都逃不過的，包括我們兩個人在內，所以我們有權向妳提出這個要求的。」

陳秀蓮道：「我也有權拒絕的，假如我把天堂島交給了他們，受害者將是大半個地球的人類，陳彼得說他只是拿天堂島作爲試驗，他要把黑死病送到每一個地方

去，然後再去進行對每一個受害的國家勒索。」

「那就讓他們去勒索好了，他能夠控制那些病毒的，只要對他們低頭，就不會有人受害了。」

「我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佐木和子急了道：「陳小姐，這個世界虧欠我們很多，我們沒有理由去爲救人而犧牲的。」

「沒有人要犧牲誰，妳們不是可以控制病毒嗎？」

佐木和子道：「我說過，這祇是一般的製法，可是我相信一定還有遺漏的方程式，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更不能拿島上所有的人命來冒險。」

蘇絲黃道：「陳小姐，如果妳不同意的話，我們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全島的人，讓他們作個決定。」

陳秀蓮道：「不可以，大家還不知道這件事，如果妳們公佈出去，一定會引起一片大哄亂。」

佐木和子道：「那也沒辦法，妳總不能犧牲我們的生命去救別的人，妳無權這麼做。」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妳們眞的不能製出藥解嗎？陳彼得說只要交給妳們就成了。」

「這祇是一般的製法，我們相信一定還缺少了些特殊的成分！」

蘇絲黃道：「陳小姐，妳必須立刻把那些人放出來，由我們替他們消毒後，再由他們協助製煉解藥。」

「這些藥材難道沒有用嗎？」

「有用的，但是一定缺少了主要的成分。」

「你們眞是這樣認爲嗎？」

「是的！陳小姐，我們雖然是被帝國大學開除了學籍，那只是操行的緣故，我們的成績都是很優異的。」

「這個我相信，胡可爲選人很苛刻，妳們才能不够，他也不會挑上妳們。」

佐木和子傲然地道：「而且我們在來到此地之後，他還邀了好幾位醫學界的權威來爲我們講習，因此我們的學理知識，並不比那些世界性的權威學者差多少，我們說的話絕對有根據。」

蘇絲黃更是要脅地道：「陳小姐，我們在開門的時候，已經把揚聲器打開了，因此島上的人都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妳想瞞也瞞不住，妳必須立刻把那四個人放出來。」

陳秀蓮笑笑道：「蘇絲、和子，妳們是權威人士，應該認得出這些原料是做什麼的，它們眞能製煉黑死病的解藥嗎？」

兩個女孩子又是一怔，陳秀蓮道：「陳彼得他們是帶了一些材料來，但是我發現那只是一些普通的材料，而且我把那些材料放在岸邊，根本就沒帶進來，現在的這些材料是我在外面藥房裏隨便抓了來的，而且我把一張製造阿司匹靈的方程式放在箱子裏，妳們居然也打迷糊眼收下了，當作是黑死病的解方了！」

佐木和子發出了怒吼道：「原來妳是騙我們的！」

陳秀蓮道：「不錯！我是騙了妳們，爲的是證實一件事，妳們是跟亞洲青年聯盟一夥的！這兒的病毒是陳家寶帶進來，再由妳們在實驗室裏繁殖擴散，傳染給島上的！」

兩個女郎對看一眼，佐木和子道：「好吧，陳秀蓮！妳很精明，一切都查到了，我們就承認了吧！可是有一點，我們只會把病原體繁殖散佈出去，卻沒有辦法消除它們，那要等組織裏派人來，妳關起來的那個陳彼得，就是一位專家！」

陳秀蓮道：「我不相信，那個傢伙是個陰謀家，卻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懂，而很多藥名還是使用拉丁文的，再經過剛才的那番試驗，我敢保證，製煉解藥的方程式也在妳們的手裏，陳彼得帶來的那些東西，只是做做樣子，妳們在收下藥品時，隨便看一眼就認定了，一個學者不會這麼疏忽的，尤其是藥劑方面，更不會如此的輕率，因此我以爲眞正的解藥已經在妳們的實驗室裏製造成功了！」

蘇絲黃有點不安，佐木和子道：「妳如果這麼有自信，就進去找好了，裏面有成千上萬種藥材，妳知道是那一種嗎？而且每一種藥都只有特殊的標誌，別的人都不懂的！」

「妳們自己總看得懂吧！」

「是的，可是我們不會說出來！」

陳秀蓮笑道：「還有那個陳彼得會看得懂！」

「他更不會說了，他是這個計劃的執行人，除非你把天堂島的控制權交出來，否則我們要拚着一死，也要把島上的人拖着陪葬！」

陳秀蓮道：「妳們還有一個機會救自己；就是現在把解藥交出來。否則妳們也會丟進那間滿是疫鼠的密室中去！」

兩個女郎抖了一抖，李昆、魯薏絲、蘇菲，還有葉長青等，每一個人都虎視眈眈地盯着她們，使她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逃是逃不掉的，只有硬撐下去。

佐木和子一挺胸膛道：「隨便妳怎麼處置好了，反正我們有五百條性命陪葬，後天開始，就會有人跟着來了，而且這兒會成爲一個死島，我們組織把這兒染疫的消息發出去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會禁止這兒的人入境，甚至於派出大批的飛機炸毀這個島！」

這一着很厲害，是陳秀蓮沒有想到的，但她隨即笑道：「天堂島不載於任何地圖上，沒有人相信它的存在，也沒人會找得到它。」

「有一個國家知道方位的，那就是原始擁有它的國家，雖然每年從這兒得到了很高的保密代價，但是卻不會包庇一個有瘟疫蔓延的地方，而且很可能他們會最先派人來轟炸！」

陳秀蓮洩氣了，她以爲穩操勝券時，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佐木和子的話不是恫嚇，那是非常可能的。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對黑死病的恐懼都是相同的，當年的倫敦因爲瘟疫流行，爲了阻止蔓延，曾經放火燒掉半個城，把很多沒染疫的人也燒死在裏面。

假如亞青聯盟眞把這個消息放出去，那的確是很糟的，不必要徹底毀滅了，祇要封鎖起來，使這個島孤立，很快地島上的人就會因爲缺少糧食而餓死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忽然笑了，朝李昆招招手，李昆湊近去，陳秀蓮低語了一陣，李昆點頭答應後，然後兩掌突發，砍在兩個女郎的頸骨上。

兩個女郎沒想到李昆會突然動作的，而且在那種快速的行動下，也來不及躲開，吭了一聲倒了下來。

陳秀蓮皺了眉：「大衞！你出手太重了。」

李昆憤然道：「我眞想一掌劈斷她們的脖子，世上竟有這麼惡毒的女人，陳小姐，我要求妳一件事……」

陳秀蓮忙道：「你先別要求什麼，看她們的表現再決定吧，如果她們執迷不悟，我就允許你處置她們。」

李昆悻悻地一手一個，挾起兩個女郎走了。當兩個女郎醒來時，發現她們被關在一間屋子裏，身上的衣服已經被脫光了，兩個人的手在動脈處有着疼痛的感覺，而且有一個洞，像是被注射過的樣子。

然後她們看見對面的牆上一陣亮光閃動，那是一架閉路電視的螢光幕，她們看見李昆跟一個叫勞瑞的醫生在一間屋子裏，勞瑞戴着橡皮手套，把一根試管中的紅色的液體放在顯微鏡下看了一陣後說道：「這頭病鼠的含菌量比剛才那一頭多了十倍。」

李昆道：「注射進身體後，要多久才有反應？」

「這要看各人的體質，如果那一針沒有反應，就是她們已經注射過抗疫性血清素，我們就用這十倍含菌量的鼠血再給她們注進去……」

蘇絲黃已經嚇得叫了起來：「和子，他們用染病體的鼠血注進我們的血管。」

佐木和子忙道：「蘇絲，妳先安定下來，我想這祇是他們嚇嚇人而已，不敢這麼做的，那太不人道了。」

李昆的聲音傳了過來，螢光幕上顯出了他冰冷的臉：「妳們的所作所爲，還配講人道？照大家的意思是要活活的剮了妳們，但陳小姐認爲太便宜了妳們了，才想出這個法子來，要妳們自食惡果，而且等妳們染疫後，我再放一批飢餓的病鼠進來，活活的吃掉妳們。」

蘇絲黃聞了一下臂彎處，哭叫道：「和子！是疫鼠的血，還有點[illegible]味……」

她可能想到噁心，開始嘔吐起來，佐木和子卻惡毒地對着螢幕叫道：「李昆，你這個殺千刀的高麗棒子，劣等賤民，你這樣對我們，自己也不會得到好死的，在這島上的人，遲早都會病發而死的，連陳秀蓮都不會漏過！」

李昆笑笑道：「佐木和子，陳小姐她們在沒有來之前就作了最嚴密的防護，那是陳彼得提供的，除非她像妳們一樣，把病鼠的血液注入血管，否則是不容易染疫的，大概她不會發瘋得自己注射吧！」

佐木和子咬牙道：「就算她逃過了，你這死高麗賤鬼是死定了，還有島上的人，也都染上了，你們遲早難免一死。」

「勞瑞大夫已經打電報給他的朋友了，相信我們很快就會有救的。」

佐木和子瘋狂地笑了起來：「叫人來好了，把所有的傳染病學、細菌學權威都叫來好了，看是否能救得了你們。告訴你吧！這種病毒祇有陳彼得三個人才懂得控制。」

李昆冷笑道：「反正你們三個都落在這兒，而且你們一定最先染上黑死病死去的，如果誰怕死，還來得及說出來……」

蘇絲黃爲之所動，但佐木和子搶着道：「你別做夢，想從我們口中榨出解方來，我們絕不上當的，六條命換五百條，我們太上算了！」

李昆道：「黑死病雖然蔓延得快，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死，島上已經做了滅鼠工作，我們不一定會死，而且另外一些細菌學權威也快來了，我不相信妳們的研究資料將會沒人看得懂，解方很快就會配出來的。」

佐木和子冷笑道：「後天是發作的期限，你等着看吧！那一個人能逃得過，我們的組織也會抵制的，在天堂島的四周，我們都已經安排了埋伏，絕不會讓人前來解救的。」

李昆冷笑一聲道：「和子，妳是最惡毒的女人，我會整妳的，叫妳在死前嚐盡痛苦！」

佐木和子拋出了一連串的痛罵，李昆伸手又按了一個按鈕，室頂上一個管子裏噴出絲絲的氣體。

兩個女郎很快又失去了知覺。

等她們再度醒來時，佐木和子發覺自己被單獨留在那屋子裏，手脚都被綁住，一根橡皮管連在一個大玻璃瓶上，橡皮管的另一頭是一個注射鹽水的針頭，刺進自己的動脈血管，把一滴暗紅色的液體注進自己的體內。

她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她的喉嚨發乾，周身有灼熱的感覺，對面是一塊大玻璃鏡，她可以看見自己的身上已經有着紅色的小斑點。

那是黑死病毒，已經發作了，她不禁一陣暈眩。

李昆笑嘻嘻地進來道：「佐木和子，我來放一段錄影帶給妳看。」

他再度扭開電視螢光幕，出現的畫面是地下的禁閉室，羅拔楊夫婦跟胡亞麗都已經嚇得臉色慘白，近乎虛脫了，只有陳彼得還是精神抖擻，毫無懼色地把一些爬過來的疫鼠踢開。

然後陳秀蓮走了進來，全身都在很嚴密的保護下，開口問他道：「彼得，你作何打算？」

陳彼得冷笑道：「陳小姐，妳會後悔的，我絕不改變我的主意，除非妳把我們都放出去，把天堂島交給我們，否則我們絕不會交出解方的。」

陳秀蓮道：「你已經知道你們派來兩個女間諜的遭遇了，如果你再不說，我也會那樣對付你們的。」

陳彼得笑道：「陳小姐，亞青聯盟的成員都是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絕對忠貞份子，我們絕對不會屈服的！」

「對！彼得！永不屈服，永不投降妥協，我們會成功的，總有一天會站在世界的尖端。」

李昆關掉了電視，冷笑道：「只可惜那一天妳們看不見了！」

佐木和子道：「我們會看見的，組織會把我們的銅像建在每一個大都市的中心

地區，讓整個世界向我們致敬。」

李昆道：「妳對妳們的組織這麼有信心？」

「當然，每個人都有這種信心，所以我們的組織中才不會有叛徒，那是一種超宗教的狂熱情操，我們每個人都是殉道者，最虔誠的殉道者！」

李昆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不願讓妳們太失望，但是妳既然如此有信心，我只好讓妳了解一下了——」

他又扭開電視，畫面轉向了陳秀蓮那邊，陳秀蓮已經把幾個人都放出了密室，招待他們喝咖啡道：「我認輸了，你們喝咖啡提提神，然後趕快開始着手提煉解方吧！」

「妳還沒有把那些武裝交給我們。」

「目前救人要緊，我反正是不會賴皮的！」

「不！只要解方配出，每人注射一針血清，立刻可以消除所有的毒素，成為終生免疫，除非再用疫鼠的血液大量注射血管，才有再染疫的可能，現在島上的病鼠都已經消除得差不多了，再也沒有那種威脅了，因此我不見兔子不撒鷹，一定要等到接收後再着手！」

「來得及嗎？」

「還有四個小時，絕對來得及，我們的人兩小時就可以進入本島接收，我在十分鐘內就可以準備好！」

「好吧，你發出通知，叫你們的人坐直升機進來，我通知雷達站不予攔截！」

佐木和子忍不住笑了：「你們到底是屈服了！」

李昆冷笑道：「妳別得意，我們是屈服了，但是妳跟蘇絲卻不見得好過，妳看下去好了。」

螢屏一陣跳動，展開了另一畫面，在化驗室中陳秀蓮正在幫陳彼得配製藥品。

陳彼得顯得很不耐煩地道：「妳又不懂，為什麼不把蘇絲跟和子叫來幫忙？」

陳秀蓮頓了一頓才道：「現在我不妨告訴你實話，對於那兩個人，你們必須放棄了，全島的人都恨透了她們，恨不得活活撕碎了她們，一致公決要判處她們的死刑。」

「她們已經被殺死了？」

「還沒有，但是她們必須遭受到惡毒的懲罰，你可以看看她們的遭遇。」

她扭開一個電鈕，佐木和子在螢幕上看見了自己，也在另一個鏡頭中看見了蘇絲黃在同樣的待遇中。

然後畫面再回到陳彼得身上，他憤怒地叫道：「快把她們放出來，這是幹什麼的？」

「辦不到，這是全島員工的公決，這兩個人出賣了大家，必須受到懲罰！」

「她們是受到了組織的命令！」

「那不管，她們加入了天堂島，就是天堂島上的人，做出危害全體的舉動，就必得要付出代價！」

陳彼得剛要開口，陳秀蓮已經沉聲道：「這是最後一個條件，她們兩個人必須死在黑死病毒下，然後跟那些老鼠一起火化，然後等你們的人來，我帶着人走路，把天堂島全部移交，否則的話，一切免談，大家情願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我們的人已經來了。」

「沒什麼用的，我只要一按鈕，有十枚地對空的飛彈在十秒鐘內發射，把你們的直昇機全部炸毀！」

沉默好一陣子，陳秀蓮毫無退步之意，終於陳彼得一嘆道：「好吧！為了組織，只好犧牲她們了，不過希望回頭組織問起來，妳說她們已經先被大家殺死了！」

「難道你不敢担負責任？」

「不！組織中高階層的人都會諒解的，但是為了使那些低階層的人不起反感，這樣子解釋好一點。」

陳秀蓮道：「恐怕我無法答應你，因為這兩個人一直到死亡為止，都在閉路電視的鏡頭下，讓每一個人都能看見。」

陳彼得臉色微微一變，終於還是嘆口氣道：「那我只有宣佈她們意志不堅，中途洩密，由我自己下令處置的了，只是陳小姐，我希望能使她們不開口。」

陳秀蓮道：「這倒是可以做到的，在你們的人還沒有到之前，我可以叫勞瑞醫生再為她們進行一次注射，促使她們的病毒發作更快，兩個小時後，她們的舌頭也腫了，眼球也凸出來了，神智進入昏迷狀況……」

佐木和子看到這裏，已經忍不住叫道：「彼得！彼得！你不能這樣對付我的，我詛咒你，我死後變魔鬼也饒不了你！」

一連串惡毒的咒罵，然後她看見勞瑞醫生拿着一根大的注射筒進來，就昏了過去。

她以為自己一定會死了，但是不知過了多久，她卻清醒了過來。

看見自己在一間屋子裏，那好像是天堂島的客房，陳秀蓮，魯薏絲、李昆好幾個人，都笑吟吟地看着她。

她只感到自己頭痛欲裂，四肢痠軟，對往事有點模糊，却又記得十分清楚。

蘇絲黃仍然很疲倦地蜷在她的身邊，陳秀蓮笑道：「和子，謝謝妳的合作，我們已經取得了配方，而且也為全部的人員注射了！」

「我的合作？妳說的什麼？」

「我是說妳提供的解方有效，我首先用羅拔楊夫婦作了實驗，他們跟疫鼠在一起關了十二小時後，由於心裏的恐懼，最先感染了病毒，我一針下去，他們在十五分鐘後就退了燒，因此我覺得妳這解方實在是個很偉大的發明，應該提交給世界醫學年會，作為尅制黑死病的特效劑，我尊重妳的苦心研究，沒有繼續榨取妳腦中的方程式。」

「什麼？妳是說那配方是我提供給妳的？」

「沒有，妳只是在我的陪同下，把解藥指點了出來。妳們很細心，準備得很充分，而且很聰明，放在蒸溜水的大瓶子裏，若不是妳自己指出來，我是絕對找不到的。」

佐木和子彷彿有點記憶，但又全忘記了，她努力地搖搖頭道：「陳小姐，請妳說明白一點好嗎？妳不是跟彼得相互妥協好了，要把我跟蘇絲兩個人處決了以平衆怒？」

「沒有的事，天堂島是個和平的地方，我更不是個主張暴力的人，怎麼會用那

種手段對付妳們呢？」

「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妳還在我這兒注下了疫鼠的血液，使我們感染了病毒。」

陳秀蓮笑笑道：「也許在妳的記憶中有過這個印象，但實際上那只是妳的幻覺而已。」

「幻覺？一切都是我的幻覺？」

「是的，妳摸摸手臂看，動脈處沒有針孔，倒是臂部由勞瑞醫生注射了一針痲醉劑。」

「我只接受了一針痲醉劑？」

「不錯！那使妳的神智昏迷了一段時間，便於進入催眠的狀態。」

「什麼！妳對我使用催眠術？」

陳秀蓮笑笑，點點頭道：「你們的記錄上應該知道我在這方面的造詣很不錯，大概也夠得上業餘權威的頭銜了，不過妳的意志堅強也令我欽佩，我佈置的許多情景都無法使妳動搖，最後我狠心構成了組織犧牲妳的情境，才使妳的意志崩潰，完全接受了我的催眠。」

「妳是說，我的一切都是虛構的遭遇嗎？」

「是的！只有大衞砍妳們那一掌是眞的，以後妳們一直在幻覺中，不過妳的忍受力仍然十分堅強。」

「妳的手段太卑鄙了，居然對我進行這種惡毒的試驗。」

陳秀蓮笑笑道：「和子，比起妳自己在島上的作為呢？」

佐木和子低下了頭，陳秀蓮神色一整道：道：「我把一切都交給妳的良知去判斷，如果妳想通了，再來跟我談，否則妳就帶着彼得他們離去，我絕不留難你們，但是也請妳轉告妳的組織，不要再動天堂島的腦筋，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你們的陰謀，恨死你們了，天堂島上每個人都不會受你們的欺騙或威脅的！」

佐木和子默然了很久才道：「陳小姐，現在我想跟妳作一番詳談，可以嗎？」

「可以！而且我也可以保證，不管妳對我的態度與觀感如何，我們的談話的內容絕對不會洩漏給別人聽見。」

她做了個暗示，魯薏絲跟蘇菲都準備出去，佐木和子卻把她們叫住了道：「這兩位無須離開，我要說的話不怕被人聽見，也不怕被人知道，因為我已經不準備再回到組織中去了。」

陳秀蓮很高興地道：「那太好了，亞青聯盟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組織，骨子裏絕不會像妳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妳們是飽受了社會的蔑視與環境的影響，對整個世界產生了一種仇恨的心理，以為這個組織是在向世界報復。」

佐木和子搖頭道：「沒有的事，我們並不恨這個世界，有色人種遭受世界上白種民族的蔑視是個普遍的現象，而黃色人種在有色人種裏還比較能抬得起頭的，最苦的黑色人種，他們所受的欺凌遠在我們之上，所以他們中間一些較為優秀的人在發起所謂黑權運動……」

「民族或人種的覺醒是正確的行動，爭平等也是一種天賦的權利，只是方法與手法不對……」

佐木和子立刻道：「陳小姐，本來我已經不想抬槓了，可是聽了妳的這番話，我忍不住又想說幾句。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眞正的公理與道義的，只有權力與暴力才是眞正的力量。妳說黑權運動不對，但是若沒有黑豹黨的那些激烈行動，那些人絕不會對黑色人種客氣一點的。我們參加亞洲青年聯盟也是一樣，我們是向全世界的人證明我們的優秀，要爭取到他們對我們的尊敬。」

陳秀蓮道：「這個觀念是絕對正確的，用我們本身的表現來贏取尊敬也是對的，只是表現優秀的手段却錯了，運用暴力絕不是方法，而且也不會成功。」

「那麼，陳小姐以為應該用什麼方法呢？」

「用很多方法都行，像美國的一些超級的黑人運動員，他們在得到金牌領獎時，高舉兩隻手指，表示黑權的勝利，這個舉動雖然幼稚，但是還無可厚非，可是他們在同時却犯了另一個錯誤，他們不該在演奏國歌時，表現出桀驁的態度，對所代表的國家失去了敬意……」

「那是因為他們認為那個國家並不是他們的國家！」

陳秀蓮嘆了口氣：「他們認為那一個國家才是他們的國家呢？」

佐木和子不禁默然，陳秀蓮繼續道：「他們在心裏或許認為他們祖先來自非洲，認定非洲的國家才是他們的祖國……」

「不錯！很多人是那樣想的。」

陳秀蓮笑道：「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去代表他們自認為是祖國的國家呢？非洲的很多國家都獨立了，而且也都組隊參加世界運動會，以這些人的優越表現，那些國家也都會歡迎他們去參加的，這些人在美國的行動也很自由，他們也可以很方便的走到非洲呀，為什麼他們不去呢？」

佐木和子幾次張口，却沒有說出話來，陳秀蓮道：「你不能回答了嗎？我相信妳是知道的，只是無法回答而已。因為這些人在內心裏面，更看不起非洲的國家，對非洲的落後，他們更為卑視，他們不想做美國人，却更不屑為非洲人，對嗎？」

佐木和子無可奈何地道：「妳的話固然不錯，但也不能怪他們；因為非洲很多地區實在是太落後了，落後到無法使人看得起，也落後到任何一個文明的人都無法在那兒生存。可是妳若知道有色人種在美國社會所受的歧視，就會體驗到那些人為什麼也不願做個美國人。」

陳秀蓮道：「我很了解，也更明白他們的處境，黑白的糾紛在美國形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黑種人在美國遭受歧視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仍然要認為那些人的思想太幼稚，他們崇尚黑權，把自己的成就當作黑種人的驕傲，可是他們的心中比白種人更歧視黑種人，連他們自己都看不起黑種人，又怎麼叫人看得起呢？」

佐木和子只有道：「好在亞洲還沒有種族問題，沒有黑白糾紛。」

陳秀蓮笑笑道：「妳錯了，亞洲雖然沒有黑白的糾紛，却仍然有種族問題的存在。這種所謂種族的優越感，由來已久，很難改變得了的。妳在本國受到很多的歧視，究其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是個雜種混血兒！」

陳秀蓮道：「白種美國人在日本很受尊敬，而大和民族也是個很自傲的民族，妳的父母都是優秀的種族，妳不應該受到歧視才對。」

佐木和子頓了一頓才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問過一些人，所得的答案很妙，他們說——美國人很好，日本人很好，美國人跟日本人就不好，這是日本人的看法。至於美國人，他們根本是以勝利者自居，看不起日本人，更看不起我們這種混血兒。」

「這就是了，每一個種族都有天生的排外性，天生的優越感，非我之類，都是被否定的，可見這個問題，不是純膚色的問題。在美國，這個問題之所以變為尖銳化，是因為嚴重性的比數佔得大而已。妳們參加這個亞洲青年聯盟，難道就沒有種族問題了嗎？」

佐木和子張口欲言，但却沒有說出話來。

陳秀蓮笑笑道：「妳不必想法子掩飾了，我相信還是存在的，不管在上面領導的是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反正總不！會有妳跟蘇絲的份，你們是生來就被人否定的一種人！」

佐木和子的臉上湧起了怒色：「這是我們的錯嗎？」

陳秀蓮肅容說道：「這不是誰的錯，而是老一輩的人把門戶種族的觀念種入這個社會太深，遺留的影響太大，所以，雖然有人盡了很大的努力，還是無法改變過來。……」

佐木和子道：「我們這輩子就永遠受歧視下去？」

陳秀蓮道：「那也不盡然，老一代的思想雖然有殘餘的影響，但是却扭不過時代潮流的。妳把整個世界來看，這五十年是變動最大的五十年，人的思想、習慣、語言，都有着很大的轉變，有許多思想、觀念、留傳到現在巳經有了兩三千年之久，可是在最近也受到了突破。……」

「妳們之能否從世人的眼中改變，固然是由於時代的衝擊影響，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妳們自己的努力。只有眞正的成就，才能得到人家的崇敬，但是這種成就，妳們絕對無法從亞洲聯盟中取得。」

佐木和子道：「陳小姐，一切我都知道，我也明白在亞洲聯盟中，我們仍然是兩個雜種，並沒有什麼地位。」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為這個組織拚命呢？」

佐木和子嘆了口氣：「有一段時間，我跟蘇絲自暴自棄，已經在沉淪的邊緣了。我們被學校開除，跟一批嬉皮們混在一起，生活得比一個賣淫婦還糟。因為她們跟男人做愛，至少還可以獲得生活的報酬。而我們呢？只要是個男人，都可以在我們身上發洩取得滿足，却仍然要我們出去找食物，有時還要養活那些寄生虫似的男嬉皮，幾乎連禽獸都不如了……」

陳秀蓮頗感意外地道：「妳們不是很欣賞那種生活的嗎？」

「開始時只是內心的苦悶，需要發洩，從迷幻藥中求得一種暫時的解脫。日子久了，我們突然覺醒，知道那不是生活。以前我們受到一些人的歧視，但畢竟還有一些人是同情我們，全心全力地在幫助我們。可是到了那個圈子裏，根本連做人的資格都失去了。固然沒有人再歧視我們，却也沒有人再尊敬我們。在那一羣禽獸中間，根本是沒有尊嚴這個名詞的！」

陳秀蓮道：「那妳們就該脫離那個圈子呀！」

「脫離？談何容易。那批吸血者不會放我們離開的，他們緊緊地咬住不放，連死了都不肯放鬆，他們會悄悄地把屍體賣給醫學院，供學習解剖之用！」

「這……警方難道不管嗎？」

「那是被遺棄的世界，活着沒人關心，死了沒人知道，沒人去報失踪，整個世界就沒有那些人活過的資料，又如何着手管呢！」

「那妳們又是如何脫離的呢？」

「是組織把我們帶走的，也只有組織有這個力量，敢把人從那兒帶走而沒人敢干涉！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訓練，又設法把我們送到這兒來！」

「妳們受的什麼訓練？」

「大部份是思想上的。陳彼得就是負責訓練的主持人之一，他鼓吹我們着力建立一個新勢力，也帶我們到各地去旅行，讓我們體驗到亞洲青年聯盟的勢力之強大的一面……」

「這個組織的勢力很強大嗎？」

「是的，他們的成員很多，進入了各種的行業，有些人在他們所在的國家中，擁有了相當的地位，他們主要的勢力是一批年輕人，一批好勇鬥狠的年輕人，逐漸地向舊有的黑社會挑戰，逐漸把地盤擴充進去！」

「妳們所以為組織賣命，只是為了那一點感激？」

佐木和子苦笑道：「我也說不上，各種成分都有一點，但主要的是我們可以找到一點尊嚴與尊敬！」

「妳不是說在組織中，妳們並沒有多大的地位？」

「那只是在組織中，我們不可能爬到很高，但是在一般的比較下，我們顯然是重要多了，尤其是對那非組織中的人，我們很受尊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滿足了那種報復的慾望，我們在未曾到天堂島前，曾經在組織所設的研究室中担任研究的工作，我們可以選定研究的對象，把一些以前對我們吐口水的人弄來，讓他們跪在我們的脚下懇求。」

陳秀蓮嗯了一聲道：「妳們在做什麼研究？」

「痲醉品的研究，各種傳染病毒的研究！」

陳秀蓮不明白的問道：「那又怎麼使人對妳們懇求呢？」

佐木和子的眼中發着光，興奮地道：「痲醉品的研究是把試驗者强迫注射，讓他們染上毒癮後，再有效地加以控制，使他們除了從組織那兒，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代用品，於是他們離開後，除了乖乖地接受組織的指使，獲得所需的毒品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來源，這樣，這個人就為組織有效地控制了！」

陳秀蓮忙道：「慢來！妳說的第一個有效的控制是對藥物的控制嗎？」

「是的！我們把嗎啡因的分子組成成分加以改變，使它具有各種不同的組合，以及各種不同的性能，然後再在試驗者的身上，種下相對的誘留劑……」

「這個誘留劑又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化學成品，還沒有定名，我只是依據它的性能暫時命名而已。比如說我在一個試驗者身上種下的是三號誘留劑，這種藥物由血管輸送到全身，侵入內臟肌膚，到一定的時間，就會發生作用，使那個人全身或如針刺，或如蟲咬，難受到了極點，一定要有三號的藥丸服下去，才可以使他恢復正常。」

「只是恢復正常嗎？」

「是的，對一個毒癮患者來說，恢復正常已經是天下最美麗的事了！」

「每顆藥丸能管多久的時間呢？」

「差不多是二十四小時吧，所以他們只要斷了藥丸供應，就會活不下去。」

「那不就等於是小說書中常用的那種定時毒藥，一定要每天服解藥才能保住性命，許多壞的武林組織或是邪惡的統治者，往往用來脅制他的部屬。」

佐木和子笑笑道：「是的，就差不多是那個樣子。這種構想就是從那書上面來的，不過略有一點不同！」

「什麼地方不同？」

「武俠小說中的那種藥只是小說家的想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也許也有這種可能，只是目前人類的醫藥還沒有進步到那種程度，世上還沒有一種毒藥能永遠在人體內，隔一段時間，用別的藥物去中和一次……」

「可是你們研究的這種藥物……」

「那不是毒藥，是痲醉藥中的刺激素，只是再加以分類組合精煉而已，道理跟吸食毒品的而上癮是一樣的，癮頭來了，用藥品去過癮，解癮的藥物性質是相同的，殘剩的性能使得癮頭加深，形成一種循環。」

「假如失去了藥丸供應會如何呢？」

「我不知道，我經手試驗過的人沒有能熬過四十八小時的，藥物的本身不會致人於死命，那些人都是熬不過痛苦的折磨而自殺了。」

「這跟用毒藥殺人有什麼不同？」

「陳小姐，我是個學醫的，因此我的說法跟看法不同，我們對一個人的死因判斷，只作直接的原因而不涉及其他，氰化鉀吃下去會立刻致命，而且能直接殺死人，那才能稱為致死的毒藥，至於刺激得人自殺，那就不能稱為毒藥了，因為藥物並沒有致人於死的作用了！」

陳秀蓮知道這個槓沒有抬下去的必要，因此轉變話題，頓了一頓又道：「和子，你們製的這種毒品有幾種？」

「一共分為七號，不過那只是我經手的時候的事，現在有幾種就不知道了。」

「靠着這種藥物，你們控制了不少人吧。」

「這個我不清楚了，但是我相信不會太多的人，因為那種藥丸製作的成本太高，製煉手續很複雜，而且組織也無意大量製造……」

「為什麼？」

「亞青聯盟的成員分內外兩個系統，外層人員隨地吸收，隨時都可以召到，用不着花費太多的資本，內層人員才是組織的精幹，我們要征服一支軍隊，用武力是最笨的方法與手段，只要控制住他們的司令官就行了，所以我們的藥丸多半用在這些地方。」

陳秀蓮暗暗吃驚問道：「你們已經控制了多少軍隊？」

佐木和子笑着道：「我只是舉個例子，並不是眞的要去控制軍隊，照現在的局勢來看，一個司令官也未必眞的能使他的部隊盲目地服從，我們所控制的那些人，一定要眞正的起作用的！」

「有那些人呢？」

佐木和子道：「這個我不清楚，因為我們在做試驗時，並不了解那些試驗者的身份，我只知道在我的試驗中，有兩個人自殺，一個是上議員，一個社會頭子，這兩個人是曾經迫害過我的人，是我指定要來作為試驗對象的，其他的試驗者我就不認識了，不過總也差不多是這種身份。」

陳秀蓮道：「那你們的勢力的確很龐大了。」

「是的，陳小姐，所以我必須要對妳提出忠告，如果天堂島沒有確實自保的能力，還是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的，他們志在必得，會動用一切的力量的。」

「和子，妳別為我担心，還是為妳自己操心吧。」

佐木和子嘆了口氣，道：「組織對我太刻薄了，我既然洩漏了秘密，組織也不會再容許我活下去，我希望能夠取得妳的保護……」

「如何保護妳呢？」

「首先我要知道天堂島是否有應付的攻擊的力量。」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不瞞妳說，胡可為在天堂島上確是設置了一支地下武力與相當精良的配備，可是我把它撤消了，只留下了一些防禦性的設施。」

「為什麼要撤消呢？」

「因為我不想用來攻擊誰。」

「但是適度的自衞總是需要的呀。」

「不需要，因為這個適度很難有一定的標準，當敵人的武力增强時，你也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武力才能趕得上適度範圍，所以世界上一些大國拚命在充實兵力，設備，作新武器的競賽，弄得人人都緊張萬分，但也有些國家，從沒有浪費一毛錢在建軍上，仍然過得很好，像瑞士就是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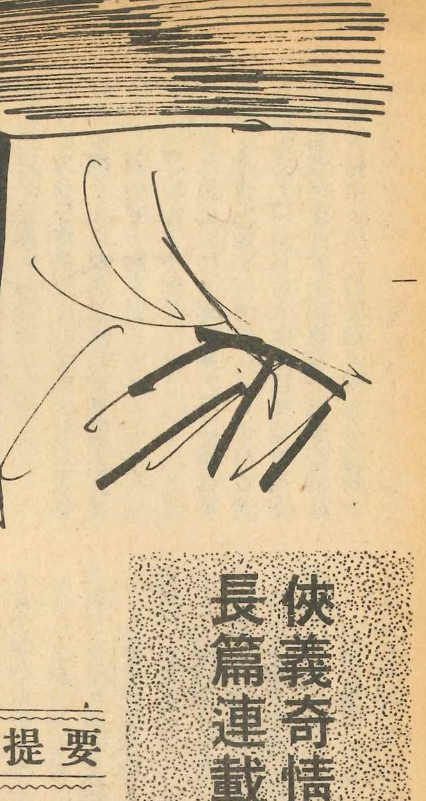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永久中立國，他們之所以能夠中立，是環境造成的，因為有幾個大强國對立，就必須要有緩衝的地方……」

陳秀蓮微笑道：「我也打算把天堂島付之公開，託交給一個國際機構，作為兒童跟青年們的育樂營地。」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這是很值錢的一片產業呢。」

「和子，妳應該知道我的財富，我對賺錢巳經沒有興趣了，就是我不工作，並且每天都花掉一萬元美金，這一輩子也花不完，人到了這個程度後，對金錢的觀念就不是賺入而是如何用出去了！」

佐木和子異常羨慕地看着她道：「妳是天下最可愛的女孩子。」（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敵門中，雲飛揚急攻獨孤無敵，非置無敵以死地，以洩心中氣憤，幸得公孫弘掩護，獨孤無敵才得以逃脫，但公孫弘也因此喪命。此刻雲飛揚對着公孫弘和沈曼君的屍體，心情沉重，這些沉重的打擊使他變得像白痴般，最後他獨自悄悄出關了，而獨孤鳳也獨自他去……獨孤無敵請了「天殺」組織來暗殺燕冲天，這天，十幾個工匠正在重新修築三清殿時，忽然一位工匠出手暗算燕冲天，立時，十幾個工匠同時出手對付燕冲天，原來那些工匠均是「天殺」組織的殺手，燕冲天終於寡不敵衆而中劍……

梵音誦不絕　毒釘似飛蝗

用劍的是一個瘦削如猿猴的中年人，亦是一身工匠的裝束，全身上下，看來沒有多少斤肉，也大概是因為這個關係，身手特別敏捷。

他本來高踞在牆頭上，那片刻之間，身形左右移動，最少變換了百次，然後，雙腳往牆頭猛一蹴，連人帶劍直飛向燕冲天。

這一劍所採的角度恰到好處，速度更就驚人。

燕冲天的反應也不慢，劍一入心胸，**他的腳已踢在那個工匠的身上，連人帶劍將那個工匠踢得飛回去，**却沒有飛回牆頭，只是飛撞在牆壁上，「噗」的脊骨斷碎，貼着牆壁，滑倒地面，吐血不止。

一股血同時箭一樣從燕冲天的心胸射出來，激射出丈外。

燕冲天的面色亦同時變得有如死魚肉也似，仍兀立不倒。

那些工匠這時候已只剩下四人，他們雖然是悍不畏死，殺人如麻的殺手，幾曾見過這種神威，不由都怔在當場。

武當派的弟子這時候亦聽到聲音趕來了，傅香君第一個趕到，那四個工匠相顧一眼，立即後退！

他們分四個方向逃去，但仍然被四方八面趕來的武當弟子一一截住。

那些武當弟子一看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驚怒之下，兵器齊出，叱喝聲中，將那四個工匠斬為肉漿！

那四個工匠雖然是殺人的好手，但一個人同時應付十多個憤怒的武當弟子，又如何應付得來。

武當派迭遭巨變，仍然留下來的，無一不是忠貞份子，之前為了攻打無敵門，近日為了重振武當派聲威，無一不日夜苦練。

他們每一個的武功其實都不在那四個工匠之下，憤怒中武功更發揮至盡，也不再顧江湖規矩，一齊動手。

那四個工匠面對一張張憤怒的臉龐，耳聽一聲聲叱喝，饒是平日怎樣冷靜，亦不禁手忙脚亂。

在他們倒下之前，却仍然殺了三個武當弟子。

那些武當弟子砍倒了四個工匠，立即轉奔向燕冲天。

燕冲天仍站在原地，雙目圓睜，一動也不動。

傅香君雙手扶着燕冲天，也是沒有動，她精研醫藥，又怎會看不出燕冲天經已無藥可救。

姚峯走過來，扶住了燕冲天的另一邊身子，看見傅香君這樣，亦不敢妄動。

他當然知道傅香君精研醫藥，再一望燕冲天的面色，不禁由心寒出來。

燕冲天就那樣站着，好一會，嘴唇才顫動了幾下，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姚峯看在眼內，脫口道：「師伯，你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燕冲天終於說出聲。「找飛揚回來……主持大局……」

語聲嘶啞，但是，周圍的武當弟子都聽得很清楚，傅香君接問：「是誰下此毒手？」

「天殺——」這兩個字出口，燕冲天「嘩」的噴出一口鮮血，頭一仰，終於氣絕。

「師伯——」姚峯脫口狂呼，那些武當弟子紛紛上前，跪倒在燕冲天周圍。

姚峯傅香君扶着燕冲天的屍體躺下，亦跪倒在一旁，傅香君的眼淚已經掉了下來。

這些日子，燕冲天與她完全就像父女一樣，雖然知道天帝是死在雲飛揚燕冲天天蠶功的合擊之下，亦知道二人完全出於無心，對於二人並沒有怨恨之意。

她雖然長於逍遙谷，却是天性善良，也就因為不滿逍遙谷，不滿父兄的所為，她才會終年在江湖上流浪。

多少年了，對於這險惡的江湖她已經厭倦，雲飛揚一事更令她大生感觸，所以才會跟隨燕冲天，暫時在武當山上住下。

她實在希望平靜的過一段日子，也希望能够幫助武當派做一些事情。

她總是覺得，傅家欠武當派實在太多，當然她更加希望能够憑她的力量，將傅家與武當派的仇恨化解。

那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燕冲天竟然就此被人刺殺。

「天殺」是什麼意思，傅香君當然明白。

逍遙谷本來就是一個邪惡的組織，對於黑道上其他邪惡的組織，就是沒有往來，也會特別關注，何況在天帝未脫困之前，逍遙谷風雨雷電亦曾經考慮到借助「天殺」的力量來對付武當派。

他們結果並沒有這樣做，這並非價錢問題，最重要還是逍遙谷也曾有過一段風光的日子。

在無敵門未崛起之前，在黑道的組織中，首推逍遙谷。

若是被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他們借助「天殺」，即使滅了武當派，他們亦難以恢復當年的聲望，而且他們亦始終相信，憑他們自己的力量就算多化一些時日，總會有達成目的的一天。

但既然有過這個企圖，對於天殺這個組織的情形，他們當然也調查得非常仔細，傅香君雖則從來沒有過問這種事，在傅玉書的口中，多少亦知道一些。

現在她才認識這個組織的可怕。

姚峯跪在那裏好一會，才突然省起來，脫口道：「天殺是什麼意思？」

沒有一個武當弟子回答得出，他們一向深居簡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知道的其實並不多。

傅香君應聲道：「那是一個殺人的組織。」

姚峯愕然道：「你是說有人出錢買兇刺殺師伯？」

傅香君無言點頭。

「那是誰？」姚峯盯着傅香君，就好像傅香君一定知道似的。

——會不會是我哥哥？

傅香君這句話已到了咽喉，但到底沒有說出口。

姚峯隨即道：「難道是獨孤無敵？」

他信口說來，竟一猜就中，傅香君沒有作聲，只是歎了一口氣。

姚峯轉問道：「天殺又是在什麼地方呢？」

傅香君搖頭。「我只知道江湖上有這樣的一個組織。」

姚峯雙手握拳，恨恨道：「不管怎樣，我們就是拚了命，也要將他們的頭兒找出來，問清楚是誰出的錢，一定要替燕師叔報仇。」

那些武當弟子轟然齊應。

傅香君歎息道：「以我說，還是先將雲大哥找回來，儘管他心灰意冷，到底是

武當派的人，一定不會坐視不管。」

姚峯苦笑。「到那兒找？」

「雲大哥是一個老實人，他說要出關，一定就是出關去，大家一路找，一路將消息放出去，就是找他不到，他聽到了消息，一定會趕回來一看究竟。」

姚峯連連點頭，傅香君接道：「只要雲大哥回來，事情就會簡單了。」

「他的武功也事實遠在我們之上。」

傅香君又歎了一口氣，姚峯聽着忽然問：「傅姑娘好像有很多心事。」

傅香君沒有回答。

姚峯再問：「莫非傅姑娘還發現了什麼？」

傅香君終於道：「我在想，這件事會不會是我哥哥的所爲。」

「傅玉書？」姚峯面色一變。「傅姑娘怎麼會突然這樣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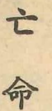
傅香君淒然一笑。「我哥哥與獨孤無敵本就是同一類人，而且他也知道有天殺這個組織。」

姚峯看見傅香君那種表情，再也問不了下去。傅香君緩緩站起身，目光一轉：「我會找他問清楚的。」

姚峯無言。

山風吹過，「簌簌」的洒下了一陣細雨，苦雨淒風，吹打在身上，每個人都感到一陣難言的落莫。

武當派的刧難到底什麼時候才終結？



亡命

黃昏，雨未歇，長街上遍是泥濘。

這場雨已下了三個時辰，本來熱鬧的百家集也因此變得冷清清。

長街上偶然有兩三個人走過，都是急着腳步，看也懶得看周圍的情形。

所以獨孤無敵的出現，也沒有引起他們注意。

獨孤無敵仍然是那一身裝束，只不過手中多了一柄油紙雨傘，他走得並不快，一路走向那間周家長生。

這正是燕冲天死後的第三十天。

× × ×

長生店的門前懸着一盞白燈籠，慘白的燈光下，那間店子看來更恐怖。

門也是虛掩，無敵推門走了進去，並不見有人。

他反手將門掩上，在旁邊一張櫈子坐下，沉聲道：「我來了。」

「歡迎——」那個駝子應聲從一副棺材後轉出來，手掌油燈，與獨孤無敵上一次所見一些改變也沒有。

無敵目光從草笠下射出，盯在駝子面上。「你們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駝子淡笑道：「我這裏本來已替燕冲天準備了一副棺材，可惜他們雖然殺了燕冲天，却沒有一個能够將燕冲天的屍體帶出來。」

「是不是因爲他們都已完全變成了死人？」

「不錯——」駝子並沒有否認。「但他們總算都能够完成任務。」

無敵語聲更低沉。「天殺果然名不虛傳，我實在難以想像，你們竟能够將那些工匠完全換走，而所有假扮工匠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引起武當弟子的懷疑。」

駝子冷冷的笑問：「你知道？」

無敵道：「我還知道他們將兵器收藏在那些中空工具裏，運上武當山，其中的一張鐵網，竟能够分解成數十片，又能够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嵌回。」

「能够發現他們的秘密不容易，發現了他們的秘密而不被他們察覺亦一樣不容易。」駝子的語聲更冷。

無敵懇切的道：「我原是準備必要時助他們一臂之力。」

駝子「哦」一聲。「你始終懷疑我們的工作能力，不大相信我們能够一下擊殺燕冲天。」

無敵笑了笑。「現在相信了。」

駝子搖頭道：「幸好你本來就是一個有錢人，否則你將時間這樣子浪費，不去設辦法籌錢，我實在替你担心。」

無敵只是笑。

駝子接吩咐。「將錢留在櫃枱上，閣下可以離開了。」

無敵道：「十萬両銀子無疑不是一個小數目，却物有所值，你們也賺得實在並不容易。」

駝子冷冷的盯着無敵。

「十萬両銀子也是我提出來的，若是有，我實在很樂意付給你們。」

駝子面色一變。「你沒有？」

無敵道：「所以我才說抱歉。」

駝子搖頭道：「好像你這樣的客人，我們已很久沒有遇過了。」

無敵道：「多久？」

駝子數着手指。「七年八個月。」

無敵道：「你記得倒也清楚。」

「因爲是我親自收殮他的，那一次，害我花了差不多三個時辰，才將他放進棺材裏。」

無敵「哦」一聲，駝子解釋道：「他給送回來的時候，一個身子已變成七十二塊，沒有三個時辰，如何能够把他縫回原狀呢？」

「看來你的心腸倒也不壞。」

「這樣殺人有傷天理，我只是爲他們減少一些罪孽。」

無敵再問：「不知道你們要怎樣處置我？」

駝子道：「你與這之前不付錢的人不同。」

無敵道：「不同在那裏？」

「那些人是眞的付不出，要躲起來，你沒有。」駝子歎息道：「做生意是在求財，並不在求氣，既然三十天不够給多你十五天應該可以的了。」

無敵搖頭道：「不可以。」

駝子道：「事在人爲，而我們亦很清楚無敵門並不是一個沒有錢的組織。」

無敵道：「在我第一次進入百家集的時候，你們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駝子道：「獨孤帮主雖然這樣的裝束，身材舉止却沒有改變，無敵門雖然已經全軍覆沒，獨孤帮主隨便往那兒一站，仍然是有如鶴立鷄羣，很容易被一眼認出來的。」

「是麼？」

「若非是獨孤帮主，我們又那會這麼隨便接下這一宗生意？」駝子「嘿嘿」笑着道：「獨孤帮主的信用豈非一向都很不錯。」

「可惜獨孤帮主現在已經不是帮主。」無敵歎了一口氣。「而這位獨孤帮主還是帮主之前，一向都有人處理錢財收支，逍遙谷一戰之後，這位獨孤帮主便已經不再富有。」

駝子只是聽，沒有插口打斷無敵的說話。

無敵接道：「不過這位獨孤帮主記得在其他的幾處秘密分舵都存有錢，打點的又是跟隨他多年的心腹，所以這位獨孤帮主還不將十萬両銀子放在心上，以爲只要到秘密分舵走一趟，就可以弄妥。」

「結果怎樣了？」

「那些獨孤帮主以爲是心腹的手下，已經不知何時完全溜掉，只剩下一間空屋子。」無敵又歎息一聲。

駝子亦歎息。「我實在很同情那位獨孤帮主。」

「以這位獨孤帮主的身手，要搶十萬両銀子回來，本來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他身居高位實在太久，要叫他再做賊他就是做得來，也厚不起這臉皮。」

駝子道：「這實在可惜得很。」

無敵緩緩將雨傘收起來，接將草笠解下。「所以他只有到來，請天殺替他出一個主意。」

駝子道：「閣下說得出這句話，相信已經有主意的了。」

無敵再將幪面的黑布也解下。「也許我能够替天殺解決幾個人。」

駝子笑起來。「你解決不了的人，天殺也不能够替你解決，又還有什麼人天殺解決不來，需要借助你一臂之力？」

無敵不由得怔住。

駝子笑接道：「武功好的人，並不一定就懂得殺人，殺人是另外一門技術，你既找得到我們，應該明白這道理。」

無敵沉聲道：「我這一身武功，不值十萬両銀子？」

「這不是值不值的問題，而是天殺的原則，若是每一個僱我們殺人的人都這樣，天殺早就已經不存在的了。」

無敵沒有再說話。

駝子又道：「再說，以帮主的身手，又豈甘長時間受命於人，這一點，帮主應該比我們更清楚。」

無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閣下的意思……」

駝子道：「帮主既然不給錢，我們只好要命了。」

無敵淡然一笑，說道：「這豈非雙重損失。」

駝子鄭重的道：「爲了維護整個組織的尊嚴，不能够計較那許多的了。」

無敵忽然道：「你能够作主？」

駝子道：「這件事並不比殺燕冲天爲重要！」語聲一落，倏的將手中的油燈吹熄。

店堂陡然暗下來，也就在這剎那，一柄長劍突然穿破櫃枱，刺向無敵腰間。

無敵腰一擰，突然揮拳，只一拳便將那張櫃枱打塌。

藏在櫃枱中的那個殺手挺身欲起，泥身上下便插上碎裂的木條，那些木條就像是一支支利劍也似，那個殺手連哼也沒有一聲，當場氣絕身亡。

無敵拳一收，大馬金刀的坐在那裏，就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地。

駝子這眨眼之間，已經消失在棺材旁邊。

店堂中雖然陰暗，還未至於完全看不見東西，燈光從門縫外透進來，雖然是弱，對無敵來說，已經足够。

無敵目光落在駝子消失的位置，一字字的道：「這一拳是否能够令你們改變主意？」

「不能够！」駝子的聲音在棺材裏傳出來，斬釘截鐵！

無敵身形隨即撲出，撲向聲音發出的地方。

那些棺材的上蓋同時飛起來，一塊塊飛撞向無敵。

一個個黑衣人同時從棺材中彈起身，連人帶劍，亦向無敵飛過去。

無敵那剎那雙掌突然一翻，就像是長了一對翅膀也似的，撲前的身子突然往後倒翻了出去。

棺蓋從他腳下飛過，相撞在一起，十多塊棺蓋相互撞擊，那聲勢實在驚人。

從棺裏竄出來的那十多個黑衣人的反應也很靈敏，半空中身形一頓一沉，腳尖往棺材一點，立時倒飛了回來，飛撲向無敵。

無敵身形落下，竟然也就在原來站立的地方，穩如泰山，氣吞河嶽。

三個黑衣人當先向他撲來，劍未到，暗器已從衣袖射出，全都淬上毒，一支藍汪汪的，令人看來驚心動魄。

無敵手一抄，又抓住了那頂草笠上下飛旋，將射來暗器完全擋下，突然脫手擲出去。

那頂草笠「嗚」的劃空飛過，撞在一個黑衣人的咽喉上，那個黑衣人的頭立時離開頸子，曳着一股血紅倒飛了出去！

無敵雙掌拍一下，將刺來的一支劍拍在雙掌中，猛一揮，那個黑衣人再也把持不住，手一鬆，人飛出，飛撞在旁邊刺來一劍之上。

那個飛身一劍刺來的黑衣人眼看同伴撞來，雖然想收劍，但還是不及。

劍從後心穿過，握劍的黑衣人亦被震得凌空墮下來。

無敵雙掌接一翻，右掌一探，將奪來那支劍的劍柄抓住，刷刷兩劍劈出。

劍光閃處，飛返來的兩個黑衣人一個被他的劍劈斷，人亦被劈開兩爿，另一個幾乎同時身首異處。

那只是普通的劍，但貫上內力，在無敵手中使來，已無疑神兵利器。

無敵連殺兩人，劍突然脫手飛出，離弦箭矢穿過了一個黑衣人的心窩，再插入另一個黑衣人的咽喉。

這一擲既勁且準，一擲殺二人，那些黑衣人無不聳然動容，身形一頓。

無敵若無其事，轉身舉步，過去將門拉開，突然又關上。

即時一陣篤篤亂響，大門上最少釘上了一百支弩箭，掛在飛簷下那盞燈籠亦被弩箭射滅。

三支利劍緊接往無敵身後刺來，無敵

後背如長着眼睛，身形適時一翻，倒竪蜻蜓，雙掌同時將大門拉開來，那三個黑衣人竟然收勢不住，連人帶劍，奪門飛了出去。

弓弦聲又起，亂箭如飛蝗，那三個黑衣人慘呼連聲，被射成三隻刺蝟。

無敵隨即一翻身，疾掠了出去，這一掠，竟比箭還快，守在對門長街上的三十多個黑衣人雖然手持諸葛連弩，沒有一個來得及再上箭匣子發射。

無敵一掠三丈，落在那些人的身前，雙手亂抓亂掃，竟將那些人完全擲上了瓦面。

一時間驚呼聲四起。

無敵一拍衣衫，轉過身子，目光轉回長生店那邊，正好看見駝子從店內走了出來。

駝子鐵青着臉，盯着無敵，冷冷道：「獨孤帮主不愧爲獨孤帮主。」

無敵負手道：「燕冲天武功雖然在我之上，却是出身於名門正派，又甚少涉足江湖，你們要殺他，只要抓得住他的弱點，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帮主却本來就是老江湖，什麼手段未見過？要殺帮主的確並不容易。」駝子冷笑着接道：「雖然不容易，却還是要殺的。」

無敵心頭一凜，道：「也許我們應該再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駝子搖頭。「現在你就是立即拿十萬兩銀子來，也沒用了。」

無敵沉默了下去。

駝子背轉身，又道：「也許你能够離開這裏，但即使你能够逃得過今天，未必逃得過明天，我們的耐性，一向都是不錯的。」

說完這番話，他已跨進店門內。店門接關上。

被抛上瓦面的那些人這片刻亦已經完全離開。

無敵沒有理會他們，仰首天望。

夜幕已低垂，雨不知何時停下，風仍然吹急。

無敵呆了一會，目光落下，長街上一個人影也看不見，家家戶戶的門都已經關上。

死寂一片。

這一片死寂中到底隱藏着多少危機，無敵不知道，只是已知道，整個百家集都屬於天殺這組織。

又過了一會，無敵才舉起脚步，往集外走去。

風吹起了他的衣袂，吹得從兩旁牆頭伸出來的枝葉「簌簌」的作响。

他才走出三丈，脚步突然一頓，又突然一快，如箭般竄前。

一張巨網刹那間凌空落下，但在巨網着地之前。無敵已矮身竄出巨網所及的範圍。

他身形不停，又掠出了數丈，才停下，停在一幢巨宅的門前，突然一翻身，掠上巨宅的滴水飛簷。

巨宅對面的一道高牆刹那倒塌，百數十丈弩箭飛蝗般射出！

無敵身形再一翻，已滾過瓦脊之後，弩箭從他的頭上射過，破空聲不絕。

箭才射完，無敵腰身一挺，已彈了起來，一掠落在一道高牆上，就踏着牆頭，繼續往前奔。

甫越過那道高牆，旁邊一株樹木上枝葉一分，一支竹竿疾飛了出來，直插無敵胸膛。

無敵偏身一閃，屈指一彈，「卜」的那支竹竿被彈成兩截，手握竹竿的那個人身形亦被震得一幌。

他竟然就是那個算命的瞎子，一身裝束依舊，左手仍捧着那個簽筒。

無敵目光一落，說道：「你來替我算命？」

瞎子搖頭道：「已經算完了。」

「怎樣？」

「壽元已盡。」

無敵冷笑道：「我也學會了看相。」

「是麼？」瞎子面無表情。

「要不要我替你一算？」

「以你看怎樣？」

「你的命比我還要短！」無敵欺身急上！

瞎子左手刹那一翻，數十支竹簽箭一樣從簽筒射出，飛射向無敵的眼目。

無敵微一仰首，竹簽貼面射過，瞎子揉身立上，簽筒又射出一蓬寒芒，竟是三十六支毒針，右手斷竹同時揷向無敵的咽喉。

好一個無敵，竟好像意料之中，半身突然一滾，頭下脚上，閃開毒針，雙脚接一絞，瞎子頓時從牆頭上飛起來，斷綫紙鳶般飛下長街，頭顱撞在青石板上，當場腦漿橫飛。

無敵腰一挺，彈起身，笑笑道：「想不到我的相術竟然如此高明。」

語聲一落，身形又起，急急地飛掠前去。

距離百家集的最多還有十丈距離，無敵兩個起落，已越過大半。

再落，丈許方圓的地面陡裂，無敵身形一翻，往下墮落。

那之下是一個刀阱，兩旁高牆還有一個繩網跟着撒下。

繩網迅速罩住了那個刀阱，那刹那，無敵的身子竟勉强往上一提，一探手，已抓住了那個繩網，右手中寒光一閃，那張繩網立時裂開了一個缺口，無敵接從缺口中竄出來，一滾，已離開那張繩網。

他右手之中多了一支短劍，寒光奪目，顯然絕不是凡鐵可比。

劍雖然鋒利，但他的身手若是不够敏捷，再鋒利也沒有用。

他才離開繩網，數十支鋼矛便從兩旁飛下，若是他仍在網中，處境實在不敢想像。

無敵耳聽破空聲响，身形不停，再一個起落，終於出了百家集的牌坊。

他也沒有停下，繼續掠前去。

沒有人隨後追出，也沒有一聲呼喝，無敵仍然再掠前數丈才停下來，回頭望去，百家集就像是一處死域，長街上沒有人，也沒有燈光，黑壓壓一片。

無敵的面色煞白起來，也這才感覺恐懼。

那些人的武功雖然不高，可是那種悍不畏死，那種服從，那種團結，江湖上却

是沒有任何一個帮派能够相比，這才是他們可怕的地方。

而那種絕不妥協，更就是大出無敵意料之外。

好像他這樣的一個高手，在天殺竟然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這到底是因爲天殺不敢用？還是天殺根本不在乎？

無敵不知道，他却已肯定了一件事——自己已成爲天殺獵殺的目標。

可是他並不在乎，到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

人七倒八起，可是這之前他爬得已實在太高，由這樣高的位置直摔下來，這種打擊並不容易接受。

連他這種人也接受不住。

從他現在的作爲，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已經開始崩潰。

本來他已經無家可歸，現在更多了一種不知道何去何從，前路茫茫的感覺。

× × ×

正午，無敵走在另一個市鎮的長街之上。

這一個市鎮絕對可以肯定不是百家集那種市鎮，每一個走在街道上的人，看來都很正常。

一個背劍的中年漢子迎面走來，無敵不由留上心，那個中年漢子却看也不看無敵，大步從無敵身旁走過，走在旁邊的一個面目平凡，衣衫平凡，完全不起眼，表面看來絕對沒有問題的人偏就在那刹那一劍刺向無敵的要害。

那支劍只有尺半，藏在闊大的衣袖內，那個中年漢子一翻腕，劍便已在握，疾刺了出去。

這一劍刺得絕不好看，只是迅速而準確，若是刺中，必然致命！

無敵的反應畢竟過人，那刹那身形一欹，「哧」的劍便裂衣而過，他的右掌同時拍在那個人的面上。

那個人的面立時變形，倒飛出丈外！

十二支弩箭同時急射無敵，竟是從一個鷄鴨籠子射出來，那個販賣鷄鴨的小販，接從籠下抽出一支劍，連人帶劍飛刺無敵！

無敵一仰身，八支弩箭射空，雙手十指飛靈變幻，夾住了其餘四支弩箭，隨即一翻，倒射向撲來的那個小販，速度竟不在射來時之下。

那個小販才撲至半途，四支弩箭已打在他的身上，凌空墮下來，當場氣絕。

周圍的人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呼四散，無敵四顧一眼，一頓足，繼續走自己的路。

風從衣服上裂開的口子吹進，雖然沒有傷及皮肉，到現在無敵仍然好像感覺到那支劍的寒氣。

× × ×

黃昏。

無敵來到一座寺院之前。

這一路走來，他已又三度遇襲，一株樹在他經過的時候突然裂開，藏在樹幹中的一個人仗劍突然刺出，差一點就刺入他的胸膛。

在酒樓上，一蓬暗器從一個店小二捧着的盤子裏射出來，還幸他及時發現那個店小二的眼神有異。

半個時辰之前，他從一條木橋上走過，橋底下竟然有一支鋼矛在等着他。

他雖然一些損傷也沒有，仍不免心驚魄動，精神大受威脅。

這無疑都是天殺的報復行動，還是開始。

× × ×

梵音不絕。

無敵步入寺院的大殿，心情才有些平靜。

這座寺院並不大，建好似乎還沒有多少年，那些和尚大都還年輕，在三個老和尚的領導下沉聲誦經。

無敵並沒有驚擾他們，在一旁盤膝坐下，三個老和尚若無其事，那些年輕的和尚亦只是有些奇怪地看了無敵一眼，繼續念他們的經。

烟飄繚繞，梵音迴環，清罄醒人神智，每一下木魚聲都敲在無敵的心頭上。

無敵垂目靜坐不動。

好一會，晚課終於完成，無敵仍然是靜坐如故，竟有似老僧入定。

那個老和尚移步走了過來，一聲佛號，當中的一個隨即道：「這位施主……」

無敵突然張開眼睛，截口道：「三位大師，還不動手，在等什麼？」

三個老和尚齊皆一怔，當中那個詫聲道：「請問施主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無敵笑笑道：「三位想必本來就是佛門中人，所以裝得那麼像，可惜三位做錯了一件事。」

三個老和尚只是奇怪的望着無敵，沒有作聲。

無敵說出來。「那個木魚實在不該敲的，一個內嵌機簧，裝上暗器的木魚敲動起來，聲音聽來總是有些兒異樣。」

三個老和尚好像聽不懂，左面一個搖頭道：「施主看來是有些誤會了。」

他接一合掌，兩道寒光從袖中射出，無敵那刹那貼地掠去。

「錚錚」兩聲，兩支七寸長的飛刀釘在地面上，直沒入柄。

其餘兩個老和尚却往後倒退，一個一探手，捧起了那個大木魚。

無敵鬼魅也似掠到，雙手一翻，已扣住了那個老和尚的肘骨，猛一旋，骨碎聲中，從木魚口裏射出的四十九支梨花釘暴雨一樣射向那些和尚！

七個和尚寒光飛閃中倒下，被釘打中的肌肉立即變了顏色。

好毒的釘！

無敵接將那個老和尚掄起來，當兵器使用，連接攻來那兩個老和尚的十四劍！

每有一劍落空，十四劍接下，無敵的手中只剩下一條手臂，也就以臂作劍，疾插入其中一個老和尚的口裏！

那個老和尚驚呼倒退，聲斷氣絕，無敵同時鬆手，反撲回另一個老和尚。

老和尚一支軟劍抖開，毒蛇一樣連刺十五劍，第十六劍還未刺出，無敵的右掌已毒蛇一樣，插入了他的咽喉！

那些年青和尚看在眼內，一個個面無人色，竟然驚呼奔逃。

無敵反而有些詫異，他原就以爲這些年青和尚亦是天殺的殺手。

可是他仍然撲了過去！（未完）

風塵俠隱記

·本文承自46頁·

村姑正是小蘭，也可以說是賊黨自吐機密消息，讓小蘭有了個拚命的念頭。

她明白，如果涂大姑死了，她們會死得更慘。再說，人家救了自己一門，怎肯眼看見恩人受難。因此，她是一步一步的……向前移！突然，一個翻身進圍，將涂素馨抱了起來。鄉村女子，作慣勞力之事，引使她體格健全！强而有力，所以，能架起了涂素馨作她的下盤！

但是，陶錚是恨極了這小女子，左臂雖廢，右手尚在，只看到了紀連登的出手，他是心中一動，他是仗右手，專門引擊上盤……涂素馨的下盤乃是個不知武藝之道的鄉下女子啊！這一來，牽制了她不少巧招神式。而且，有處處相形見拙之虞！

一片血光……小蘭受了刀傷，是那個紀連登地趟刀奏效，小蘭的左脚受了一刀，幾乎連脚跟也給砍下！

涂素馨命令小蘭走！

小蘭苦笑道：「恩公，是拚命啊！」

突然，她想到了二曼面上的刀痕、苦根的沉着、牛老大的强韌、牛大娘的和善……丫頭的天眞……

荊天生的說話又再在耳邊升起：「窮人最有情義！」對啊！窮人最有骨頭！

涂素馨人一沉，心也更沉！小蘭已跪下了！幾處刀傷已令她不能支持！

賊黨大哄笑！亂成一片！

一聲呻吟，是多麼的陰森，也是多麼的苦痛！聲音不太高但誰也聽得清清楚楚！令每個人的心頭，有着一層悽然之感！

青羅衣，大頭，笑臉！但是，笑得十分陰沉。

衆人根本不知此君什麼時候來？什麼地方來！就像個幽靈！

陶錚、紀連登算是讓他阻住了。

「朋友尊姓大名！」陶靜兇兇的說。

「拿解藥來！」此君冷冷，毫無表情的說着，一邊却已伸出了左手。

「好大的口氣！」紀連登是越來越想扣住涂素馨，他已看出了涂之來歷！他想取得神脈訣，青靈三陽刺！爲怕多事拖延，他是先出手！這就糟糕了，你不出手還好，一出手，引禍上身了。

青衣劍客是冷冷一笑道：「時先生要自己報仇，所以，勸我們不可揷手。但是，現在是你冒犯了我！唉！這樣吧，代我封了你的脈穴！然後，押你到時大俠府上去！你們作一了斷……」

「啊，你是誰？」

「我有個規矩，問我來歷，得取手續費用！一個大咀吧……」話聲未完，可憐，紀連登爲青衣劍客一個巴掌，打得眼前金星直冒，而口中鹹絲絲的，有些東西在口中打滾，吐出一看，兩枚大牙！

「我姓方！名勳植！」

報名之時，陶錚面前一股强力壓來，壓得他無法動得了手，而面上一熱！不壞，也是一下……

衆人鬨動，在江湖走動的，有誰不知神門無影方勳植的大名。是笑面閻羅，斯文殺星！有幾個想走！但……除了截脈封穴的，身强力壯的，全讓其貫虱針所敗。

陶、紀兩個做夢也想不到，大年初一撞到了殺星。越打越沒勁，越打越心怯！

「唉，怕什麼啊，我的好朋友，目前，你不會死！我得押你去見時泰大俠啊，嗯！乖乖的，交出解藥來！呃，不交，那也沒辦法了，唉！這個東西倒不壞，涂家姐姐，你瞧瞧……」

陶錚可就傻了眼，自己身帶的佩囊，什麼時候到了此君的手中的？

「別傻眼，變個小戲法而已！你，半身已有病！等等，涂小姐親自領教領教兩位的高招……」

這就苦了陶、紅雙煞。想走，那怕聲東擊西，那怕是欲退先進。哼，這位神行無影，簡直是寃鬼附身……始終無法擺脫這位矮方朔的籠罩！

一道銀虹入場，方勳植是微微嘆了一聲：「主人出場，俺得走了！」

「勳植，你走得到那裏？」

「天下不算小啊，馨姊……」

然後是沉默，然後是銀虹似的星丸跳擲，涂素馨是恨極了這兩個惡漢，竟然用上了抖亂羣星的戳魂遊魄殺招！這是一個天羅！一個羣星所附依之天羅！而天羅將兩人罩住，每一個星光起點，就是一招殺手……涂素馨自從精通天躔星度法後，從未施展過，今日，算是照顧了雙煞……

雙煞之身前，血點斑駁，更奇的是，個個口中鮮血滿咀，而每人的舌頭被挑：

「馨姊，這兩人交給你！時大俠會來領取！」

「那麼你呢！」

「我該走了……」

「勳植！我……我該說些什麼呢？」

「保重自己，小心，別再太疏忽。」

「勳植，我！對不起你……」

「不！你永遠是我的馨姊……唉！」

這一聲嘆息啊。包括了這位小輩英俠多少的心事啊，素性樂天，喜說笑話的他，現在，變得了笑，是苦笑，而且一直在嘆氣，爲什麼？涂素馨是明白的，所以，她那俊俏的芳容上，流下了晶瑩的淚珠！

小蘭在安睡，牛氏夫婦在照料，當看到素馨進房時，他們誠懇的說：「恩公，你受累了！」

窮人，唉，他們穿得破，過得苦，但是，他們比有錢人值得驕傲……

「大姑姑……別理我……殺……」小蘭在發囈語！

「小蘭姊！小蘭姊……」

小蘭一打挺，她突坐起了身。她睜大了眼，一把抓緊住丫頭：「丫頭，走，走，姊姊揹你走……死也不讓……那些……惡狗……惡狗……」她又仆倒了……還在叫！無聲的囈叨……

涂素馨又流淚了！她對牛氏夫婦說，小蘭不會有生命危險！

「我們相信……再說……唉，恩公，窮人，只有這條命，活着記住你，死！如果能爲恩公而死，咱們可！死而無怨，恩公！你別難過……」

她不會難過，但是她萬分感動，當牛老大說完這番話後，她就有了個主意！

她要留在這兒！她要將這個七里塢，建成一個窮人的世外桃源！

（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在行館客居，一日，侍婢青荷對她說及附近馬王廟正是廟會之期，問她有無逸興。朱翠正覺無聊，遂欣然同往。抵達廟前，人山人海，熱鬧非常，俄見一小和尚前來邀請她們入內。兩人隨之進廟，禮佛後，引見一金面女尼，且以香茶招待，但覺香氣撲鼻，兩人不虞有他，舉杯淺嘗，不一會，青荷突然昏厥，朱翠已知中計，忙運功拒毒，正想與對方理論，豈料金面女尼揭去面具，露出眞面目，原來竟是李妙貞，朱翠含怒出手，擊傷其走，而自己已毒發不支……

庵門清靜地　變作較技場

慈一女尼說着又發出了一聲咳嗽，一面喘息道：「她們兩個就要醒過來了，如何發落，還要請庵主早作安排才是，這廟裏除了外面的烏面師兄以外，別人都不知情，要是被他們發現，只怕不大好……」

李妙貞冷冷一笑道：「她們兩個只怕醒不過來了！」

慈一女尼睜大了眼睛道：「莫非庵主在茶裏下的是……毒！」

李妙貞搖搖頭道：「那倒也不是。」

一面說，那雙眼睛頻頻向朱翠身上轉着。

忽然，她臉上籠罩起一片殺機：「去把我的劍拿來。」

慈一怔了一下道：「是——」

須臾，慈一持劍步出，面色微變的道：「庵主，莫非要殺了她們！」

李妙貞接劍在手，微微嘆了一聲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慈一一驚道：「可是曹大人不是親自交待，說是最好要活口嗎！」

「我知道，可是活的太危險，只要有她的人頭也就不負姓曹的所託了。」

說時青霞劍主李妙貞，已緩緩抽出了長劍。

「這……」慈一似乎不脫善心，吶吶的道：「可是，庵主這裏是廟呀，佛門善地，總不好殺人吧！」

李妙貞一言不發，冷冷的看了這個弟子一眼，忽然才悟出自己平時僞善的一番做作，竟然根深蒂固的早已種植人心，是以這位平日素稱心腹的弟子，忽然間看穿了自己本來面目之後，難免內心忐忑，有些不能適應。

這也難怪，在慈一女尼心目中，只以爲師父目的在帮助大內擒拿欽命要犯，此舉雖然有悖師父平日爲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這時眼見李妙貞，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尤其在廟殿之內，竟圖舉劍殺人，這與她平日一心唸佛，持戒教人的立場完全不同，莫怪乎慈一驚惶不置了。

「不必多說，一切我自有主張！」李妙貞吩咐道：「我要妳帶來的油布呢！」

「在……弟子房裏！」

「快拿來。」

慈一答應一聲，匆匆轉入，遂即步出，手裏拿着一張油布，李妙貞接過在地上鋪好！

「兩個……兩個都要……殺麼？」

慈一雖然隨同李妙貞練有一身武功，但是李妙貞陽善陰惡，一切壞事全是獨自秘密進行，像這種殺人的勾當，確是她以前從來也不曾接觸過，幾個字說得結結巴巴，看來已是魂不守舍！

「青霞劍主」李妙貞看在眼裏，心裏自有主張，當下冷冷的道：「自然都要殺，這個丫頭更是留不得活口。」

所謂「這個頭丫」當然是指青荷了。

微微一頓，李妙貞冷冷接下去道：「她是不樂帮的人，再說這裏接近不樂帮之行館，一個風吹草動，哼哼妳我還能走麼！」

慈一頓時吃了一驚，她久聞不樂帮之種種荒誕奇特罪行，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碰見了對方的人，有關不樂帮二位帮主她自然也有所聞，平日避之惟恐不及，今天要是殺了他們手下的人，結下了這個樑子

，那還得了。

這個慈一尼姑雖然練有一身武功，但平素只知吃齋拜佛，確是胆小得很，這一剎間，只嚇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不知如何是好。

「庵主，這……」

「妳不必害怕，一切都有我在。」

「青霞劍主」李妙貞一面說，緩緩向着地上的青荷走過去，就在這時，珠簾撩處，先前陪同二女前來的那個和尚悟明，忽然探身進來，乍見此情景，臉色大變嘴裏「啊！」了一聲，慌不迭回身就退。

「青霞劍主」李妙貞那裏容他從容退身，冷笑一笑，右手掌處，掌中劍已脫手飛出，白光一閃，正中悟明前胸，噗，一聲刺了個前後貫穿。

悟明身子一連向前踉蹌了四五步，一雙眼睛瞪得又大又圓，無比驚恐迷惑的看着李妙貞，終於倒臥於血泊之間。

這番情景，只把慈一女尼驚了個魂飛魄散。

「庵主…妳殺了他……」

李妙貞冷冷一笑，走過去由悟明身上拔出了劍，先在他僧衣上擦了擦，遂即轉向地上的青荷。

慈一顫得身子連連打顫。

驀地窗外傳來一聲冷笑，一個冰冷的聲音道：「這可是天下奇聞，佛門善地，居然尼姑仗劍殺人！」

李妙貞陡地偏過臉來，左手彈處，「哧，」一絲極細的銀光，透穿而出，嘴裏同時低叱一聲：「誰?」

隨着這聲喝叱之後，兩扇窗戶霍地大斂開來。

窗開，人湧，一條人影極其快捷的飄身進來。

李妙貞一見自己那等微妙的暗器「彈指飛針」，竟然沒有傷着來人，便知今天遇見了厲害的勁敵。

她動手過招，一向採取主動先發制人，幾乎連來人是什麼樣子都不及辨知，隨着這人撲進的身子，猝然間迎合了上去，雙手平推，連帶着自己本身的勁道，形成了一面其力萬鈞的力牆，直向着來人身上拍壓了過去——這是她與人動手時慣常喜愛施用的招法，稱得上從來沒有失過手！

這一次她眞的遇見了厲害對手！

李妙貞本人清晰的感覺出來，就在她本身內力方自向外乍吐的當兒，一股與自己本身所發出，甚爲相似的勁道，忽然自對方身上傳出！

——等到兩股無形的勁道乍然一接觸的當兒，李妙貞心中一震，才忽然感覺出對方這股勁道，敢情要比自己所傳出的強大得多！

這種硬碰硬的對碰，簡直無能取巧！李妙貞如果存心硬接那她便非得眼前受傷不可！

——肩頭微幌了一下，她迅速的向後退開了尺許左右，藉以緩和了對方强大的氣壓！

饒是這樣，仍然使得她感覺到一陣劇烈的心跳，兩頰由於猝然充血之故，變得又紅又熱——

這一剎如果開口說話，保不住一口鮮血便將噴出！

李妙貞當然懂得這個緣故！硬生生把一口氣吞向肚裏，却是閉嘴不發一言！

當然，這只是極短的一剎間事！

在一陣面紅心跳氣喘之後，漸漸已恢復了平靜！

既然有當中這一段時間的緩和，李妙貞却也把對方這個人看得甚是清楚！

二十七八的年歲，高個子，白白的一張臉，身上是一襲藍緞子長衣，其長幾乎曳着了地面！

對李妙貞來說，這張臉稱得上是完全陌生的，——她確實感覺到十分驚訝，因爲就她所知，當今武林中雖然有幾個人武功勝得過她，這幾個人她却是印象深刻，多半也都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一派宗師，像眼前這個年輕人，却是她從來也沒有接觸過的！

更使得李妙貞驚訝的是，雙方自從全憑內力相撞一擊之後，對方發自身體內的那股無形罡力，直到目前簡直絲毫一點也沒有消失——

像是一堵無形的銅柱，緊緊的頂迫着自己的前胸，使得她在這一剎休想有所異圖！

自從習武以來，也只有在西普陀「觀濤閣」參見閣主雷音時，使她有過類似眼前的這種感觸！

戰慄的感觸！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李妙貞其實在方才頗具實力的雙方內力一度接觸之後，已確實的發覺出自己絕非對方的敵手！

「阿彌陀佛——這位施主你擅闖禪房，不怕菩薩降罪麼?」

藍衣人冷冷一笑，先不答話，身子微轉，已移向朱翠身邊，探下身來察看了一下對方的臉色，又緩緩探出一隻手來把持在朱翠的手腕脈門之上！

按說這一剎正是李妙貞向他侍招出手的最佳時機，只是她却寧可坐失良機，實在是對方剛才一接觸間所傳出的力道，已經使得她心胆俱寒。

「阿彌陀佛！」李妙貞雙手合十道：「施主現在總可放心了……貧尼對此二人原本就沒有存下什麼惡意，只不過爲人所託，忠人之事而已！」

藍衣人眼睛裏閃爍着隱隱怒光，一面由身上取出了兩粒丸藥，分別放入朱翠與青荷嘴裏，這才轉向李妙貞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妳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青霞劍主』的李妙貞了?」

李妙貞微微一愣，遂即單手打着問訊，喧了一聲佛號：「正是貧尼，請問施主是……」

藍衣人冷笑一聲，說道：「我的名字還不打算告訴妳，我只問妳，妳一個出家人怎會幹出這般下流勾當?你方才所說受人之託，我倒要問問看，這個託你的人是誰了！」

李妙貞欠身道：「阿彌陀佛！」

等她身子直起來時，却已巧妙的轉向另一個角度。

只是藍衣人顯然早注意到了，就在李妙貞身子方一轉向的同時，他脚下已霍地向前踏進了一步。

休要小看了這一步之進！

頓時李妙貞就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氣機，迎面直逼了過來，李妙貞說得厲害，她本人當得上內家高手，這一剎她如果想退，敵人強大勁道乘勢力吐之下，自己非受傷不可，被迫之下只得將內力再次運出！

禪房裏頓時充滿了凌人的勁道，兩扇窗戶在雙方內力衝激下張開又合上，房格子咯吱吱在响整個房子，似乎在震動着！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目睹的那個慈一女尼嚇得魂飛魄散，全身顫抖不已！

這種全憑本身眞元內力的交接，最是耗人精元，且又是貨眞價實，絲毫做不得假！

李妙貞雖然明知自己不是對方敵手，可是眼前情形却也不容她不全力以應。

短暫的一段沉寂之後，李妙貞已覺得有些面紅心跳，微感不支——

恰恰就在這時，對面那個藍衣青年，竟然又向前踏進了一步！

李妙貞身子大大的搖動了一下，身上那襲金色袈裟颼然飄向後側，面對着敵人強大的內力之下，她不得不強自再一次提聚眞力，將身子穩住！

整個禪房就像是猝然間遭遇到了地震那般，房架子咯吱吱响得尤其刺耳！

一旁站立的慈一尼姑先時昧於無知，這時總算看清了雙方的情勢，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情知師父眼前已受制於對方那個藍衣人，在對方那種前所未見的無形罡力鉗制之下，只怕有性命之憂——

她再打量對方那個藍衣人，顯然菁華內蘊，一副神色自若模樣！

此時此刻，果眞這個藍衣人再向前踏進一步，李妙貞必將要傷在他強大剛劇的內力之下了！

旁觀者清，慈一女尼一念之興，不禁陡然間興起了救助師父的念頭！

——她緩緩的把一隻手插進後胯長衣之內，悄悄的摸到了暗器——菩提珠！

這種沙門暗器也頗是不可輕視，名爲「珠」其實並非眞的是全圓的，而是六角形狀，端看發暗器之人手腕勁力如何，勁力充沛者亦能制對方於死命。

「慈一」一心救師，那裏想到對方的厲害，就在她一隻手觸摸到暗器的同時，忽然一股極爲罡勁的風力，直向着她身上襲了過來。

這陣風力有如一面無形的力罩，陡地向着她當頭罩落下來！

慈一女尼一驚之下，發覺到對方那雙烱烱的目神仍然瞬也不瞬的盯着青霞劍主，似乎連自己看也不看上一眼。

「小尼姑妳最好不要妄動……」藍衣人緩緩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妳那些暗器是傷不了我的，還是給我乖乖的站在那裏的好！」

慈一禁不住打了一個哆嗦，這才知道對方這個長身青年敢情武功高不可測，自己一擧一動都逃不過他的觀察之中——當下心事被他點破，也就眞的不敢再輕擧妄動，那隻已經摸着了暗器的手情不自禁的又緩緩收了回來！

短時的寂靜，却在這一剎忽然被打破了。

青霞劍主李妙貞不得不把握着這一剎的先機，無論如何藍衣人分出內力去照顧一旁的慈一，就分了心，隨着她的一聲冷笑，整個身子驀地騰了起來！

看上去她的背脊幾乎已經觸到了屋頂的天花板，却是緊緊擦貼着一閃而過，活像是一隻凌空下擊的金色巨鷹，直向着藍衣人撲了下來！

藍衣人似乎在李妙貞落招之前，已經有所覺察，雪白的臉上陡地興起了一片怒容。

李妙貞這一式「鷹搏兔」端的厲害，休看她這一撲一擊，其中變化端是萬千，隨着她的兩手，兩足，連帶着微微拱起的兩肘，同時向着藍衣人全身上下六處不同要害猛然攻了過去！

藍衣人眉毛一挑，雙掌也同時向外推出——

這一手看似不大顯眼，其實却紮實無比，雙掌之間挾附着極爲驚人的內家力道，隨着藍衣人微微蹲下的身形，這股勁道排山倒海般的自他雙掌內推了出來！

李妙貞來勢雖快，無奈被這股勁道正面一逼，却也不敢正試其鋒，當下就空一個倒折，輕飄飄的由空中飄落下來！

李妙貞當然不會就此干休——

她身子方自在地上一沾，琤的一聲，已把一口長劍撤在了手上——

劍出即落！

一道銀光，隨着李妙貞踏進的身勢，直向藍衣人當面劈落下來！

這一劍堪稱絕妙！

「青霞劍主」李妙貞，若以劍術功力論，當今宇內實無多人能出其右，這一劍於急切間亦不失其準頭，隨着她落下的劍刃，劍上青霞在她內力運施之下，爆開了一片光雨連頭帶身直向藍衣人全身揮落下來！

藍衣人再不能原地不動了！

似乎他對於李妙貞劍上功力吃了一驚，隨着李妙貞落下的劍身，只見他肩頭輕幌，一片雲彩也似的，已飄開一旁，落在了窗前！

李妙貞一劍落空，左手領着劍訣，第二劍分花拂柳，隨着他身勢巧妙的一轉，這一劍平心而出，直向藍衣人前心刺來！

藍衣人長眉一挑，冷叱一聲道：「好劍！」

右手倏拂，一截衣袖龍蛇般的飛捲了出去，不偏不倚，琤然一聲脆响，已捲住了李妙貞來犯的長劍劍身！

李妙貞一振手腕，倏地抽出了劍，第二次上步，掌中劍唰唰唰一連旋出了三團劍圈，名爲「三環套月」，直向藍衣人一首雙肩三處地方削落過來！

藍衣人身子向下一矮，在極爲侷促的空間，連閃了幾閃，李妙貞三劍竟然全數落空！

李妙貞的伎倆當然不止如此，她心恨對方如此托大，竟然胆敢以一雙肉掌來迎接自己的寶劍，心忿之下決計要給對方一個厲害！

就在她三劍先後落空的一剎間，只見她身子向前霍地一塌，猛然向後一個倒仰，隨着她後仰的身勢，手上長劍驀地反崩了回來！

這一劍施展得極其險惡！

藍衣人乍見之下，禁不住神色一凌，

不容他心念轉動，對方那口碧森森的長劍已然當頭罩落下來。

李妙貞果然劍上功夫了得，在她本身劍炁內力貫注之下，那口長劍上猝然傳出了一聲龍吟，劍上青光直如長鯨噴水，直向着藍衣人正面捲了過來！

這一手顯然出乎藍衣人意料之外！

就在這一刹那——耳聽得窗外傳過來一聲尖銳的輕嘯之聲！

兩綫黃光併排着，直由敞開着的軒窗破空而入！

「叮！叮！」兩聲脆響！似乎全都招呼在李妙貞的這口長劍上！緊接着又是叮叮兩聲輕響，先後墜落在地——敢情是一雙青銅制錢兒！

不要小看了這一雙小小制錢的力道，竟然是其力絕猛，李妙貞手中的劍竟被擊得向一旁偏了開來！

現場三人都怔了一怔——

尤其是藍衣人神態之間，更保持着極度的警覺，向外探了一眼，立刻轉身由另一扇敞開着的窗戶縱身而出——以他的輕功絕技來說，顯然超人一等，況乎眼前這全力的一縱。

——像是一支出弦的箭，「嗖！」一聲，已竄出七八丈外，斜斜地落在了馬王廟最高最大的殿瓦之上！

陽光似金，照射在黃琉璃瓦上一片燦爛，藍衣人飛縱而出的身子尤其出乎意外的玄妙，那麼翩然的落向殿瓦，遠遠看過去就像是大漠落鷹，又似戲水的沙鷗，只是那麼沾上一沾遂即又騰身而起，已翻落向殿瓦的另一側，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遂即無踪。

就在藍衣人方自縱出的一刹，却另有一個人縱入禪房——這個人無疑的正是方才發出青銅制錢的那個人了。

白白的臉，帶點尖兒的下巴，瘦瘦高高的個子，雖然歲數可能不小了，却不失爲標緻，是個相當漂亮的女人。

她穿着一襲紫紅色的衣裙，腰間紮着一根銀色的絲縧，越發顯得身材瘦挺！

她進來的速度不謂不快了，可是藍衣人似乎故意躲她，搶先一步去了，這一點不禁令她大大感到沮喪！

——她仍然看見了消逝在黃澄澄琉璃瓦間藍衣人的背影，那只不過是驚魂一瞥而已！

藍衣人的傑出輕功使得她大爲吃驚，若非是眼前情景不容她離開，她非得要追上去看個究竟不可！

心裏這個疑團，一時却是難以解開——原因是面前這個強敵——李妙貞不容她稍具輕鬆！

原來她們雙方並非完全陌生的，最起碼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正因爲這樣，當「青霞劍主」李妙貞第一眼看見了這個女人的來到，才情不自禁的爲之大大驚心！

她心裏最怕見到的人，終於讓她見到了！

「阿彌陀佛！」李妙貞強自鎭定的抱回手中長劍道：「風施主別來無恙，請恕貧尼失敬了！」

綽號「妙仙子」的風來儀一雙深邃的眸子，似乎早已看見了地上的朱翠與青荷，儘管心裏充滿了憤怒，表面上却並不顯著！

「李劍主久違了……哼哼！」

冷冷一笑，她遂即輕移蓮步，走到了朱翠面前，伸手探了一下她的脈搏，又看了一下她的眼睛，這才轉向青荷，察看如前——

「風施主大可放心！」李妙貞面現尷尬的道：「貴价並無傷害，只不過睡上一會而已！」

風來儀在探知朱翠青荷並無性命之憂，內心大爲放寬，只是她却不能便宜了李妙貞！

「李劍主！妳這又是爲了什麼？」

一面說，風來儀緩緩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李妙貞原以爲風來儀上來必定會向自己出手，說不得要與她一拚生死高下，却想不到對方竟是這麼好的耐性，對方越是這樣，越是難以作答！

「無量佛——善哉——」李妙貞那張看來慈祥的臉上，情不自禁的罩起了一片怒容：「朱公主是欽命要犯，貧尼爲情所託，拿她歸案，雖屬份外之事，但亦不失善功一件，阿彌陀佛——還要請風施主念在同屬武林一脈多多成全！」

一面說，這位白衣庵主就着蒲團緩緩坐下，一口長劍亦落入鞘內——

「慈一，來，我爲妳引見一下，這位就是名震寰宇不樂帮三位帮主之一的妙仙子風帮主，還不上前見過！」

慈一原爲一連串所發生的怪事嚇得內心忐忑，這時一聽來人竟是大名鼎鼎的不樂帮主，更不禁暗吃了一驚，庵主既這麼吩咐，只得上前合十一拜。

「弟子慈一，參見帮主。」

風來儀一笑道：「不必客氣！」眸子一瞟，視向一角倒臥於血泊裏的悟明道：「這位大和尙又是怎麼回事？劍主妳敢情開了劍了？」

李妙貞怔了一下，神色很不自然的點點頭道：「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施主妳見笑了！」

一面說探手衣內摸出了一個羊脂玉瓶，一面站起來，打開瓶塞，用小指指甲在瓶內挑起了少許紅色粉末，走過去到悟明屍身旁邊，以手尖粉末輕輕彈向屍身傷處，遂即回身坐下。

「施主見笑了！」

風來儀一笑點頭道：「久仰閣下精解百家之毒，更擅煉製百藥，這一回當是傳說中的化骨散了？」

說話之間，只聽得一陣輕微的「嗤嗤！」之聲，眼看着悟明和尙身上起了一陣淡淡的黃烟，先是衣服潰爛，緊接着流出了一灘黃水，眼看着悟明的屍體漸漸縮小，最後終於消逝無形，地上只剩下一小灘綠黃綠黃色的濃濃汁液！

風來儀不禁點頭嘆道：「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就只是這說話的當兒，眼看着那灘黃水亦變成陣陣黃烟昇起，地上最後充其量只剩下了一些黃色的痕跡罷了。

這番情景不要說慈一女尼不曾夢見，就拿見多識廣的風來儀來說，也是第一次目睹，她雖知江湖上流傳有「化骨散」之

一說，然而屍身上的髮鬢衣着都是要加以善後處理，眼前這種情形如非目睹，簡直是難以相信。

她久聞這位白衣庵主擅於調製秘藥，却想不到手段如此之高——轉念之間對於眼前的李妙貞，却另有一番評價，暫時放在心裏沒有說出！

禪房裏飄散起一陣腥臭氣息，所幸時間不長，很快即告消失。

「好險——」風來儀冷冷的說道：「要是我晚來一步，只怕這兩個人也將同那個和尙一樣變得屍骨無存了！」

「阿彌陀佛，施主妳言重了！」

李妙貞看了一旁的慈一一眼道：「給風帮主獻茶！」

「不用了！」風來儀冷冷的道：「我想她們兩個大概就要醒過來了，我就再等她們一會吧！」

李妙貞又喧了一聲佛號，單手打着問訊道：「施主想必是已同意將朱公主暫時交給貧尼帶回去了？至於錯待貴門手下之事，改日老尼當親自上門致歉！請多多海涵！」

風來儀輕輕哼了一聲，清瘦的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冷笑道：「劍主未免異想天開了……想要把人從我手裏帶走可沒這麼容易，這麼吧，在這裏我還有兩天逗留，我隨時恭候大駕。」

說時站起來走向朱翠，後者似乎已經醒轉，睜着一雙大眼睛正在發愣，風來儀來到，使她突然一驚，驀地坐起來。

「妳醒的正是時候，我們也應該回去了！」

朱翠乍吃一驚，站起來看了各人一眼，才似想起了是怎麼回事——一時又羞又憤，忿忿的看向李妙貞！

風來儀這時走向青荷，後者正處於將醒未醒之間，風來儀一隻手輕輕在她身上一拍道：「還不醒麼？」

隨着她手掌中傳出的眞力，立刻使得青荷睡意全消，隨着她落手之勢，霍地坐了起來！

風來儀冷笑道：「丫頭妳幹的好事！哼！」

青荷目睹着面前的風來儀，先是一驚，立刻想通了是怎麼回事，一時駭得面色慘變——

「三娘娘——您回……來了？」

一面說慌不迭跪地行禮！

「算了……這件事回頭再談！」風來儀眼睛裏交熾着怒火緩緩接道：「這都是這位李庵主特別照顧妳……她總算對妳手下留情，要不然，哼，只怕妳現在早已屍骨不存化爲飛烟了！」

青荷一時不明究竟，一雙眼睛只是骨碌碌轉着，臉上表情更是惶恐不定！

——她深深瞭解風來儀這個人，更知道她怒時的威儀，如果這番盛怒果眞冲着自己而來，那麼自己這條小命多半是保不住了！

想到這裏，青荷一時就好像有置身冰窖的感覺，差一點爲之失態！

風來儀冷漠的眼睛隨即又瞟向朱翠，微微一笑道：「我們回去吧！」

朱翠原對李妙貞心裏充滿了怒火，想要出手與她一分高低，無奈風來儀既然在場，這個架還不如留給她們來打比較更合適。

這麼一想，她索性表現得一派輕鬆，根本不當回事的點點頭道：「好吧，這就走麼！」

——却把一雙妙目注視向李妙貞道：「庵主下毒施陰的手法果然高明……倒還要謝謝妳的手下留情，不知還有什麼見教沒有？」

李妙貞雖然情知風來儀是個不易對付的人，無奈眼前情形既然已把話說明了，反倒不能這麼輕鬆的就容她把人帶走！

「無量佛——善哉！善哉——」一面雙手合十，眼睛裏却交熾着隱隱的怒光：「公主稍安勿燥，貧尼既然答應了那位施主，眼前實不便再放妳離開，還請多多包涵！」

朱翠秀眉微挑，雙手一抱道：「這麼說，妳是一定不放我走了？」

李妙貞道：「公主海涵——」

「好吧！」朱翠微微一笑道：「這件事我可就做不了主了，我原是答應同風帮主轉回不樂帮在先，却不便再答應去成全妳的人情，妳看這又如何是好？」

李妙貞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目光轉向風來儀說道：「風施主請多多成全！」

風來儀面色一沉，冷笑道：「這麼說，庵主妳是存心與不樂帮爲敵了？」

李妙貞又是一聲「阿彌陀佛」道：「貧尼不敢——風施主多多成全！」

「我萬難成全，庵主妳又將如何？」

風來儀說話之時，霍地運施眞力，在微微挺身的一刹間，這股眞力已直向李妙貞身上襲過去——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高手對招似乎一開始都是採用這種方式，這也是一種挑戰的暗示！大體上本人內力的強弱程度也可在這個動作裏傳達過去，彼此當可知道對方的實力，用以衡量眼前自己的是否出手！

是以，眼前的風來儀這個動作，等於給了對方一個暗示，那意思是要她好好衡量一下自己。

無如李妙貞一來自己本身不是弱者，再者「不戰而屈」對她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羞辱，基於以上兩點原因，她眼前就絕不甘心眼看着風來儀把朱翠帶走！

是以眼前風來儀內力一經運到，李妙貞也就絕不含糊的立刻還以顏色。

只見她臉色一沉：「阿彌陀佛——」先是她那一襲金色袈裟，在風來儀迎面的勁力暗襲之下，整個的向後甩了開去，現在在她本身內力貫注之下，緩緩的收了回來。

她方才在對付藍衣人時，雖然未曾施展全力，但是在那一刹相形之下，顯然已落了下風，這一次她決計不甘再受對方擺佈！

兩股內力眞元甫一交接，李妙貞立刻改守爲攻，身子陡然向左一個快閃，霍地却向中鋒搶進了一步！

在一般傳統武功的打鬥方式裏，是難以看見這種動作的，其威力似乎也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風來儀細長的眉毛挑了一挑，微微吃

了一驚。

她原以爲憑自己功力與所代表的門戶，對方萬萬不敢對自己輕舉妄動，却是沒有想到對方非但不賣賬，竟然搶先向自己出手，而且居心險惡，厲害無比！

即以眼前這一手急轉中鋒來說，當中所含蓄的淩厲殺機卽有其不可思議之處！

原來李妙眞這一式急轉在內功眞力交鋒上來說，叫做「夾鋒之刄」，威力至猛，大非尋常，如果時間部位配合得好，再加上施展人本身功力够强的話，只這一下即可制對方於死命！

風來儀自然是此道中的大行家，不過由於她事先沒有料想到李妙眞竟會對自己施展這種毒手，有點失之意外，動作上便未免慢了一步！

只聽見「哧！」的一聲，一片金刀劈風之聲，直向着風來儀正面疾劈過來！

風來儀趕快向左一個快速旋轉，同時運施內力霍地向外頂出。

雖然這樣，她依然是慢了一步，只聽見「雪！」的一聲，疾風過處，把她上身左側方足有半尺長短的一截衣角給平平的斬落了下來！

對於風來儀來說這不啻是生平罕見的奇恥大辱，一刹間怒由心起，平素最重涵養的個性，這一瞬竟然也難以把持，一張臉變得雪也似白！

隨着她的一聲冷笑，上身輕輕幌動，已如同一縷輕烟般飄出窗外！

顯然地，風來儀是覺得禪室內地方過於窄小，難以施展得開身手，是以轉移現場！

另一面的李妙眞幾乎與她抱持着同樣的思想，她既然已向對方出手，自然只有全力之一圖，一手得意的「夾鋒之刄」，滿以爲在對方未曾料及之下，定然可以得手，却沒有想到竟然被對方閃過，這一驚較之風來儀更有過之。

——她當然知道風來儀這個人的不易招惹，更知道自己一戰不勝可能遭致的下場，是以這一仗非得全力求勝不可！

高手搏鬥，也許更較平常人注重制敵的先機！

風來儀身子方自騰起，李妙眞已尾隨其後緊跟着閃身撲出！

那是一個頗算幽靜的小小庭院，院子裏除了數棵修竹外別無其它！這是廟方專爲供應李妙眞來此駐錫的住處，甚是靜寂，雖然在廟會之期，亦不爲任何燥音所干擾！然而這一刹却成了兩位併世高手作殊命搏鬥的戰場！

風來儀身子還沒有沾地，忽然間已感覺出背後的勁風襲項，已猜出李妙眞自身後攻到！

一旁的青荷眼看着主人處危，不禁出聲大呼道：「三娘娘小心！」

風來儀又何須她出聲示警，隨着身子的一個前俯，左手撩處，長長袖角，就像是一道倒捲的飛瀑，迎頭掛臉，直向着李妙眞上軀反捲過來！

李妙眞發出了一聲低叱，金色的袈裟捲起了一陣狂風，迎着風來儀的來勢迎了過去！

兩股急迫的氣流乍然在空中交接之下，發出了「碰！」的一聲，其聲雖然並不宏亮，可是力道却是極爲猛厲，在場的各人，都能清晰的感覺出撲面而來的一陣疾風！

風來儀的進身勢子極快，紅影乍閃，已切近了李妙眞正面——

「劍主看招！」

隨着這聲淸叱，她的一隻雪白手掌，配合着尖尖五指，就像是一口利刄，陡然間直向着李妙眞腹間刺了過去，動作之快，出人意表！

李妙眞冷哼一聲道：「好！」

金衣掀處，一隻素手由肥大的長袖底層翻了出來，不偏不倚，與風來儀的手掌迎在了一塊。

「拍！」的一聲。

兩隻手忽然間就像是被膠黏在一塊，然而這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緊接着雙雙分了開來！

這麼一來，雙方功力的强弱立刻就分了出來。

風來儀在一震之下，不過往後面退了一步，李妙眞却一連後退了三步，兀自頻頻搖動不已。

這一刹，朱翠、青荷，慈一三個人也都先後由房中跟出，李妙眞自負極高，想不到今日一連失利，自忖當着面前各人，臉上實在掛不住，再者她確實還有許多高明的招法不曾施展，就此落敗萬不甘心。

「無量佛——善哉善哉！」李妙眞雙手合十向着當前的風來儀欠身道：「久仰風帮主武技超羣，天下罕敵，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貧尼不才斗胆還要向施主你請教幾手高招，尚請不客賜教才好！」

風來儀冷笑一聲道：「妳放心，我們這不是已經動了手了麼！總不會讓妳失望的！」

「阿彌陀佛——」李妙眞道：「風帮主眞不愧是女中丈夫，既然這樣，就請施主妳劃下道兒來吧。」

風來儀淡淡一哂道：「很好，只怕我劃下的道兒大師你未見得喜歡吧！」

「阿彌陀佛！」李妙眞冷笑道：「那也未必，貧尼是早已捨身爲佛之人，善結四方之緣，施主妳就不要客氣了！」

這幾句話已明顯的交待對方，無論對方要怎麼個打法她都奉陪！

風來儀點點頭道：「這麼說，恭敬不如從命了！大師妳可練過提江過海的氣功麼？」

李妙眞神色微微一怔，但是她正如風來儀一般，生平最是要强好勝，這兩個女人碰在了一塊，可眞應上了「針尖碰上了麥芒」，誰也不服氣誰！

所謂「提江過海」之術，乃是內功中極爲上乘的一門功夫，又名「提呼一氣功」，練功人如沒有極爲精湛的內功根基，根本就不得其門而入，待到開始入門練習之後，其中艱難更是與日俱增，功力越高阻力越大，而這門功夫較諸別種功夫不同之處，似乎是在於它的永無止境，當今武林固然不乏浸淫此功之人，只是還不會聽說那一個使到了頂兒尖兒地步！

李妙眞一聽對方開口即要與自己較量這門功夫，心裏焉能不爲之暗吃一驚，好在在這門功夫上，她確實也下過一陣子苦功，對方既要與自己較量這門功夫，說不得要與她放手一搏了——

她當然知道，這門功力的厲害，一旦動起手來，說不定就有性命之憂，對方指名要施展這門功力，可見恨惡自己的程度已是昭然！

心中轉動着這個念頭，一面早已運施功力，將一口內力上至祖竅下至丹田中經黃庭，一氣貫通！

「無量佛——就依施主所請，貧尼候教了！」

話聲一落，只見她芒鞋輕企，整個身子看起來猝然像是提高了數寸，俄頃間之後移了尺許左右！

風來儀自然早已調度好了內力，見狀長吸口氣，足尖點處，輕飄飄的昇起了四尺左右却落足在一棵盆景中的海棠花巔！

這一手功夫，使得一旁冷眼旁觀的朱翠大爲心驚，說起這種「提呼一氣功」，她雖然也曾練習過，但論功力不過入門而已，比起眼前兩個人來，實不能等量齊觀，尤其這時目睹風來儀施展時，更是自愧不如！

說時遲，那時快——

風來儀足下不過往海棠花上輕輕一沾，隨即騰了起來，只是看上去不像是一個眞實的人體，却像是一個輕飄飄的影子而已——

然而飄起來的這個影子可眞是太厲害了！

像是一陣風也似的，忽然來到了李妙眞身前！這一刹李妙眞慌不迭的亦跟着縱了起來！如同風來儀一般，那麼輕飄飄的，簡直就是一條影子！

兩個像煞影子的身體在空中乍一交接，彼此互換了一掌——李妙眞的手掌直印對方前胸，風來儀的手掌却是拍向李妙眞腰間！

那是極爲奇妙的一刹，透過現場旁觀者的眼睛所見似乎對方都得了手，雙雙都擊中在對方的身上，緊接着兩條人影已交錯着擦身而過！

像是一片彩雲般，風來儀落身在一堵假山石上——眼看着她夢幻般的軀體在一陣令人眼花繚亂的快速閃爍之下，由虛幻而變爲實在。

含着一抹似乎是屬於勝利的微笑，她打量着對面的敵人李妙眞。

李妙眞的情形顯然就不一樣了。

在一陣快速的疾轉之後，她的身子終於站住了，只是看上去却顫抖的那麼厲害，金色的肥大袈裟映着陽光閃出了片片耀眼光輝，相形之下，她的那張臉也就更加顯得蒼白……

「好……」半天之後，她才吐出了這幾個字：「金烏門的武……功果然奇妙……施主妳好身手……貧尼總算見識……」

一面說時，身子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踉蹌。

一旁的慈一女尼這才看出了不妙，敢情庵主多半是負傷了，當下慌不迭的上前趕忙扶住了她。

「庵主您……？」

「不要緊！」

——說話時她單手一分，慈一身子一幌，差一點摔倒在地，李妙眞那雙眼睛，含蓄着深深的仇恨，直直的向風來儀注視着。

「阿彌陀佛——風施主妳們去吧……今後數月之內，貧尼定當還要拜訪，面請教益……阿彌陀佛……」

雙手合十，深深向着三人一拜：「請恕貧尼這就不相送了！」

風來儀冷笑一聲道：「大師來訪，不樂島自當竭誠歡迎，只是爲閣下今日盛譽計，哼哼……妳還是不來的好，言盡於此，我們這就告辭了！」

李妙眞直豎單掌，長長的喧了聲「阿彌陀佛」，那張臉顯然白中透青。

「就算是火海刀山，貧尼一定還是要來的，哼哼……」微微一頓，她才吶吶接下去道：「當然，說不得，還有幾位方外的老朋友要向施主等介紹！」

這話等於說明了，李妙眞是絕對忘不了風來儀今日所加諸在她身上的仇恨，言下之意似乎是她自知不是風來儀的對手，但是此仇却非報不可，因此在下一次相會之時，她將要有幾位方外朋友出手助陣。

風來儀當然明白她話中之意，聆聽之下，臉上欣然帶出了幾絲笑容——

「那可是太好了！我們那個島上樣樣都好，就祇是太寂寞了一點，大師眞要能引見幾位武林同道朋友在島上見見面，可眞是皆大歡喜之事，我們就這麼說定了，不樂島隨時恭迎大駕。」

轉過身來招呼朱翠道：「姑娘，我們走吧！」

朱翠向着李妙眞點頭微笑道：「對不起，打擾了！」遂即與青荷同着風來儀揚長而去！

目送着風來儀等三人步出了偏院之後，李妙眞身子幌了幌，終於忍不住張嘴噴出了一口鮮血！

× × ×

在屋子裏來回走了一轉，朱翠有說不出的一種惆悵！

撩開簾子向外頭看看，黑沉沉的不見東西，倒是小橋那一端的一盞高架挑燈，在夜色裏光采奪目，不過也只能照清那方圓兩丈左右的地方罷了，再遠一點也就啥也看不見了。

一陣風吹過來，飄下了一下細雨星子——敢情是又下雨了。

夜雨、孤燈，天涯覊旅……唉……回來已經兩天了，下了兩天雨！那裏也沒去，只是悶在房子裏。

風來儀昨天還在說，江水已經大漲了，再下兩天雨就可以出海啓程了。

已經決定去「不樂島」，朱翠倒是不再三心兩意，確實定下了這顆心了，心裏何嘗沒有慕親的衝動？只是茲事體大，可不能由着性子，是以三番兩次的把這件事想過……現在依然還是走上了這條路。

不樂帮的種種傳說，江湖上傳的多了，就自己所知，能够活着進去又活着出來的似乎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恩兄海無顏，再一個就是新近才結識的那個姓單的怪人……那地方既然被形容爲只能進不能出，像是閻羅殿那般可怕的地方，自己却偏偏要往裏面闖——也叫無可奈何！

一陣悅耳的琴弦聲自樓上傳出來——那個孤傲的女當家的風來儀又在自己作樂了。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等人在應天府凌烟閣附近，一舉殲滅造化城主派出十八個暗殺高手。然後取道趕往十里傷心坡，去見神醫花無葉，行程百里後，就遇上造化城的伏兵，屢遭截擊，雙方經數度接戰，兪秀凡等人，雖將來敵盡殲，但亦傷亡慘重。倖免於難者，亦盡皆負傷，逼不得已要覓地療養。他們住進一市鎮小客棧內，一連數天，均不見造化城徒衆前來騷擾，各人亦次第康復，一天，正擬起程之際，五花婆婆與其義女突然而至，傳達造化城主之命，要五毒夫人往見，兪秀凡不但拒絕，反將五花婆婆扣押起來，令其義女回報造化城主……

千里走征騎　杳然無敵蹤

五花婆婆呆了一呆，道：「我幾時中了毒了？」

五毒夫人一笑道：「就是現在，難道妳不相信？」

五花婆婆運氣一試，接道：「高明啊高明！妳幾時下了毒手，老身竟然完全不知道！」

五毒夫人道：「就是剛才我舉手一理長髮之際，我用毒手法不但高明，下的毒也很厲害，兩個時辰之後，毒性開始發作，全身的肌肉就開始收縮，那是極端痛苦的的收縮。」

五花婆婆道：「當眞麼？」

五毒夫人道：「兩個時辰，不太長，咱們很快就可以證明眞假了。」

回顧兪秀凡一眼，接道：「咱們走吧！」

轉身向外行去。

五花婆婆道：「慢着，有什麼條件，妳可以說出來了！」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想知道，造化城主現在何處？」

五花婆婆道：「那地方沒有名字，只是一個小農村，不過三五人家。」

五毒夫人道：「他來此作甚？」

五花婆婆道：「找你們算賬！」

五毒夫人道：「他帶了多少人來？」

五花婆婆道：「四五十之多。」

五毒夫人道：「都是些什麼人？」

五花婆婆道：「一大半新人，老身從未見過，十幾個老江湖，却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人，老身就是其中之一。」

五毒夫人道：「有什麼辦法，才能使你倒反造化城，和我們聯合對付他。」

五花婆婆道：「這也算是條件麼？」

五毒夫人道：「不錯，一個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麼？」

五花婆婆道：「名利兩個字之外，那就是一個人的生命了。」

五毒夫人道：「人活百歲，總是難免一死，生死事既是難免，所以，個人的生死算不了什麼大事。」

五花婆婆緩緩說道：「老身想不到妳五毒夫人還有這樣的高見。」

五毒夫人緩緩說道：「我用最簡單的話，說出最深奧的道理，妳是不是很明白？」

五花婆婆道：「我明白，不過我不想明白，但我還是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話說的很曲折，但我要的

是明確答覆。」

五花婆婆沉吟了一陣，道：「給老身一段時間，想一想如何？」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可以，一盞熱茶工夫如何？」

五花婆婆道：「太短了，我要長一點時間，多想想。」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不可能的事，我不會給妳太多的時間去想。」

五花婆婆道：「那就一盞熱茶工夫吧。」

片刻之後，五花婆婆突然抬起頭來，道：「五毒夫人，我可以答應妳，但我有條件。」

五毒夫人道：「什麼條件？」

五花婆婆道：「簡單得很，在妳五毒夫人的手下，這根本不能算是條件。」

五毒夫人道：「請說說看！」

五花婆婆說道：「我要一顆毒藥，入口就死的毒藥，妳能答應了，老身就立刻倒反造化城。」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問道：「妳眞想死麼？」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老身不想死，但我知道背叛造化城主非死不可，所以，我想死的舒適一些。」

五毒夫人道：「好吧，妳接着。」

一揮手之間，一粒白色的丹丸，直飛了過去。

不知她藥丸放在何處，揮手之間，立刻有一粒藥物飛了出來。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吃下這粒藥丸，要多久時間才會死去。」

五毒夫人道：「很快，大約是呼吸一口氣的時間。」

五花婆婆忽然歎一口氣，道：「兪少俠，你們準備作何打算！」

兪秀凡道：「準備放手和他一戰。」

五花婆婆搖搖頭，道：「不行，如若和他們動手，只怕咱們獲勝的機會不大。」

兪秀凡道：「妳的意思呢？」

五花婆婆道：「不要理他，早一些離開此地。」

兪秀凡道：「造化城耳目遍佈，豈會找不到咱們！」

五花婆婆道：「這個老身自會安排，使他們行入歧途。」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兪少俠早存了和造化城主作一了斷之心，我們也一掃過去對他的敬畏，造化城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在我們的心中建立的權威，那使我們顫慄、驚恐，對他唯命是從。」

五花婆婆道：「夫人說的是，片刻之前，老身的感覺之中，對那造化城主任何一句批評的話，都是大逆不道的事，現在却感覺到他是大奸大惡、兇狠絕倫的人。」

兪秀凡道：「這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理，難得婆婆具此慧根。」

五花婆婆道：「老身慚愧。」

五毒夫人突然改了口，叫道：「老姊妹，造化城主對背叛他的人，其恨尤過敵人。」

五花婆婆接道：「這個我知道，不勞夫人提醒。」

語聲一頓，接道：「造化城主派遣了十路人手，追尋你們的下落，而且是親率高手，主持其事。實已存了必殺諸位之心，自然經過了一番處心積慮的策劃，他已感覺到如不早把諸位除去，對他是一種很嚴重的威脅！」

突然，放低了聲音，說出一番計謀來。

兪秀凡、五毒夫人連連點頭。

羣豪立刻安排佈置，離開了客棧。

就在羣豪離開客棧不久，四十餘匹快馬，和一輛特殊四輪篷車，趕到了客棧。

但客棧中只餘下了五花婆婆一人。

她被點了穴道，獨坐在客棧的上房之中。

首先奔入的，是四個穿着藍色勁裝的佩劍少女。

緊隨着行入了一個面目肅冷的半百老者。

五花婆婆認識那老者，是造化城的地獄總管，冷面閻羅莫風。

眼看着師父被人點了穴道，坐在木椅上，四個少女，却不敢擅自行動，望着莫風，臉上是一片乞求之色。

莫風冷厲的目光，回顧了一眼，才緩步行近五花婆婆面前，揮掌拍活了穴道，問道：「人呢？」

他似是不願多說一個字，能用一個字說完的話，決不用兩個字。

五花婆婆吁一口氣，道：「跑了。」

莫風冷肅的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道：「妳洩了密？」

五花婆婆道：「我用了計。」

莫風道：「說！」

五花婆婆搖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我要面見城主。」

莫風道：「好！」

轉身向外行去。

五花婆婆緊隨身後，四個藍衣少女，直到此時才圍上五花婆婆，低聲叫道：「娘！」

五花婆婆揮揮手，示意四女不要講話。

客棧外大街上停着一輛特製的四輪篷車。垂着金黃色的篷簾。

分着紅、黃、黑、白四種服色的武士，每色八人，環圍在篷車四週。

這些人，服色不同，但却都佩着長劍。

紅色衣着的佩雙劍，黃色的僅佩單劍，黑色衣服的一把長劍之外，腰間還佩着一把刀。

白衣武士竟然一個人佩戴着三枝劍。

這些人，年紀不大，都在二十五六歲的樣子，但却有一個相同之處，每人都寒着一張臉，冷若冰霜。

他們長的都不難看。

事實上，還很俊秀，但却給人一個陰森、冷酷感覺，似乎是經過了千年冰凍的人，不帶一點活人味兒。

不用那白衣人的喝叫、莫風的指點，五花婆婆看到那篷車，立刻跪了下來。

篷車中傳出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五花婆婆，妳知罪麼？」

五花婆婆道：「屬下知罪，但不知犯了那一條門規？」

車中人道：「疏忽大意，爲人所乘，縱敵逃走，罪該分屍。」

五花婆婆口中早已含了五毒夫人給她的毒藥，只要輕輕咬破，立刻可毒發而死，心中勇氣倍增，道：「五毒夫人的武功，和老身在伯仲之間，但他們人手衆多，而且兪秀凡更爲可怕。」

莫風接道：「放肆頂撞城主。」

車中人道：「讓她說下去。」

五花婆婆道：「兪秀凡劍出如電，老身招架無力，被他點了穴道。」

車中人道：「妳爲什麼不死於劍下？」

五花婆婆道：「老身本有自絕求死之心，但想到無人把消息轉告門主，故而苟且偷生，但等消息轉報於門主之後，自當以死謝罪！」

車中人道：「妳不用死了，站起來吧！」

五花婆婆道：「多謝門主恩典。」

一拜起身。

車中人道：「他們逃往何處去了？」

五花婆婆道：「城東有一座破落的馬王廟，地勢隱密，可以設伏。」

車中人沉吟了一陣，突然冷笑一聲，道：「五花婆婆，妳好大的胆子！」

五花婆婆怔了一怔，接道：「屬下又錯了麼？」

車中人道：「俞秀凡等既有逃命之心，怎會把消息洩漏給妳。」

五花婆婆道：「這個，屬下也在懷疑，他們不殺我，顯然是有意的留下我的性命，又故意說出他們的去處，不知道是否存心誘城主入伏。」

車中人冷笑一聲，道：「他們也很明白，决逃不出我手，只有作困獸之鬥了。」

語聲一頓，緩緩道：「他們一行，共有幾人？」

五花婆婆道：「屬下不能肯定，大約是八人到十人之間。」

車中人嗯了一聲，道．「你知道那馬王廟的所在之地麼？」

五花婆婆道．「五年之前，老身曾經來過此地，在馬王廟中停留過了一宿，此刻尚有一些記憶。」

車中人道．「好，你帶路，咱們趕往馬王廟！」

五花婆婆道．「屬下遵命。」

轉過身子，當先向前行去。

馬王廟，距離這座城只有十里左右，但却是一片亂墳環繞的淺山，出城二里之外，巳然不見人跡。

通往馬王廟，倒有一條很寬闊的大道，只是很久沒有人走過了，寬闊的大道上，也長滿了荒草。

馬王廟，不是著名的廟宇，一般的馬王廟，大都只是比土地廟稍爲大一點罷了。

但這一座馬王廟有些特別，特別的大，前後有兩三進院子。

想來，這座馬王廟，當年初建時，定然是香火十分鼎盛。

不知爲什麼，忽然間冷落下來，冷落到人跡罕至。

廟前、廟後，都長滿了青草，高可及膝的雜草。

看上去，這座馬王廟建成的時間，並不太久，門窗都完整無缺，只是久年無人管理，看上去有點陰森的味道，兩扇硃紅的木門，緊緊的關閉着。

莫風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五花婆婆，帶着你四個女兒，先進去。」

五花婆婆應了一聲，帶着四個藍衣少女，直行過去。

伸手敲動木門，木門突然而開。

木門雖開，但却不見人蹤。

五花婆婆帶着四個女兒，直行入廟中去。

廟門未開，但行入廟中的五花婆婆和四位少女却如投入海中的泥沙，聽不到一點聲息。

足足等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仍不聞一點聲息傳出。

其實，這是五花婆婆和俞秀凡等商量好的辦法，師徒五人，進入了廟門之後，立刻被守在門後的刀釵冷萍和針釵湯蘭，迎了進去。

五毒夫人低聲說道：「大姊姊，造化城主來了沒有？」

五花婆婆道：「他坐在一輛特製馬車，車簾低垂，不論何人，都無法瞧到車中人的形貌，是不是他，老身也無法確定。」

五毒夫人道：「同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五花婆婆道：「內府總管莫風、陰陽叟，鐵手劍王白濤……」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接道：「莫風、白濤也來了？」

五花婆婆道：「夫人識得他們麼？」

五毒夫人道：「見過一面，這兩人都是當世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高手，想不到竟然甘願作造化城主的從衞……」

忽然想到自己乃一門之主，也被羅致於造化城，不禁啞然。

俞秀凡低聲問道：「莫風和白濤在武林中的聲譽如何，是正是邪？」

五毒夫人笑一笑，低聲道：「未入造化城之前，這兩人都算是正派人物，至少，他的聲名，要比賤妾好一些。」

五花婆婆接道：「如論這兩人在江湖中的地位，足可當得仁俠之稱。」

俞秀凡歎息一聲，接道：「他們爲什麼進入造化城中？」

五毒夫人笑道：「造化城主和俞少俠剛剛相反。」

俞秀凡道：「此話怎講？」

五毒夫人道：「任何人初見造化城主時，都會被他那氣度、儀表和動人的口才折服，心生敬慕。但處久了，才會看出他的陰沉、險惡。可怕的是你知曉了內情之後，人已被他控制，可以使你生，也可以使你死。」

俞秀凡道：「難道那些身受控制的人，就甘心爲他效命了？」

五毒夫人道：「自然是不甘心，我是其中之一。」

金釣翁道：「老朽雖然爲他從衞，但也是心有不甘，只不過，必須有人帮助，才能由重重束縛中解脫出來。」

五花婆婆道：「不錯。造化城主能叫一個人感覺到，天下只有他那一處可以使人容身，除他之外，別無生路。」

五毒夫人道：「自然，他還有很多別的辦法，叫人無法擺脫。人間地獄中，不乏高手，但却被他擺佈得不死不活，除了聽命於他，別無生路。」

這時，刀釵冷萍已疾奔而至，道：「他們已發覺情勢不對，向廟中行來了。」

俞秀凡問道：「四路包圍呢，還是一路行來？」

冷萍道：「未見他們分人包圍。」

五花婆婆道：「他帶的人手不太多，也無法包圍咱們。」

俞秀凡道：「咱們就集中實力，分頭合擊，殺他們一個是一個。」

羣豪都商量好了埋伏的方法，各自奔向原位。

這些人，傷勢雖都已好轉很多，但大部份的人，傷口還未完全復元，但却沒有一個人現出畏懼之色。

五毒夫人最忙，前後奔行，各處佈毒。

按照馬王廟中的形勢，佈成了梅花埋伏。

以俞秀凡、方堃、水燕兒和五毒夫人四人，形成正面拒敵的主力。

王翔、王佾，形如雙鉗，金釣翁、冷萍、湯蘭等，隨時接應。

虛掩的廟門，蓬然大開。

堅牢的木門，硬生生的脫了門框，飛到八九尺外。

是莫風的掌力，開碑碎石的强猛掌力打破了大門。

廟門前是一片廣場，生滿及膝的荒草。

面對着俞秀凡和五毒夫人等强敵，莫風和白濤，似是也有着相當的畏懼，步履之間，顯得是那樣的謹愼、小心。

莫風和白濤，錯開一步，先後而行。

兩人行到了廣場之中，停下了脚步。

莫風高聲說道：「五花婆婆，妳是死了，還是活着？」

五花婆婆隱身在一座廂房之中，默然不出

一聲。

莫風連呼數聲，不聞五花婆婆相應，立刻改口叫道：「俞秀凡，別說你躲在馬王廟中，就是你躲在老鼠洞中，我們也一樣可把你抄出來。」

又連呼數聲，仍然不聞回答之言。

回顧了白濤一眼，低聲道：「白兄，他們躲在裏面不出來，咱們應該如何？」

白濤道：「衝過去！」

莫風擧手一招，八個佩劍掛刀的黑衣武士，快步行了進來。

八個人進入廟中之後，立刻分列兩班，四個人站在莫風身後，四個人站在白濤的身後。

白濤突然急行而前，超過了莫風，道：「莫兄，兄弟入內搜查，你在後面把風。」

話罷，快步衝到二門前面。

這座荒凉的前院，大約四丈多寬，白濤一口氣衝到二門前面，停下了脚步。

抬頭四顧了一眼，冷冷說道：「五花婆婆，妳出來！再要拒不遵命，我打進去，就把你亂劍分屍。」

二門內，傳出來五花婆婆的笑聲，道：「姓白的，老身既然倒反造化城，連城主也不放在心上了，還會把你姓白的看在眼中麼？」

白濤從未聽過有人對造化城主有如此不敬之言，不禁一呆，道：「五花婆婆，妳敢罵城主？」

二門內又傳出五花婆婆的聲音，道：「我爲什麼不敢，他是武林中最惡毒的騙子，最陰狠的兇人。」

白濤臉色大變，接道：「妳好大的膽子，妳這個大膽的叛徒。」

忽然之間，寒芒閃動，一蓬銀芒，疾射而至。

白濤霍然拔劍一揮，一片閃閃銀光，繞體而生。

但聞一陣波波叮叮之聲，一十二根銀針，盡都被擊落在二門前面的台階上。

目光一掠銀針，白濤冷笑一聲，道：「針釵湯蘭。」

湯蘭的聲音，飄入耳際，道：「白爺，好好的一招『雪花飛舞』。」

白濤怒道：「湯蘭，妳也敢背叛城主？」

湯蘭道：「敢！而且，我還想勸你白爺幾句話。」

白濤道：「住口！背盟叛徒，還能說出什麼好聽的話。」

湯蘭道：「我的話可能不太好聽，但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你閣下也是一代俠人，至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自己想想看，你在造化城作些什麼事？算個什麼樣的身份？」

白濤道：「湯蘭，妳信口開河，語無倫次，還不出來受死。」

只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接道：「不用勸他了，一個人愛作奴才，就讓他作下去吧！」

白濤道：「冷萍。」

接話的正是釵刀冷萍，緩緩說道：「白濤，你該醒醒了。湯蘭、五毒夫人、金釣翁、水燕兒、五花婆婆母女、十大劍王之一的方堃，我們都離開了造化城，你又爲什麼不敢？」

白濤冷冷接道：「所以，你們要死。」

冷萍接道：「白濤，造化城是一個大染缸，任何人，只要一進入造化城，好人會變成壞人，壞人變得更壞，你白濤在江湖上頗有俠名，但你進入了造化城之後，變成了什麼樣子，你所作所爲，和過去是否相同，你自己心中應該明白。」

白濤道：「冷萍、湯蘭，少給我逞口舌之利，妳們如還有點骨氣，那就給我滾出來！」

冷萍格格一笑，道：「白濤，造化城中人，不可相信，這一點你心中大概也很明白。」

白濤臉色大變，回顧了莫風一眼，道：「莫兄，這兩個丫頭，口利如刀，留他們不得，我去把他們宰了。」

莫風道：「白兄，不可大意，在下和你一起入內。」

白濤道：「不用了。莫兄請留在二門外面，準備接應兄弟，他們不肯出門外來迎敵，二門之內，定然會有埋伏了。」

莫風道：「不錯，定然會有埋伏，你一個人去，豈不是太過危險？」

白濤道：「兄弟帶四個黑衣劍士同去，莫兄請留在門外接應。」

莫風道：「長嘯爲號，兄弟立刻衝入，我先去禀報城主一聲。」

白濤點點頭，帶着四個黑衣武士，擧步向前行去。

他一馬當先，進入二門。

只見二門內，一片廣場上，並排站着三個人。

俞秀凡居中而立，五毒夫人和水燕兒，分站兩側。

左側七尺處站着方堃，右側七尺處站着金釣翁。

白濤望了俞秀凡一眼，道：「閣下就是俞秀凡？」

俞秀凡道：「不錯。你叫白濤？」

白濤點點頭，道：「冷萍、湯蘭，兩個丫頭何在？要她們出來見我。」

俞秀凡道：「閣下先勝了俞某手中之劍，再見她們不遲。」

白濤冷笑一聲，突然拔劍衝了上去。

劍勢指向俞秀凡前胸時，突然停了下來，道：「俞秀凡，聽說你的劍法很快。」

俞秀凡道：「閣下試試便知。」

翻腕出劍，噹的一聲，震開了白濤手中的長劍。

白濤劍招連變，刺出三劍。

俞秀凡封開三劍後，一劍刺出，劃裂了白濤的左臂，鮮血流出。

白濤道：「好劍法！果然名不虛傳。」

突施傳音之術，道：「四個黑衣劍士，劍中藏刀，技藝不凡，咱們同時動手，先殺了他們。」

不容俞秀凡答話，一擧手，道：「上！」

四個黑衣武士應聲出手，左劍右刀，緩步行了過來。

四個黑衣人相當的持重，白濤雖然下令要四人快攻，但四人仍是不忙不慌，步履穩健。

只看四人的行動，就可以瞧出具有了一流高手的氣勢。

金釣翁見識廣博，見四人刀執在右手，劍握在左手，立時高聲叫道：「刀爲主，劍爲輔，傷人的絶技，定在刀上，諸位千萬不要受了他們的劍光誘惑，忘去防他們的右手短刀。」

事實上，人人都看到了那四個黑衣武士，右手握着一把刀，那刀不過一尺五寸左右，和三尺六寸的長劍，比起來差了一截。

所以，都被那寒芒閃爍的長劍，吸引了大部注意，忽略那把短刀。

金釣翁一言驚醒場中人，羣豪都不禁把目光投注在四個黑衣武士的握刀右手之上。

只見四個人右手上暴現出青筋，顯示出那握刀的右手，特別的有力、堅定。

四個黑衣武士，接近白濤時，突然停了下來。

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白濤的身上。

這些武士們絶少講話，但他們却在陰森中透着精明。

投注在白濤臉上的目光，似是代表了詢問

，也似是表示出了懷疑。

白濤很沉着，也很冷靜，大聲喝道：「圍攻兪秀凡！」

長劍一揮，當先而上，一招「風雷並發」，幻起了一片寒芒、劍花，攻向了兪秀凡。

四個黑衣武士，突然閃電般的迅快衝向了兪秀凡。

兪秀凡一劍封開了白濤的劍招，四個武士已由四個方位同時攻到。

四把長劍，在同一時刻如飛而出和快速搖動的劍芒，結合成一片劍幕。

劍光連結，有如一道盾牌。

但聞一陣叮叮之聲，封開了兪秀凡攻出的劍。

四把堅定有力的短刀，却在兪秀凡劍勢閃擊的空隙之中，攻了過去。

刀法和劍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手法，劍光出手，寒芒閃鑠，看上去極具威勢，但刀法却走的完全是陰柔的路子，寒光一點，直刺要害。

這眞是惡毒無比的一刀，兪秀凡也有慌張失措之感。

需知四把短刀，分由四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攻了過來，兪秀凡的劍勢再快，也無法能在這一瞬間同時封開四把短刀。

何況，四個黑衣武士的四把長劍，還在封着兪秀凡的長劍。

兪秀凡心急之下，突然一提眞氣，飛身而起。

劍光護體，直飛起兩丈多高。

這是驚天劍法中一招保命奇學，專在無法閃避的圍攻中，破空而起，避開敵人的合擊之勢，叫作「破空斬」。

雖然兪秀凡閃避够快，但左腿上仍被劃了一刀，留下一道半尺長的大血口。

這不過是一眨眼間的工夫，方塋和五毒夫人，都有着救援不及的感覺。

白濤却在四個人合擊兪秀凡的同時，突然退後五尺。

但手中長劍疾快出手，刺向了一個黑衣武士。

這些黑衣武士雖然對白濤有些懷疑，但却未料到會對自己下手。

這一劍，力道很强，由一個黑衣武士的後背，直透前胸。

來不及抽出長劍，另一個黑衣武士，已警覺還擊，長劍橫斬，短刀直刺。

白濤成名江湖數十年，自是技藝非凡，封住長劍。

但那短刀，却如閃電一般，抵隙而入，直刺向白濤的右肋。

這一刀取位適中，白濤避過的機會很小。

敢情這些黑衣人的武功，並不在白濤之下，他們是受過長期嚴格訓練調敎出來的殺手。

白濤暗暗歎息，不再作閃避的打算，揚起左掌，準備和那黑衣刀手同歸於盡。

原來，他一看，已發覺無法完全避過這一刀。

這當兒，突然寒光一閃，一柄長劍飛來，刷的一聲，封開了那致命的一刀。

這是兪秀凡由空中直瀉而下，救了白濤一命。

白濤飛起一脚，踢開了那中劍黑衣人，回手一劍，接住了另一個黑衣武士的短刀。

因爲，那中劍黑衣武士，發覺劍勢透胸而過，在必死無救的情景之下，竟然棄去兵刃，雙手抓住劍身，猶感不足，低頭咬住了劍尖。

所以，白濤竟無法一下子抽出穿在那黑衣武士身上的長劍。

兪秀凡快劍如電，劈倒了兩個黑衣人，僅餘下的一個黑衣人，却和白濤惡鬥於一處。

在這時刻，最忙的算是五毒夫人了，她開始在二門內佈置下奇毒。

直門到四十個同合之後，白濤才一劍把那黑衣人刺死。

但他自己也累得頂門上隱隱見了汗水。

方塋吁一口氣，道：「好厲害的劍中刀，如若被他們合力包圍，就算第一等武林高手，也很難突圍、脫困。」

白濤道：「四色衛士之中，聽説白衣從衛武功最好，而且，三劍化一炁，尤爲劍道中絕藝，其餘三衛，在伯仲之間。」

方塋道：「只怕造化城主，在他們身上化了不少的血，如果在下看法不錯，他們武功不會在十大劍主之下。」

白濤道：「老實説，區區也不知道他們有這麼高深的武功，刀法如此犀利。」

只聽莫風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白濤，你認輸了。」

白濤道：「是又怎樣？」

莫風接道：「城主有諭，要你橫劍自刎而死。」

白濤道：「城主要在下死，在下只好多拖一些時間了。」

莫風道：「叛徒，你好大的膽子，出來納命！」

白濤道：「莫風，你何不進來瞧瞧？」

莫風冷冷説道：「黑衣劍衛何在？先殺了叛徒覆命。」

白濤冷笑一聲，道：「莫風，他們都死了，都死在兪少俠的快劍之下。」

莫風道：「啊！」

白濤道：「莫風，造化城主的爲人如何，大概你心中比我還清楚，這是咱們脫離造化城的機會，你也應該拿個主意了。」

不再聞莫風的回答之言，也不見有人衝入二門來。

白濤皺皺眉頭，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低聲道：「怎麼回事？」

五毒夫人道：「我想造化城主已經離開了篷車，莫風無法作主意了。」

這時，水燕兒已包好了兪秀凡的傷勢。

兪秀凡用長褲掩起了傷處。

白濤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莫風和隨來的十幾位江湖高手並不可畏，可怕的是那些隨行武士。這些人，才眞的是造化城的王力。」

兪秀凡問道：「白兄，那些武士一共有多少？」

白濤搖搖頭，道：「不知道。這一次有四種不同服色的同來，合計三十二人。但還有好多，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無人知曉。」

兪秀凡道：「目下，咱們應該如何？」

白濤低聲道：「兪少俠，是準備和他們一決勝負呢，還是準備離開此地？」

兪秀凡道：「準備在此一決勝負。」

白濤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你見過那黑衣劍衛的身手了。據説白衣劍衛比他們更爲高明。」

兪秀凡道：「白兄的意思是……」

白濤接道：「任何一個劍士，都可以和在下纏鬪百招，如若他們兩個人聯合出手，在下决非他們之敵。」

兪秀凡道：「白兄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白濤道：「那些年輕的劍士，决計不會背叛造化城主，所以，咱們先要有對付他們的辦法。」

五毒夫人突然接口説道：「白兄，你能否確定那篷車中人眞是造化城主？」

白濤怔了一怔，道：「這個，應該不會有

錯。」

五毒夫人沉吟道：「造化城主如若眞的來了……」

話未説完，瞥見人影晃動，一個全身黑衣，左手執劍，右手握刀的人，大步行了進來。

其實，不只是五毒夫人看到，兪秀凡、白濤等，也都看的十分清楚。

那黑衣人當先而行，踏過了五毒夫人佈下的毒陣。

五毒夫人神情冷肅，盯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

只見他安然而過，全無中毒之徵。

兪秀凡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面對着黑衣劍士。

奇怪的是，這黑衣人既未爲毒所傷，也未立刻出手。

金鈎翁揚起了手中的魚竿，呼的一聲，掃了出去。

他手中的魚竿，長過一丈，加上魚絲金鈎，可取兩丈外的來人。

那黑衣劍士出奇的冷靜，直待金鈎將要近身時，方才一揮長劍，身子向前輕輕一伏，剛好避過金鈎。

魚絲繞在了長劍之上。

黑衣劍士借勢而起，有如吞下金鈎的一條大魚。

這變化，完全出人意外！

兪秀凡距離最近，也不知出手攻敵。

只見那黑衣武士右手短刀一擲，飛向了白濤。

短刀去勢緩慢，有如落葉飄絮。

大家雖然都覺出這刀勢有些奇怪，但因它來勢緩慢，所以大家也不放在心上。

短刀距離白濤還有三尺左右時，白濤才舉劍一封。

刀勢很緩，一劍擊中了刀身之後，那短刀突然間打個橫轉，由很緩慢變成了快如閃電，一個翻轉，刺入了白濤的前胸。

刀上力道奇猛，直沒刀柄。

這是人身的要害大穴，白濤身子一顫，道：「你是誰？」

黑衣武士已借金鈎翁魚竿的摔動之力，飛出了二門以外。

他去如飄風，兪秀凡等竟然來不及有所反應。

因爲，任何人都未料到，這緩緩而來的短刀，竟然會有如此奇異的變化。

白濤喝問出口，那黑衣武士，已然消失不見。

五毒夫人大喝一聲：「是他。」

伸手扶住了白濤。

兪秀凡急步行了過來，道：「白兄，怎麼樣？」

白濤搖搖頭，道：「我不行啦……」

閉上雙目，氣絕而逝。

五毒夫人緩緩放下了白濤的身子，道：「刀中心臟要害，就算有靈丹、妙藥，也無法使人還魂重生了。」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那黑衣武士是什麼人？」

五毒夫人道：「很可能是造化城主。」

兪秀凡點點頭，道：「這樣看來，定然是他了。」

五毒夫人道：「我在那裏佈下了奇毒，如若是一般的人，决不會逃過奇毒所傷。」

兪秀凡道：「這個，咱們早該知道的。」

語聲一頓，接道：「我不明白，造化城主，怎會不畏奇毒所傷。」

五毒夫人道：「他身上有一顆避毒珠，而且，他本人也是精通用毒的人。」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他一刀殺死了白濤，爲什麼不放手和咱們一戰，却借機逃了開去。」

五毒夫人低聲道：「他是個絕對不願冒險的人，如若他沒有十成的勝算，他就不會輕易的和人拚命。」

兪秀凡道：「現在他到了何處？咱們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低聲道：「咱們也沒有把握和他們放手一拚，所以，他如肯放手，咱們也不用苦逼下去。」

兪秀凡道：「如此拖下去，對咱們是有害有利？」

五毒夫人道：「至少，拖時間，對咱們利多害少。」

兪秀凡接道：「何以見得？」

五毒夫人道：「因爲，目下江湖情形，正在覺醒之中，多拖上一些時間，咱們就可能多一些助拳友人。」

金鈎翁道：「最重要的是艾九靈、艾大俠也應該重現江湖了。」

五花婆婆回顧金鈎翁一眼，道：「釣魚的，你怎麼知道艾大俠還活在世上？」

金鈎翁道：「艾大俠沒有死，除了造化城主之外，當今武林之世，再沒有能够殺死他的人。」

五花婆婆道：「但艾九靈身受重傷之後，又中了七件餵毒的暗器，自然是活不成了。」

五毒夫人道：「艾大俠如若還活在世上，豈能坐視不管。」

方塋道：「聽説造化城主和艾大俠有同門之誼，他不忍施下毒手！」

水燕兒歎一口氣，道：「就賤妾所知，單打獨鬥，艾大俠已非造化城主之敵了。」

金鈎翁道：「但造化城主從來不會和人單打獨鬥，他一向用的以衆勝寡，圍擊、合攻之法。」

水燕兒道：「但他和艾九靈，有過一場單打獨鬥。」

金鈎翁道：「眞有此事？」

水燕兒道：「千眞萬確，自然，他事先已經有過一番很完善的佈置，萬一他不敵落敗，他也不會受到傷害。」

金鈎翁道：「那一戰究竟是何人敗了？」

水燕兒道：「艾九靈。兩人鬥到五百多招之後，艾九靈中了一劍。」

金鈎翁道：「有這等事，老朽怎麼沒有聽過？」

水燕兒道：「艾九靈生死不明，所以，造化城主沒有宣揚這件事。艾九靈自然也不會講，因此，除了當時在塲觀戰之人，很少有人知曉。」

金鈎翁道：「姑娘在塲麼？」

水燕兒道：「沒有。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武藝未成。」

金鈎翁搖搖頭，道：「很難叫人相信。姑娘，有道是目睹是實，耳聞是虛。」

水燕兒道：「這件事不會錯，目下這馬王廟中人，就有一位在塲。」

金鈎翁道：「什麼人？」

水燕兒道：「莫風。老前輩如不相信，再見莫風之面時，你可以問問他。」

五花婆婆道：「姑娘説的倒也有理。艾大俠雖然退出了江湖很多年，但完全絕跡江湖，還是六七年前的事，大約是他戰敗之後。」

水燕兒道：「不！一兩年前，艾九靈又在江湖上出現過幾次，據説，受到圍攻，身受重傷，那一次，似是在開封附近。」

金鈎翁接道：「姑娘，這個不大可能。如若那艾九靈眞的受了重傷，造化城主决不會放

過他，就算是上山下海，也非得把他追出來不可。」

水燕兒道：「大舉搜查，整整的搜查了十餘日，方圓數百里內，都已找遍，但却沒有搜查出來，聽說，那一次，造化城主大發雷霆，還殺了不少的人。」

金釣翁道：「老朽的看法是艾大俠不會受傷！」

俞秀凡突然一歎，接道：「水姑娘說的不錯，艾大俠受了傷，而且受了很重的傷。」

水燕兒道：「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道：「在下先救了艾九靈，以後，艾大俠救了我。」

水燕兒道：「俞少俠，可不可以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

俞秀凡道：「可以。」

當下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水燕兒歎口氣，道：「想不到，你是艾大俠培養出來的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諸位，除了艾九靈，還有什麼人會有如此的博愛救世之心。」

水燕兒低聲說道：「俞少俠，艾大俠會不會來？」

俞秀凡道：「我很久沒有見過艾大俠，但我相信他會隨時出現。造化城主自覺他在天下安排了耳目，但他一直無法找到艾大俠，可是艾大俠對造化城的行動，却是十分瞭解。」

金釣翁道：「這麼說來，艾大俠也在準備對付造化城了？」

俞秀凡道：「這些年來，他僕僕風塵，不停在江湖之上行動。不過，他一直很隱密自己的行動，不讓造化城主佈在天下的耳目找到他的行蹤。」

金釣翁哈哈一笑，道：「艾大俠如若還在江湖上，只要他登高一呼，武林之中，會有很多的人，由造化城中反正過來。」

俞秀凡忽然間發覺所有人，都振奮起來。

艾九靈不但在武林之中，有着過人的聲望，而且，在精神上，還深入了人心，聽到他，所有的人，都振奮了起來。

水燕兒道：「古往今來，武林之中，大約從沒有一個人能有艾大俠這樣的聲譽，他這一生之中，沒有做過一件錯事。」

俞秀凡歎口氣，道：「在下慚愧的很。」

水燕兒道：「為什麼？」

俞秀凡歎道：「我可能已作了很多的錯事了。」

水燕兒輕輕吁一口氣，道：「你錯了，你那裏錯了？」

俞秀凡道：「我沒有艾大俠那份仁慈，也沒有艾大俠那份耐心，也沒有他那份涵養，所以，我覺着作了很多的錯事。」

水燕兒道：「你沒有錯。」

俞秀凡接道：「至少，比起艾大俠來，我錯了很多，也錯的很厲害。」

水燕兒道：「你不能和艾九靈比。」

俞秀凡道：「為什麼？」

水燕兒道：「因為他已經不是人。」

俞秀凡臉色一變，接道：「他不是人，是什麼？」

水燕兒道：「是神，他一生之中，沒有任何錯誤，對他個人而言，那是很完滿。他一生之中，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但對武林同道而言，他沒有什麼貢獻。」

俞秀凡道：「這不能算錯。」

水燕兒道：「那要看你怎麼算了。我聽造化城主批評過艾大俠一句話，如今深植內心，念念難忘。」

金釣翁冷哼一聲，道：「造化城主比起艾大俠來，那是天壤之別。自然，他要辱罵艾大俠了。」

水燕兒道：「也許是看法不同，至少，我覺得那不算辱罵。」

語聲一頓，接道：「造化城主說那艾九靈艾大俠，已入神境，只能用來供奉，但他做事方法，那就不足可取了。」

俞秀凡道：「怎麼說？」

金釣翁冷笑一聲，道：「偏激之論。」

水燕兒道：「我對艾大俠一樣敬佩，我只是把造化城主之言，重新轉述一遍罷了。」

俞秀凡道：「請說下去。」

水燕兒道：「造化城主說艾大俠太過仁慈，所以，他放過了很多為世除害的機會。雕朽木，希望成器，放惡人，為害良善，你說說看，他有多少錯失。因為他放縱了一個人，却因此為害了十個人，功過相抵，究竟是有德呢，還是有錯？」

金釣翁呆了一呆，道：「這個麼，老朽倒是沒有想過。」

水燕兒歎口氣，道：「他如能下手狠一些，除惡務盡；現在，江湖上也不會這樣一個局面了。」

俞秀凡道：「這說法不公平，也曲解了艾大俠的為人。」

水燕兒道：「你和艾大俠有着一段相處的日子，對他的為人，你應該知道的。你說說看吧！他的為人如何？」

俞秀凡道：「他是一代仁俠，自強不息，我對他，有着仰之彌高的感覺，他能忍辱負重，威武不屈，他是一位完人。」

五毒夫人歎口氣道：「我贊成燕兒的說法，他是一位沒有錯誤的人，但他對江湖、對蒼生，並無大功德。」

俞秀凡道：「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一個人聯合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武林之中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並非太難；但如要他一生中，沒有什麼錯誤，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五毒夫人道：「話是不錯。但一個私德完全的人，對人世和武林道上，有些什麼貢獻，幫助人家些什麼？我認為止殺伐惡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殺盡惡人，以殺止殺。如若艾九靈不是仁慈的像聖人一樣，他怎會留下了造化城主這樣一大奸大惡的人。」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些話也並非全然無理，艾大哥如若早些着手對付造化城主，至少，造化城不會有如此壯大的局面。做一個完美的人是那樣困難，每人論事的尺度不同，一個私德無虧，處事縝密的人，也不一定會受到人人讚美。」

俞秀凡心中念轉，話題一變，道：「夫人，妳看造化城主，是否會已經撤走了。」

五毒夫人道：「會。不過，走的只是他一個人罷了，莫風和那些武士們，會留下來。」

俞秀凡道：「為什麼？」

五毒夫人道：「他不會以身涉險，他有着和艾大俠完全相反的性格。所以，他決定的事，只選擇對他有利就行。」

俞秀凡道：「咱們是不是出去瞧瞧？」

水燕兒道：「要出去。咱們不能守這裏。他化裝一個武士，殺了白濤就跑，不肯和你一決雌雄，那證明了一件事，他已沒有殺死你的信心。」

方塋道：「燕姑娘，照那造化城主的性格而論，他也許不會就此放棄。」

水燕兒道：「是不會。他會去調集更多人來。」

俞秀凡道：「最好的選擇，就是咱們立刻衝出去。」

經過大家仔細會商的決定，是暫不突圍，

集中大殿，切磋藝業。

這一羣患難與共的男女同道，完全消除了江湖人間的距離，都把最得意、拿手的武功，傳了出來，那都是畢生苦練的精萃之學。

俞秀凡傳了快劍，也校正了出手的方法。

這使水燕兒和方塋受益最大，兩人都是學劍有成的人，俞秀凡的刻意指點，使他們立刻進入了另一重境界。

針釵湯蘭，傳出了用針的手法，五毒夫人也傳出了一種實用、簡易，但却絕對有效的用毒手法。

這時，強敵圍困，生死關頭，也是習武進步最快的時間。

雖只有半日的工夫，但任何人都感覺到自己有了很大的收穫。

抵得平常以數年光陰的成就。

自然，最主要的是，傳授武功的人，一點也不藏私，受者也集中了全副精神去學。

天色黑了下來。

大家停止了藝業的切磋。

每一個人，幾乎都已把半生習武體會出來的要竅手法，坦白的傳給了別人。

俞秀凡付出的最多，但他也有着滿意的收穫。

劍招變化中的運用，有很多是在使用中體會出來的心得。

不論多麼精奇的劍招、手法，心領神會，它的威力就會減少很多。

但收穫最大的是水燕兒和方塋。

別人都停下休息，只有兩人仍然不停的伸動雙手，比劃出體會到的劍招。

兩人仍陷在如癡如狂的境況之中。

沒人打擾他們，沒有一點聲息，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兩個人，臉上是一片喜悅之色。

這羣出身不同、年齡不同的男女同道，經過一番生死之刦後，彼此之間，已完全消失了人性間的自私意念。

全場中人，都看得出水燕兒和方塋，又進入劍道中另一種境界。

直待初更過後，兩人才自動的停了下來。

水燕兒香汗淋漓，直透重衣，方塋更是如剛從水中出來似的，全身上下，都為汗水濕透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把我們困於此地，但也成全了我們藝業的成就，兩位請好好坐息一陣，二更之後咱們突圍離此。」

水燕兒吁一口氣，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金釣翁道：「初更過後了。」

五花婆婆突然接口說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婆子現在才體會出這句話的意義，諸位請給老婆子一個機會。」

五毒夫人奇道：「什麼機會？」

五花婆婆低聲道：「老身想說服莫風投順過來。」

金釣翁道：「這個，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花婆婆道：「老婆子也知道這件事不容易，不過，莫風是一個人才，對造化城中的事物，更是知曉很多。所以，老婆子希望能把他說服。」

俞秀凡道：「聽老前輩之言，似乎是很有把握。」

五花婆婆道：「談不上什麼把握，不過，我覺得值得一試。」

突然放低了聲音，低得只有俞秀凡和五毒夫人勉強可以聽到。

只見俞秀凡搖搖頭，道：「老前輩，使不得！」

五花婆婆道：「俞少俠，給老身一個效力機會，這關係太大了。」

俞秀凡沉吟不語。

五毒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俞少俠，讓她去吧！如若你不答應她，她會覺着是一終身大憾。」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老前輩執意如此，晚進也不便再多阻攔了。」

五花婆婆站起身子，道：「多謝俞少俠給老身這個機會。」

回顧了四位義女一眼，接道：「孩子們，跟我走啦！娘如是死於敵人之手，你們就想法逃回來，從此之後，跟着五毒夫人，她會好好的照顧妳們。」

四女齊齊躬身說道：「娘！妳死了，我們何忍獨生？」

五花婆婆哈哈一笑，道：「那也好，娘活的時間，沒有帶着妳們做些有益於人間的事，但我却帶妳們死的轟轟烈烈，讓後人欽仰；至少，也可以洗刷去咱們母女們手上的血腥。咱們走吧！」帶着四女，向外行去。

方塋低聲道：「俞少俠，她們母女開道，如何是莫風和那些劍士的敵手，在下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方兄，不用去了，成全他們吧！」

方塋道：「要她們去送死麼？」

五毒夫人道：「她們要去死，是她們的心願。而且，她們是誠心誠意去死，如若你要阻止她們，那也是一件大恨大憾的事了。」

方塋道：「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她們五人之死，在下看不出對大局有什帮助。」

五毒夫人道：「五花婆婆也是老江湖了，她如心中沒有把握，怎會白白去送死呢？」

方塋道：「夫人，妳該明白，她們去了沒有用。」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五花婆婆有五花婆婆的計劃，方兄，讓她試試吧！」

方塋欲言又止，但臉上仍然是一片不服氣的神色。

五毒夫人回顧了俞秀凡一眼，緩緩說道：「俞少俠，聽到她們招呼，咱們就衝出去。」

俞秀凡點點頭沒有說話。

五花婆婆帶着四女，離開了馬王廟之後，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還不聞一點聲息。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怎麼聽不到一點聲息，難道她們……」

五毒夫人接道：「以五花婆婆的經驗之豐，應該是不會出事的。」

俞秀凡道：「怎的這麼久時間，聽不到一點聲息？」

五毒夫人道：「也許，造化城主真的撤離了此地。」

俞秀凡正待接口，突然一陣慘叫之聲，傳入了耳際。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求仁得仁，她們如願了。」

俞秀凡皺了皺眉頭，道：「她們都已經死了？」

五毒夫人道：「死了！五花婆婆和她的四個女兒。」

俞秀凡道：「唉！夫人！她們死的真有什麼價值麼？」

五毒夫人道：「不知道。但這是她們的心願。她們雖然死了，但心願已經完成了。咱們走吧！」

俞秀凡點點頭，當先向前行去，羣豪隨在俞秀凡的身後。

沒有一個人說話，但每個人的臉色，却是一片嚴肅。

行出了馬王廟，羣豪立刻散佈開去。



俞秀凡居中而行，左右兩側是王翔、王尙兩人。

行約十餘丈，忽見幾具屍體，橫陳地上。是五具女人的屍體，只看衣服，已可以看出來，是五花婆婆和她四個女兒。

五個人頭，却已不見。

王翔冷哼一聲，道：「好惡毒的心腸，不聞呼喝搏鬥之聲，殺了人，還要把頭取去。」

五毒夫人沒有説話，臉上泛現出一種淒迷的笑意，不知是悲痛、還是得意。

過了一會，羣豪精神煥發，每人都覺着現在技藝大進，希望遇上强敵搏殺一陣。

一種拚命保命的意志力量，激起了强烈的同仇敵愾之心和不畏死亡的勇氣；就算造化城主出現面前，也無退縮畏怯之意。

但很意外的是，造化城主並沒有佈下攔刦的陣勢。

似乎是造化城主帶着來人，突然間消失不見。

行約十里不見敵蹤，俞秀凡反而有些擔心起來，停下脚步，道：「事情好奇怪，難道他又退回造化城去了不成？」

五毒夫人道：「他們銳氣已挫，鬥志消失，很可能已重回造化城，再蓄銳氣。」

水燕兒道：「不會的，他雖然不喜作沒有把握的事，但決不放過一個機會。他知道，此刻如退回造化城，整個江湖，立刻會掀起一陣風浪，原來不敢叛離造化城的門派，亦將振奮而起，他不會讓咱們利用這一股氣勢，結合一股强大的力量。」

俞秀凡道：「燕兒，妳的意思……」

水燕兒道：「他們就在附近，只是隱於暗處，暫時不和咱們動手。」

方塋道：「燕姑娘説的不錯，造化城主不會給咱們聯合江湖同道的機會，目下，他按兵不動，可是正在調集人手，準備全力一拚？」

俞秀凡沉吟一陣，道：「咱們不能讓他們選擇決戰之地，更不能任他們佈下對付咱們的陣勢。」

五毒夫人道：「咱們要主動，結成一股機動的力量，鐵蹄縱橫，來去如風，千里奔走，追殲强敵，先寒敵膽，造成一種風捲殘雲的氣勢。」

金釣翁拂髯大笑，道：「妙啊！妙啊！咱們要他由主動變爲被動，咱們高興打，就殺他個落花流水，不願打，就縱騎而去，給他個飄忽不定。」

俞秀凡説道：「桃花童子雖然死了，但他帮咱們挑了造化城數十處暗舵，使他們耳目失靈，咱們行動快速一些，和他來一個決戰於千里。」

五毒夫人道：「對！這正是昔年造化城主對付各大門派的辦法，奇兵突現，神出鬼沒，如今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讓他嚐嚐這種味道。」

方塋道：「咱們該去買幾匹快馬，以增行速。」

羣豪計議妥當，立刻行動，各選快馬一匹，開始行動。

那知，一個從未想到的問題，頓使羣豪一番計議的事，流於空談。

原來造化城中人，突然失去了蹤跡。

羣豪行程數千里，苦尋十餘日，竟然未遇過一個造化城中。

這當眞是羣豪從未想到的事，大家都出身造化城，對造化城中的人人事事，都有着相當的瞭解，但他們苦苦尋找之下仍然無所發現。

這中午時分，羣豪在一座小鎭上進過了食用之物，五毒夫人長長歎口氣，道：「俞少俠，這辦法不行。」

俞秀凡道：「在下亦有同感，但却想不出適當之策。」

五毒夫人道：「咱們奔走十餘日，行程數千里，但却一直沒找到造化城中人，而且，也沒有發現他們在江湖上的行蹤。」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應該另外想個法子。」

水燕兒道：「造化城主是一個很有組織才能的人，咱們已使他生出警覺，整個造化城在江湖上的行動，已由明入暗了。」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這麼説來，咱們只有等他們找上門來了。」

五毒夫人道：「當今武林之中，只有丐帮能帮忙咱們，但不知丐帮願否揷手其中。」

金釣翁道：「丐帮以忠義相傳，應該會答應咱們。」

俞秀凡道：「只要他們指點一下造化城中人物行蹤，又不要他們拚命，我想他們應該答應才是。「

金釣翁道：「對！老朽去找丐帮中人談談去。」

俞秀凡對江湖中事，知曉不多，忍不住問道：「聽説丐帮人數衆多，爲天下第一大帮，凡是叫化子，都是丐帮中人。是麼？」

金釣翁道：「不一定。不過，凡是叫化子，丐帮都可以利用他們。其實，十個叫化子中，也不過一二個才是眞正丐帮中人。」

水燕兒道：「金老，既然不一定都是丐帮中人，你要到那裏去找他們？」

金釣翁道：「這就是老江湖的經驗了。老朽昔年曾和丐帮中人有過來往，隱隱還記得和他們連絡之法，諸位請稍候片刻，老朽去找找看。」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這是不大不小的市鎭，但因地處官道要隘，是一處打尖、宿住的驛站，所以，鎭雖不大，却是熱鬧的很。

東西兩條大街，商店林立，行人不絕。

目睹金釣翁離去之後，俞秀凡突然站起了身子道：「不行，咱們得派幾個人一起去。」

五毒夫人道：「派什麼人？」

俞秀凡道：「方兄和水燕兒走一趟吧！」

水燕兒站起身子，道：「咱們可要改扮一下？」

五毒夫人道：「最好改扮一下，對付造化城中人，不得不小心一些。」

水燕兒、方塋隨手都拿起來人皮面具，戴在臉上。

五毒夫人也取了一副面具，套在臉上，道：「咱們三個人一道去。」

急步向外追去。

三個人動作很快，但出了店門，已見不到金釣翁的影兒。

方塋左右張望了一陣，仍然不見金釣翁，不禁一皺眉頭，道：「走不了這麼快，怎麼不見了人影兒？」

水燕兒道：「西面十步外，有一條巷子，咱們去瞧瞧吧！」

方塋加快了脚步，當先奔入巷子口處。

這是一條很短的巷子，由巷口到巷尾，只不過六七丈的距離，一目了然。

巷子兩側的住戶加起來，也不過七八戶人家。

方塋直奔到巷尾處，才發覺是一條死巷。

五毒夫人道：「事情有些不妙，咱們得先通知俞少俠一聲。」

水燕兒道：「我去告訴他。」

方塋道：「慢着！」

水燕兒停下了脚步，問道：「方兄有什麼事？」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